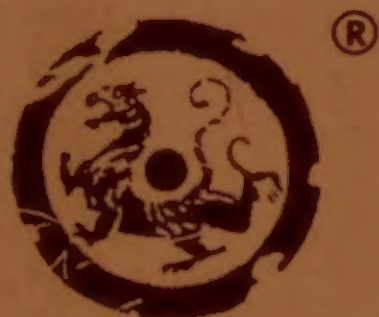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五十九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九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 | | | |
|-------------|--------------|-------|-----|
| 程子年譜續 | 清·池生春 諸星杓 編撰 | | 一 |
|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 | 清·王文誥 編撰 | | 四八三 |



儒藏

目錄

程子年譜卷三

楚雄池生春籥庭

輯

會稽諸星杓恕齋

明道先生

四年辛亥四十歲簽判鎮甯軍。

先生至鎮甯軍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旣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



儒藏

程子年譜

明道先生年譜

卷三

滅觀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沿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夫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旣而揚言於衆曰、潰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



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隄。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効。^①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運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

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

明道行狀。

元豐九域志、澶

北路。宋史、熙甯四年二月詔增漳河等役、從程昉議。八月、河

河溢澶州。

十二月、朝廷令

河北轉運使開修二股河上流、

并修塞第五埽、決口鎮甯。

續通鑑長編、四年五月、御史劉

摯言、內臣程昉於河北開修漳河、

功力浩大、所用九萬夫、

所至凌侮官吏、

監司畏昉之勢、不敢言其非。昉前後奏事、

欺妄要君、乞加貶竄。

安石爲昉力辨、後覺其誕、疎之。九年、

昉以憂死。

劉渙字仲章、四年五月、知澶州。十一月、以工部

尙書致仕。

其後熙甯十年七月、河大決於澶淵曹村下埽。

按先生治河、

不暇入城省親、當

先生平生與人交、無

是太中以四年乞祠、歸就養矣。

先生平生與人交、無

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

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

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旣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

歎服。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



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整肅如常。游酢書先生爲澶州幕官。歲餘罷歸。行狀後恕後過澶州。問村民。莫不稱先生。咨嗟歎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爲郡僚佐。又止歲餘而去。至使田夫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歎其賢。使先生爲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邢恕敘述。

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

一事。

遁書謝顯道記。

澶娘生。

見明道文集下同。

作侍郎彭公行狀。

公彭

名思永、字季長、廬陵人。先生外舅也。生咸平三年庚子、終熙甯三年庚戌、年七十一。天聖五年進士。歷官南康軍判官、廣州南海、洪州分甯縣、通判睦州、湖州、常州、爲御史、出守宣州、除北路轉運使、進工部郎中、升刑部、出爲益州路轉運使、使權領成都府、遷兵部郎中、戶部副使、充陝西都轉運使、鎮高陽。治平中、升給事中、知江甯府、權御史中丞。神宗朝、以蔣之奇言大臣陰事、扳公降給事中、知黃州、徙太平州、郊祀恩、復工部侍郎、知亳州、移揚州、遷戶部侍郎、致仕、徙居歷陽。疾卒金陵。娶晏元憲之姪侍郎容之子。二男、衛衍、五女、長適胡從次、適李伯英、次卽先生室、次適田祐、次適齊域。公終之明年葬。先生作行狀、詳文集。

五年壬子、四十一歲。求監局養親。罷歸、始僦居洛。

十二月郊祀霽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

以便養親得罷歸

明道行狀

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

資監當以便養歸洛從容親庭曰以讀書勸學爲事先生

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

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

劉立之敘述按先生講學友

夫司馬君實也於李仲通則稱其德性之粹於孔周翰則示以聖賢之學於呂晦叔則勸以好賢之勿替歸上之勿疑於韓持國則語以性道之無二克復之爲一與張天祺言心不可制縛與吳師禮言理須要明辨他如談王介甫之學錯處言謝師直之易非是雖異已猶服其忠信富鄭公謂天下無福文路公稱之曰明道雖先達尤折節敬禮其見於唱和者有若王安之張子直王求甫陸子履陳公廩其見於遊從者有若范堯夫范彝叟范淳夫謝師宰王彥霖王參輔韓宗道杜孝錫皆相與質疑問道者也

先生以親老求爲閒官居洛



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調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

范祖禹敘述。按先生門人劉立之、呂希哲

哲在嘉祐初爲最早，劉絢與立之同時。李顥稍後於絢。蘇昞、熙甯十年橫渠卒，後從學。呂大臨與兄大忠、大鈞皆從橫渠。元豐二年入洛，見二先生卒業。謝良佐游酢在元豐元年。先生知扶溝時從學。楊時以師禮見先生於潁昌。在元豐四年。朱光庭見先生於汝，在元豐六年。侯仲良、華陰先生之孫，年輩後於諸公。他如田述古、周純明、邵伯溫皆在洛，得聞緒論，不出熙甯間。而邢恕始見先生於磁州。在治平初，則又先於呂、謝游楊。此先生門人之可攷者也。又居洛講學，自熙甯五年壬子至十年丁巳。元豐三年庚申至七年甲子，前後十餘年。

六年癸丑，四十二歲居洛。

時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明道行狀。先生居家不補久之。程生

闕里志。

六月七日、周子卒。

濂溪年表、生於天禧元年丁巳、終於熙甯六年癸丑、年五十七。

濂溪先生歿、洛陽二程先生倡學於時、辨異端、闢邪說、自孟子而下、鮮所許可、獨以先生爲知道。云自聞道於先生、而其學益明。明道嘗自言、吾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而歸、得吾與點也之意。伊川先生狀明道之行曰、幼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其推尊如此、於是世方以道學歸之。通書卽其所著也。始出於程門、侯師聖、傳之荆門高元舉、朱子發、寬初得於高、後得於朱、又後得和靖尹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之傳者是也。逮卜居九江、得舊本於其家、比前所見、無太極圖、或云圖乃



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此書字不滿三千，道德性命、禮樂刑政，悉舉其要，而又名之以通，其示人至矣。學者宜盡心焉。祁寬通書後跋。寬字居之，和靖門人。是跋題於紹興甲子，蓋和靖沒後二年也。周

子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概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篇，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等篇，則可見矣。朱子文集十黃百家按：朱子云



元公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
 知之者有程氏遂廣大而推明之而周孔孟氏之傳渙然
 復明此定論也顧二程氏雖受學濂溪而大程德性寬洪
 規模濶廣以光風霽月爲懷二程氣質剛方文理密察以
 峭壁孤峯爲體其道雖同而造德自各有殊也全謝山周
 程學統論明道先生傳在哲宗實錄中乃范學士冲作伊
 川先生傳在徽宗實錄中乃洪學士邁作並云從學周子
 兩朝史局所據恐亦不祇呂芸閣東見錄一書觀明道之
 自言曰自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則
 非於周子竟無所得者明道行狀雖謂其泛濫於諸家出
 入於佛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而要其慨然
 求道之志得於茂叔之所聞者亦不能沒其自也若遺書
 中直稱周子之字則吾疑以爲門人之詞蓋因其師平日
 有獨得遺經之言故遂欲畧周子而過之也周子所得其
 在聖門幾幾顏子之風二程之所以未盡其蘊者蓋其問
 學在慶歷六年周子即以是歲遷秩而去追隨不甚久也
 潘興嗣志墓其不及二程子之從遊者亦以此陸世儀云
 二程之學本於周子或謂伊川作明道行狀言明道得不
 傳之學於遺經不言周子此不善讀書也明道自言見
 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定性書即周子定之以仁義中

正而主靜之旨。至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惟人得其秀而最靈。皆周子太極圖之言也。豈得云不本於周子。所謂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大抵聖賢之人。一經指點。他自會去。尋頭路讀書。終不然。只守定這幾句師說。亦不善學者矣。七年甲寅。四十三歲。監洛河竹木務。陳襄薦明道性行端醇。明於義理。可備風憲。不果用。

先生家居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明道行狀。先生既不

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祿仕於筦庫。以爲養。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冲融而必合乎規矩準繩。蓋真顏氏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藪。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遊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



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斂衽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邢恕敘述。作李寺丞墓誌銘曰予友李君仲

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祖避亂南徙今爲濮人丞相文定公迪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祖護皆以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遜用子貴贈吏部尚書仲通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孩提之時舉動齊整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情容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復出於口安靖寡欲居貧守約裕如也好古力學博觀羣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爲高深方

勇勵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之年纔三十矣。仲通之德、蓋完於天成、孝友之性尤爲絕異。侍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居喪、哀毀過甚。中外數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間言。羣從聚居、臧獲使令者衆、雖馭之過嚴、不能使之無犯。惟偶爲仲通所責、則其人必慚恨累日、痛自飭勵。及仲通之亡、濮之人無賢不肖、皆失聲痛惜、或爲隕涕。非至誠及物、其能有是乎。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人未始見其喜怒。及其出辭氣、當事爲、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回屈。始用蔭補郊社齋郎、調虔州瑞金縣主簿。會劇賊戴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



時承尉乏、與其令謀曰、劉右鵠、石門羅姓者、皆健賊、詔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連二盜以自張、吾知其無能爲也。當說使自効、則賊爲不足破矣。乃遣人諭二盜、皆曰、我服李君仁信久矣、願爲之死。然召我亦有以爲信乎。仲通卽以其符誥與之、且約曰、某日當以甲二百來見我於邑中。衆皆恐懼。仲通曰、彼欲爲惡、雖不召將至。且吾信於邑人、彼亦吾人也。何憚乎。乃將二盜與之周旋、卒得其死力、遂斬小八、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遷衛尉寺丞、仍升一任。御史用間者言、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爲失信不義、抗論甚力。久始見從。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因其立功、廢以冗職、可絕後

患書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爲害。仲通宰江甯之上元。有古循吏之風。邑之舊田稅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爲法以平之。豪猾惡其害已。共爲謗語。借勢於上官。以搖其事。人皆爲仲通危。仲通堅處不變。未滿歲而所均者萬七一作二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概是二節。則高明之見。剛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嗚呼。人非有古今之殊。特患夫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通之材之美。古獨可以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其所學。自當無媿於古人。況使得與古之人並而親炙於聖人之時乎。則吾知其果不後曾。閔之列矣。仲通以治平三年五月終於家。熙甯七年二月庚寅葬於



濮州鄆城縣遺直鄉之先塋。夫人王氏祔焉。夫人太子中
舍杲之女。賢慧靖淑。雅有法度。及寡居。益自晦重。素衣一
食以終身焉。蓋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嘗生二女。皆夭卒。
無子。以兄之子孝和爲嗣。仲通平生相知之深者莫如予。
故將葬。其家以誌文來屬。其可辭乎。銘曰。二氣交運兮。五
行順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
種粹美。^④一作純粹。公會元之期。聖雖可學。一作公所貴者資。使
儼皎厲兮。去道遠而展矣。仲通兮。賦材特奇。進復甚勇兮。
其造可知。德何完兮。命何虧。秀而不實。聖所悲。孰能使我
無愧辭。欲後有考觀銘詩。^⑤明道文集。朱子云。元氣會生。聖賢如歷家推朔旦。冬至夜半。

甲子所謂元氣會亦似此般模樣自是難得遇也。

荆公之退也。

熙甯七年安石免出知江甯府。

陳襄在講筵薦司馬溫公以下三十三人其薦明道云太

子中允監西京洛河竹木務程某性行端醇明於義理可

備風憲神宗善之而不能用。

陳古靈集。

宋史陳襄字述古侯官人。有志傳道學者稱

古靈先生。

謚忠文。

先生作洛河竹木務時過一寺門牆上有人

題要不悶守本分。時田明之隨行先生每過必曰好語。一

日明之問之先生曰只被人不守本分也。

外書尹和靖語。宋儒學案田

明之名述古安耶人胡安定高弟隱居講

日二程先生

學。溫公康節二程先生居洛皆從之游。

侍太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攜酒飲月陂上歡甚

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先生悵然謂門生周純



明日昨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
 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如。先生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是
 日、康節有詩、先生和之。邵氏聞見錄。宋儒學案、周純明、
 早卒。康節撫純明如子、因求昏於伊。字全伯、澶淵人。父長孺、師事康節。
 川娶殿丞女。卒業伊川、登進士第。遊月陂、月陂隄上

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臺。萬物已隨秋氣改、一罇聊爲晚

涼開。水心雲影閑相照、林下泉聲靜自來。世事無端何足

計、但逢佳日約重陪。

明道文集下同。

和邵堯夫打乖吟二首、打

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
 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攜卷、天爲詩豪剩借春。儘把笑
 談親俗子、德容猶足慰鄉人。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爲巢由

繼後塵。三幣未回伊尹志。萬鍾難換子與貧。且因經世藏
千古。已占西軒度十春。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
人。和堯夫首尾吟。先生非是愛吟詩。爲要形容至樂時。
醉裏乾坤都寓物。閑來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
長隨時我不悲。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和
堯夫西街之什二首。先生相與賞西街。小子親攜几杖來。
行次每容參劇論。坐隅還許侍餘盃。檻前流水心同樂。林
外青山眼重開。時泰身閑難兩得。直須乘興數追陪。先生
高蹈隱西街。風月猶牽賦詠才。暫到隣家賞池館。便將佳
句寫瓊瑰。壯圖已讓心先快。劇韻仍降字占掇。只有一條

誇大甚、水邊曾未兩三盃。秋日偶成二首、寥寥天氣已

高秋、更倚凌虛百尺樓。世上利名羣蟻蟻、古來興廢幾浮

漚。退居陋巷顏回樂、不見長安李白愁。兩事到頭須有得、

我心處處自優游。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

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

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滯負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上蔡云、

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朱子云、看他胸中直是好與會點

底事一般。黃東發云、明道詩皆造化生意之妙。按、擊壤

集有熙寧七年春日、謝伯淳察院用先生不是打乖人、

又中秋後同程郎中父子月陂上閑步吟、今並附此。先生曰、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

實。道書呂與叔。又曰、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先



生特感以亂世之姦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地亦爲之侮玩、如無名公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類。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未有入道來。李安溪云、觀明道贊堯夫異於橫渠、贊橫渠又異於濂溪、銖兩不差、則知其淵源有自矣。昔受



儒藏

程子年譜

明道先生年譜

卷三

學於周茂叔。吾學有所受。
二語源流何等分明也。

又曰、堯夫放曠。

遺書卷六。

又曰、

堯夫猶空中樓閣。

遺書卷七。

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

柳風來面上吹。先生曰、真風流人豪也。

外書時紫芝集。

八年乙卯、四十四歲。詔修三經義、不果。十月、堽見翼軫間、應詔

上書。還朝、差知扶溝縣事、辭、復求監局。

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

六年三月、置經義局。

嘗語執政曰、程某

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

連言佳士。

明道行狀下同。

十月己未、堽見軫翼間。己亥、詔求直

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

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

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按應詔論朝政奏疏不見文集。太中公

告老而歸家素清窶僦居洛城先生以祿養族大食衆菽

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

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已子食

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劉立之敘述。先生

叔父璠卒於河南。見明道文集。叔父璠字仲韞太中仲

主簿始冠爲常州戶曹掾除明州司法知壽州安豐移公

與元府西縣改洪州豐城知河南伊闕縣簽書河東節度

判官公事知永安縣兼陵臺令通判和州權領郡事刑蔡

之妖尼惠普置神怪李洞元於法復通判陽州熙甯乙卯

四月甲申以疾終於河南年五十七官自衛尉丞九遷爲

比部郎中二子顧頴四女長適國子博士張昭立次早亡

其二未嫁詳程郎中墓誌。

九年丙辰四十五歲。吳充薦先生不報。

時王安石罷相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充與安石連姻而

心不善安石所爲欲有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

蘇頌又薦孫覺李常及先生。

見通鑑。熙寧九年九月代安石爲相。

元豐三年四月卒。王珪字禹玉成都人與蔡確比而沮溫

公議復靈武以固位。韓維字持國神宗官郎舊臣熙寧七

年爲學士勸帝廣求直言罷青苗諸害上命草詔行之人

情大悅。元祐初拜門下侍郎以少師致仕。元符初卒。年八

十二。蘇頌字子容丹陽人第進士知制誥以駁李定除御

史落職。熙寧八年以集賢院學士爲祕書監。元祐七年拜

右僕射。紹聖四年少師致仕。

建中靖國元年卒。年八十二。張天祺卒。先生嘗許誌其

墓。今文集無之疑未作也。

伊洛淵源錄註。

先生曰張天祺昔嘗

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



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所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遺書呂與叔東見錄。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

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遺書李端伯記。朱儒學案、吳師禮字安仲、師仁弟、錢塘人。以上舍賜第、歷官右司員外郎、工翰墨、終直秘閣、知宿州。正獻公旣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先生有

悔薦之意。先生曰：願侍郎甯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

少替。公敬納焉。

外書：呂氏童蒙訓。宋史：常秩字夷甫，汝

日損爲時譏笑。自熙甯四年爲右正言，進

侍講，侍讀九年還穎，十年卒，年五十九。

十年丁巳，四十六歲在洛。五月庚戌，改太常丞。

春，呂申公起知河陽。河南尹賈公昌衡率溫公及先生餞

於福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先生語康節曰：君

實與晦叔席上各辨論出處不已，某以詩解之云云。

邵氏

錄。

宋史：賈昌衡字子平，昌朝弟。舉進士。熙甯更法，數言

利害。神宗獎其論，奏忠益，召爲戶部副使，增秩右諫議，加

集賢殿修撰。

司馬溫公既辭宥密之命，名冠一時，士無

知河南府。

賢不肖皆所歸重，而兩程先生、孫莘老、李公擇諸公尤推



重正獻已而二公同居洛中。熙甯末正獻起知河陽先生以詩送行曰曉日都門颭旆旌晚風饒吹入三城知公再爲蒼生起不是尋常刺史行又與溫公同餞正獻復有詩與溫公云二龍閑臥洛波清此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蓋以二公出處無異且恐溫公以不出爲高也及正獻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廟大喜召還遂登樞府元豐元年九月乙酉人或問二程以二公出處爲有優劣二程先生曰正不如此呂公世臣也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爭臣也不得不退處呂氏童蒙訓胡文忠云聖人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日看聖



人氣象則別。先生卻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先生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卻分明不放過一步。按文忠合前後通論。故概稱元豐中。和花

菴得意。卽爲適。種花非貨多。一區才丈席。滿目白雲蘿。靜

聽禽聲樂。閑招月色過。期公在康濟。終奈此情何。明道文集下同。

按司馬溫公有花菴。和諸公梅臺急須乘興賞春英。獨坐詩。先生和其韻。

莫待空枝謾寄聲。淑景暖風前日事。淡雲微雨此時情。後

一日再和。常勸嬉遊須及辰。莫辭巾屨染埃塵。祇應風雨

梅臺上。已減前時一半春。朱子云。龜山謂梅臺是說時事。按司馬溫公有和君貺宴張

氏明叔。顏樂亭銘。爲孔周。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

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

以道化、質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爲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於榛、井堙而圯。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賈善諭、發帑以金。巷治以闢、井濞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王剛仲云、程子師周子、每令尋顏子樂處、故於此亭、因孔顏之裔、而深有感於師友之契、揭聖賢之學、以示人、有志斯道者、必將由辭以得其意、則庶幾乎。按蘇詩註、孔宗翰字周翰、道輔子、孔子四十八世孫、熙甯十年守密州、得顏子故居陋巷、有井存焉、作亭其上、命曰顏樂、子瞻有詩、司馬君實有頌。五月、改太常丞、以知河南府賈昌衡、西京北路

轉運副使李南公等言程某博通古今、行誼修潔、改官八

年、未嘗磨勘故也。

續通鑑長編

康節嘗作四賢吟云、彥國之

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

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爲一時之

壯。

擊壤集

和王安之五首。小園閑坊西曲、奉常家景物天

然占一窪。恰似庾園基址小、全勝浥澗路途賒。知君陋巷

心猶樂、比我僑居事已誇。且喜杖藜相過易、隔牆無用少

游車。

白樂天有詩、戲廬中丞。浥澗山居去城之遠。

野軒誰憐大第多、奇景自愛

貧家有古風。會向紅塵生野思、始知泉石在胸中。汗亭強

潔猶來真有爲、好高安得是無心。汗亭妙旨君須會、物我



何爭事莫侵。藥軒囊中數味應千種、砌下栽苗過百名。好是微風入庭戶、清香交送滿檐楹。晚暉亭、亭下花光春正好、亭頭山色晚尤佳。欲知剩占清春一作風處、思順街東第

一家。

明道文集下同。

范忠宣公集、王安石之名、尙恭、太常

年七十六。

按擊壤集、熙

寧十年、並有此詩和章。七月癸丑、邵堯夫先生卒。先

生作墓誌銘曰、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弔哭者相屬

於途、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

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

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

人。大王父合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

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其城晚

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

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

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

後又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源勤

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

歎曰昔人尙友千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還可已乎。於是走

吳適楚過一作寓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

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

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



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糲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



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一有爲字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一有者字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

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附於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躅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嗚皇在南，伊流在東。有甯一宮，先生所終。呂本中云：觀此誌文，明道所以處康節者，無餘蘊矣。堯夫家以墓誌屬先生。

許之。太中，伊川不欲，因步月於庭。先生曰：願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外書時紫芝集。先生云：

堯夫數欲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



欄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因監
 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
 加一倍法以此知太元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
 你怎恁地聰明。他日伊川問先生加倍之數曰都忘之矣。
 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伊洛淵源錄。宋史李挺之名子才青州人師事穆伯長嘗爲其城令造康節之廬問曰子知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物理之學性命之學乎康節於是始傳其學。八月丙

申太中葬弟於河南伊川先塋先生作程殿丞墓誌銘程
 郎中墓誌。見明道文集下同。按程殿丞墓誌銘云熙甯二年八月丙申公之從兄司農葬公於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先塋之次願以父命得預役事又擬公之官世行業而爲之誌。攷太中家傳自知漢州抗議指新法未便乞祠得管勾崇福宮當在熙甯四年再任遷司農當在八年而墓誌已稱司農合觀程郎中墓誌云熙甯十年

仲秋丙申、公兄司農葬公云云、則殷丞與郎
中同年月日而葬。二年二字必係十字之訛。
澶娘墓誌

銘同日葬。橫渠先生過洛與二先生議論。
見遺書註。續通鑑長編、

張子以三月戊午詔歸館供職。七月
乙卯、兼知太常禮院、議禮不合而歸。
子厚學成德尊、議

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祕其學、不多爲人講。
先生謂之曰、道

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
必欲如孔門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
或幾乎熄

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
志有淺深、

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
故關中

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游酢書
行狀後

先生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
子厚言、觀化



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
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遺書蘇季明錄洛陽議論、下
同。伊洛淵源錄季明名、橫渠門人、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閑
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爲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
然也。先生言雖自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
謂此則在學者也。先生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
而才不足、才可以爲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
方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二物、只是一物。先生言才而不
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
幾何時而不盡也。先生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

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

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十二

月乙亥，橫渠先生卒。門人欲謚爲明誠夫子，質於先生先

生疑之，訪於司馬溫公，以爲不可，有論謚書。見龜山集。

先生行狀，子厚諱載，父迪，仕仁宗朝，終於殿中丞，知涪州。

卒於官，不克歸，僑寓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因家焉。先生

嘉祐二年進士，始仕郿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又遷著作

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被召入對，除崇

文院校書，明年移疾。十年春，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

冬，謁告西歸。十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於館舍，年五十八。

歿之日，惟一甥在側。哭子厚先生，歎息斯文約其修，如何夫子便

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



夢二年零落去山耶。寢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遊。
明道文集。按九年三月朔子厚弟天祺卒。橫渠先生
十年十二月子厚卒、故云二年零落去山耶。

作訂頑先生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
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
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
極遠、恐於道無補也。遺書呂與叔東見錄下同。橫渠學
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及愚伊川曰
是起爭端。改之曰東銘。又曰、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
西銘。見外書時紫芝集。

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
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
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孟子而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

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

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遺書卷五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

學箇恭而安不成。先生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外書

上蔡語錄下同。

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卽書。先生曰、

子厚卻如此不熟。

伊川謂先生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

多。先生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

不多。

外書晁氏客語。

男樾慤

校記

①効：當作「效」，見《二程文集》卷一二《明道先生行狀》。

②廣州南海：當作「知廣州南海」，見右引書卷三《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③北路：當爲「荊湖北路」，見《宋史》卷三二〇《彭思永傳》。

④種：當作「鍾」，見《二程文集》卷四《李寺丞墓誌銘》。

⑤欲後：當作「後欲」，見右引書。

⑥「日」上當有「二」字，見《邵氏聞見錄》卷一五。



程子年譜卷四

楚雄池生春籥庭

輯

會稽諸星杓恕齋

明道先生

元豐元年戊午四十七歲知扶溝縣。

先生爲治專尙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



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輪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隣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隣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

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貨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隣。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明道行狀。元豐九域志扶溝縣屬。



東京開封府扶溝縣志先生宰扶溝伊川奉太中至扶溝
 居數月而還宋史王中正元豐初提舉畿縣保甲將兵捕
 盜獻民兵五保法請於村疇及縣以時閱習悉行其言劉
 定之扶溝縣署先生祠堂記余觀神宗可謂有志之主以
 復三代之治為務然所用乃安石當先生知扶溝時安石
 抱負籌策已施行矣而畿甸近邑盜賊之暴官侍之橫若
 是畧莫能弭逮先生從容處置不拘常法不待聲色而咸
 得其當使其得位而施之功效詎可量耶致堂胡氏惜漢
 光武不以待公孫宏之位待陪陸子履遊白石萬固見
 董仲舒古今一轍可勝歎哉
 道文集下同按陸子履名經續通鑑長編二月戊辰命
 州軍長吏禱雨名川靈祠先生詩中云我亦奉命來侯疆
 則先生曾奉命下白徑嶺先寄孔周翰郎中按蘇詩
 至陝禱雨矣
 有送孔郎中赴郊郊則自密移郊也先生
 生詩中云飛雲猶認華山高疑指此謝顯道習舉業
 已知名往扶溝見先生受學志甚篤先生一日謂之曰爾
 輩在此相從只知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

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尹和靖語。

先生初見謝子。語人曰。此秀

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每進語相契。先生必曰。更須勉力。

外書上蔡語錄下同。

按上蔡嘗言。昔在二先生之門。學

者皆有語錄。惟某不曾錄。此蓋追憶云。朱子手討上蔡語錄三卷。采入外書三十七條。嘗云。某少時妄意於學。頗藉其言以發其趣。則上蔡固朱子之先河也。攷上蔡以是年從學。故記精要語類繫於此。

謝顯道云。昔先生教誨。只管著他言語。

先生曰。與賢說話。卻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

人執著一邊。

謝顯道云。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

博觀泛覽。亦自爲害。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

數墨。

謝顯道云。吾嘗習忘以養生。先生曰。施之養生。則

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



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甯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此也。延平答問云、明道力蓋尋常、於靜處體認下工夫、即於鬧處使不著、蓋不曾如此用功也。自非上蔡確實於日用處、便下工夫、即恐明道此語亦未必引得出來。此語錄所以極好玩索、近方看見如此意思、顯然。

謝顯道云、先生

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日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又云、先生嘗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卻一兩字點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先生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卽之也溫。或問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恕。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不可不知醫。先生教人以忠信爲先。賢只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見理後須放開、不放開只是守。先生嘗語學者、如登山、平處孰不濶步、到峻處便住。惟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歎。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

顯有泚其憤辨如此。

侯子雅言。

顯道云、吾從洛中學時、錄古

人善行、別作一冊、先生見之云、是玩物喪志。

遺書註。鄭穀云。

顯

道初以記聞爲學、自負賅博、對先生舉史書成篇、不遺一

字。先生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

浹背、面發赤。及看先生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不遺一字、謝

甚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胡氏傳家

錄。

謝顯道嘗與先生切脈、坐間先生云、切脈最可體仁。

遺書謝顯道記下同。

劉蕺山云、脈脈不斷正

先生曰、

此仁、生生之理無間斷、故無痿痺、一斷便死了。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

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



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

大者也。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朱子銘

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太山爲高矣、

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亦只如太虛中一

點浮雲過目。李安溪云、太虛喻堯舜心體。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

顏子。有單的。滿腔子是惻隱之心。禮樂只在進反之間、

便得性情之正。許渤在潤州、與范文正、胡宿、周茂叔游。

宋史、范文正公名仲淹、字希文、吳縣人、仁宗時參知政事。皇祐四年卒、年六十四、謚文正。胡宿字武平、常州人、仁宗時樞密副使。治平四年卒、年七十二、謚文恭。常至潤州、與濂溪遊。范忠宣公集、許渤字仲容、蒲城人。天禧三年進上第、累官至潤州觀察、推官。范文正移潤州、知其賢、薦於朝。慶歷七年卒、年七十。按太中家傳、請潤州觀察、文使富在



慶歷三年明道居庠序時。范文正參知政事。先是知潤州。薦許渤。許渤官潤州觀察推官。疑與太中同時。濂溪志稱胡文恭常至潤州。與周茂叔遊。或謂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雖屬附會。要之賢人星聚一方。流風餘韻。二程子少時猶及見之。又沈德潛書范文正公手書伯夷頌後云。有明道題詠。蓋夙所景仰者。因追論以語上蔡。故繫之。

許渤初起。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服。一加減定。卽終日不換。先生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游定夫來職學事。游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楊龜山集。按

龜山游公墓誌銘。予昔在元豐中。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龜山以師禮見。明道於穎昌。在元豐四年。定夫與顯道在是年從學。則及門先於龜山矣。全謝山謂游交肅在程門。鼎足謝楊。而遺書獨不傳其。先生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弟子亦不振。

則於爲政也何有。

遺書游定夫錄下同。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

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辱矣。人有語導氣者

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

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

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遺書六卷。

二年己未、四十八歲。二月、詔判武學、以李定、何正臣論罷、復舊任。

二月、先生自知扶溝縣召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臣劾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爲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



議陛下兼包豈悉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如顯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已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兼所除武學亦未爲仕宦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先生竟歸故官。通鑑。宋史。揚州人受學安石熙甯三年召至京李常問君從東南來民謂青苗法何如對曰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願勿爲此言定竟往謁安石曰定但知據實而言不知京師勿許安石大喜謂曰君見上蓋爲道之立薦對如曩言於是言新法者皆不聽即命爲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封還制書皆罷去御史疏定不持生母仇氏服元豐初爲御史中丞何正臣字君表新塗人元豐中蔡確薦爲御史裏行。按續通鑑長編二月丁未詔太常丞程某判武學十五先生在御史有南士日甲寅罷才八日也呂公著云云

游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議、齟齬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首爲異論。先生笑曰、是豈誣我耶。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劉立之敘述

陳公廩園修禊事席上賦、盛集蘭亭舊、風流洛社今。坐中

無俗客、水曲有清音。香篆來還去、花枝泛復沈。未須愁日

暮、天際是輕陰。明道文集下同。按公廩名知儉、官殿丞。元豐元年始居洛、二年修禊、所會皆儒學

之士。郊行卽事、芳原綠野恣行時、春入遙山碧、四圍與逐

亂紅穿柳巷、困臨流水坐苔磯。莫辭盞酒十分醉、祇恐風

花一片飛。況是清明好天氣、不妨游衍莫忘歸。凡詩必



使言之無罪、聞者知戒、所以尙譎諫也。先生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曰莫辭盞酒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聞之者亦且自然感動矣。龜山語錄。呂與叔見先生。伊洛淵源錄、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橫渠先生之門、先生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

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遺書呂與叔東見錄下同。劉
箴山云：此程子見道分明語也。朱子謂識仁篇乃地位高者之事故，近思錄遺之。然誠敬存之四字，自是中道而立。黃梨洲云：與叔深淳近道，而以防檢窮索為學，明道語之以識仁，且以不須防檢，不須窮索開之。然識心契，豁如也。朱子於程門中最取與叔，以為高於諸公。醫書言手足大段有筋骨，如天假之年，必理會得到。
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



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孟了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朱子云：這段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二程時說話。蓋橫渠多教人禮文制度之事、他學者用心不近裏、故以此說教之。然只可施之與叔諸人、若與龜山言、便不著地頭了。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朋友講習、更莫

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



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欲然而餒、卻甚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劉戡山云、此無欲學聖之旨。李

安溪云、定性書廓然大公而戒夫自私之累、物來順應而惡夫用智之鑿、卽此章之意。然未直指用力之方、是故學者茫焉。此揭敬義爲言、無不敬則內直、思無邪則外方、斯二者傳心之要也。

今學者敬而不

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

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隣、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敬而無失、便

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

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

治水利、後果爲政、皆與水利有功。宋史劉彝字執中、閬縣人。從學安定。仕至都水

丞、知桂州。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師不立服

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概制服。嘗有

一朝士久不見，謂先生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時終不肯回頭來？」先生答以「蓋恐回頭後錯也」。新政之改，

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夫欲去數矣。其時介夫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某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夫，要得人擔當了，而介夫之意尚亦無必。某嘗言，



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夫之意只恐始爲人所沮。其後行不得。某卻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夫道。此則感賢誠意。卻爲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夫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爲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某遂待罪。旣而除以京西提刑。某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某云。今咫尺天顏。尙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某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

某當言職、苦不會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爲、則是爲已尙有私意在、卻不在朝廷、不干事理。朱子云、新法之行、諸公實是蓋那時也是箇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爲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衆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或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害、何故明道不以爲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爲之、必不恁的狼狽。又問、若二程出來擔負、若復別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須還他全別方得。只看他當時薦章、謂其志節慷慨云云、則明道豈是循常蹈故塊然自守的人。胡敬齋云、明道才大德盛、入朝建言、三代之治可運於掌。當時神宗甚欲有爲、亦甚聰明、安石亦才高、故明道俱要格其心、已破明道感動。明道雖去、神宗猶眷眷懷之。安石亦感公盛意。



被張天祺等攻激太過遂不能從。故明道深惜此機會以爲兩分其罪。按李安溪溪程子遺書纂註云程子自呼名門人記者以字代之錄中稱伯淳。今日朝廷所以特惡正叔者皆同今概以某字代之。

忌某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有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按先生自熙甯五年歸洛從容親庭日以講學論道爲事士大夫皆慕化之卽所云於他輩有所不便也。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

未誠其德尙薄無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燄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誠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

介甫當初只是要行己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

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卻留下害事。自古治亂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則治、小人多而君子少則亂。然在古亦須朝廷之中君子小人雜進、不似今日翦截得直是齊整、不惟不得進用、更直憔悴、善類畧去、近道則須憔悴。舊日交遊、只改節者、便於世事差遂、此道理不知爲甚。正叔近病人有言之曰、在佻人則有追駁斥放、正叔無此等事故、只有病耳。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靡然自從、蓋只消除盡在朝異己者。在古雖大惡在上、一面誅殺亦斷不得人議論、今便都無異者。六月、先生舅華陰侯先生卒。見明道文集。

三年庚申、四十九歲。除奉議郎、罷扶溝任、寓潁昌。

二月、作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見明道文集。侯先生名可、字無可、華陰人。二程舅氏也。

生景德四年丁未、終元豐二年己未、年七十三。先生以氣節自喜、從孫威敏、征儂智、高得官、知巴州、化成縣、調耀州、華原主簿、監慶州折博務、授儀州軍事判官。韓忠獻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議復鄭白渠、召對便殿。熙河未開之時、爲韓忠獻馳諭渭源酋豪、開地八千頃。秦州舊苦蕃酋反覆、繫其親愛、先生謀釋而歸之、戎人感服。平生以勸學爲己任、主華學之教者幾二十年。官之所至、必治學舍、與絃誦。三子、孚、淳、三孫、尚幼。以終之明年仲春八日葬。先生作墓誌銘。

六月、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



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甯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隣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旣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遺之不去。

明道行狀。

扶溝

地卑、歲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



爲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外書庭間彙錄。

常見先生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道書卷十七。

先生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

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伊川文集。先生

達於從政、以仁愛爲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劉立之敘述。先生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威亦嚴、然至誠感人

而人化之。伊洛淵源錄、侯子雅言。

先生與弟伊川侍太中遊壽安

山、太中爲詩曰、藏拙歸來已十年、身心世事不相關。洛陽山水尋須遍、更有何人似我閒。顧謂二子曰、遊山之樂、猶不如靜坐、蓋亦非好也。太中家傳。按太中以熙寧三年議新法未便、乞祠歸、至是十年。

四年辛酉、五十歲在潁昌。



先生之罷扶溝、貧無以家、至潁昌而寓止焉。謂太以

清德退居、弟頤正叔

一作正道

樂道不仕、先生與正叔朝夕就

養、無違志。閭門之內、雍肅如禮家、無儋石之儲、而愉愉也。

予方守潁昌、遂得從先生遊、先生不以老耄棄我、周旋啟

告、所以爲益良厚。

韓持國撰墓誌銘。府許昌郡屬京西路。

元豐三年升府。

按續通鑑長編、韓維於元豐四年已稱知潁昌、如故、五年八月詔維再任、六年三月提舉崇福宮、則持國與二先生

周旋正在此三年中也。

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

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卽

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

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卽當直而行之。

若小有污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謂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人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盡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遺書李端伯傳師說下有李顥得其意、不拘言語、無錯編者。元豐四年韓持國守穎昌與先生語、師說備記之。疑端伯在穎從二先生學、呂

與叔東見錄亦有端伯相聚不久之語。故凡記語理道之要悉附於此。

先生嘗論克己復

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爲道也。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爲道也。如公之言。卽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爲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真無假。曰。旣無真又無假。卻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是者爲真。不是者爲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持國曰。



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先生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王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先生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則可與立者也。伊洛淵源錄、王端明、彥霖、名巖、叟、大名人、本傳不及其學問源流、其祭明道文有聞道於先生之語、及伊川造朝、兩疏推挽甚力、蓋知尊先生者、恐未必在弟子之列也。王彥霖以爲人之爲善、須是他自



有爲時方有所得、亦難強。先生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爲善、然又不可爲、如此卻都不管他、蓋有教焉。修道之謂教、豈可不修。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先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不成卻以不憂謂之知、不惑謂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爲之易、其理

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葉氏曰大小猶多少也

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

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

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劉蕺山云此先生極力體貼出自家意思語李安溪云此條以

誠爲主忠信進德卽是對越上天天之所以爲天者誠而已矣神不在道之外氣亦不在性道之外中庸言鬼神歸之於誠則神氣與道之妙合也顯矣程子又曰無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又曰誠則無不敬未能誠則必敬而後誠然則事天以存誠爲本而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而存誠以居敬爲先

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



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

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劉戡山云、生之謂性、告子未嘗差、惡亦是性、荀子未嘗差、但先生只是認得箇人生而靜者耳。

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已之誠意、卻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若不能存

養只是說話。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

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劉戡山云識此

意方可言。勿助勿忘。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

何存養得熟先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

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

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

養意。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先生曰此正如

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

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

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



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

亦不細。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卻已先不好了也。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

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隋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二先生

暇日與韓持國同遊西湖、先生酬韓持國資政湖上獨酌見贈詩、對花酌酒、公能樂、飯糗羹藜、我自貧。若語至誠無內外、卻應分別更迷真。明道文集。韓詩云、曲肱飲水程夫子、宴坐焚香、范使君、懷我未能



忘外樂綠尊紅芟對西嚳。又見呂氏童蒙訓與此小異。

楊中立以師禮見先生於

穎昌。見龜山年譜。按龜山集元豐辛酉二十九歲授徐

州司法不赴。自京師至穎以書請見明道先生遂以

師禮事焉。畧云師道廢久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

道者正之而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未之得也調官至

京師於朋遊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固已潛釋於

是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甚遠矣尙或誦其詩讀其

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又況親逢其人哉其往不

可復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將哀其愚憫

其志而進之使供灑掃於門下則千萬幸甚時二程兄弟

講孔孟絕學於河洛及門皆西北士最後中立與游定夫

往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楊君最會得容易龜山從穎昌及

門之後告歸明年有寄書問春秋又有寄游定夫詩絳帷

侍燕每從容一聽微言萬慮空卻媿猶懸三釜樂未能終

此挹清風蕭條清穎一茅廬魂夢長懷與子俱五里橋西

楊輝路可能鞭馬復來無想見一時從遊之樂安溪李遜

齋道南講授云龜山文靖公承道南統緒當日所得師傳

儘有可考胡文忠嘗言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



所授。再按龜山傳。昔程純公嘗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令龜山反求。渙然有覺。其後羅豫章李延平遞相祖述。令學者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所謂龜山門下相傳指訣者。觀此。則龜山之師承純公。俱在三十歲前。羅李宗派已肇於此時矣。至卒業程明公。又在四十歲後。

先生在潁昌楊中立尋醫調

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先生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安林志甯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某此中無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先生處。志甯乃語定夫及中立。中立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中立。故先生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外書龜山語錄下同。先生曰。必有關雎麟

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法度。先生嘗言、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范夷叟欲同一程去看、斷地黃、先生率顯道、顯道以前輩爲辭、先生云、又何妨、一般是人。外書上蔡語錄。宋史范夷叟名純禮、文正公三子。仕至尙書右丞。

男樾校字

校記

①新法者：當作「新法不便者」，見《宋史》卷三二九《李定傳》。

②孟了：當作「孟子」，見《二程遺書》卷二上。

③介夫：當作「介父」，見右引書。《伊洛淵源錄》卷三、《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二作「介甫」，按「父」同「甫」，介甫即王安石。下同。



儒藏

程子年譜卷五

英雄池生春簫庭

輯

會稽諸星杓恕齋

明道先生

五年壬戌五十一歲在洛。

先生曰昨春邊事權罷是皆李舜舉之力也。今不幸適喪

此人亦深足惜也。此等事皆是重不幸。

遺書呂與叔東見錄下同續通鑑

長編元豐五年九月戊戌永樂城陷舜舉將死裂衣草奏

云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敵舜舉資性安重與人言

未嘗及官事頗寬書傳按九月永樂之役內

李冠本

侍李舜舉與徐禧李稷大將高永能皆敗死。

意佗只是要固蘭會恐獲其功必不肯主這下事。

元豐四年取興



靈事。宋史李憲神宗內侍元豐四年九月入 今許大

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非亦須有

議論如符堅壽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固多有言者以至宮

女有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晉平吳當取也主之者惟張

華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建議而朝廷亦不能無言

又如唐師取蔡州此則在中國容其數十年恣睢然當時

以爲不宜取者固無義理然亦是有議論今則廟堂之上

無一人言者幾何不一言而喪邦也。元豐四年用种諤沈括之謀取西夏續

通鑑長編元豐五年十月戊申朔种諤奏永樂城陷

上涕泣悲憤爲之不食對輔臣慟哭莫敢仰視既而歎息

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進曰臣嘗

言之上正色曰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鼎嘗

言用兵不是好事耳。

今日西師正惟事本不正、更說甚去就。君子於任事之際、須成敗之責在已、則自當生死以之。今致其身、使禍福死生利害由人處之、是不可也。如昨軍興、事繁務夥、是亦學也、但恐只了佗紛紛底、則又何益。如從軍者之行、必竟是爲利祿爲功名、由今之舉、便使得人一城一國、又是甚功名。君子恥之。今日從官、苟有軍事、不能免此、是復蹈前事也。然則旣如此、曷爲而不已也。今日西事、要已亦不甚難、前事亦何足恥。只朝廷推一覽大天地之量、許之自新、莫須相從、然此恐未易。朝廷之意、今日不得已、須著如此、但夏人更重所有、要以堅吾約、則邊患未已。



也。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元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疎曠、前古未之聞也。其

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聞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算、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元豐五年、永樂城德占、附安石行新法。永樂城陷、死之。 范希文前日西舉、以虛聲而走敵人、

今日又不知誰能爲希文者。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旣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佗都不言彼兵事勢、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佗也。楊中立有寄先生問



春秋書。

見龜山文集下同。

龜山年譜元豐壬戌三十歲。

久矣。

每以不得從容左右親受指誨為憾。鄧心所疑非止

一二。

但未敢縷陳恐煩聽覽耳。惟先生不以鄙愚見棄一

見教。

幸甚。

先生嘗有語云看春秋若經不通則當求之傳

傳不通則當求之經。只如左氏春秋書君氏卒君氏乃惠

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尹氏傳云大夫也然聲

子而書曰尹氏是何義書當以君氏為正。冬劉質夫見

先生洛中。

遺書卷十二。

按伊洛淵源錄李端伯作劉博

即事明道

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明道嘗謂人曰他人之

學敏則有之

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元豐中合潞

之長子富文忠

語人曰劉絢古縣令也。遺書錄師訓卷十

一在洛中所聞

前戊冬及亥八月九月錄先生語疑丁仁

安縣君憂居

河南時也。今並類繫全謝山謂程門

弟子最著者

劉李諸公以早卒故其源流未廣。

先生

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可謂仁也。遺書

錄師訓、下同。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

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劉藪山云、分明

是太極之理。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

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大抵學不言而

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視聽思

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忠信所

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者、坤道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

則無間斷。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

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天人無間斷。克勤小物最難。欲當大任、須是篤實。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遺書戊冬錄下同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楊子出處、使人難說、孟子必不肯爲楊子事。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

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揜焉者。真所謂狂矣。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所以爲夫子笑。若知爲國以禮之道。便卻是這氣象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蓋特傳之耳。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旣學。便須知得力處。

六年癸亥。五十二歲。監汝州酒稅。

先生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明道行狀。元豐九域志。汝州。

屬京西路。八月。劉質夫見先生於洛。遺書卷十三。先生曰。楊墨



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則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遺書玄八月劉質夫錄下同。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已非矣。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尙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

曾子易簣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九

月。劉質夫過汝。遺書卷十四

絢問先生相別。求所以教。曰。人

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

忠信。便是不善處也。遺書亥九月。劉質夫錄下同。

有人治園圃。役知

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

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爲己爲人之道也。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

是徹上徹下之道。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

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

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

不已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朱公掞來見先生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

風中坐了一箇月。外書侯子雅言。按伊川祭朱公掞文不疑。則從學早矣。范內翰稱其少從孫復受春秋。又學於安定。告以爲學之本在忠信。終身力行之。黃梨洲云。後從二程子於洛。聞格致爲進道之門。誠正爲入德之方。深信不疑。及爲諫官。奮不顧身。以衛師門。遂名洛黨之魁。蓋傑然自拔於流俗者也。攷邵氏易學解惑記。伊川同朱公掞訪康節。則熙甯間嘗從二先生遊矣。呂與叔東見錄又記公掞昨在洛書室。牖一條。伊川稱此意甚好。此云來汝坐春風中一箇月。亦猶再見茂叔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公掞嘗記先生語。今不可攷。朱子拾其遺。編入外書。茲並類繫。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爲學。外書朱公掞錄下同。學始於不欺闇室。楊開沅云。先生處處提

宏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宏則隘陋。知性善以忠

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十一月作祭富鄭公文云。維元

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奉議郎監

汝州鹽酒稅。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程某。謹遣外甥張敷。以

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太尉文忠公之靈。嗚呼。粵稽古

昔。得全寶難。惟夔契出乎唐虞之際。而姬呂位乎文武之

間。其餘雖有鉅賢碩輔。僅或濟一時之險艱。眞儒大聖。多

處非其位而孤騫。孰如我公道行乎重熙累洽之運。而身

享乎尊富安榮之完。事繫天下之重。位極人臣之班。生逢

四世皆上聖之主。時歷七紀膺太平之安。勲業揭乎日月。



聞望塞乎天淵、優游里第者猶十有三年。於人之職、可謂無負。在天之理、亦爲曲全。然而捐館之日、遠近聞之、孰不齎咨而涕漣。尙以公之沒也、爲有憾焉。嗚呼。世之常態、苟於自便、終始之節、艱於永肩。屏伏者以憂責不及而怠懈、休老者以血氣旣衰而志遷。惟公年彌高而志愈厲、身久退而誠益堅。惟是愛君憂國之道、極晝夜之拳拳。迨乎瞑目之日、屬纊之前、萬物已莫累乎心胸、而朝廷之念獨有進乎昔日之當權。宜乎易名之謚典、號爲撫實。祭冊之聖詔、極於哀憐。則士大夫以公之沒爲有憾者、蓋非偶然。某愚不肖、屬公禮遇、顧相期於義理、非見私於趨附。公薨於

洛賤居在汝、官守有制、欲往無路、斂不望棺、葬不臨墓、引領西風、悲慟何數。誠寓鄙文、禮陳菲具、恭祭道周、後期無所。嗚呼哀哉。伏維尙饗。明道文集。或問先生於富韓公、公曰、

伯淳無福、天下人也無福。伊洛淵源錄。楊中立有與先生論

春秋書。見龜山集下同。龜山年譜、元豐癸亥、赴徐州司卷、淺識未能窺其門戶、遠去師席、疑無質問、中欲輟之、又惜其初心之勤、惓惓不能自己、誦習之餘、每妄有所憶、然未知聖人之旨、果可以如此。又有與先生子二十三郎求否。謹錄之以質諸左右。

書有云、追思在穎之樂、進趨文席、退講所聞、邈不可得。汝陽邇日所遊從者何人、所讀者何書。因書示及、未涯良會、惟希力學慎愛。元豐九域志、汝陽屬京西路蔡州。按、先生子長端懿、汝陽主簿、卽二十三郎。

七年甲子、五十三歲。彭夫人卒。

先生夫人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之第三女、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生五子、三早卒、端慤其一也。

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四女、嬌兒、適娘天、一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公挾一擇配未得其稱賢而

未嫁、以母喪哀毀、於明年卒。伊川先生誌其墓、所謂孝女也。明道行狀、伊川文集。先生嘗曰、熙甯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

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詔佞、介甫以爲有才知變通、適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樞密以去。范堯夫辭修注得罪、張天祺以御史



面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狠復，衆人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旣去，所用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尙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邵氏聞見錄下同。先生謂

伯溫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李文定公爲舉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攜明逸書見柳開、仲塗，以文卷爲贄，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文定與其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爲宰相。」令門下客與諸子拜之曰：「異日無忘也。」及文定



爲宰相、仲塗門下客有柳某者、文定命長子東之娶其女、不忘仲塗之言也。文定所擬賦題不傳、如王沂公曾初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決爲宰相、蓋所養所學發爲言詞者、可以觀矣。先生爲伯溫云。宋史李文定公名迪字復古、濮州人。相眞宗。仁宗慶歷七年卒。年七十七。謚文定。王沂公名曾字孝先。咸平五年及第。相眞宗。仁宗寶元元年卒。年六十一。封沂國公。謚文正。八年乙丑、五十四歲。三月、哲宗卽位、改承議郎。五月庚子、召爲宗正寺丞。六月丁丑卒。

三月五日、神宗升遐、遺詔至洛、先生爲汝州酒官、以檄來舉哀府治。旣罷、謂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某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某獨除監司、某不敢當。余

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先生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一公果作相。當何如。先生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先生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先生論此時。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溫同聞之。邵氏聞見錄。續通鑑六年復爲建雄軍節度使。知河南府。杜孝錫名純。累擢侍御史。至兵部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杜孝錫名純。累擢侍御史。至兵部侍郎。朱子文集。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爲權譎苟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陳忠肅公嘗作責沈文。材亦有此意見。見外書胡氏所記。



云予元豐乙丑夏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謂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

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

媿每得先生之文必冠帶而後讀之

伊洛淵源錄宋史陳忠肅公名璣字瑩

中呂氏童蒙訓云所謂責沈者葉公沈諸梁也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瑩中以謂世有伯淳而已不知宜自責者也朱子跋責沈文云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姿而其燭理之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觀於此帖其克己尊賢虛心服善之意尙可識也

胡文定公嘗見

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先生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

萬物各得其所

胡氏集宋史胡文定名安國字康侯鄒志完名浩常州人子德久從伊川學

哲宗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

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五

月、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

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憾惜。明道行狀

下同。先生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

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

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

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

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

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



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

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埽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



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先兄明道之葬、願狀其實、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氏采錄。旣而門人朋友爲

文以敘其事迹、述其道、學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伊川文集門人朋友敘述序。自孟子沒、聖學失傳、

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芟闢蕪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希世、能造其藩閫者蓋鮮。況堂奧乎。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溢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有忿厲之容。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歎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



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於胸中。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已。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劉立之敘述。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絕出等夷、然卓然之見、一本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於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則不愧於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

乎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自孟子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於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尙能似之，先生爲不亡矣。朱光庭敘述。陸世儀云：朱光庭謂明道得聖人之誠，此言雖似少過，然亦庶幾近之。明道平生論



新法及待介甫、最爲得宜、只是胸中廓然大公、功不必已出、名不必已成、惟以朝廷天下爲心、故能如此、他人不能也。同爲君子、而有化與未化之分、只在此處看。先生之材、大小左右內外、用之

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備、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爲通儒全才矣。

那恕敘述。

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學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先生於經、

不務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已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覩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卽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材、於時爲多。范祖禹敘述。高景逸云、大學者、聖學也。中庸者、聖心也。匪由聖學、甯識聖心。發二書之秘、教萬世無窮者、先生也。淵乎微乎、非先生學者、不識天理爲何物矣。不識天理、不識性爲何物矣。是儒者至善極處、是佛氏毫釐差處。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

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沖如也。所至士



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己、而士之遊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飢寒、已仕者忘爵祿、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强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俛然無據而已也。游酢書行狀後。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

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甯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甯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得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

呂大臨
哀詞。

元豐八



年夏六月既望、河南承議先生以疾終於官。是月晦、邸報至彭城、其門人楊某聞知、爲位慟哭於寢門、而以書訃諸嘗同學者。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孟子沒千有餘歲、更漢歷唐、士之名世、楊雄氏而止耳。雄之自擇、所處於義命、猶有未盡。自雄而下、其智足以窺聖學門牆者、蓋不可一二數也。況足與語道而傳之哉。宋興百年、士稍知師古、諸子百氏之籍、與夫佛老荒唐謬悠之書、下逮戰國縱橫之論、幽人逸士、浮誇詭異、可喜之文章、皆雜出而並傳。世之任道者、日夜憊精勞思、深討博取、可謂勤矣。然其支離蔓延、不知慎擇而約守之、故其用志益勞、而去道彌遠。使天下

靡然趨之、如適諸夏而棄通衢大道、犯荆棘之墟、行蒼崖之巔、眩然迷殆、而卒莫知自反者、其於世教何補哉。先生於是時、乃獨守遺經、合內外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不能窺、而善言者所不能稱說也。自周衰以來、天下之學、其失如彼、而後之得聖人之道而傳之者、於吾先生可不獨任其責哉。嗚呼。道之傳亦難矣。夫由堯舜而來、至於湯、文、孔子、率皆百有餘歲而後得一人焉。孔子沒、其徒環天下、然猶積百年而後孟子出。由孟子而來、迄漢、唐、千有餘歲、卒未有一人傳之者。若孔、孟、又皆窮老於衰世、其道方不得一施於天下。夫聖賢之不世出、而時之



難值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時清明，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死，則予之慟哭，豈特以師弟之私恩而已哉？故爲辭以泄其哀而自慰云。余悲古人之不見兮，逢世德之險微。析道真之純美兮，肆全體而分剖。駕異端而並逐兮，駢支轂乎多歧。一旦千歲其泯泯兮，去聖遠而卓彼先覺兮。惟德是仔，展斯文之在茲兮。萬世之師，勸棘藿之荒穢兮，闢正路之孔夷。伏聖賢之軌躅兮，背世轍而疾馳。帶鈎距而負繩兮，紛萬變而莫窺。弛銜勒而弗厲兮，尙回旋其中規。嗟命之懸於天兮，匪子敢知。畜溟渤而載華岳兮，曾有塵之弗施。歎道之難行兮，孔孟窮老以栖。

栖。伊時勢則然兮、此云胡其若茲。通闕闔於一息兮、尸者其誰。斡天樞而自爾兮、欲執咎其焉歸。齊生死於晝夜兮、天理之常。匪往匪來兮、雖壽夭兮何傷。想德音其未遠兮、儼若在旁。固誠之不可掩兮、何有何亡。日月逝兮、神魂藏、

嗚呼已矣兮、斯亦難忘。

楊時祭文哀詞龜山集。龜山與翁好德書、明道行狀計已讀之、惟

吾先生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進不得行其志、退未及明之書而死、使其道將遂泯滅而無傳、則學者不忍焉。此行狀叙述所以作也。道廢千年、士不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爲二致、天下莫以爲非也。故行狀之末、深論吾先生之趨以明世學之失、庶幾志道之士有聞風而起者、則行狀之傳、蓋將以明道、非如長者所疑也。某向嘗作哀辭一篇。

謾錄去、試一觀之、何如耳。

天生賢傑、必將濟時。胡屯

其位、不俾設施、復奪之壽、天豈徒爲。伯淳之亡、理實難推。



惟君之德、顏氏庶幾。惟君之道、孟軻無流。嘉言遠識、後學所師。進爲御史、言直身危。退字畿民、如母憐兒。再謫筦庫、恬竇安卑。伯仲孝養、親顏怡怡。或祿或耕、如堦應箠。聖上繼明、政推母儀。選登俊賢、以輔邦基。君首被召、捧詔伸眉。畎畝愛君、心同商伊。如何遽厲、梁壞山頽。繫予不肖、辱君重知。夷吾多罪、鮑叔不疑。君今歿矣、吾道疇依。身縻窮邊、素車莫馳。遙陳薄奠、寓哀以詞。音容永隔、畢世長思。嗚呼哀哉。

范堯夫祭程宗丞文。

綵衣方養志、諫省遽翹英。短命嗟顏子、長星喪孔明。臨津失舟楫、支厦闕梁楹。名節同伊水、滔滔萬古清。

天乎喪吾道、命矣歎斯人。後學隳梁木、明時齏

國珍。孔懷存愛弟、皓首奈慈親。惟有延陵志、斯文久愈新。

素忝金蘭契、情由道義親。聖時方際遇、英氣忿沈淪。琴

在無鍾子、斤存失郢人。遙聞歸葬日、清淚滿衣巾。范堯夫挽詞三

首。

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浮屠老子、莊列、莫不思索究

極、以知其義、而卒宅於吾聖人之道。其持已清峻、若不可

及、而與人甚恕而溫。論治道卓乎、至於無能名、而應世接

物莫不曲盡其宜。苟善於君矣、爵祿可舍也。苟利於民矣、

法禁不避也。自元豐以來、論賢士大夫宜在天子左右者、

君必與焉。銘曰、善乎孟軻之言義命也、蓋不知義不足以

立命、不知命不足以存義。先生居官、不問內外大小、率所



言所事一出於正。雖貴勢豪力不爲少變。嗚呼。其處義命可謂兼之矣。韓持國撰墓誌銘。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

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揭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沈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

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知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古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明道先生墓表序，伊川文集。黃百家云：伊川之表先生墓，謂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一人而已。自斯言出，後人羣然無異辭也。而要識先生之所以爲真儒，千四百年後之一人者，何在？蓋由其學本於識仁，識仁，斯可以定性。然仁何以識？先生曰：存久自明，則存養之功爲要也。又曰：學者識得仁體，先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戒。培之意，又曰：學以知爲本，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又曰：悟則一句句皆是這箇道理，已得後無不是。此一事也。夫曰存久則明，曰先實有諸己，將經義只爲栽培。曰：學以知爲本，曰：悟將論先生之學者，又疑爲禪矣。不知知儒釋之辨，只有理與無理而已。先生自道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而伊川亦云：性卽理也。又云：人只有箇天



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兩先生之言、如出一口、此其爲學之宗主、所以克紹續洙泗而迥異乎異氏之派、絕天理者也。至於先生之德性、和粹、劉宗禮謂從先生三十餘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而於與造禮樂制度、文爲、下及兵刑、水利之事、無不悉心精練、使先生而得志、有爲、三代之治、不難幾也。顧裕陵亦有意於先生、而不容於安石之福、拘、且年壽亦不永。富鄭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之人也、無福、信哉。按富鄭公卒在先生前二年、其言無福者、謂不得大用、非謂年壽不永也。黃氏誤解。

賢哉先生。始於孝弟、孝篤於親、弟友其弟。推以治人、不爲而化、民靡有爭、揖讓於野。移之事君、讜言忠謨、姦邪之言、感動欬歔。舉以教人、粹然王道。天下英才、躬服允蹈。本於正身、惟德溫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默識、洞暢今古、鈎深窮微、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然絕倫、大用甚邇、胡奪之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初起、天

下咸喜。今其西矣。天下懷矣。誰爲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

道。覺斯民矣。

陳恬贊。恬字叔易。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

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明道先生。

贊。朱子文集。

男樾校字

校記

①所有：當作「有所」，見《二程遺書》卷二下。

②之：當作「矣」，見《伊洛淵源錄》卷八、《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六。

③一旦：當作「一旦」，見《楊龜山集》卷二八《哀明道先生》。



儒藏

程子年譜卷一

楚雄池生春籥庭

輯

會稽諸星杓恕齋

伊川先生

宋仁宗明道二年癸酉先生生。

先生名頤字正叔太中子明道先生弟。生於黃州黃陂寓

舍。朱子文集。按南陽集程伯純墓誌銘云。弟頤正道樂道不仕。是先生亦字正道。

景祐元年甲戌二歲。

二年乙亥三歲。

三年丙子四歲。

四年丁丑五歲。

寶元元年戊寅六歲。

二年己卯七歲。

康定元年庚辰八歲。

慶歷元年辛巳九歲。

二年壬午十歲。

幼有高識、非禮不動。

朱子伊川年譜。按遺書卷六叔一

天與從幼小有如是才識。朱子本此。

三年癸未十一歲。

四年甲申十二歲。



五年乙酉十三歲。

六年丙戌十四歲始事周子。

與明道同受業於春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實錄。

先生曰、

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

大風起說大畜卦、

一作風天小畜。

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卻

公拜今某卻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卻過人。遺書唐彥

思錄下同。

按王拱辰字君貺天聖八年進士第一周子

父輔成大中祥符八年進士伯父識天聖五年進士惟叔

父伯高舉進士不詳某年君貺

所云世契疑與伯高同榜也。

嘗見李初平問周茂叔

云吾欲讀書如何。茂叔曰公老矣無及也。待某只說與公。

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按周子以丙戌冬移郴州令郴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

吏遇之。皇祐己丑、初平卒。此云嘗見、疑先生從周子至郴矣。元豐九域志、郴州屬荆湖南路。

七年丁亥、十五歲至醴泉。

先生曰、少師卜居醴泉、第舍卑狹。某少時嘗到、宛然如舊、

諸房門皆題誰居、先公太中所記也。後十年、嘉祐丙申再到、則

已爲四翁。名逢堯房子孫所賣、更易房室、不忍復觀矣。家世舊事

八年戊子、十六歲。

皇祐元年己丑、十七歲。

先生曰、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者。

遺書揚
遵道錄。

二年庚寅十八歲。

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

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

見伊川文集。陸世儀云、伊川上仁宗書、

大概頗似治安策、猶未免少年氣、但所見不同、便能置身

三代、高視叔季、儒者所以不同於縱橫也。朱子伊川年譜、

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按、是年九月、大饗明堂、太

中以覃恩、改殿中丞、自龔州代還、歷授知徐州沛縣事、始

遷國子博士、而上仁宗書、中以稱臣、父珣、今爲博士、食君

祿、四世一百年矣、自建隆至嘉祐二年、計九十八年、疑皇

祐係嘉祐之誤、子友宗、滌甫、稷辰云、此必至太學、已受學

職、後所上朱子文、必誤刻、宜改正。今姑仍繫此、以俟考。

三年辛卯十九歲。

四年壬辰二十歲、母侯夫人卒。

二月二十八日、侯夫人終於江甯。

上谷郡君家傳。

五月、儂智高

攻陷二廣。十月、孫威敏

沔。

奉命出征。

見明道文集。

先生有間侯

舅應辟南征、詩辭華奔競、至道離茫茫、學者爭驅馳。先生

獨奮孟軻舌、扶持聖教增光輝。志期周禮制、區夏人稱孔

子生關西。當途聞聲交薦牘、蒼生無福徒爾爲。道大不爲

當世用、著書將期來者知。今朝有客關內至、聞從大幕征

南垂。南垂凶寇陷州郡、久張螳臂抗天威。聖皇赫怒捷書

綏、虎侯秉鉞驅熊羆。宏才未得天下宰、良謀且作軍中師。

叢爾小蠻何足殄、庶幾聊吐胸中奇。

伊川文集註時年十八、恐誤。孫沔字元

規、會稽人。

先生曰、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

諡威敏。



儒藏

程子年譜

伊川先生年譜

卷一

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遺書劉元承編。某年二十時、看

春秋。黃聲隅問某如何看、答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

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

左氏卽是邱明否。曰、傳中無邱明字、不可考。遺書周伯忱錄。宋儒學

案黃聲隅名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自號聲隅子。慶歷中、石徂徠在太學、遣諸生以禮聘、不出。嘉祐元年、韓魏公薦爲太學助教、受命一夕卒。見澠水燕談。聲隅子跋作蜀人疑誤。延平答問云、伊川有看春秋之法、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參考理義之長、求聖人所書之意、庶或得之。

五年癸巳、二十一歲。

至和元年甲午、二十二歲。

季夏、作養魚記、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貓見



其煦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得入洿池、魚尾不盈尺、不中取、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物獲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何如哉。思是魚之於是時、甯有是困耶。推是魚、孰不可見耶。魚乎。魚乎。細鈎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爾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爾之命。生爾誠吾心、爾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

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伊川文集。朱子云：先生平日不喜人說文字，如易傳序之類，固是說道理，其他小小記文，今取而讀之，也不多一字，不少一字，如養魚記、顏子好學論之類。

二年乙未，二十三歲。

嘉祐元年丙申，二十四歲。至京師，始居河南，再至醴泉。

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

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朱子文集

論曰：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

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

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



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

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知者



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又曰二。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伊川文集下同。
朱子云、先生好學

論說得條理、只依此學、便可以終其身也。劉蕺山云、此伊川得統於濂溪處。按、好學論一云十八歲作、一云始冠、但十八歲爲皇祐二年、胡安定尙未爲直講、若二十歲爲侯夫人卒年、皆不合。當在嘉祐初至京時、胡公以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也。四箴并序、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弗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



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

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件。出悖來違。

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

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

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按黃勉齋云。周子以誠爲本。以欲爲

戒。此繼孔孟不傳之緒也。至二程則日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

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故

附好學論後。先生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

之氣。望之可知也。聞見錄先生二十四五時。呂原明首師

事之。外書龜山語錄滎陽公年二十一時。正獻公使入太學。與

先生隣齋。先生長滎陽公纔數歲。公察其議論大異。首以

師禮事之。其後楊應之國寶、邢和叔恕、年十九左司公待制

皆師尊之。自後學者遂衆，實自滎陽公發之也。呂氏童蒙訓下同。

按續通鑑長編元祐七年范祖禹言呂希哲可備勸講，今已五十四歲。據此是滎陽公生於寶元二年己卯，少伊川六歲。至嘉祐元年年十八。宋儒學案楊應之名國寶，先呂正獻公甥。左司待制名希純，字子進，希哲之弟。

生嘗識楊應之於江南，常稱其偉度高識，絕人遠甚。孫

元忠朴嘗對滎陽公譏笑正叔，公云：「正叔有多少好事，公都不說，只揀他疑似處非笑，何也？」元忠釋然心服，不敢復議。滎陽公嘗言：「先生自小說話過人，嘗笑人專取有行，不論知見者。」又說世人喜說某人，只是說得。先生言：「只說得好話亦大難，好話亦豈易說也。」公以爲二程遠過衆人。

者、學皆類此。呂氏家傳。太中卜葬祖考於伊川、始居河南。中太

家傳。先生曰、少師治醴泉、惠愛及人至深。嘉祐初某過邑、

去少師時入十年矣、驢足病、呼醫治之。問知姓程、辭錢不

受。昔時村婦多持香茶祈蠶於家、因招取其土以乞靈、後

禁止之。家世舊事。按史稱少師治醴泉有政績、先生上

言遭遇、特加拔擢、攀附太宗、終於兵部侍郎。溯太平興國元年至嘉祐初、正八十年。

二年丁酉、二十五歲。

與方元宋手帖、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
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
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



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程氏遺文。朱子跋云：先生與莆田方君元憲道輔帖，乃嘉祐二年語。時先生之年纔二十有五爾。先生德性嚴重，不輕與人接。今觀與方公父子兄弟之間拳拳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矣。雖先生之所以書者，有非熹之所敢知。然觀於應舉耕田之語，可以決內外取舍之輕重。察於買櫝還珠之論，可以知讀書求道之要在。此而不在彼也。據此，則先生與方君有數帖，此其一也。又宋儒學案方元案字道輔，莆田人。父峻聚徒講學，鑿井舍旁，禱曰：願子孫居官如此水。初官潤州，識太中珣及卒，明道爲作行狀。范華陽祖禹爲墓道碑。道輔少與伊川遊，書問往來積數十帖，有云：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之。又曰：足下非混俗之流，其志道之士。元祐三年，以特科出身，終威武軍節度推官。註參道南源委。按太中

自慶歷三年調潤州觀察支使、六年知處州興國縣、方君峻官潤州、識太中當在此數年間、道輔少與伊川遊、疑亦在明道、居庠序、寓丹陽時、明道爲峻作行狀、未詳何時、文集無之、俟攷。
是年、先生再見周子於合州。周子年譜。傅伯成答書云、心朋遠寓名方。道國志註謂二程。

三年戊戌、二十六歲。

四年己亥、二十七歲。舉進士、廷試報罷。

先生舉進士、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得任子思、輒

推與族人。

見涪陵記善錄。

先生曰、某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

因書綫帖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曰殿前及第

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某以不才

罷應科舉、方知夫人知之於童稚中矣。

上谷郡君家傳。按家傳作於元祐。



五年係追溯故稱先兄。

五年庚子二十八歲。

六年辛丑二十九歲。

七年壬寅三十歲。

先生叔父殿丞瑜卒於京師。見明道文集。

八年癸卯三十一歲。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三十二歲。至京師。

呂申公判太學命衆博士卽先生之居敦請爲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卽命駕過之。見呂申公家傳。謝呂晦叔待制相見書

竊以古之時公卿大夫求於士故士雖自守窮閭名必聞

才必用。今之時，士求於公卿大夫，故干進者顯榮，守道者

沉晦。願處乎今之世，才微學寡，不敢枉道妄動，雖親戚鄉

閭，鮮克知其所存者，矧敢期知於公卿大夫乎。伏承閣

下屈近侍之尊，下顧愚陋，仰荷厚禮，媿不足以當之。噫，公

卿不下士久矣。願晦於賤貧，世莫之顧，而公獨降禮以就

之。非好賢樂善之深，孰能如是乎。幸甚幸甚。願閣下持是

好賢之心，廣求之之方，盡待之之道，異日登廟堂，翊明天

子治，以之自輔，以福天下，豈不厚與。鄙朴之人，不善文詞，

姑竭其區區，少致謝懇。

伊川文集。按續通鑑長編，是年四月，命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呂公

著同修起居注，時蓋與先生初相見。又范淳甫奏稱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是數此至元豐八年論薦於朝言也。

呂原明言、治平中見先生、云、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外書呂氏

家塾記

二年乙巳、三十三歲。

四月、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先生代彭中丞論濮王稱親疏、臣思永言、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爲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爲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



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爲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爲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實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

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
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
親之非而不知爲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
濮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
違也臣以爲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
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
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
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
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
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



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爲決不可也。旣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姦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常。孝者以誠爲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

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謂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列。臣以爲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爲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爲濮國太王、如此則竄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爲率。借如旣置嗣襲、必仲祭告、當日姪嗣皇帝名、敢昭告於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



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爲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宇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濮王爲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絕。羣情洶懼。異論喧囂。夫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

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旣爲冢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側懼。是則君臣兄弟立致覺隙、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歡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姦邪之人、希



恩固寵、自爲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公論如此、不無徊徨、百計搜求、務爲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徼冀得已、尙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遍、裁自宸衷、使無姦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皆姦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伊川文集下同。彭侍郎行狀、權御史中丞、時追崇濮王、諫官御史以典禮未正、相繼論列者六、七人、皆以罪去。公力陳其不可、且請召還言事者。上未之察、更爲疏極論其事、言益切至。英宗深加聽納、事幾施行、而大臣持之甚力、故不果。

八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先生爲太中上應詔書、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

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爲小補、不足以救當世之弊、而副陛下勤求之意也。安危治亂之機、臣以爲所尤先者有三焉、請爲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夫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修、況天下之大、非禮^①乾剛健、其能治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爲而不知所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爲、或惑於衆多之論、而莫知適用。



此皆上志不立故也。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爲先、法先王之治、稽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之、救天下深沉固結之弊、爲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變舊爲難、勿以衆口爲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所謂責任者、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作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

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力。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其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



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不顧慮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月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係。此人君所以難之也。臣以爲知人誠難亦繫取之道如何耳。皋陶爲帝舜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及其

陳九德、載采采、則曰底可績、蓋詢行考實、人焉廋哉。願陛下既堅求治之志、則以責任宰輔爲先、待之盡其禮、任之盡其誠、責之盡其職。不患其不爲、患其不能爲。不能爲、不患其不能爲、患其不得爲。蓋不爲者可責之、必爲、不能者可勉求而能、惟不得爲則已矣。所謂不得爲者、君臣之志不通、懷顧慮而不肯自盡、此由失待任之道也。所謂求賢者、古聖王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僚、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大概投名自薦、記誦聲律、非求賢之



道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間或得才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興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願陛下旣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爲先苟不先得賢雖陛下焦心勞思將安所施誠得天下之賢置之朝廷則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此所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也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臣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瓊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

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耳。夫人君用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求賢取士爲意。相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恥。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然亦繫上之所爲而已。陛下誠能專心致志、孜孜不倦、以求賢爲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援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疎遠之、自然天下嚮風、自下及上、孰不以相先爲善行、薦達爲急務。搜拔旣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益堅、廉恥格而風教厚矣。旣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慣



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羣伍而用、庸惡混雜、曾不以爲非。設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求撫小差、衆議囂沸。如真廟擢种放、先朝用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甯免疑惑、反自以爲過。此所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臣前所陳三者、治天下之本也。臣非不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養民之術、邊境備禦之策、教化根本之論、可以爲陛下陳之。顧三者不先、徒虛言爾。三者旣行、不患爲之無術也。願陛下以社稷爲心、以生民爲念、鑒苟安之弊、思永世之策、賜之省覽、察其深誠、萬一有毫髮之補於聖朝、臣雖被妄言之誅、無所悔恨。

依榕村講授節本。

三年丙午三十四歲。

九月、呂中、公知蔡州、將行、言曰、臣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資、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

呂氏雜記

先生自以爲學不

足、不願仕也。

伊川文集

四年丁未三十五歲。隨侍太中至漢州。

先生爲太中上神宗論薄葬書、具位臣程珦、惶恐昧死、再



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孝莫大於安親、忠莫先於愛主人、
倫之本、無越於斯。人無知愚、靡不知忠孝之爲美也。然而
不得其道、則反害之。故自古爲君者、莫不欲孝其親、而多
獲不孝之譏。爲臣者、莫不欲忠其君、而常負不忠之罪。何
則。有其心、行之不得其道也。伏惟陛下、以至德承洪業、以
大孝奉先帝、聖心切至、天下共知。然臣以疎賤、復敢區區
冒萬死、以進其說者、願陛下以至孝之心、盡至孝之道、鑑
歷古之失、爲先帝深慮、則天下臣子之心、無不慰安。所謂
歷古之失、臣觀秦、漢而下、爲帝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
之富、其生也奉養之如之何、其亡也安厝之如之何、然而

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爲之遠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策、嗚呼。二嗣君不苟爲崇侈、以徇己意、乃以安親爲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葬、霍光秉政、暗於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不復容物、赤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自爲之、爲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後世不謂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爲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他、衆議難違、人情所迫爾。苟若務合常情、遂亡遠慮、是乃厚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上封事、皆足取法。其指陳



深切非所忍言、願陛下取而觀之、可以見明君賢臣所慮深遠。古人有言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自昔人臣當大事之際、乃以興廢之言爲忌諱、莫敢議及於此。苟循人情、辜負往者、不忠之大者也。臣竊慮陛下追念先帝聖情、罔極、必欲崇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爲、違先帝之儉德、損陛下之孝道、無益於實、有累於後、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損抑至情、深爲永慮、承奉遺詔、嚴飭有司、凡百規模、盡依魏文之制、明器所須、皆以瓦木爲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壙。然後昭示遐邇、刊之金石。如是則陛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曠古。至於執帛易朽之物、亦

能爲忠於數百年之後、漢薄后陵是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藏、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爲不然。天下旣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嘗遊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旁居人尙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欲厚其親、而臣反欲薄於其君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此者也。遺簪墜履、尙當保而藏之、不敢不恭、況於園陵、得不窮深極遠以慮之乎。陛下嗣位方初、羣臣畏威、臣苟不言、必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爲妄而罪之、則臣死且不悔。以臣言爲是而從之、則可以爲先帝之福、大陛下之孝、安天



下之心、示萬世之法、所補豈不厚哉。臣哀誠內激、言意狂率、願陛下詳覽而深察之、天下不勝大願。臣無任踰越狂狷恐懼之極、臣昧死頓首謹言。伊川文集。按是年正月丁巳、英宗崩、戊午、神宗卽位。

先生之父嘗守廣漢、先生與兄皆隨侍遊成都、見治策箱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笈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宋史

譙定傳。元豐九域志。漢州屬成都府路。

先生過成都、坐於所館之堂、讀易、

有造桶者前視之、指未濟卦問。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其姓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

者。外書時
紫芝集。

程子年譜卷一終

男樾校字

校記

①禮：當作「體」，見《宋名臣奏議》卷四一、《二程文集》卷六等所載《為太中上皇帝應詔書》。



儒藏

程子年譜 伊川先生年譜 卷一

程子年譜卷二

楚雄池生春籥庭

輯

會稽諸星杓恕齋

伊川先生

神宗熙甯元年戊申三十六歲。

爲太中作試漢州學生策問三首。問士之所以貴乎人倫者、以明道也。若止於治聲律、爲祿利而已、則與夫工技之事、將何異乎。夫所謂道、固若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如不可學而至、則古聖人何爲教人勤勤如是。豈其欺後世邪。然學之之道當如何。後之儒者莫不以爲文章、治經術。



爲務。文章則華靡其詞、新奇其意、取悅人耳目而已。經術則解釋辭訓、較先儒短長、立異說以爲己工而已。如是之學、果可至於道乎。仲尼之門、獨稱顏子爲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也。與今之學、不其異乎。或曰、如是則在修身謹行而已。夫檢於行者、設曰勉強之可也。通諸身者、姑謹修而可能乎。況無諸中、不能強於外也。此爲儒之本、諒諸君之所素存也。幸明辨而詳著於篇。問聖人之道、傳諸經學者、必以經爲本。然而諸經之奧、多所難明。今取其大要、各舉其一以言之。夫易卦之德、曰元亨利貞。或爲四、曰元也、亨也、利也、貞也。或爲二、曰大亨也、利於貞也。其詞旣同、義

可異乎。所以異者何謂。春秋垂褒貶之法。所貶則明矣。所褒者何事。詩之美刺。聖人取其止乎禮義者。以爲法於後世。晉武公身爲并奪。無衣美之。其教安在。書爲王者軌範。不獨著聖王之事。以爲法也。亦存其失。以示戒爾。五子之歌是也。如盤庚之遷國。穆王之訓刑。爲是而可法耶。爲非而可戒耶。禮記雜出於漢諸儒所傳。謬亂多矣。考之。完合於聖人者。其篇有幾。夫古人之學。貴專。不以泛濫爲賢。諸君之於經。必各有所治。人言其所學可也。惟母泛母畧。問儒者積學於已。以待用也。當世之務。固當講明。若夫朝廷之治。君相謨之。斯無間矣。以一郡而言。守之職。豈不以養



人爲本。然而民產不制、何術以濟乎困窮。吏繇有數、何道以寬乎力役。比閭無法、教化何由而可行。衣食不足、風俗何緣而可厚。自唐而上、世有循吏、著之史冊、何今世獨無其人。豈古之治不可行於今耶、抑爲之者不得其道耶。思欲仰希前哲之爲、上副聖朝之寄、何所施設而能及斯。諸君從事於學、旣勤且久、爲政之方、固當明其體要。至於民俗利病、皆耳目之所接也。願陳高論、得以矜式。伊川文集下同。爲太中請字文中允、典漢州學書中允、明公執事、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於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於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旣天下

之人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往者朝廷深念其然，究思治本，詔京師至於郡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爲士者矣。誠能教之，由士始，使爲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道，政化之本，處足以爲鄉里法，出可以備朝廷用，如是則雖未能詳備如古之教，亦得其大端，近古而有漸矣。是朝廷爲教之意，非



不正也。顧州縣之吏奉承之何如爾。珣庸瑣之質，叨恩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爲，然少承父師之訓，久從士大夫之後，涉聞學古爲政之道，不敢斷斷如俗吏之爲，專以簿書期會爲事。勉思所以副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爲先務。然念教道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爲衆人之矜式。竊聞執事懿文高行，爲時所推，仕不合則奉身而退，不爲榮利屈其志。歸安田間，道義爲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蓋道旣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爲

意也。蓋聞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已及人之心則一也。此鄉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以自任也。珣是以敢布其區區之意、願執事從鄉人之望、枉屈軒馭、來憩郡庠、俾後進子弟得所依歸、不獨一郡學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下。是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所及人者固已博矣。孟子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豈無意乎。或賜允從、不勝幸甚。再書、近者書其鄙懇、陳於左右、輒欲邀致軒從、內省不度、方負媿惕、辱教之答、詞



意甚厚、且承燕居休適、感慰深矣。然而過持謙弱、未許臨屈。區區之意、有所未盡、輒敢再浼聽覽。珦之郡之初、延見僚吏士民、首道朝廷所以憂念遠方、愛養元元之意。旣則詢州郡之賢人、足以取則爲治者、於是聞執事之名於衆人之口。珦退而三思三省之、始曰、彼鄉先生也、吾將奉之以教郡人。旣而曰、賢者以類至、惟賢能致賢、彼賢豈我屑耶。旣又曰、賢者雖有爲而退、豈將自善其身耶。必將化導鄉里、教育後進。自古賢者、未有不然者也。豈特守之爲乎。於是決之不疑、以請於左右。豈意執事未賜深亮、拒而弗從。珦竊觀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

生志未平也。上九以陽剛之德居無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其位，爲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爲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已無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无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無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今執事居是鄉，爲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豈得圖一身之安逸，而不以化導爲意乎？見論日近多微疾，憚於應接，此大不然。古者庠序爲養老之地，所養皆眉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哽、噎之祝，則其羸廢可知。蓋資其道德，模



範豈尙其筋力也哉。幸執事觀觀交之義、詳聖人贊之之意、思賢人君子所當用心、勉從鄉人之願、不勝幸甚。宋史
之邵字公南、漢州綿竹人。爲文州、水合、治平四年、神宗立、上疏論時政、不報、以太子中允致仕、時年三十九。
 二年己酉、三十七歲。

明道爲御史、上使推擇人才、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

暨弟頤爲稱首。明道行狀。先生答橫渠書、累書所論、病倦不

能詳說、試以鄙見道其畧、幸不責其妄易。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虛無卽氣、則虛無之語、深探遠蹟、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餘所論、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

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

明所照者、如目所觀、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

料於物、約見髣髴爾、能無差乎。

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何日得拜見、當以來書爲據、句句而論、字字而議、庶及精

微、牽勉病軀、不能周悉。

謝生佛祖禮樂之論、相知之淺

者、亦可料也。何吾叔更見問。大哥書中云、聖人之悟、前後

矛盾、不知謂何、莫不至此否。

伊川文集下同。

再答、昨書中所示

之意、於愚意未安、敢再請於左右。今承盈幅之諭、詳味三

反、鄙意益未安。此非侍坐之間、從容辨析、不能究也。豈尺

書所可道哉。況十八叔、大哥皆在京師、相見且請熟議、異

日當請問之。內一事、云已與大哥議而未合者、試以所見



言之。所云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信乎入神之奧。若欲以思慮求之、是旣已自累其心於不神矣。惡得而求之哉。頤以爲有所事、乃有思也。無思則無所事矣。孟子之是言、方言養氣之道如是。何遽及神乎。氣完則理正、理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自養氣至此猶遠、不可驟同語也。以孟子觀之、自見其次第也。當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句、心字屬下句。此說與大哥之言固無殊。但恐言之未詳爾。遠地未由拜見、豈勝傾戀之切。餘意未能具道。所諭勿忘者、但不舍其虛明善應之心爾。此言恐未便。旣有存於心而不舍、則何謂虛明、安能善應耶。虛明

善應乃可存而不忘乎。

龜山跋橫渠先生書、橫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

欲自爲一家、故余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於二程、則其他故可知、攷此跋書於大觀元年八月己卯、餘杭在伊川先生未歿前二十餘日、朱子云橫渠有一簡與先生問其叔父葬事、未有提耳懇激之言、疑龜山所跋卽此簡也。

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

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

爲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爲況云、事

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遺書李端伯記。

三年庚戌三十八歲。

謝傅

耆

伯壽手謁、頤謹詣行館拜謝長官秘書。十月日、河

南程頤狀。

見朱子文集。朱子云、度正言得此手狀於傅君光家、乃其祖大夫公嘉祐初實見濂溪周先



生於合陽求教先生手書家人良遇等說贈之。其後太中公知漢州大夫公時爲邑西川又得交伊川兄弟問手筆相問往往皆在此狀殆伊川先生入蜀時手筆也。大夫公集爲日記冊此版起六月終七月十六日附載王氏父子呂氏兄弟遷擢蓋熙甯間日報作細字背面皆滿先生字處闕之獨得不漫傳君周旋周程師弟之間知所主友而伊川先生手刺謁謝爲禮亦恭則其人之賢不問可知。按周子年譜傳者一字伯成遂甯人嘉祐二年至合州從學周子及歸有書謝所寄姤說六年登第相遇京師周子有賀新恩先輩傳弟手謁治平四年傳知嘉州平羌縣明年有謝所寄改定同人說。累官至朝議大夫知漢州。

作蜀守記成都人稱近時鎮

蜀之善者莫如田元鈞文潞公語不善者必曰蔣堂程戡。

故謠言曰彥博虧

虧猶言不如也。

田况程戡勝蔣堂言最善之中

田更優不善之中程猶差勝也。予嘗訪之士大夫以至閭

里間察其善不善之迹。所謂善者得民心之悅固有可善

焉。所謂最不善者，乃可謂至善者也。至今人言及蔣公時，事必有不樂之言。問其所不樂者，衆口所同，惟三事而已：減損遨樂，毀后土廟及諸淫祠，伐江濱廟木修府舍也。其尤失人心者，節遨樂也。前蔣者數十年爲政，

後闕 按宋史及續通鑑

長編：蔣堂字希魯，宜興人。慶歷初，代楊日嚴知益州。會詔天下建學，因廣文翁石室爲學官，選屬官以教。士人翕然稱之。日嚴在蜀，有能名，堂不喜之，頗變其政。四年，文彥博代堂知益州。田况字元均，信都人，富鄭公妹壻。皇祐初，知益州。逾二年，拊循教誨，蜀人尤愛之。程戡字勝之，陽翟人，女嫁文彥博子。皇祐四年，知益州。至和初，田况爲副樞密使，程戡參知政事。嘉祐四年，彥博封潞國公。記云：近時又稱潞公，蓋追敘十數年前事，當是入蜀時作，故繫此。

先生自少時未嘗乘輜，頃在蜀與二使者遊三峽，使者相强乘輜，不可。詰其故，語之曰：「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若



疾病及泥滯、則不得已也。一使者亦將不乘、某語之曰、使者安可不乘。既至、留題壁間、先生曰、毋書某名。詰其故曰、以使者和一閒人遊、若錚客、當時竟不乘轎、亦不留名。外書

卷十。邵康節代書寄先生詩、有嚴親出守劍門西、色養歡深世表儀之句。見擊壤集。陳襄領國子監、薦先生。見陳古靈集。

四年辛亥、三十九歲。

范公堯夫攝帥成都、先生將告歸、一作時先生隨侍過成都。別焉。公曰、願少留、某將別。先生曰、既別矣、何必復勞輿衛。遂行。公使人要於路曰、願一見也。既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先生曰、公嘗言爲將帥、當使士卒視已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

如何。先生曰、公言是也。然公爲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得聞與。先生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先生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廢饗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爲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此矣。其喜聞義如此。遺書張思叔錄下同。先生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山、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



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

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

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續通鑑長編熙甯四

年二月、陳經爲成都府轉運使、仍令密體量監司范純仁、

謝景初、燕飲踰違事、以李元瑜言故也。范忠宣公行狀、公

言新法不便、仍戒州縣不得遽行、以待報。安石怒、命其客

李元瑜爲提舉常平官、且伺察公將遂害之、卒無所得。元

瑜以是年六月死。按此則先生隨侍太中罷漢州、先生

當在是年春、以家傳中有李元瑜爲使者一節也。

過成都時、轉運判官韓宗道綜議減役、至三太戶亦減一

人焉。先生曰、只聞有三大戶、不聞兩也。宗道曰、三亦可、兩

亦可、三之名不從天降地出也。先生曰、乃從天降地出也、

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三人行

則必得我師焉。若止二大戶，則一人以爲是一人，以爲非，何從而決三則從二人之言矣。雖然，近年諸縣有使之分治者，亦失之^②意也。按韓宗道墓誌，熙甯初知巴州，會叔父康公去相位，擢成都轉運判官兼管農田水利差役事，講議法制，凡有改爲蜀人不知其擾，蓋卽先生所論減役事也。續通鑑長編宗道范純仁姻家。五年壬子，四十歲至醴泉。

先生曰：自少師貴顯，居京師，醴泉第宅大評事_{從高}祖。諸孫

居之後，遂分而賣之。先公未嘗問也。券契皆存，以其上有少師書字，故不忍毀去，然收藏甚密，家中子弟有未嘗見者。先公守鳳州時，四翁_{名逢堯}問欲得宅否，先公答以叔有之，與某有之正同，當善守而已。又出一少師小印合示，願



曰、祖物也、可收之。頤曰、翁能保之足矣。不敢受者、所以安

其疑心也。又如太宗皇帝御書及少監真像皆在、亦未敢

求見、不意纔數年、四翁卒、比再至醴泉、則散失盡矣、思之

痛傷。後又二十年、

元祐辛未。

頤到醴泉、改葬少師、始求得少監

段太君誥於三翁家、少師犀帶於長安太監簿家、少師綠

玉枕於四翁女种家、鞍兀於三翁家。

家世舊事。

富文忠公辭

疾歸第、以其俸券還府、府受之。先生曰、受其納券者、固無

足議、然納者亦未爲得也、留之而無請可矣。

遺書附師說後。續通鑑

長編、熙寧四年、知汝州富弼、許以西京養疾。五年、以司徒

使相致仕。李中師知河南府、籍其戶、令與富民均出錢。朱

子跋富公與洛尹帖云、在洛往還、凡十三帖、李之事公、不

爲不謹、公之遇李、亦不爲不厚、而其後李因奉行免役之

令乃籍公尸使出泉同於編氓以媚用事者小人觀時狗彘何世無之按此則受券者即李中師也

六年癸丑四十一歲居洛

韓持國帥許先生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

爲民祈福也先生曰福斯民者不在公平

遺書張思叔錄下同

韓

持國使掾爲亭成而蓮已生其前蓋掾盆植而置之公甚

喜先生曰斯可惡也使爲之爲亭而更爲此以說公非端人

也公曰奈何人見之則喜

按續通鑑長編韓持國知許州當在六年二月知許州韓絳遷

官之後至七年三月詔持國知開封矣

先生年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

年長則健忘豈可不知其故哉

外書震澤語錄

七年甲寅四十二歲



先生同朱公揆訪康節、因以論道。先生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康節爲之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先生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易學辨惑下同。朱子云、此康節之于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

先生又同張子堅來、方春

時、康節率同遊天門街看花。先生辭曰、平生未嘗看花。康節曰、庸何傷乎。物物皆有至理、吾儕看花、異於常人、自可以觀造化之妙。先生曰、如是、則願從先生遊。邵堯夫謂先生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耶。先生

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先生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先生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先生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遺書張思叔錄先生曰公揆昨在

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

書仁義之道中以一牖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

好。遺書呂與叔東見錄按宋史朱光庭字公揆偃師人第進士調萬年簿歷修武垣曲縣令神宗召見除簽判

河陽元祐初爲左正言遷司諫拜侍御史轉給事中是公揆在洛在立朝前故繫此

八年乙卯四十三歲。

先生叔父郎中璠卒於河南。見明道文集。

十月、彗星見、詔求

直言。先生代呂申公應詔疏、伏觀今月十三日詔勅、以彗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臣自言事得罪久去朝廷、無所補報、退就閑冗。尚敢區區以言自進者、誠見陛下寅畏天命、有恐懼修省之意。草萊之人、尚思效其忠懇、況臣世荷國恩、久忝近侍、雖罪覺之餘、敢不竭其愚誠、以應明詔。臣伏觀前史所載、彗之爲變多矣、鮮有無其應者、蓋上天之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既有警畏之心、當思消弭之道。且以今日之變、孰從而來。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非政之所致歟。如曰非政之由、則經爲誣矣、



臣復何言。詔之所求亦爲虛設。若以爲政之所致則改以一作順天在陛下而已。晏子所謂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傳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又曰所以除舊布新。臣願陛下祇若天戒思當除者何事而當新者何道。如曰舊政旣善無所可除則天爲誣矣。臣復何言。若以爲當求自新則在陛下思之而已。自非大無道之世何嘗不遇災而懼。然而能自新者蓋寡。大率蔽於所欲惑於所任明不足以自辨也。視是而爲非以邪而爲正敗亡至而不寤天亦不能戒也。豈其惡存而好亡憎治而喜亂哉。亦惑而不能辨爾。臣以爲辨之非艱顧不得其道也。誠能省己之存心考已



之任人、察己之爲政、思己之自處、然後質之人言、何惑之不可辨哉。能辨其惑、則知所以應天自新之道矣。臣請爲陛下辨之。所謂省己之存心者、人君因億兆以爲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怛之心。視之如傷、動敢不愼。兢兢然惟懼一政之不順於天、一事之不合於理。如此王者之公心也。若乃恃所據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令、舉條綱爲可喜、以富國家、強兵甲爲自得、銳於作爲、快於自任、貪惑至於如此、迷錯豈能自知。若是者、以天下徇其私欲者也。勤身勞力、適足以致負貪。一作敗。夙興夜寐、適足以招後悔。以是而致善治者、未之聞也。願陛下內省於心、有

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考己之任人者，夫王者之取人，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己，求其見正而不求其從欲。逆心者求諸道，異志者察其非，尚孜孜焉懼或失也。此王者任人之公也。若乃喜同而惡異，偏信而害明，謂彼所言者吾之所大欲也，悅而望之，信而惑之，至於甚惡而不察，愆欺而不悟，推是而往，鹿可以爲馬矣。願陛下考己之任人，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方陛下思治之初，未有所偏主、好惡取舍，一以公議，天下謂之賢。陛下從而賢之者衆矣，進之於朝亦多矣。及乎既有爲也，皆以不合而去之，更



用後來之人、皆昔未嘗以爲賢者也、然後議論無違。始之
所賢者皆愚、始之未嘗賢者皆賢、此爲天下之公平、已意
之私乎。自論議無違之後、逆耳拂心之言亦罕聞矣。夫以
居至尊之位、負出世之資、而不聞拂逆之言、可懼之大者
也。知人之難、雖至明不能無失、然至於朝合則爲不世之
賢、暮隙則有一作無窮之罪、顛錯亦已甚矣。在任人之道
當改亦明矣。所謂察己之爲政者、爲政之道、以順民心爲
本、以厚民生爲本、以安而不擾爲本。陛下以今日之事、方
於卽位之初、民心爲歡悅乎。爲愁怨乎。民生爲阜足乎。爲
窮蹙乎。政事爲安之乎。爲擾之乎。億兆之口非不能言也、

顧恐察之不審爾。苟有不察，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思己之自處者，聖人謂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陛下必不以斯言爲妄。自古以來，何嘗有以危亡爲憂而至危亡者乎。惟其自謂治安而危亡卒至者，則多矣。不識陛下平日自處以天下爲如何。聖心所自知也。苟有憂危恐懼之心，常慮所任者非其人，所由者非其道，唯恐不聞天下之言，如此則聖王保天下之心也。上帝其鑒之矣。或以爲已安且治，所任者當矣，所由者至矣，天下之言不足恤矣。如此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質之人言者，當有其方。欲詢之於衆人乎。衆人之言



可使同也。欲訪之下民乎？下民之言亦可爲也。察之以一人之心，而蔽之以衆人之智，其可勝乎？是不足以辨惑，而足以固其蔽爾。臣以爲在外一二老臣，事先朝數十年，久當大任，天下共知其非欺妄人也，知其非覆敗邦家者也，臣願陛下禮而問之，宜可信也。及天下所謂賢人君子，陛下問之於有爲之前，而不在今日利害之間者，亦可訪也。以是數者參考之，則所當改者何事，所當新者何道，固可見矣。天下之人一聞詔音，莫不鼓舞相慶，謂陛下必能上應天心，召迎和氣。臣以爲唯至誠可以動天，在陛下誠意而已。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雉雉

之異、二王以爲懼而修政、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近世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常有之、倘人君不由於至誠、則天下徒以爲虛語、其能感天心、弭災變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然改爲、思商宗之實休、鑑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天下幸甚。伊川文集。按續通鑑長編別載呂公著疏是先屬先生代作、旣而不用也。

九年丙辰、四十四歲。

張橫渠先生弟御史戡卒。先生言天祚戡自然有德、氣似

箇貴人氣象、只是卻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爲重、傷於周

至、卻是氣局小。景庸

薛昌朝字景庸、橫渠門人、嘗爲御史論新法。則只是才敏、

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爲得中也。道書呂與叔東見錄下同。先生

曰天祺昔在司竹嘗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

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畧不介意其德量

如此。邵氏聞見錄云天祺在司竹舉家不食筍。

十年丁巳四十五歲。

春三月張橫渠先生應同知太常禮院召過洛先生與橫

渠簡曰堯夫說易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一作說先天之

圖甚有理可試往之聽他說看。朱子語類惠氏棟易漢

類言程子說易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疊成六十四卦與邵子說異蓋康節不會說與程子程子亦不會問之故一向隨他所見去又云伊川易傳有未盡處當時康節傳得數甚佳卻輕之不問又云邵子所謂易程子多理會



他不得。棟謂邵子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之說、漢唐言易者不聞有此。程子非不能理會邵易、但以之解周易、恐其說之未必然也。

七月堯夫病且革、先生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卻

有聲如絲髮來、大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

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他在房間

便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

堯夫已自爲塋。衆議始定。又

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

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

其事、堯夫云、我將謂收卻幽州也。

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

明、故聽得。

遺書劉元承編。

先生謂堯夫曰、從此與先生永訣矣、

更有可以見告者乎。堯夫聲氣已微、舉張兩手以示之、先



生日、何謂也。曰、前面路徑須常令寬、路徑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易學辨惑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

洛而見先生、先生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先生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諡及龍女衣冠。先生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先生曰、某則不能、旣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耶。五十三龍耶、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不當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遺書張思叔錄。橫渠再移病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曰、載病不起、尙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而歿。

謂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

子厚。遺書蘇季明錄下同。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

者衆、不願者寡。先生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

爾。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議法旣大備、卻在所以行

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近欲成書、庶有取之者。先生言、不

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朱子云、昔顧子敦嘗爲人言、欲

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先生之學、固非

求子敦之知者、而爲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

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

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有人言今日

士大夫未見賢者、先生言、不可謂士大夫有不賢者、便謂

朝廷之官人不用賢也。先生言、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

關此。但得其人、則事儘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只是從

俗而已。先生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

做甚、以爲非是。此言安足論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

術存焉。按范忠宣集熙甯間常對上言人主不當言利、但當務農桑節用而已。先生言、永

叔詩笑殺穎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夙興趨朝、非可

笑之事、不必如此說。又言常秩晚爲利昏、元來便有在此、

鄉黨莫之尊也。按是年二月常秩卒。秩起處士、在朝廷碌碌無所發明、聞望日損、爲時譏笑。

彭汝礪懇辭臺職、先生言、報上之效已了耶。上冒天下議

論、顯拔至此、曾此爲報上之意已足。宋史彭汝礪字器資鄱陽人。治平二年進



士第一熙甯九年爲監察御史鄧綰舉之既而以安石不悅自劾失舉上怒綰卽日除汝礪。

先生論

安南事當初邊上不便令逐近點集應急救援其時雖將帥革兵冒涉炎瘴朝廷以赤子爲憂亦有所不恤也其時不救應放令縱恣戰殺至數萬今旣後時又不候^③至秋涼迄冬一直趨寇亦可以前食嶺北食積於嶺南搬運今乃正於七月過嶺以瘴死者自數分及過境又糧不繼深至賊巢以棧渡五百人過江且砍且焚破其竹寨幾重不能得復棹其空棧續以救兵反爲賊兵會合禽殺吾衆無救或死或逃遂不成功所爭者二十五里耳欲再往又無舟可渡無糧以戍此謬算未之有也猶得賊辭差順遂得有



詞且承當了。若使其言猶未順、如何處之。運糧者死八萬、戰兵瘁死十一萬、餘得二萬入千人生還、尙多病者。又先爲賊戮數萬、都不下三十萬口、其昏謬無謀如此甚也。按年七月、郭逵以安南失律貶。先生言、郭逵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宋史郭逵字仲通、以兄遵蔭仕至太尉。韓王趙普也。先生言、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吃、亦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先生言、自是關

中人剛勁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太寬。先生言某

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呂進伯老

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先生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

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

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

猶愈於終不聞乎。

按宋史呂進伯名大忠藍田人比部郎中黃之長子皇祐中進士弟大防長伊

川六歲則進伯時年五十餘矣始從橫渠遊元豐己未入洛與弟和叔與叔見二程問學

子厚言十

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間耳。先生謂若有他言語

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序固自有先後。

按朱高安執校刊張子全

集內送蘇修撰赴闕詩有聊驗天心語默間句下有別館中諸公聖心老大有喪土狀芭蕉貝母題解詩後上堯夫



先生兼寄伯淳、正叔諸詩，正合十篇之數。雖前有鞠歌行、君子行二首，是樂府，應不在內。

先生言：洛

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言：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

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

按：伊洛淵源錄，和叔名大鈞，進伯之弟。嘉

祐二年進士，於橫渠爲同年友。橫渠倡道關中，和叔心悅而好之，遂執弟子禮。於是學者靡然知所趨向。橫渠之教，以禮爲先，和叔條爲鄉約、關中風俗爲之一變。橫渠卒，入洛從二程卒業，論中書，其講授要旨也。

子厚

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

卻成得事。先生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

按：綱目，橫

渠自崇文歸，與諸生講學。呂大防薦之，三月召同知太常禮院議禮，不合，七月罷歸。

先生謂子厚

越獄以謂卿監以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

可也。又謂：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

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先生謂甯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
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爲然。遺書呂與叔東見錄。按
厚按浙東八月丙申太中葬弟殿丞瑜郎中璠於伊川。
苗振獄事。先生經其役事。見明道伊川文集。

程子年譜卷二終

男樾校字

校記

①斷斷：當作「斷斷」，見《二程文集》卷七《爲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②之：當作「此」，見《二程遺書》卷二一上。

③侯：當作「候」，見右引書卷一〇。



儒藏

程子年譜卷三

楚雄池生春籥庭

輯

會稽諸星杓恕齋

伊川先生

元豐元年戊午、四十六歲。至扶溝。

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侍行。

先生奉太中至扶溝、居數月而還。見縣志。又黃涪翁集有

寄扶溝程太丞之扶亭詩大丞伯淳父平生執鞭所欣慕之句。謝顯道將歸應舉、先生曰、

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謏習禮記、決科之利也。

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

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畱情耳。且



貧富有命。彼乃畱情於其閒。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顯道乃止。是歲登第。遺書游定夫錄并註。按上蔡語錄余初及第。策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廟嗣位。是顯道至元豐八年始登第。此云是歲疑誤。又祁寬記和靖語。謝顯道久在太學。將還蔡州。取解。先生問其故。曰。太學多士。所萃未易得之。不若鄉中可必取也。先生曰。不意子不受命如此。顯道復還。次年獲國學解。疑是元豐七年語。與至扶溝不合。或因久住大學。約始終言之。

先生以事至京

師一見游酢。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知扶溝。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游定夫來職學事。游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楊龜山集。游酢初見先生。次日先生復禮。因問

安下飯食穩便、因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簞瓢陋巷何足樂、蓋別有所樂以勝之耳。

外書游氏本拾遺。

先生曰、節嗜慾、定心氣。

即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便和無疾。

書卷六疑游定夫錄下同。

論性不論氣、不論性、不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

則不是。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

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能誠也。或以問先生、故先生云云。

先生曰、李觀

謂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管仲時、

桓公之心特未蠹也、若已蠹、雖管仲可奈何、未有心蠹尙

能用管仲之理。

遺書謝顯道記下同。宋史李觀字泰伯、南城人。皇祐初、范文正公薦爲太學助教。

嘉祐中爲太學說書卒。

許渤與其子隔一牆而寢、乃不聞其子讀



書與不讀書。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曷嘗有如此聖人。許
見明道 先生曰：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
年譜

深徹，反將理低看了。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畱
 在心胸爲悔。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
 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
 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合少得者，不可惡也。大抵人有
 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二年己未，四十七歲。

正月戊戌，西齋南窗下書養魚記後，吾昔作養魚記，於茲
 幾三十年矣，故藁中偶見之，竊自歎少而有志，不忍毀去。

觀昔日之所知、循今日之所至、愧負初心、不幾於自棄者乎。示諸小子、當以吾爲戒。

伊川文集下同。

三月、作禊飲詩序、上

已禊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最爲後人所稱慕者、何哉。蓋其遊多豪逸之才、而右軍之書、復爲好事者所重爾。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潁川陳公廙始治洛居、則引流迴環、爲泛觴之所。元豐己未、首修禊事。公廙好古重道、所命皆儒學之士。旣樂嘉賓、形於咏歌、有不媿山陰之句。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頤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而爲之評曰、以我好賢方、逐樂之心、禮義爲疎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工、誠不媿矣。安知後日之視今日、不若今人

之慕昔人也哉。

按尹和靖書禊帖後云陳公廙子之舅氏也元豐戊午卜居於此後一年爲此會少

時嘗至其處時先生在會中有此文。

上富鄭公書伊川程頤齋心裁書再

拜獻於致政司空相公閣下。頤鄙野之人未嘗請謁有位故不獲從鄉里士子趨進門下。今者來自山中聞太皇太后厭代心誠有所迫切無路上達敢以聞於左右蓋非公無可告者非公無肯爲者。頤頃歲見治昭陵制度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宰執而下受成而已莫復置思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旣又觀陵中之物見所謂鐵罩者鐵幾萬斤以木爲骨大不及三寸其相穿叩之處厚纔寸餘遠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朽壓於



梓宮。於是私心惶駭，不能自己。使人聞於魏公，魏公不以爲意。以魏公之忠孝，於仁皇非不盡心，惟其蔽於衆論，昧於遠慮，以天下之力，葬一人於至危之地，可不痛哉！陵土旣復，固知無可奈何。然每一念之，心悸魄喪，或終夕不寐。今鄉鄰之間，有如是事，可謀爲而不以告人，必謂之不信。況仁皇天下父母乎？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宮闈，因此事會，可爲之謀。夫合葬之禮，周公已來，未之有改。近取諸唐，帝后亦或同穴。至於乾陵，乃是再啟。太祖皇帝神謀遠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稽典禮則得尊親之道，徇俗法則皆享福之永。此爲可行，無足疑者。伏願公忠誠



奮發爲朝廷極論其事、請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撤去鐵罩、用厚陵石槨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主上莫大之孝、任此事者、非公孰能。誠能爲之、天祐忠孝、必俾公熾昌壽臧、子孫保無疆之休。竊惟公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極人臣、恩遇無比。料公之心、苟能使仁皇聖體保其安全、雖陷一作蹈禍患、所不避也。况一言之易、肯顧慮而不發乎。事理至明、顧主上素未知爾。以公言之重、竭誠致懇、再三陳之、不憂朝廷之不悟、獨繫公爲不爲爾。哀誠憤激、語辭鄙直、內省狂易、戰灼無地、不宣。 答富公小簡、昨日妄有布聞、方

懷煩瀆之懼、乃辱教誨、加賜酒食。仰荷台意之厚、不勝媿
悚。尊者之賜、禮不敢辭。然願方有言於左右。公若見取、雖
執鞭門下、蓋所欣慕。况受賜乎。苟不見從、是忘忠義。公之
賜也、實爲願羞。未敢拜貺。謹復上納。竇冒台嚴、第深戰慄。
代富公上神宗論永昭陵疏、臣弼伏觀太皇太后山陵
有期、老臣之心有所甚切、不忍不言。昧死以聞。惟陛下深
思而力行之、不勝大願。往者營奉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
豫、未能聽事、朝廷罔然不知其制、失於迫卒、不復深慮。博
訪凡百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
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壙中又爲鐵罩、重且萬斤、以



木爲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梓宮之厚度、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將奈何。思之及此、骨寒膽喪。臣始則不知其詳、後則無以爲計。士民之間、有知之者、無不痛心飲恨、况老臣之心乎。况陛下之心乎。其後厚陵始爲石藏、議者竊意主事大臣已悟昭陵之事、獨陛下未知之爾。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因此事會、當爲之謀。竊以周公制合葬之禮、仲尼善魯人之制、歷代諸陵、雖不盡用、亦多行之。太祖皇帝神謀聖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夫以周公之制、仲尼之訓、歷代之舊、藝祖之法、循而行之、可無疑也。老臣願陛下思安

親之道爲後日之慮。決於聖心。勿循浮議。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撤去鐵罩。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帝^③必至之禍。成陛下莫大之孝。復何難哉。在陛下斷之而已。旣合禮典。又順人情。雖無知之人。必不敢以爲非是。但恐有以陰陽拘忌之說。上惑聰明者。在陛下睿斷。不難辨也。不遵聖訓。不度事宜。而規規於拘忌者。爲賢乎。爲愚乎。且陰陽之說。設爲可信。吉凶之應。貴賤當同。今天下臣庶之家。夫婦莫不同穴。未聞以爲忌也。獨國家忌之。有何義理。唐中宗庸昏之主。尙能守禮法。盡孝心。責嚴善。思愚惑之論。卒祔乾陵。其



後高宗子孫歷世延永、是合葬非不利也。老臣位至三公、年將八十、復何求哉。所保者名節而已、肯以不是事勸陛下、取譏於後世乎。復恐陛下謂臣心雖忠切、而識慮愚暗、不能曉達事理。臣誠至愚、然臣所言者、欲陛下守經典之訓、遵藝祖之規、使仁宗皇帝得安全之道、於太皇太后極崇奉之意。豈獨老臣之心哉。天下之心莫不然也。陛下不信、試以臣之所陳、訪於羣臣、必無以爲非者。若以臣言爲非、則是使仁宗遺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而不恤、乃爲是也。凡有血氣之類、孰肯爲此意乎。臣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至宰相、聾瞽之蔽、不能早知而救之於始、已爲大罪。

今遇可爲之時、若更惜情願已、不能極言、天地神靈必加誅殛、死何面目見仁宗於地下。且陛下不知則已、今旣聞之、在常人之情無可忍而不爲之理、況陛下至仁大孝乎。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則天下不勝大願。富公見託爲此奏、頤以拙於文辭、辭之再三、其意甚切、義不可拒。數日之間、遂生顧慮、不克上。惜乎其不果於義也、遂爲忠孝罪人。按是年太皇太后崩、明年葬永昭陵。疏。富公嘗語先中有年將八十語、時富公年七十六。

生日、先生最天下閑人。曰、某做不得天下閑人。相公將誰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試爲我言之。曰、禪伯是也。曰、禪伯行住坐臥無不在道、何謂最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市

井賈販人至夜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休息。遺書唐
彥思錄。呂

與叔見先生、與叔學於橫渠、橫渠卒已未入洛見先生。先生曰、一人之心卽

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卽一歲之運。

遺書呂與叔
東見錄下同。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

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
乃可知。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

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
達道。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
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
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



命。朱子云程子言義不言命之說有。功於學者亦前聖所未發之一端。

人之於患難只有

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尙差池者、蓋爲昔亦有雜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爲有助、便休信此說。蓋爲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故以爲有助。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卻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



以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
自存、誠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
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
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
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巽之凡
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據理卻合滯礙、而不然
者、只是他至誠便相信、心直篤信。宋史范育字巽之、橫渠
門人、嘗爲御史、仕至戶
部侍郎。微仲之學雜、其愷悌嚴重寬大處多。惟心艱於取
人、自以才高故爾。語近學、則不過入於禪談、不常議論、則
以苟爲有、詰難亦不克易其言、不必信心、自以才高也。宋史

呂大防字微仲進伯之弟封汲公。元祐名臣。

和叔常言及相見則不復有疑。

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和叔任道。

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與叔。

以氣不足而養之。此猶只是自養求無疾。如道家修養亦。

何傷。若須要存想飛昇。此則不可。論語爲書傳道立言。

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

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路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雖。

若詭對。要之卻濟事。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

處皆相從。纔有說了。更不肯回。

遺書楊
遵道錄

三年庚申。四十八歲。至關中。



先生至關中作遺金閑志元豐庚申歲予行至雍華閒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歎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失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人得之乃非亡也吾歎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如何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

書而志之。

伊川文集下同。

上河東帥書。頤荷德既深，思報宜異。輒以狂言，免聞台聽。公到鎮之初，必多詢訪。衆人對公之語，頤能料之。當日虜旣再寇河外，必不復來，公可高枕矣。是常言也，未知奇勝之道。兵法曰：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謂其不來，乃其所以來也。又曰：彼與大衆，豈徒然哉？河外空矣，復來何利？是大不然。誠使彼得出，不意破蕩數壘，足以勞弊一道，爲利大矣。何必負載而歸，然後爲利也。竊恐謀士悅於寬憂，計司幸於緩責。衆論旣一，公雖未信，而上下之心已懈矣。是可慮也。甯捐力於不用，毋惜功而致悔。莫若使彼聞嚴備而絕意，則疆場安矣。豈獨使敵人知



有備而不來。當使內地之人信可恃而願往。則一二年閒。

便可致完實。長久之策也。自古乘寒禦敵。必用驍猛招徠。

撫養。多在儒將。今日之事。則異矣。願公念之。按是年文潞公判河東永

與軍復判河南。此書疑上潞公。所論皆河外事。故繫於入關時。答人示奏草書。辱示奏

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欽服。子弟

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安者。敢布左

右。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願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

姓飢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

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

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

藎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惟公裁之。按書中自稱子弟詞氣謙抑、疑亦與潞公諸賢故類。先生之塾屋、時樞密趙公瞻特喪居邑中、杜門謝繫此。

先生之塾屋、時樞密趙公瞻特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侯隲語先生以釋氏之學。先生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隲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爲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先生曰：豈不欲人人盡爲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爲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



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先生未知佛道宏大耳。先生曰：釋氏之道誠宏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佛收。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遺書張思叔錄。按宋史：趙瞻字大觀，墊屋人，爲御史，論濮王禮不合出熙甯初，又不附安石，以親老乞祠。元祐三年始爲樞密，蓋追述也。先生曰：觀秦中氣豔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

昨來餽邊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爲足妝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豔，故生是人。至如關里有許多氣豔，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甫一箇氣豔大。

小大。

遺書呂與叔東見錄下同。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

之卻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先生曰與叔季明以知

思聞見爲患某甚喜此論邂逅卻正語及至要處世之學

者大做正在此。若得他折難堅叩方能終其說直須要明

辨。

遺書關中學者記入關語錄下同。按伊洛淵源

天

錄蘇軾字季明武功人橫渠門人後師二程先生。

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近思錄作明道語以入關語錄

注有或云明道語也。

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

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

無形無兆卻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卻



只是一箇塗轍。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脩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

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涵養吾一。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



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朱子云、先生所以有功力於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則天理自然明。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

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尙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朱子云、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義理甚實、便是實。有主、則實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虛重在敬字上。言敬自虛靜、故邪不得而干之。做官奪人志。先生與明道侍太中遊壽安山。太中家傳。按、續通經長

編註建中靖國元年邢恕申實錄院狀云元豐三年願曾到京師與之相見至今二十年不曾相會則先生是年又至京師矣。

四年辛酉四十九歲在潁昌。

先生曰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去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某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某云大資居位卻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一作太姨夫

執求薦章常事也某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

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遺書楊遵道錄按續通鑑長編韓持國於元豐三

年九月知汝州遷資政殿學士四年四月知潁州五年八月再任六年三月提舉崇福宮時二先生寓居潁昌。



韓持國與二先生善。韓在潁昌，欲屈致伊川、明道、預戒諸子姪，使置一室。至於修治窗戶，皆使親爲之。二先生到，暇日與持國同遊西湖，命諸子侍行。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

注：開於持國之子彬叔名宗質。外書郝寬記。

尹和靖語。

韓持國維閑居潁，先生嘗自洛中往訪之。時范右

丞彝叟純禮亦居潁昌，持國嘗戲作詩示二公云：「閉門讀

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使君。顧我未能忘世味，綠樽紅妓

一作對西曛。

呂氏童蒙訓。

先生曰：「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

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

遺書呂與叔東見錄下同。按：楊龜山集是年以師禮見。

明道於穎昌有友二人
焉謝顯道及游定夫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

沒安泊處故來此卻恐不變也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

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計較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

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渾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然然穎

悟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

小來便在此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佗操履然才識穎

悟自是不能已也

伊洛淵源錄劉質夫名絢緱氏人早師二程遺書有元豐壬戌癸亥錄明道語

李端伯名顯緱氏人質夫外兄弟師二程有端伯傳師說爲遺書第一卷林大節不詳其鄉里

新進游

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爲

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

龜山與陸思仲書有云某自抵



京師與定夫從河南二程先生游朝夕相聞其緒言雖未能窺聖學門牆然亦不爲異端遷惑矣。又有與明道論春秋書。先生曰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

韋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爲之。吉凶嫁娶

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

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遺書李端伯記下同。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

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有

人勞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

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佗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五年壬戌五十歲在洛。

上文潞公求龍門菴地小簡願竊見勝善上方舊址從來



荒廢爲無用之地。野人率易，敢有干聞，欲得葺幽居於其上，爲避暑著書之所。唐王龜構書堂於西谷，松齋之名，傳之至今。頤雖不才，亦能爲龍門山添勝跡於後代，爲門下之美事。可否，俟命。

伊川文集下同。元豐九域志：龍門在河南縣。按史稱路公尊德樂善，二程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先生小簡雖無年月，而路公自元豐二年復判河南，六年十一月以太師致仕，故繫於居洛之年。

答朱長文書：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爲學

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某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敢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旣



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某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

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不復思繹，故言無次序，多註改，勿訝。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卻請示下，足以代面語。

按宋史及吳郡志，朱長文字伯原，吳人。樂園坊著書閣。古吳人化其賢士大夫，以病足不仕。築室元祐二年，范純禮制置江淮，延掌教事，召爲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元符初卒，有文三百卷，六經皆爲辨說。又著琴史。初從泰山孫明復學春秋，得發微深旨。又元祐元年六月，蘇軾薦劄稱許州司戶參軍朱長文，經明行脩，嘉祐四年乙科登第。隱居不仕，積三十年，安貧樂道，闔門著書。



今答書中論爲文在知道、非汲汲於後世之名、似在未仕時故繫此。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

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旣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

豈詞章之文也。

遺書劉元承編。朱子云、道者文之根本、

於文者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

游

便是道。

按此與答朱長文書同意、故類附焉。

山詩、鞭羸百里遠來遊、巖谷陰雲暝不收、遮斷好山教不

見、如何天意異人謀。

伊川文集下同。元豐九域志、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

謝王

佺期寄藥。

按王伯厚困學記聞、子真名荃、岐下陽平人。元豐中、賜號冲熙處士。張芸叟爲功行碑、謂超世

之資、與陳圖南侔。此作佺期、傳聞偶異。

先生嘗說、王子真曾寄藥來、某無

以答他。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

語、某所以不嘗作詩。今寄謝王子真詩云、至誠通化藥通

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子真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是爲長生久



視之術止濟一身。因有是句。

遺書劉元承編。按先生集中祇有聞侯舅應辟南征游

嵩山謝王佺
期寄藥三首。

王子真來洛中。居於劉壽臣園亭中。一日

出。謂園丁曰。或人來尋。慎勿言我所向。是日。富鄭公來見焉。不遇而還。子真晚歸。又一日。忽戒灑掃。又於劉丐茶二杯。炷香以待。是日。先生來。款語終日。蓋初未嘗夙告也。劉詰之。子真曰。正叔欲來。信息甚大。又嵩山前有董五經隱者也。先生聞其名。謂其爲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菴。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先生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先生以其誠意。復與之同至其

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也。外書

祁寬記尹和靖語。

鮮于侁問先生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先

生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先生曰、使顏子

而樂道、不爲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

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面。外書卷七。宋史、鮮于侁字

年、轉運副使兼提舉。元豐二年、知揚州、罷主管西京御史臺。哲宗立、復以侁使京東。元祐初、拜諫議大夫、以疾去、知

陳州、進待制、卒年六十九。按、子駿主西京。浩昔在穎

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

先生語學者曰、除卻神祠廟宇、人始知爲善、古人觀象作

服、便是爲善之具。外書卷七。註。宋史、鄒浩字志完、晉陵人、元豐進士。歷揚州、穎昌教授、呂公著



范純仁爲守、皆禮遇之。元祐中薦爲太常博士。哲宗親政、除右正言、抗疏諫立劉后、羈管新州。徽宗立復官。蔡京用事、竄昭州。卒年五十二。自號道鄉。按、浩在潁昌、當在元豐間、故類繫於此。

六年癸亥、五十一歲。

明道監汝州酒稅。

明道行狀

先生曰、汝之多瘻、以地氣壅滯、嘗

有人以器雜貯州中諸處水、例皆重濁、至有水腳如膠者、

食之安得無瘻。治之之術、於中開鑿數道溝渠、洩地之氣、

然後少可也。

外書卷十下同。城志汝州屬京西路北路。

元豐九

井泉之異、全由

地脈一溜之別。伯淳在扶溝、扶溝水皆鹹、惟僧舍井小甘、

不欲令婦女往汲之、乃禁之。旣禁之、又一縣無水、乃相一

端鑿一井、其味適別、地脈是一溜也。又如在襄城、

汝州寺舊名。

中水鹹寺外卽甘、一日觀其牆下、有地皮一旋裂、於是試令近牆鑿井、遂亦甘、只是要相地脈如何。朱公揆在汝、

侯子雅言。先生曰、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外書朱公揆錄下同。忠

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劉質夫

過汝、遺書目錄。質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

本不至此。先生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外書李參

錄。按、參、端伯之弟、學於伊川。是年、太中與文潞公、席君從、司馬康爲

同甲會、洛中圖畫傳爲盛事。太中家傳。按、墨客揮犀、文

有太中大夫程珌、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八、爲同甲會、各賦一詩。潞公曰、四人三百二十歲、况

是年生丙午年、
正在元豐六年。

七年甲子五十二歲。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卻已自成書、但逐旋脩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卻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卻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卻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閑過了日月、卽是天地間



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

書。庶幾有補爾。

遺書卷十七。按質夫以元祐二年丁卯卒。此云待劉絢文字到。則在未仕前可知。

司馬溫公脩通鑑。先生一日問脩至何代。溫公曰。唐初

也。先生曰。太宗。肅宗。端的如何。溫公曰。皆篡也。先生曰。此

復何疑。先生曰。魏徵如何。溫公曰。管仲。孔子與之。某於魏

徵亦然。先生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

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讎。何所取耶。溫公竟如舊說。

外書

祁寬記尹和靖語。

按是年上資治通鑑。先生曰。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

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

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



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

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

至今不絕。翰卒不三十年、子孫有乞匄於海上者矣。涑水記聞

宋史曹彬字國華靈壽人謚武惠爲良將第一

一曹翰大名人陰狡多智數貪貨賂多殺降卒

八年乙丑五十三歲六月明道先生卒九月司馬光呂公著同

薦先生十一月授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辭至

再召赴闕。三月戊戌神宗崩哲宗卽位

明道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六月十五八月先生作明道

行狀。見伊川文集下同九月上韓持國資政求譔墓誌書願輒

恃顧遇之厚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爲世所

重、自朝廷至於草野、相知何啻千數。今將歸葬伊川、當求誌述、以傳不朽。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形容其德美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尊德重、足以取信於人者則鮮矣。如是誌之作、豈易哉。願竊謂智足以知其道學、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閣下。家兄素出門下、受知最深、不幸早世、當蒙哀惻。願其道不得施於時、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恭惟閣下至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丐雄文、以光寵安、俾伯夷不泯於西山、展季得顯於東。



國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捐軀殞命、未足爲報。率妄之罪、非所敢逃。上孫曼叔侍郎求寫兄墓誌書、頤輒特垂顧、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爲時所重、出入門下、受知最深、不幸短命、天下孰不哀之。又其功業不得施於時、道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切惟自昔有道之士、名或未彰、賢人君子爲之發揚、而後顯於後世者多矣。今將歸葬伊川太一資政韓公爲誌其墓、思得大賢之筆、其久其傳。恭惟閣下名足以取重將來、道足以流光後世、至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求真蹟、以資寃寃。倘蒙哀矜、曲賜開

允則死生受賜于孫敢忘。內循率妄、戰越無地。宋史孫永字曼叔趙

州人。元豐中進端明殿學士知潁昌。元祐初。歷拜尚書、改資政殿學士。卒年六十八。諡康簡。答楊時

慰書。頤泣啟。頤罪惡不弟。感招禍變。不自死滅。兄長喪亡、

哀苦怨痛。肝心摧裂。日月迅速。忽將三月。追思痛切。不可

堪處。遠承慰問。及寄示祭文哀辭。足見歲寒之意。家兄道

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不幸至此。天平奈何。頤悲苦之餘、

僅存氣息。筋骸支離。尤倦執筆。况哀誠非書所能盡。所幸

老父經此煩惱。飲食起居如常。不煩深慮。伏紙摧咽。言不

倫次。頤泣啟楊君法曹。九月二十日。十月二十四日葬。韓持國

爲誌。行狀頤自作。徐當寄去。九月丙申。司馬溫公與呂



申公及韓康公上其行義於朝奏曰臣竊見河南處士程

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逾五十不

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擢以不次以矜

式士類裨益風化。

傳家集。

時溫公諸人既薦而蔡確猶爲左

僕射未卽行也。

道命錄。人意與時高下自知制誥御史中丞參知

宋史蔡確字持正泉州人善伺

政事皆以起獄攘奪其位哲宗初轉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及爲永裕山陵使不宿於次又不扈從御史連劾之元祐

元年罷責新州卒於貶所。十月二十四日乙酉葬明道於伊川先塋。

同日葬孝女於伊川先塋之東有孝女程氏墓誌。

見伊川文集下

同。按明道長女生於嘉祐辛丑九月庚戌卒於元豐乙

丑二月丙寅年二十五卽劉立之敘述云女長過期至無

貲以遣也。毋亡以哀。戊子書明道先生墓表序。先生

毀死伊川誌其墓。

視伯淳墳、顯道嘗侍行、問佛儒之辨、先生指牆圍曰、吾儒從裏面做、豈有不是。佛氏只從牆外見了、卻不肯入來做、不可謂佛氏無見處。

外書上蔡語錄下同。

顯道曾歷舉佛說與吾

儒同處、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

謝子與先生別一年、往見之、先生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先生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冬十月、

續通鑑長編。

朱公揆以諫官召、過洛見先生。顯道在坐、公揆不

語、先生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

外書時紫芝集。

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先錄。
生表辭、不許、再辭。尋召赴闕。見伊川文集。

程子年譜卷三終

男樾校字



儒藏

程子年譜 伊川先生年譜 卷三

校記

①此處編者所擬黃庭堅詩題及所引詩文，皆有誤。據《宋黃文節公全集》外集卷一六所載此詩，題作《奉和慎思寺丞太康傳舍相逢並寄扶溝程太丞尉氏孫著作二十韻》，而其詩首云「扶亭大夫伯淳父，平生執鞭所欣慕」。而編者誤以「扶亭」二字入詩題，又「大夫」誤作「大丞」，皆當改正。

②迴：當作「迴」，見《二程文集》卷九《楔飲詩序》。

③帝：當衍，見右引書卷六《代富弼上神宗皇帝疏稿》。

④編者稱「（鄒浩）在潁昌，當在元豐間」，實誤。鄒浩登元豐五年進士第，歷揚州教授，方任潁昌府教授，其時當在元祐年間。且據《宋史·宰輔表》，范純仁知潁昌府在元祐四年六月至八年七月間，亦可證鄒任潁昌府教授在元祐間。

程子年譜卷四

楚雄池生春籀庭

輯

會稽諸星杓恕齋

伊川先生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五十四歲。二月至京師。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辭不許。三月召對。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再辭。始受命。五月。命同脩學制。六月上疏論輔養君德。八月。差登聞鼓院。再辭。

二月庚午。左正言朱光庭奏乞以程頤爲講官。續通鑑言。長編。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



藏

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啟迪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願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論、祖宗時起陳搏、种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願之賢、搏、放未必能過之、願之道則有搏、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眞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言、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願以言乎道、則賢、微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



以言乎學則博古通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
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况當
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眞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胡文定集。先
生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
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
而用之。頤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向風、
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
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
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
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爲朝廷出矣。續通

鑑長編註巖叟薦先生不得其月日太皇太后嘗諭巖叟云卿累薦程頤已除校書郎來日待行文字召對今附二月二十八日然則巖叟薦頤不但此一事也

閏二月十八日除承奉郎再授

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

續通鑑長編

二十四日先生辭免館職

狀言蒙恩授宣德郎校書郎自昨蒙授西京國子監教授方再辭免準朝旨令乘遞馬赴闕祇命而來未獲進見遽有此除義理未安况祖宗朝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

伊川文集

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

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爲陛下言者願陛下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爲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



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
 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
 區區而進頤、然非爲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
 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
 間兩得之矣。伊洛淵源錄。 詔特許朝見、仍令上殿。續通鑑長編。

三月十四日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
 生面辭、不許。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新授汝州團練推
 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臣程頤。右臣昨日上殿、辭免前降恩
 命。面奉德音、除臣崇政殿說書。臣雖瀝懇辭避、不蒙俞允。
 臣輒有愚誠、昧死上聞天聽。竊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雖

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對、於頃刻之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於畎畝之中、驟置經筵、蓋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效、天下之所觀矚。苟或不當、則失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慎哉。臣亦未敢必辭、只乞再令臣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爲不誤、臣之受命爲無愧、所言而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如此、則朝廷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又言、臣不候命下、便有奏陳。蓋欲朝廷審處於未授之前、免煩回改成命。又言、如以臣昨日已上殿、只乞指揮許臣實封劄子進呈、逐一分明貼黃、亦與口陳無異。

伊川文集下同

論經筵第一



劄子、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當畱二人直

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朝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朱子云、先生嘗進言於朝、以爲人主常使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女之時少、則可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皆至切之言也。元祐大臣不能白用其說、故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

猶可痛憾。

第二、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千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官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翫、皆須質樸、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



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第三、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爲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



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又言、臣以爲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爲重。朱子云、劉摯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爲敬軒云、先生經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已下、爲人臣者但論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

三月二十四日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實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三日。有辭免崇政殿說書表、再辭免狀。

見伊川文集、下同。續通鑑長編、司馬光言、今月二十一日、中使宣問臣程頤上殿、若奏對有取、當授以何官、職若令在經筵、當令何名目。臣竊惟程頤本以布衣守道、不仕昨朝廷除西京教授、曾固辭、及召赴闕、除宣德郎、校書郎、又辭、卑官在經筵者、惟崇政殿說書、若以新所授官充崇政殿說書、足爲超擢、但恐堅辭不受耳。此據元祐實錄司

馬光三月二十一日親書劄子。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

主，不宜疎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

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十二日，戊辰。差同孫覺、顧臨及

國子監長貳看詳三學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概以爲學

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

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

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

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亦數

十條。又曰：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

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



士人心日偷、士風日薄。今欲量畱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人心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曰、三舍升補之法、皆

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蓋朝廷授法必達於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或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朱子云、舊實錄、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謝韓康公啟、竊以

朝廷取士，所以爲致治之先。公卿薦賢，固必有知人之哲。允諧公議，始厭衆聞。頤也不才，少而從學。致知格物，粗窺聖道之端倪。明善誠身，未得古人之髣髴。徒忘懷於白首，竊有志於斯文。時和歲豐，已足素望。言揚德進，敢有覬心。屬嗣皇訪落之初，乃元老告猷之會。豈虞過聽，猥被明揚。文陛進登，被德音之溫厚。西清入侍，密宸展之光輝。考於近世以來，可謂非常之遇。荷恩爲愧，揣分則逾。若何行爲，可以報稱。惟殫素學，勉副厚知。過此以還，不知所措。末緣望履，徒切向風。悃悃所懷，敷宣罔既。又謝簡，頤惶恐再拜啟。仲夏毒熱，伏惟臺候動止萬福。頤執耕畝，於門下



未嘗有一日之素。猥蒙過聽、薦之於朝、沾被恩命、何以報稱。末由展覲、伏冀上爲宗社、善護寢興。下情區區之至。按啓
中有屬嗣皇訪落之初、乃元老告猷之會。又仲夏炎熱等語、則在受職後五月間也。 答呂進伯簡
三相別累年、區區企渴之深、言不盡意。按部往來、想在勞止。秦人瘡痍未復、而偶此旱暵、賴賢使者措置、受賜何涯。儒者逢時、生靈之幸。勉成休功、乃所願望。頃備員於此、夙夜自竭、未見其補。時望賜書、開諭不逮。與叔每過從、至慰至幸。引素門牆、坐馳神爽。所欲道者、非面不盡。惟千萬自愛。別紙見諭、持法爲要、其來已久矣。旣爲今日官、當於今日事中、圖所設施。舊法之拘、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

以頤觀之、苟遷就於法中、所可爲者尙多。先兄明道之爲
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
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
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
矣。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鄙見如此、進伯以爲
如何。荷公知遇之厚、輒有少見、上補聰明、亦久懷憤鬱、
無所控告、遇公而伸爾。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極嚴
恭。漢武遠祀地祇於汾隍、旣爲非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
已甚。因唐妖人作韋安道傳、遂爲塑像以配食、誣瀆天地。
天下之妄、天下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爲使者、此而不正、



將正何事。願以其像投之河流。慎勿先露。先露則傳駭觀聽矣。勿請勿議。必見沮矣。毋虞後患。典憲不能相及。亦可料也。願公勿疑。按進伯以元祐初知秦州。與叔時爲太學博士。與簡中秦人瘡痍未復。偶此旱暵。賴賢使者措置。某備員於此。與叔每過從。等語合。予友陶槎仙際堯云。汾雁據漢書。應是汾陰雁上。與呂

大臨論中書。大臨問中者道之所由出。先生曰。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大臨云。謂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已悉所論。但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先生曰。中卽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外別爲

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而爲一，卽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大臨云：「旣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由中而出者，莫非道，所以言道之所由出也。與率性之謂道之義同，亦非道中別有中也。先生曰：「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若謂性有體段，亦不可。姑假此以明彼。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而天地可平，方圓旣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



決非方圓之所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蓋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與率性之謂道，其義自異。性道不可一作可以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又曰：觀此義，一作謂不可與性同德，字亦未安。子居對以中者，性之德，卻爲近之。子居和叔之子。一云義山之字。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若謂道出於中，則天圓地方，謂方圓者，天地所自出，可乎。大臨云：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先生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猶未瑩。不雜之謂和，未當。大臨云：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

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衡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其中矣。又安得如權如度乎。故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其中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爲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細思之、乃命名未當爾。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所謂以中形道、正此意也。率性之謂道者、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也。以此心應萬物之變、亦無往而非理義也。皆非指道體而言也。若論道體、又安可言由中而出乎。先生以爲



此言未是。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於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大臨云：聖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偽，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既聞先生君子之教，反求諸已，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往行，將無所不合。由是而之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拳拳服膺，不敢失墜。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竊恐辭命不明，言不逮意，致高明或未深喻，輒露所見，求益左右。卒爲賜教，指其迷謬，幸甚。聖人之學，以中爲大本。雖堯舜相授以

天下亦云允執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卽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卽天地之心。神明不測。卽孔子之絕四。四者有一物存乎其間。卽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心無偏倚則至則不得其中。卽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心所甚於權度之審。卽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心所

發純是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大臨前日敢指赤子之心爲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一有篇純一無偽無所偏倚可謂字。



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來教云、所謂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言雖無病、而聖人氣味殊少。大臨反而思之、方覺辭氣迫窘、無沉浸醲厚之風、此則淺陋之罪、敢不承教。大臨更不敢拜書先生左右、恐煩往答、只令義山持此請教。蒙塞未達、不免再三浼瀆、惟望乘間口諭義山、傳誨一二。幸甚。幸甚。先生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爲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大臨云、大臨以赤子之心爲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爾。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僞、與聖人同。一有處字。

恐孟子之義亦然、更不曲折——較其同異、故指以爲言、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爲太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爲心之用也。此所深疑未喻、又恐傳言者失指、切望指教。先生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爲未發、反一作求諸言、卻是認已發者爲說、詞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爾。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所謂傳言者失指、及反覆觀之、雖曰有差、亦不失大意。又如前論中卽性也、已是



分而爲二、不若謂之性中。性中語未甚瑩以謂聖人氣味殊少、亦

不須言聖人。第二書所以答去者、極分明矣。黃百家云此條卽豫章延

平看未發以前氣象宗旨。劉戡山云、夫所謂未發以前氣象、卽是獨中眞消息也。自喜怒哀樂之存諸中者言、謂之中不必其未發之前別有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運於於穆者是也。自其喜怒哀樂之發於外者言、謂之和不必其已發之時又有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呈於化育者是也。惟存發總是一機、故中和渾是一性、推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皆然。此獨體之妙、所以卽微卽顯、卽隱卽見、而慎獨之學、卽中和卽位育、此千聖學脈也。自喜怒哀樂之說不明於後世、而聖學晦矣。按蘇季明問、龜山輯粹言論中書、最得心傳之妙、可參觀。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先生曰、不可。旣思於喜

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旣思卽是已發、思與

哀樂一。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



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哂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遺書劉元承編。李銓齋道南講授云、楊文靖公嘗言

熙甯以來、士於諸經無所不究、獨於中庸闕而不講、蓋聖賢所傳具在此書、學者宜盡心焉。今竊照近思錄、編目、標出中字、庶見伊洛開來學、繼往聖者在此、而道南一脈於此轉相授受、講論尤深切著明。故錄程門諸公語中大畧、使尙論淵源所漸者、有所考證。所謂李先生論此最詳者、信乎其言之不誣也。六月、上太皇太后書、臣鄙野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於茲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



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爲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尙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旣而親奉德音，擢至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以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尙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覲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

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不以爲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樸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昭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効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天下至大至



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
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臣願
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
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
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爲知
恤茲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
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
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
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
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

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官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代、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

缺页

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
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
深遠也哉。況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
月末間、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
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
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
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
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
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
當習熟。若不如是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爲力、將



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寮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

又問曰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疑一作肆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卽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尙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爲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



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大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日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爲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

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脩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



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閑所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冀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惻惶懼待罪之至。

黃東發云、伊川十八^④仁宗書、謂應時而出、自比諸葛。及後應聘爲哲宗

講官則自講讀之外無他說不特其時至慮易而然蓋時與位既不同而哲宗尙幼惟以培養爲急耳其他論議議論薄蕤代呂公著上神宗書無不深切著明然則天下事非得其位當其可則固未易輕言也若三學看詳反爲禮部所駁則本朝文密之弊固難與俗吏言矣陸世儀云經筵是人主莫大事故從來視屬具文惟伊川能克稱其職上太皇太后及經筵三劄真可爲古今作則彼以坐講爲嫌者俗儒之見諛臣之習講官坐講所以重聖人所以重道非以是

夸大也。

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

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

楊龜山云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

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爲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

先生居經筵建

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人君舉動必使經筵知



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
 申公曰、主少、非可爲之時也。先生曰、正可爲也。責不在人
 主、而人臣當任之耳。庭聞 在經筵時、曾說與溫公云、更

藥錄

得范純夫在筵中尤好。溫公彼時一言亦失、卻道他見脩
 史、自有門路、某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溫

公問何故、某曰、自度少溫潤之氣、純夫色溫而氣和、尤可

以開陳是非、道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

遺書唐彥思錄
續通鑑長編

八月、司馬光請用著作郎范祖禹兼侍講。祖禹、呂公著之
 壻。請避嫌、光奏宰相不當以私嫌廢公議、遂以祖禹兼侍
 講。

先生在經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

戶部索前任歷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歷子。

舊例、初入

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歷先生不請其意遂令戶部自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

爲出券歷又不爲妻求封范純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不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卻動不動又是乞也因

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

其說甚長待別時說。遺書楊遵道錄下同。讀通鑑長編

權判登聞鼓再辭詔不帶職官充侍讀侍講崇政殿說書

其請俸依職事官例支見錢先生在經筵嘗質錢使自供

職後不曾請俸戶部初欲折支執政奏請館閣官皆請見

錢豈有經筵反折支又檢例久無崇政殿說書故戶部只

與折支久之始與見錢按先生不爲妻請封至今氏族

莫考及檢續通鑑長編元祐七年吳立禮劾先生有娶甥



女爲妻一語質之杜尺莊煦以爲小人含沙射影醜詆賢者無所不有若不明白辨正則惑滋甚謹攷程氏惟太中族兄文簡公琳以女妻韓忠憲億子縝縝生於天禧三年僅長先生十五歲其女卽年長配必不合且元祐初先生謝韓康公絳簡云某於門下未嘗有一日之素豈有素與連親而言若此韓氏弟兄惟持國維與二先生最善一日同遊潁昌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先生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言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目稱長者察其辭氣必非妻之近屬昆弟明甚至太中二壻席延年李正臣其子皆先生壻更不待辨而明無根之語獨出於吳立禮當時蜀黨諸公亦不敢以此誣先生其又何傷日月乎

先生每與司馬

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願爲光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爲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

卻可。今既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謂戰伐所喪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事。先生謂：二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謂殺不辜以私己。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何害。遺書謝顯道記。按劉元承編先生謂孫覺曰：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云云。

范堯夫經筵坐睡，先生語人曰：堯夫胸中無事如此。有朝士入朝，倒執手板，先生曰：此人胸中不見無事。

外書時。紫芝集。先生議請封建，欲自

封孔子後始。滎陽公曰：方今母后臨朝，衆議不一，扶傷敗如是足矣。此豈大有爲時耶。先生默然而去。
伊洛淵源錄。朱子云：按



伊川文集脩立孔氏條制、但云添賜田、并舊賜爲五百頃、設溝封爲奉聖鄉、世襲奉聖公爵、以奉祭祀、未嘗遽請行封建也。

九月丙辰朔、溫公薨、朝廷命先生主其喪事。是日

也。祀明堂禮成、而二蘇往哭溫公、道遇朱公掞、問之、公掞

曰、往哭溫公、而程先生以爲慶弔不同日。二蘇悵然而返、

曰、塵糟陂裏叔孫通也。

言其山野。

自是時時謔先生。他日國忌、

禱於相國寺、先生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

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

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黃輩

食肉。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先生、進退人才、二蘇

疑先生有力、故極口詆之云。

外書時紫芝集下同。

先生主溫公喪

事。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曰。軾聞居喪未葬。讀喪禮。太中康甯何爲讀喪禮乎。先生不答。鄒至完聞之曰。先生之母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溫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先生云。是公平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外書呂氏記。爲太中祭司馬溫公文。嗚呼。

公平。誠貫天地。行通神明。徇已者私。衆口爲容於異論。合聽則聖。百姓曾無於間言。老始逢時。心期行道。致君澤物。雖有志而未終。救弊除煩。則爲功而已大。何天平之不弔。斯人也而遽亡。溥天與殄瘁之悲。明主失倚毗之望。如其可贖。人百其身。死生旣極於哀榮。名德永高於今古。藐茲

羸老夙被深知。撫柩慟哀。聊陳薄奠。伊川文集下同。十一月冬

至。神宗之喪未除。百官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

請改賀爲慰。有諭冬至稱賀劄子。冬至與諸友賀先生

不出。云有司法服慰乃出。外書卷十。

程子年譜卷四終

男樾校字



儒藏

程子年譜 伊川先生年譜 卷四

校記

①愈：當作「俞」，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二程文集》卷七《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②臺侯：當作「臺候」，見《二程文集》卷一〇《又謝簡》。

③而：當作「即」，見楊時《二程粹言》。

④十：當作「上」，見黃震《黃氏日抄》卷三三。

⑤讀：當作「續」，形近而訛。

⑥「鼓」下當脫「院」字，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八五。

程子年譜卷五

楚雄池生春籥庭

輯

會稽諸星杓恕齋

伊川先生

二年丁卯五十五歲。八月罷說書權管勾西京國子監。十一月乞歸田里。十二月乞歸田里。

先生又上太皇太后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土進學次第。見伊川文集。正月二十五日戊寅。

內侍至資善傳旨權罷講一日。二十七日庚辰資善吏馬宗道云上前日微傷食物會取勤藥恐未能久坐令講讀



儒藏

少進說。是日、先生畧講畢、奏云、臣等前日臨赴講筵、忽傳聖旨權罷講、臣等其驚、聖躬別無事否。上曰、別無事。自初御邇英、至是始發德音。外書范太史日記下同。二月十五日戊戌、

先生講一言可終身行之、其恕乎、因言人君當推己欲惡、知小民飢寒稼穡艱難。明宗年六十餘卽位、猶書田家詩二首於殿壁、其詩云、進說甚多。三月二十六日戊寅、

先生獨奏乞自四月就寬涼處講讀。二十八日、移講讀就延和。四月六日丁亥、講讀依舊邇英閣。顧子敦封駁、以爲延和執政得一賜坐、啜茶、已爲至榮、豈可使講讀小臣坐殿上、達成造勿褻之義。持國微仲進呈、令脩邇英閣、多



置軒窗已得旨、而呂公方入、令脩延義閣、簾內云、此待別有摩畫、未知何所也。十五日丙申、邇英進講、文公以下預焉。邇英新脩展御座、比舊近後數尺、門南北皆朱漆、鈞窗、前簾設青幕障日、殊寬涼矣。先生又上疏、以爲脩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日之便爾、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見伊川文集。先生

在經筵、每當進上、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伊川文集。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

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公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胡氏論語詳說。哲宗亦首肯之。見伊川文集。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

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外書胡氏拾遺。上或服

藥。卽日就醫官問起居。遺書鄒德久錄。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

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



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

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聞見錄

嘗聞上在宮中起行

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先

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

外書胡氏拾遺

一日

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櫺。喜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

可無故摧折。上不悅。

見劉諫議語錄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

按道命錄辨之甚

晰。謂元年春。先生未為講官。二年春。則溫公已卒。

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

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

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

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次日孫莘老講論語。

讀子畏於匡爲正。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於正。是甚義理。又講君祭先飯處。因說古人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夫爲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所得爵祿來處。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忠者。爲報君也。如人主所以崇高之位者。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一書。有以開導人主處。必懇懇言之。始初內臣宮嬪皆攜筆在後。抄錄。後來見說著佞人之類。皆惡之。呂微仲使人言。今後且刻。可傷觸人。范堯夫云。但不道著名字。儘說不妨。遺書

楊遵道錄下同。

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

生日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時神宗之喪既除有司

將以開樂致宴先生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

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見伊川文集。按續通鑑長編除喪是六月事。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

不啜茶亦不觀畫竟不往。

龜山語錄張茂則官之賢者也元祐間曾請諸公啜茶觀畫惟

正叔不往。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

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遺書卷十七。

先生在經筵執政有欲

用之爲諫官者先生聞之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



之以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某才非羿也、然嘗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遺書張思叔錄。先生在經筵、每進講、必博引廣喻、以

曉悟人主。講退、范堯夫曰、先生怎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爲不記、故有許多。若還記卻無許多也。外書侯子雅言。文潞公

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

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

如讐、與其黨類巧爲詆謗。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中公家傳。

一日赴



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問亂、以僨恩讐、致市井日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見舊實錄。呂申公家傳云、文仲本以仇直稱、然意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絀、憤鬱嘔血而死。按文仲字經父、新喻人、卒於元祐三年。伯溫初八仕、先生曰：凡所部公吏雖有罪、亦當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未經杖責者、

宜慎之、恐其或有立也。

外書開見錄。薦授大名助教。

按伯溫、元祐中以調潞州長子縣尉。

六月十二日、劉質夫卒、有祭文。

見伊川文集。

按續通鑑長編、元祐元年九月。

新授京兆府教授、劉絢除春秋博士、從王巖叟薦也。卒年四十三。

質夫自髫齡時、已有

老成器、結髮卽事二程先生、明道常謂人曰、他人之學、敏

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矣。

伊洛淵源錄。一作伊川先生語。

先生曰、質夫沛然。

遺書卷六。

又曰、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庶

幾似之。

侯子雅言。

七月、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

國門、先生往見之。先生時在經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

亦危矣。先生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先

生日、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罔無足道、所慮者貽兄



姊之憂耳。先生曰、領帥南陽、兄姊何所憂。公悟曰、正爲定

力不固耳。

遺書張思叔錄。續通鑑長編七月壬戌詔罷韓維門下侍郎甲子詔知鄧州以呂陶言故也。

八月二日罷說書、差管勾西京國子監。先生以爲責命、

禮當奔走就職到任訖。

見伊川文集下同。

十一月初六日上奏

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

官不當得不許。十二月十八日又上第二狀不許。先

生離京曾面言令光庭說與淳夫爲資善堂見畜小魚恐

近冬難畜、託淳夫取來投之河中。數次朝中不遇、故因循

至此。專奉手啟幸便爲之。

外書朱給事與范太史帖。

冬李端伯卒有

祭文。

見伊川文集。續通鑑長編元祐元年六月呂大防奏黃陂縣令李顥堪館閣之選伊洛淵源錄顥字端

伯繼氏人。元祐中爲秘書省校書郎。嘗記二先生語伊川稱之祭文亦有傳學之語。蓋自劉博士外他人無此言也。

尹焞嘗言某纔十七八歲。元祐二年。見蘇季明教授。續通鑑長

編。蘇明以元祐元年。時某亦習舉業。蘇曰。子脩舉業。得狀元年十月詔除教授。

及第。便是了也。和靖曰。不敢望此。蘇曰。子謂狀元及第。便

是了否。唯復這學更有裏。和靖疑之。日去見蘇。乃指和靖

見先生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外書祁寬記尹和靖語。

三年戊辰五十六歲正月乞歸田里。皆不報。二月乞致仕至再

又不報。

先生三上奏乞歸田里。以爲信其惡而使之在官。恐非黜陟之當。道不用而徒茲苟祿。殊乖進退之義。皆不報。乃乞



致仕至再、以爲陛下前日招延、雖不得獲上有道、明哲保身之士、猶不失行已有恥、進退顧義之人、則朝廷之舉、未爲大過、二三大臣之薦、未爲甚欺。故臣之累請、不止自爲、亦所以爲朝廷也。不知臣者、不以臣爲忿躁、必以臣爲沽名、臣豈然哉。臣身傳至學、心存事道、不得行於時、尙當行於已、不見信於今、尙期信於後、安肯失理害義、以自毀於後世乎。蓋質之聖賢、考之經義、爲當然爾。況去就之義、豈獨臣知之、學道者所共知也。或朝廷顧惜事體、不欲使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又不報。見伊川文集下同。爲太中祭韓康公文、嗚呼。惟公天賦忠義、世推孝友、忠以事君、完始終之

大節。孝施有政、作儀型於四方。樂善本乎至誠、好學至於沒齒。故有識之士、無思不服。垂老之年、其猷益壯、位雖極於將相、志則歉於施爲。恢宏之度、若海瀆之難量。高邈之風、非世俗之可企。推賢獎善、惟日不足。周急樂施、室幾屢空。方逢時之尙年、遽奉身而勇退。如何不弔、奄及云亡。忠義之表、天不慙遺。孝友之規、世將安倣。寒族有姻家之契、二男蒙國士之知、感恩德而未酬、痛音容之遽隔。茲焉歸葬、復阻臨穴、恭陳薄奠、以寫哀誠。續通鑑長編三月守司徒致仕康國公韓絳卒知汝州韓維提舉崇福宮、以營葬兄絳、自請也。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某聞天下之事、有甚難而易者、有甚易而難者、獨繫在上之人



爲與不爲而已。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說以鑿涇水溉田、注填閼之水、溉瀉鹵之地四萬頃、畝收常一鍾、關中遂爲沃壤、無凶年、秦以富強。至漢、白公復引涇水以溉田、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衣食關中、億萬之口。此兩渠之功也。秦漢而下、皆獲其利。熙甯中、神宗皇帝講求治功、興葺遺利。時先祖殿丞建明鄭白之利、神宗皇帝賜對便殿、大稱聖心、付以其事。興役踰年、功已有敘、而害能者巧爲沮止、不終厥功。陝右之人至今爲恨。某每思神宗皇帝知其利而欲興之意、與先祖盡其力而被阻之恨、某未嘗不憤歎至於流涕也。閣下嘗尹

長安矣。必聞其事。今則又非昔年之比也。涇水低下渠口。高仰。灌溉之功。幾盡廢矣。民用困乏。物斛湧貴。職此之由。今方外有不順之羌。師旅之興。儲峙爲急。誠使秦中歲增穀數百千萬斛。所濟豈不甚大。某關西陋儒也。自幼小稔知其事。人微處遠。無由自伸其憤鬱。幸遇僕射相公。以經緯之才。逢時得君。以天下事爲己任。某是以致不避狂妄之誅。塵瀆鈞聽。倘蒙采錄。或致成功。不使先祖抱憾泉下。則某平生志願足矣。按書中云某關西陋儒熙甯中先祖殿丞建明鄭白之利神宗賜對便殿大稱聖心付以其事興役逾年功已有敘而害能者沮止不終厥功與明道訪侯先生情事昭合決爲代侯仲良無疑惟宰相不知何人書中有云閣下嘗尹長安又云僕射相公以經緯之才逢時得君以天下爲己任是在宣仁聽

斷之時。宋史呂汲公在元豐初嘗自知秦州徙永興軍在爲相之先。元祐三年以呂公著告老汲公超拜左僕射則上宰相書其爲汲公可知故繫於是年末。

四年己巳五十七歲判西京國子監。

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爲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到客次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訝之問故對曰昨日得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呈。富鄭公司馬溫公居鄉里尤所尊禮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視正衣冠然後寫其爲當時敬禮如此。涪陵記善錄。按宋史潞公以元豐三年判河南六年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命同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五年二月復致仕是尹洛時伊川猶未仕及伊川



爲判監。公猶在朝也。疑尹洛或居洛之誤。今姑繫於判監之年。

先生既歸洛中、寄范

公淳夫書曰、丞相

謂呂申公。

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

原明爾。呂氏童蒙訓。

元祐中、客有見先生者、几案間無他書、

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

論。外書晁氏客語。

范淳夫嘗與先生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

生之論。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外書時紫芝集。

二

月、爲太中祭呂申公文、嗚呼。公稟則異、得天之粹。遭茲昌

辰、出爲嘉瑞。生而富貴、處之無累。幼而聰明、充之能至。學

既知真、仕則爲道。出入屢更、夷險一操。二聖臨御、人望是

從。起藩入輔、命相朋公。平日視公、靜密恂恂。國論所斷、一



言萬鈞。謂公無位、位爲相臣。謂公得志、志存未伸。然公心如權衡、所以無間言於宰士。德如山嶽、所以致敬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量其所補。胡上天之不弔、不一老之愍遺。淵水無涯、將孰求於攸濟。百身莫贖、爲有識之同悲。嗚呼哀哉。羸老餘生、辱知有素。二男論忘勢之交、不偶無醕知之路。阻臨穴以伸哀、姑託文而披露。想英靈兮如在、監丹誠而來顧。伊川文集下同。續通鑑長編元祐四年二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卒。

十一月癸未、爲太中書家藏太宗寶字後、先臣少師以府僚事太宗皇帝於開封、被眷特異、前後所賜親筆多矣。天聖中、遭家難、諸父繼亡。臣時未冠、復在遠方、京師賜第、

外甥守之、寶藏之物、既於盜手、於今在者、乃其遺也。故太宗親書、惟存十三字、其六乃開封文移、皆緣祭祀及貢舉事。臣恭思太宗皇帝以介弟之貴、晉王之重、尹正天府、而常事之小者、皆親書之、聖心可見矣。蓋於祀事之嚴、取士之重、雖細故必親、誠孝恭虔之心也。急賢好士之心也。嗚呼。成萬世無窮之基、豈不由是心乎。愚臣竊謂是心也、宜爲後聖法。先生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底、不得更人押申轉運司狀、某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



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自然住不得。遺書

楊遵道錄。

朱子云先生所論西監申

狀之事尤足以驗聖言於日用之間。

趙景平問子罕

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

心便不可如作差事須求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

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

是又問未見蹈仁而死者何謂蹈仁而死曰赴水火而死

者有矣殺身成仁者未之有也。

遺書已巳冬所聞

五年庚午五十八歲正月太中卒於西監四月葬伊川塋。

正月十三日太中以疾終於西京國子監公舍享年八十

有五四月十五日葬伊川先塋之次作太中家傳上谷郡

君家傳。

見伊川文集。

續通鑑長編文彥博言太中大夫致仕程珦身亡一子頤素蘊學行嘗爲講官著於

襄事。

伏望特賜於閑優其賻卹知河南府韓縝翰林學士承旨蘇頌相繼有請詔賜絹二百疋下所屬葬日量行應

副。

三月韓縝言程珦身亡請以其弟玠特權管西京國子監從之。

先生葬父使周恭叔

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外書卷七。

周恭

叔。

行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先生持身艱苦塊然一

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

過常人先生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

其退速每歎惜之周以官事求來洛中監水南糴場以就

先生。

外書祁寬記和靖語。宋儒學案恭叔永嘉人在元豐太學時新經之說方盛獨之西京從伊川遊呂與

叔時在同門恭叔亦師事之成元祐進士崇甯中官太學博士尋教授齊州。

周恭叔說先生



教人爲學當自格物始。格物者窮理之謂也。欲窮理直須思始得。思之有悟處始可。不然所學恐有限也。呂氏童蒙訓

焯年二十。熙寧四年方登先生之門。被教誨諄諄。嘗得朱公

掞所抄雜說呈先生。問此書可觀否。先生畱半月。一日請

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必觀此。若不得某

心。只是記得他意。焯自是不敢復讀。涪陵記善錄。按和靖奏狀有焯師程某

之學垂二十年。則初見當焯初到。問爲學之方。先生曰。從墓誌銘年二十者近是。

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

知其約。書肆耳。某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

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近思錄

和靖云、先生嘗言、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

外書時
紫芝集。

和

靖言、初見先生時、教焯看敬字。焯請益、先生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敬有甚形影、

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

斂、更著不得豪髮事、非主一而何。

外書祁寬記尹
和靖語下同。

和靖

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似先生。先生問之、和靖曰、心廣體胖、只是自樂。先生曰、到這裏、連樂字也著不得。和靖

初見先生、一日有江南人鮑某、守官西京、見先生、問仁曰、

仁者愛人、便是仁乎。先生曰、愛人、仁之事耳。和靖時侍坐、

歸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先生、請益



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先生沈思久之、曰、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外書

呂堅中記
尹和靖語。

鮑若雨、劉安世、劉安節數人、自太學謁告來

洛、見先生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先生曰、曾見尹焞否。曰、未也。請往問之。諸公遂來見和靖、以此爲問。和靖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復以此語白先生。先生曰、極是。縱使某說亦不過此。外書
涪陵

記善錄。技宋儒學案鮑若雨字商霖永嘉人。學者稱敬亭先生。張思叔稱其從學伊川。勤苦自勵。早夜不息。爲同門之畏。次伊川嘗令與和靖講明。有伊川答問及語錄一卷。劉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學於溫公。稱元城先生。非伊川弟子。疑係安上之誤。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少與從弟安上師事伊川。遊太學。與周行己許景衡諸君稱元豐太學九先生。成元符進士。累官至監察御史。自學禁起。伊川弟子無顯者。至元承與景衡始見用。後守饒州。知宣州。皆有政績。伊川稱其有守。政和六年卒。跡其從學。蓋在元祐間。與周行己同時。不及見明道先生也。手編語錄一卷。所記有元祐五年遭張後。紹聖四年遷謫前事。南方學者從先生既久。有歸者。或

問曰。學者久從學於門。誰最是有得者。先生曰。豈便敢道他有得處。且只是指與得箇歧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或大瞭。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豈不難哉。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外書祁寬
記和靖語



同。下。郭忠孝每見先生、問論語、先生皆不答、一日語之曰、

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而近思。按、郭雍

序言其父忠孝受業伊川先生二十餘年、則從學當在元祐初。此云子從事於此多少時、則初見後之語可知。故類

繫於和靖。初到之後。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先生曰、

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

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

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遺書劉元承編下同。元豐

尹子曰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按質夫卒於元祐二

年、和靖從先生在元祐五年、此編所記有五年遭喪事、蓋

追憶也。問仁、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

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

爲仁測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旣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謂仁則不可。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旣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卻謂之流也。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卻



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因言

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按太平興國五年少師羽與舉從孫元白中第。明道爲御史首薦弟頤暨表叔張載。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是一事。人心惟要定。使佗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也。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



退之晚來爲文、所得處甚少。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諸葛武侯有

儒者氣象。劉元承、元禮嘗師事先生、說紀侯大去其國、

大者、紀侯之名也。齊師未入境而已去之、則罪不在齊侯

也。故不言齊侯焉。又見先生說仲尼曰惜乎出境乃免、須

終身不反、始可免罪。

呂氏童蒙訓下同。

宿州高朝奉說他師事

先生、嘗見先生說義者宜也、知者知此者也、禮者節文此者也、皆訓詁得盡。惟仁字、古今人訓詁不盡。或以謂仁者

愛也。愛雖仁之一端。然喜怒哀懼愛惡欲。情也。非性也。故

孟子云仁者人也。按此條與遺書鄒德久本小異。高朝奉未詳其名。姑類附此。

六年辛未五十九歲。至醴泉。改葬少師羽。

先生至關中。二月癸卯。有改葬告少監。諱倣。少文。見伊川師父。文集下

同。述家世舊事。少師厭河北五代兵戈。及幸醴泉。遂謀

居焉。徙葬少監於縣城之西。既顯。雖賜第居京師。囊橐至

於御書誥勅。皆多在醴泉。從高祖大評事。四評事。治生事。

皆淳儉嚴整。大評事家人未嘗見笑。惟長孫始生。長安虞部也。

一老嫗白曰。承旨也。將軍新婦生男。微開顏曰。善視之。曾祖

母崔夫人亦畱醴泉。與從祖母雷氏。將軍之室。奉事二叔姑。晨



夕敬畏、平居必曳之長裾。烹飪少有失節、則不食、拱手而起。二婦恐懼、不敢問所由。伺其食美、取所餘嘗之。然後知所嗜。太高祖母楊氏前卒、四高祖母李氏主內事、性尤嚴峻。二婦晝則供侍、夜復課以女工之事。雷氏不堪其勞、有間則泣於後庭。崔夫人每勸勉之、竟得羸疾而終。崔夫人怡怡如也。叔舅姑遂加愛之。後外祖崔駕部過雍、見其艱苦之甚、屬少師取至京師、不撤帷帳、盡置囊篋。云暫往省覲叔舅姑。方聽其來。少師之待兄弟、崔夫人之事叔舅姑、後世所當法也。族父文簡公應舉來京師、館於廳旁書室。唯乘一驢、更無餘資。至則賣驢得錢數千。伯祖殿直輕

財好義待族人甚厚日責文簡公具酒餼欲觀其器度文簡公訴曰驢兒已喫至尾矣。文簡公一夕夢紫衣持箱幘其中若勅書授之曰壽州陳氏不測所謂以問伯祖殿直亦莫能曉後登科有媒氏來告有陳氏求壻必欲得高第者問其鄉里乃壽州人文簡公年少才高欲壻名家弗許伯祖曰爾夢如是蓋默定矣豈可違也強之使就後累年猶怏怏陳夫人賢德宜家夫婦偕老享封大國子孫相繼豈偶然哉。叔祖寺丞有知人之鑒常謂文簡公公輔之器文簡公爲著作佐郎時賈文元尙少一日侍叔祖坐曰某昨夜夢坐此有一人乘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乘驢

而去。坐中有一人指之曰：此將來宰相也。頃之，文簡公乘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乘驢而去，正如所說之夢。賈文元曰：程六當爲宰相，歎羨不已。叔祖謂曰：爾無羨彼，爾作相當在先。及文簡公爲兩制，賈方小官，及參大政，風望傾朝，衆謂旦夕爰立，俄以事罷去。比三易藩郡，而賈已登庸，方拜使相，雖古之精於術者，無以過也。宋史賈昌朝字子明，真定人。慶厯五年拜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大學士兼樞密使。治平四年卒。年六十。入諡文元。按程文簡公珪，大中祥符四年登第，明道元年尹開封，景祐元年爲三司使。四年參知政事。寶元三年出知潁州，已而徙青州，又徙大名府。康定元年，遷資政殿學士。慶厯七年，判延州，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同平章事，畱守北京。嘉祐元年卒於陳州。是爲使相，在賈登庸後也。伯祖殿直喜施而與人周，一日苦寒，有儒生造門，卽

持綿袴與之。其人大驚曰：何以知我無袴也？蓋於游從間，嘗察其不足也。至晚年，家資懸罄，而爲義不衰。有儒生以講說醵錢，時家無所有，偶伯祖母有珠子裝抹胸，賣得十三千，盡以與之。先生記葬用柏棺事曰：吾自少時，謀葬曾祖虞部以下，積年累歲，精意思索，欲知何物能後骨而朽。後咸陽原上有人發東漢時墓，柏棺猶在。又修韓王城圯，得古柏木，皆堅潤如新。諺有松干柏萬之說，於是知柏最可以久。然意猶未已，因觀雜書，有柏脂入地，千年爲茯苓，萬年爲琥珀之說。疑物莫久於此，遂以柏爲棺，而塗以松脂，特出臆計，非有稽也。不數月，嵩山法王寺下鄉民穿



地得古棺、裹以松柏、乃知古人已用之矣。自是三十四年、七經葬事、求安之道、思之至矣。地中之事、察之詳矣。地中之患有二、惟蟲與水而已。所謂毋使土親膚、不惟以土爲汗、有土則有蟲、蟲之侵骨、甚可畏也。世人墓中多置鐵以辟土獸。土獸希有之物、尙知備之、蟲爲必有、而不知備、何也。惟木堅縫完、則不能入。求堅莫如柏、求完莫如漆。然二物亦不可保。柏有入土處、數百年而不朽者、有數十年而朽者。人多以爲柏心不朽、而心之朽者、見亦多矣。葬說、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

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五患旣慎、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旣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畧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葬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矣。至於年祀寢遠、曾高不



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著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啟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程氏自先生兄弟所葬、以昭穆定穴、不用墓師、以五色帛埋旬日、視色明暗卜地氣善否。外書時紫芝集。和靖學易於先生。見和靖年譜。

七年壬申、六十歲。三月、除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再辭。五月、管勾崇福宮。八月、申河南府、乞尋醫。

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簾中納之、令只與西監。遂

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

王公繫年錄

詳續通鑑長編。

朱子云初先生在經筵歸其

門下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先生竟爲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纔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先生不復得召。

四月先生辭免判

國子監狀。

再辭免狀伏念臣力學有年以身任道唯知

耕養以求志不希聞達以干時。皇帝陛下詔起臣於草野之中而授臣以講說之職。臣切思之得以講學侍人主苟能致人主得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則天下享唐虞夏商周之治。儒者逢時孰過於此。臣是以躍然有許國之心。在職歲餘夙夜畢精竭慮蓋非徒爲辯辭解釋文義惟欲積其誠意感通聖心。俟交發志之孚方進沃心之論實覬不傳



之學復明於今日。作聖之效遠繼於先王。自二年春後來。臣每進說。陛下常首肯應臣。臣知陛下聖資樂學。誠自以謂千載之遇也。而不思夫道大則難容。跡孤者易躓。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名高毀甚。史冊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衆口。不能取信於上。而欲爲繼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簡。敢爾覬幸。宜其獲罪明時。見嗟公論。志旣乖於事道。義當致於爲臣。屢懇請而未從。俄遭憂而罷去。銜恤旣終於喪制。退身當遂於初心。豈舍王哉。忠戀之誠雖至。不得已也。去就之義當然。自惟衰邁之軀。得就安閑之地。聞今傳後。更有望於殘年。行道致君。甘息心於

聖世。豈期矜貸、尙俾甄升。恩雖甚隆、義則難處。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恥以苟祿位、孟子所謂是爲壟斷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臣非苟自重、實懼上累聖明、使天下後世謂朝廷特起之士、乃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臣猶羞之、况朝廷乎。在臣無可受之理、敢冒萬死、上還恩命。伏乞檢會、臣前後累奏、特賜指揮。伊川文集。朱子云、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然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

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

四月己卯、禮部侍郎兼侍講范祖禹言程頤本末、別具論列。又奏云、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爲希闕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卽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闕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



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術故不知者指以爲頤黨陛下慎擇
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
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
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
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亦
無憾矣。范太史家傳。續通鑑長編祖禹屢請知梓州執
政擬從其請太皇太后曰皇帝未欲令去且爲皇
帝留之執政諭旨祖禹不敢復請朱子云范公雖不純師
程氏而實尊仰取法焉其於東坡則但以鄉鄰遊從之好
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趣向畧同至其制行之殊則迥然
水火之不相入且觀其辨理伊川之奏則其心豈盡以東
坡爲是哉但不能辨之於當時而發之數年之後此剛強
不足不免乎兩狗之私者而其所重在此故卒不能勝其
義理之心也宋史賈易字明叔無爲人元祐初爲左司諫
四月戊午立孟后詔云孟



元孫女。后孟在女也、而以孟元孫女詔者、先生云、自古天

子不娶小國。蓋孟元將校、曾隨文潞公貝州獲功、官至團

練使、而在是時止是小使臣耳。

遺書東見錄註、此一段非元豐時事、疑後人記。

通鑑長編元祐七年四月戊午、太皇太后手書曰、吾近以皇帝年長、中宮未建、歷選諸臣之家、參求賢德、故馬軍都虞侯贈太尉孟元孫女、閤閱之後、以禮自持、天姿端靖、雅合法相、宜立為皇后。付學士院降制施行。宋史元字善長、洛州人、眉州防禦使、馬軍都虞侯、子在閤門祇候。

五月甲申、監察御史董敦逸

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

見舊實錄。續通鑑長編三月二十二日、吳立禮言、四月十四日、又

言。五月、董敦逸言、程某辭免職名、表辭云、不用則已、獲罪明時、不能取信於上、又有道大難容、名高毀甚之語、怨躁輕妄、不可縷數。至引孔孟伊尹以為比、又自謂得儒者進退之義、惑眾慢上、無甚於此。伏乞朝廷追寢新命。

五月、謝管勾崇福宮狀、改授管勾崇福宮。

見實錄。先生具奏、

以爲見患腰跨、拜受未得、候痊損日、謝恩受職次。見伊川文集下

同。續通鑑長編五月詔許辭免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差管勾嵩山崇福宮。八月申河南

府乞尋醫狀。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毀

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

肅也。外書時紫芝集。按楊文靖游察院墓誌、皇上卽位、召爲監察御史、是在元符三年。此云議授正言、未詳

何時。元祐六年二月、蘇轍爲尙書右丞、沮先生除官職、而蘇子容拜僕射、故類附於此。

八年癸酉六十一歲九月、哲宗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再辭。

哲宗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伊川文集。

有人云、先生除國子監之命不受、是固也。先生因言、近煞

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飢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

遺書楊
遵道錄。

宣仁山陵。太皇太后九月崩。先生往赴。呂汲公爲使時。

朝廷以館職授先生。先生固辭。公謂先生曰。仲尼亦不如是。先生對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於仲尼之道。固不敢異。公以謂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先生未及對。會殿帥苗公至。先生辟之幕府。見公壻王讜。讜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先生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某亦嘗學禮。何爲而不問也。讜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汲公所言陳恒之事。是與。



儒藏

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爲大夫、公言誤也。

遺書張思叔錄下同。按蘇文

忠王大年哀詞、大原王君彭、字大年、故甯武軍節度使、諱全斌之曾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畱後諱凱之子也。爲將日有聞、其子謙以文學議論有聞於世、亦從子游。是否卽汲公壻俟考。呂汲公以百鍊遺先

生、先生辭之。時先生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先生曰、勿爲已甚、姑受之。先生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某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某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殿師苗

公問先生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先生對曰、且如山陵

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

元豐九域志、永安屬河南府。宋儒學案、苗授字受之上黨

人。少從胡安定學。元祐三年、遷武秦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卒年六十七。諡莊敏。子履時爲閣門祇候。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策、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中事耶。驅良民刺面、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兵、忽損三五千、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於民可也。遺書附錄後。 苗履見先

生語及一武帥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官高而自愛、不肯向前。先生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飢則爲用、飽則颺去、是以鷹犬自期也。外書上蔡語錄。 是

年五月、楊中立以師禮見先生於洛。龜山年譜。時年已四十一。

先生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既覺、門外雪深一尺矣。宋史本傳。李遜齋道南講授云、龜山受業於程純公、在元豐四年。閱十有二年、爲元祐八年、復受業於伊川先生。

時龜山授瀏陽縣、出京遂往西洛、見先生於長壽寺、拜表院、留側十日、往訪游定夫、復同游返洛、再留數日而去。明年紹聖改元、章惇拜相、游定夫守太學博士、龜山貽書與之、定夫得書即乞出為齊州簽判。

游定夫

問、陰陽不測之謂神。先生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外書

晁氏客語。

游定夫問先生、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

聞、及其至也、至於無聲無臭乎。先生曰、馴此可以至矣。後

和靖與周恭叔以此語問先生、先生曰、然其間亦豈無事。

恭叔請問、先生曰、如荀子云、學者始乎為士、終乎聖人、可

以明之。

外書呂堅中記和靖語。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先生曰、儒

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為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為

蟻蝨而生耶。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



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
 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
 厨也。舊先兄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
 則傷仁、放之則害義。外書卷八。按、龜山紹聖元年與定
 夫書有云、去年相別時、定夫亦讀易
 計、須精到、有便願以所得見
 教、不宜有吝也。故類繫此。

程子年譜卷五終

男樾校字

校記

①土：當作「上」，見朱熹《伊洛淵源錄》卷四。

②豪：當作「毫」，見《伊洛淵源錄》卷一一。

③測：當作「惻」，見《二程遺書》卷一八。

④大：當作「太」，見《東坡全集》卷九一《王大年哀詞》。

⑤師：當作「帥」，見《二程子抄釋》及前文所載。

⑥秦：當作「泰」，見《宋史》卷三五〇《苗授傳》。

程子年譜卷六

楚雄池生春籥庭

輯

會稽諸星杓恕齋

伊川先生

紹聖元年甲戌六十二歲居洛。

楊應之卒先生有祭文云昔予與君邂逅相遇於大江之南言契氣合遂從予遊歲時三紀情均骨肉忽聞來赴何痛如之。

伊洛淵源錄註蓋先生交遊非門人之列也呂氏言其元豐中已老則年與先生亦相若云

先生嘗言楊應之在交遊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

呂氏童蒙訓

三月辛丑晦朱公揆卒有



儒藏

祭文云、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景祐四年生、少

先生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乎。不幸七八

年之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范巽之、楊應之相繼而

死。今君復往、使予踽踽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

豈獨交朋之情而已。見伊川文集。三月、策進士。侍郎李清臣

發策、意絀元祐之政、河南尹焞應舉、乃歎曰、尙可以干祿

乎哉。不對而出、告先生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先生曰、子

有母在。歸告其母。陳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

先生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伊洛淵源錄。宋史李清臣字

邦直、魏人。哲宗親政、拜中書侍郎。紹聖元年、廷試進士、發策問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



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士以柔遠而羌戎之患未息。弛利以便民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是之爲當。聖人亦何取必哉。策士悟其旨於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一變。范純仁去位。清臣獨專中書。亟復青苗免役除諸路提舉。以覲相位。及章惇相復與爲異。尋爲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卒年七十。一按尹和靖年譜發策編

在元祐五年疑考之未詳。章惇爲相欲起用邵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先生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

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

見宋史。宋史章惇字子厚浦城人哲宗

親政楊畏倡議起惇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專以紹述爲名凡元祐所革政事一切復之力引其黨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復動搖宣仁自皇太后太妃力爭上乃悟徵宗立爲山陵使言者劾其不恭再貶雷州尋死睦州窮凶稔惡流毒海內子孫訖無顯者。

二年乙亥六十三歲在洛。

元豐庚申歲作遺金闕志。後十五年紹聖乙亥秋九月因

閱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爲之涕下。

見伊川文集按遺

書註辛未與叔卒。今檢續通鑑長編元祐七年壬申五月范純夫奏舉與叔則辛未尙無恙。又按蘇文忠集呂與叔輓詞註元祐間從官薦除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范淳甫乞以備勸講未及用而卒。蓋在壬申五月後也。

先生曰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

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

遺書鄒德久錄

問先

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

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私書既而遭憂又

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

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某說撰成



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遺書劉元承編。禮序、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僞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有於教、與邀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入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爲冠、婚、喪、祭、朝、聘、燕、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飲

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
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
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
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爲備。
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
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
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爲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
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家傳
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
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道大通之衢、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



游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
 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
 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
 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爲禮、其則不
 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
 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
 致思以達也。性理羣書。龍川陳氏伊洛禮書補亡序云、
吾友陳君舉爲子言、季宣士隆嘗從袁道潔
游。道潔及事伊川、自言得伊洛禮書、不及授士隆而死。今
不知其書在何處。伊川嘗言舊脩六禮、已及七分、及被召
乃止。今更一年可成。則信有其書矣。道潔之所藏、近是惜
其書之散亡、不可見也。因集其遺言中、凡參考禮儀、而是
正其可行與不可行者、以爲伊洛禮書補亡。庶幾遺意未
泯、而或者其書尙可訪也。又遺禮通考序曰、伊洛遺禮、其

可見者惟婚與喪禮僅存其一二以附諸禮書補亡之後。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

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

某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某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

與叔刪去不謂尙存斯言幾於無忌憚。

外書時紫芝集

三年丙子六十四歲在洛。

先生與韓持國善約侯韓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

子弟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潁昌見

韓持國乃往造焉久畱潁昌韓早晚伴食禮貌加敬一日

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牒

一重三十兩似可爲先生壽然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



使汝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啟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別。外書祁寬記尹

和靖語。

韓持國與先生語、歎曰、今日又暮矣。先生曰、此常

理、從來如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

曰、如何能勿去。先生曰、不能、則去可也。

遺書張思叔錄。

先生答

楊時論西銘書、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爲

人借去、俟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

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

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二者亦前聖所未發。

豈墨氏之比哉。西銘

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分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伊川文集。龜山年譜。紹聖丙子。官瀏陽。有再與先生書。論西銘。又寄所著史論。朱子云。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本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錯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旨也。觀其推親



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
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
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
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
先生答楊中立論西銘中

立書尾云判然無疑先生曰楊時也未判然
外書神寬記

龜山集答伊川先生第二書云昔從明道卽授以西銘使
讀之尋繹累日乃有所得始知爲學之大方是將終身佩
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特
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論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
然無惑也朱子云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
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無差等耳
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
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於用處則首不可以
加屨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
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
見始益精與因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
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按龜山集此條係
崇甯丙戌京師所聞龜山年五十四故云年高德盛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遺書劉元承編。李安溪程子遺書纂云、程子於明道墓表、既以之接孟子之傳、於橫渠則曰、自孟子後、只有原道一篇。西銘則原道之宗祖也。又曰、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或疑程子所以尊濂溪者、反橫渠之不如。然其所以表章西銘、而不及太極、原有深指存焉。朱子言之悉矣。其許論語次、雖未聞以孟氏以後之統歸之、然孔、顏之樂、乃程子自言授受之要、非其實到仲尼、顏子樂處、則豈能開端指示、而使學者尋之哉。夫得孔、顏之心、而不傳孔、顏之道、未之有也。濂溪之心得者、深明道、橫渠之友教者、廣亦猶顏子潛德於孔子之門、孟子脩業於戰國之世、故推尊之論、各有攸當、未可執一以疑其二也。如後世多稱孔、孟



儒藏

程子年譜 伊川先生年譜 卷六

然未聞有以是掩顏子者。推是。可以論伊洛淵源之際矣。

舊在二先生之門者。明道

最愛中立。先生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上蔡語錄。先

生曰。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

這箇意思。便道。一作中庸矣。伊洛淵源錄。李朴先之說。臨離

洛時。請教於先生。先生言。當養浩然之氣。語先之曰。觀張

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呂氏童蒙訓。宋儒學案。李朴字先之。與

國人登紹聖進士。爲西京國子教授。因受學焉。伊川器許之。以嘗言孟后不當廢。追官。徽宗卽位。陳瓘薦召對。蔡京

惡其顯直。指爲元祐學術。欽宗立。除著作郎。五遷至國子祭酒。以疾辭。高宗除祕書監。起召未至。卒。年六十五。

四年丁丑。六十五歲。二月。追毀出身文字。放歸田里。十一月。編

管涪州。

二月追毀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道命錄。六月乙丑叔

父朝奉琬卒。十月塋伊川先塋。作墓誌銘。見伊川文集。某時

放歸田里。帝一時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

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某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

籍竄涪州。道命錄。元豐九域志涪州屬夔州路。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

錄。謝某顯道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

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邢恕續通鑑長編程公孫乃呂公著男希純之妻兄。先生答曰族子至

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因

問邢七雖爲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

有書到某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爲言官卻說此話



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

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

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遺書楊遵道錄續通鑑

長編先生素與邢恕善、而恕雅不樂林希、希謀與諫官共攻之。先生編管蓋希力、希意恕必救、因以傾恕。恕語人曰、便斬某萬段、恕亦不救。聞者笑之。

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

見、先生才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畧見叔母、亦不許、莫

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

門、邦直遣人贖金百星、先生不受。既歸、門人問、先生臨行

時、諸公贖行皆受、邦直亦是親戚、何爲不受。先生曰、與其

相知即可受、渠是時已與某不相知、豈可受耶。

伊洛淵源錄

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而老父徑去。外書聞見錄。

翟霖送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將倚勿背。霖問曰、豈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耶。先生曰、但具人形

貌、便不當慢。

龜山語錄。

元符元年戊寅、六十六歲在涪。

上謝帥師直書畧云、某至愚、學道幾五十年、惟是自信、行某所知、不敢爲世俗所移。知之罪之、則繫乎人焉。又云、姪



子某爲令醴泉、病陰證傷寒、而邑之醫者乃大下之、又與洗心散、遂至冤死、今有狀披訴。伏惟明公居大帥之任、操勸懲之柄、法之所無者、尙可權其宜而行之、況有法可依者乎。誠能行之、使庸醫之輩皆知戒懼、不敢輕視人命、則公及人之功、豈細也哉。

見伊川文集下同。按宋史謝師直以元祐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劉安世論改知鄆州、歷永興軍。書稱安撫寶文、居大帥之任、指此。

祭四十一郎文

畧云、吾方以罪戾竄繫遠方、生不獲視汝疾、死不獲撫汝柩、冤痛之深、衷腸如割。吾知汝有未伸之志、抱無窮之憾、吾當致力慰爾心於泉下。又汝婦盛年、自今當待之加厚、冀其安室。嗣子循良、今已可見、當教誨之、期於成立、則汝

爲有後矣。嗚呼。吾將七十。望汝收我。而我反哭汝。天乎。冤

哉。

按四十一卽疑卽明道子端本舉進士第令醴泉。

與金堂謝君書云某啟前

月末吳齋郎送到書信卽遞中奉報計半月方達。冬寒遠想雅履安和。僑居旋爲客次。日以延望。乃知止行甚悒悒也。來春江水穩善。候有所授。能一訪甚佳。只云忠清間看親人必不疑也。某偕小子甚安。來春本欲作春秋文字。以此無書故未能。卻先了論孟或禮記也。春秋文義數十。皎如日星。不容遺忘。只恐細微義例。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請推官用意尋究。後日見助。如往年所說許止蔡般書葬類是也。若欲治易。先尋繹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



三家文字令通貫、餘人易說無取、枉費功。年亦長矣、宜汲汲也。未相見間、千百慎愛。十一月初九日、某啟知縣推官。

元豐九域志、金堂縣屬梓州路懷安軍。朱子跋云、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草草耳。况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此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卽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已失其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源、能及是耶。謝君各見張思叔所記師說、而崇觀間、久官太學、未知果能尊所聞否。其家尙藏此帖、因識其後、使覽者有以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而不但爲文字之空言、以譁取世寵己也。按此跋、謝君名湜、字持正、金堂人。黃梨州學案云、登元豐進士、官至國子博士。全謝山謂湜以所著春秋呈正、先生答以「更二十年方可作、則當與劉絢同時」。又謂其試學官不行、當以布衣終。則未見朱子跋語也。

二年己卯、六十七歲、在涪序周易傳。

正月庚申、易傳成而序之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尙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



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
 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
 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
 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伊川易傳。朱子
 直是盛得水住。晚年所見甚實。觀易傳可見。何嘗有一語
 不著實。又云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伊川
 喫力爲人處。易序。易之爲書。卦爻象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
 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
 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
 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
 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

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網緼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有。時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



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无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象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⑤禾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伊川易傳序 竇克勤云、周子太極圖原本於易、程子易序又原本於太極圖。熟讀易序、見得程子只看得太極圖。通透、有心解神會之妙、故言言皆拍合耳。

先生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外書時紫芝集下同。 郭

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卽道也、又何從道。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

有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

下一字也。

外書呂堅中記尹和靖語。

尹焞言、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

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卽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

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

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

和靖語錄。

山與游定夫書、易傳後序、顯道爲之、某跋尾已削去、不用。前年在京師、與顯道議、云先生亦嘗有意自門人成之、故其序述如此。蓋舊本、西人傳之已多、惟東南未有此書、欲以傳東南學者、不敘其所以、恐異時見其文有異同、不足傳信也。與顯道初議如此、恐此書方祕藏、未敢出以示人、或未安、更希示諭。

譙定少學易於



儒藏

程子年譜

伊川先生年譜

卷六

三九一

郭曩氏後至京、聞先生講道於洛、特潔衣往見、得聞精義、

造詣深至、浩然而歸。先生貶涪陵、相與游泳北山之巖。宋史

邵氏宏簡錄。朱儒學案定字天授。涪陵人。後以易學授劉勉之、胡憲。

范淳夫之葬、先生

爲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葬之日、招左近父老、犒

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塚者相繼、而淳夫墓獨完。外書時紫芝集下同。

按續通鑑長編范淳夫以元符元年十月甲午卒松江。

姚樞察椿云范淳夫卒於化州與涪州地不相接伊川不

能經理其終事此係疑誤當再詳考謹按全謝山學案補

云化州城外寺一夕見大星隕中夜聞傳呼開門是夕淳

夫先生卒殯於寺中次年許歸葬化人祀之據此則

歸葬應在華陽與涪州接壤先生爲之經理宜矣。尹

焯問范淳夫之爲人先生曰其人如玉。

三年庚辰六十八歲正月徽宗卽位移峽州四月復宣德郎還

洛。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

正月己卯，帝崩，端王侔卽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

任便居住。

制見曲阜集。

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楊畏爲守，待

之甚厚。先生曰：「某罪戾之餘，安敢當此？」畏曰：「今時事已變，

先生曰：「時事雖變，某安敢變？」

外書汪端明記。宋史：楊畏字子安，遂甯人，徙洛陽，爲御

史：傾危反覆，初助呂大防攻劉摯，罷之，極意附蘇轍，攻范純仁，復譏識。太后崩，首謀紹述，薦章惇入相，徙吏部侍郎。

又陰附李清臣，安熹天下言其無恥。已極，曰：「爲楊三變，其究爲縉紳極禍。」

先生自涪陵歸，過

襄陽，楊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先生以

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

以告和靖，且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和靖以



告先生曰待他問時只與默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歡也。和

靖舉似子安子安由此遂服。

外書和寬記
尹和靖語。

先生歸自涪

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

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不須學也。

外書涪陵

記善錄。

先生責涪州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

憂。赦得歸不以爲喜。

聞見錄。

先生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

生時從學者甚衆先生獨許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

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

呂氏雜志。

和靖言焞與

思叔既相友善先生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思叔穎悟

疏通先生亦便喜之自此同遊處先生以族女妻之甚相

敬待。家居壽安。學者從之漸衆。和靖嘗因侍坐。稟先生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焞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思叔不及焞。先生以爲然。思叔長於爲文。又善辨事。先生嘗言。晚得二士。清記善錄。先生謂尹焞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

守也。外書時紫芝集下同。

和靖思叔見先生曰。二子於某言如何。

和靖對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亦不如焞。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先生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和靖云。馮

理自號東臯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



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間宴坐、室中有光。先生曰、某亦有奇

特事。理請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按宋儒學案、馮理字聖先、汝州人。與和靖同學。

於洛、至必同處。子忠恕從和靖學、涪陵記善錄者也。

和

靖曰、先生謂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

按伊洛淵源錄、宋儒學案、侯師聖名

仲良、華陰先生之孫。初從伊川、未晤、乃訪濂溪、自謂有得。但濂溪卒於熙寧六年、而侯子靖康建炎之間、尙在其年。輩不相接明矣。晚居三川、多識賢公卿大夫、而熟觀二先生之德行、安心、羈苦、守節不移。至於講論經術、通貫不窮。商略時事、纖微必察。有論語說及雅言一篇。

思叔三十歲

熙寧四年生。

方見先生

後先生一年卒。

年三十八。

初以文聞於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

先生每云張繹朴茂。

外書郝寬記尹和靖語下同。

和靖言、昔與范元

長同見先生、偶有幹先起下階、先生謂范曰、君看尹彥明、

他時必有用於世。宋儒學案范冲字元長正獻蜀公長子登紹聖進士第高宗卽位召爲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脩神哲兩朝實錄張浚薦冲名德老成可備訓導遷翰林學士兼侍讀力辭尋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年七十五孟敦夫厚來從先生又爲王氏學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穢不治嘗獻書於先生先生云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沒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胡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閒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見和靖曰先生令厚來見二公若彥明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和靖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焞之心也先生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暇日靜坐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先



生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才著物便搖動。

涪陵記善錄下同。

和靖偶學虞書、先生曰、賢那得許多工夫。

思叔訴冒僕夫、先生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釋曰、

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

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遺書張思叔錄。按宋史

鄒浩以論劉氏不當立、元符二年九月除名、新州羈管。

元符末、徽宗卽位、皇太后

垂簾聽政。五月、有旨復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

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禮。先生謂邵

伯溫曰、元祐后之賢固也、論者之言亦未爲無理。伯溫曰、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由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

子行夫婦之禮焉。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言得之矣。外書間見錄。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見伊

集。

先生既受命。卽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旣而供職門

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

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

後惟吾所欲爾。

遺書楊遵道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此除乃李邦直范彝叟之意。呂氏童蒙訓。李

君行先生紹聖中致仕歸虔州。元符庚辰歲。諸公旣還朝廷。君行驛召賜對。管勾宗子學。比國子司業。蓋有陰沮止之。恐在要地者。伊川先生嘗問從學者。李君行何以復出。從學者對曰。李司業承朝廷美意。不得不出。然且歸矣。君行旣至京師。卽引疾得歸。君行名潛。虔州人。篤行自守。不交當世。范彝叟力薦於朝。除太學博士。校書郎。紹聖中。力

求去、知蘄州、遂請老。按此條與先生意同、故附註此。

謝復官表。見伊川文集。十二

月、提舉京西路常平公事、方宙請還先年所奪先生田土、

此奏雖未行、士論韙之。道命錄。

先生與侯仲良語及牛、李

事、因言溫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閒人。先生曰、作新人才難、

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

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此等

事、教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

閒事也。外書卷七。黃東發云、尹子親註云、此段可疑、蓋意其非程子語也。然邵氏聞見錄亦載伯淳與韓

宗師語云、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則胡氏本所載、未以爲可疑也。豈程氏自有此論、尹子鑒後來

調停之禍而疑之耶。然自古亦有君子小人共事而可成功者、第惟伯淳自足以服熙甯諸人之心、必又有以處之。



羅從彥從楊時學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

彥卽鬻田走洛見先生先生反復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

山具是矣歸而卒業

宋史道學傳。李遜齋道南講授云黃梨洲宋儒學案考龜山集丁亥知

餘杭王辰知蕭山相去六年而餘杭所聞已有豫章之問答則其從學非始於蕭山明矣其言豫章之見伊川在見

龜山之後伊川卒於丁亥若見龜山始於王辰則伊川之卒已六年矣又何從見之乎以上辨析殊有所據獨學案

載崇甯豫章見龜山於將樂余求其考證未得考龜山年譜自元符二年已卯歸家三年庚辰講學於含雲寺作勉

學詩以示諸生與訓豫章語同一意意龜山歸後學成道尊羣從蔚萃較其時考其地似有足證蓋自紹聖四年伊

川先生以黨論送涪州編管越兩年龜山歸自瀏陽正值洛學黨禁之餘傳所謂杜門累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說者

此其時也按此條辨析精詳時黃梨洲宋儒學案未刊李遜齋已見及此則豫章見龜山自當以元符三年爲正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六十九歲五月追所復官冬居伊川



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

見伊川文集。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不

久即嘗致仕也。未詳。

先生自涪陵歸復官半年不曾請俸糧料院

吏人忽來索請券狀子先生云白來不會寫狀子受事人

不去只令弟子錄與受官日月。

遺書楊遵道錄。

謝顯道上殿不

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顯道如何

人先生曰由求之徒。

外書時紫芝集。名經正平陽人。

宋儒學案陳貴一與其弟經邦從伊川

遊謝持正之見伊川貴一實介紹之。

經邦字貴新成大觀進士皆有問答見語錄平陽學統自貴一兄弟始嘗曰盈

天地之間皆我之性不復知我之爲我。

按原本

先生

作崇甯間伊洛淵源錄註作建中召對除書局官。

先生歸自涪陵謝顯道自蔡州來洛中

一作授澠池令再親家

焉。久之先生謂尹和靖張思叔曰可同去見謝良佐問之

此回見吾有何所得。尹、張如所戒。謝曰：此會方會得先生

說話也。張以告先生，先生然之。

外書祁寬記
尹和靖語

顯道言二

十年前，往見先生。先生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

何慮？先生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先生直是

會銀鍊得人說了，又恰道恰好著工夫也。

外書上蔡語錄
下同。朱子云

上蔡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先生嘗稱其有切問近思之功。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於先生教人之法，又最爲得其綱領。建中靖國中，詔對不合，得官書局。後復轉徙州縣，沈淪卑冗，以沒其身，而處之浩然，未嘗少挫。其歿也，游定夫實誌其墓，而喪亂之餘，兩家文字皆不可見。熹少時，妄意爲學，卽賴其言以發其趣，而生平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起與。按顯道自元豐初見二先生，至建中靖國已二十四年。謝子見先生，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



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强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先生、先生曰、可謂益友矣。先生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楊、謝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外書龜山語錄。

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一日出易傳序示門弟子、和靖受之、歸伏讀。數日後見先生、先生問所見、和靖曰、某固欲有所問、然不敢發。先生曰、何事也。和靖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

用一源、顯微無間、似太露天機也。先生歎美曰：近日學者

何嘗及此。某亦不得已而言焉耳。外書呂堅中記尹和靖語。彥明嘗

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

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

因說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

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暗當，更無計較

也耶？先生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

輕說。外書呂氏雜誌下同。朱子云：程子有言，涵養須用

敬，進學在致知。二言者，所以教人造道入德之大端。而

不可以偏廢也。若和靖者，其學而有得於敬之云乎？何

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其門人記其緒言，各爲一書，嘗得

而伏讀之，所以收放心而伐邪氣者，幾微之際，所助深矣。

晁以道嘗以書問先生云：



某平生所願學者、康節先生也。康節先生歿不可見、康節之友惟先生在、願因先生問康節之學。先生答書云、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閒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宋儒學案、晁說之以道元豐五年進士、慕司馬文正公之爲人、自號景迂生。又從康節弟子楊賢實傳其先天之學。元符三年、知無極縣、應詔上書、入邪等奉嵩嶽祠。按嘉祐元年丙申、太中卜葬祖考於伊川、始居河南。是時、康節亦始遷河南。至熙甯十年丁巳、卒、只二十二年。明道作墓誌云、在洛幾三十年。張嶠作行狀略云、年三十餘、來洛定居、應在皇祐初、與二程始居河南、不合、大抵皆約略言之。

男懋校字

校記

①侯：當作「候」，見《二程外書》卷一二。

②某：當作「其」，見《二程文集》卷一〇《上謝帥師直書》。

③四十一郎：當作「四十一郎」，見上文所述。

④各：當作「名」，形近而訛。

⑤禾：當作「未」，形近而訛。

⑥此條編者誤。「華陽」在今成都，「涪州」即今涪陵，兩地並不接壤。編者誤將涪州當涪城（今四川綿陽）故爾。

程子年譜卷七

楚雄池生春籥庭

輯

會稽諸星杓恕齋

伊川先生

崇甯元年壬午七十歲。五月入黨籍。在伊川。

答周孚先問。

見伊川文集。跋云、孚先舊習太學、建中靖

列、親炙、模範、時聞詩語。越明年暮春、歸省庭闈。期年復入學、以所疑爲書、請質於先生、皆得親筆開諭。逮今幾四十年矣。以今日視前日、固知學之不博、問之不切、日月逝矣、功不加倍、祇益自歉。宋儒學案、周孚先字伯忱、晉陵人。與弟伯溫、恭先、從伊川學。伊川稱其兄弟氣質純明、可以入道。伯忱授建德尉、伯溫終坑冶官。

答張閔

中書、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尙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



儒藏

直待身後、覺髦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伊川文集下同。

又遺書張思叔錄。

答楊時書某啟。相別多年、常深渴想。前日自

伊川歸、得十一月十五日南康發來書、知赴新任、體况安佳、甚慰遠懷。頃如常、自去冬來、多在伊川。見謀居伊、力薄



未能遽成耳。朝廷設教官、蓋欲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苟能修職、則不素餐兮。孰大於是。赴省試、令子不知其名、中第可喻及也。名迪者、好學質美、當成遠器。應未有北來期。兩小子、大者項城尉、小者鄆陵尉。承問、故及之。此獨與諸孫處。歲計稔、則自餘無足道。春暄、惟進學自愛、不宣。頤啟楊

君教授。

三月六日、

按龜山年譜、崇甯元年、赴荊州教授、

任。此書云得十一月十五日南康發來書、蓋在上

年途中也。

先生子長端中、次端彥。元豐九域志、項城屬京

西路陳州郡。

鄆陵屬東京、開封府、南康屬江南、東路、伊陽

屬西京。

答楊迪書、相別累月、思渴。前承惠書、恐已出京、

故不復奉答。近又收書、乃知未行。喜聞夏暑安佳。前書所

問心迹之說、固知未能無疑也。若以心迹有判、則象憂亦

憂乃僞矣。是宜精索、未易曉也。又云、有道、又有易、何如。此語全未是。更將傳序詳思、當自通矣。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合也。

大率所論、辭與意太多。孔、孟之門人、豈能盡與孔、孟同。唯

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之說、是以能思而卒同也。若紛然

致疑、終亦必亡而已。勉之。勉之。盛暑在途、千百自愛。宋云盛暑

在途、蓋自夏出京也。按宋儒學案、楊迪、字遵道、龜山長子。師事伊川、錄先生語一卷。崇甯三年卒。年二十三。其從

學、蓋在紹聖、元符間。朱韋齋所謂以藐然少年、周旋羣公之間也。答門人書、孔、孟之門、

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

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頃言、纔不合

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



方也。姑求自曉、無庸他恤。深尤不知者、甚無謂也。 棣初

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

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遺書唐彥思錄、下同。按伊洛淵源錄、唐棣、字彥思

宜興人。官祕書丞。有語錄一卷、所記周伯溫諸人問語為多、疑與孚先同時從學。 先生曰、凡看

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

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伯溫問、學者如

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

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

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

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亨仲問、如何

是近思。曰以類而推。周伯溫問、回也、三月不違仁、如何。

曰、不違處、只是無纖毫私意。一作欲。有少私意、便是不仁。

昔有朱定、亦嘗來問學、但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遂使兵士舁僧伽避火。某後語定曰、何不舁僧伽在火中、若爲火所焚、卽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時不做事、待何時邪。惜乎定識不至此。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看一部論語、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



書雖多、亦奚以爲。周伯溫見先生、先生曰、從來覺有所

得否。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

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問、孀婦於理似不

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

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

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遺書二十

二下附雜錄後下同。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

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答鮑若雨書并答問云、示及

所疑、百忙中謝君告行、不暇周悉、略奉答、思之可也。夏暑

千百善愛。五月十日、頤咨鮑君秀才。伊川文集。伊洛淵源錄。鮑若雨字汝霖。

一云商霖永嘉人。遺書有鮑若雨錄。

先生曰、公孫宏謂三年有成、臣切遲

之。唐文宗時、李石責以宰相之職、謂臣猶以謂太速。二者皆不是、須是知得遲速之理。昔嘗對哲宗說此事、曰、陛下若問如何措置、三年有成、臣卽陳三年有成之事。若問如何措置、期月而已、臣卽陳期月之事。當時朝廷無一人問著、只李邦直但云稱職稱職、亦不曾問著一句。遺書鮑若雨錄下同

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人一處。昔嘗對哲宗說、天人之間、甚可畏。作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違之。昔子陵與漢光武同寢、太史奏容星侵帝座、甚急。子陵匹夫、天應如此。况一人之尊、舉



措用心可不戒慎。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先生先

生日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先生弗答湜曰何如先生曰

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

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媼笑也湜遂不行。遺書張思叔錄一本

云湜不能用又云謝湜求見者三不許因陳經正以請先生曰聞其來問易遂爲說以獻貴人註云獻蔡卞如用說

桎梏之類。五月入黨籍。道命錄九崇甯初呂舜從原明

以黨人子弟補外官知河南府鞏縣請見先生問當今新

法初行當如何做先生云只有義命兩字當行不當行者

義也得失禍福命也君子所處只說義如何耳。外書呂氏雜志下同

舜從至洛中請見先生召食食五品亦甚豐潔坐間問

事甚衆。先生一一酬答。臨行又請教。語甚詳。既而微笑云。只被公家學佛。蘇李明以上章得罪。貶饒州。過洛。和靖館之。先生訪焉。既行。先生謂李明殊以遷貶爲意。和靖曰。然也。惇嘗問李明。當初上書爲國家計耶。爲身計耶。若爲國家計。自當欣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李明以惇言爲然。先生曰。名言。名言。按。涪陵記善錄。按。續通鑑長編。李明以元祐元年丙寅除教授。呂進伯奏稱。行年四十。不求仕進。是生於皇祐元年己丑。而龜山與定夫書有云。蘇李明向除博士。曾到任否。蓋紹聖元年也。和靖初爲科舉之學。李明令詣先生受學。孫鍾元曰。李明能成。彥明於始。彥明能成。李明於終。朋友之益大矣哉。按史。是年九月。詔中書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爲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

二年癸未七十一歲。四月追毀出身文字。序春秋傳。七月禁學術。十一月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

二月丁卯作印銘有序。碧玉琢傳宗印程伯之後四字。其旁小字銘之曰。我祖喬伯始封於程。及其後世以國爲姓。惟我皇考卜居近程復爵爲伯子孫是稱程伯之後。

伊川文集

四月乙亥作春秋傳序。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尙人道備矣。



天運周矣。聖人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



其微辭奧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尙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伊川經說。
陳亮跋伊川

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歿。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世咸惜其缺也。予以爲不然。先生嘗稱杜預之言曰。優而柔之。使自得之。歷而飫之。使自趨之。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間。其義甚精。其類例博矣。學者苟精考其書。優游歷飫。自得於言意之外。而達之其餘。則精義之切在我矣。較之終日讀其全書。而於我無與者。其得失何如也。

昔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

人問。先生必對曰。己令劉絢作之。自不須某費工夫也。劉傳已成。來呈先生。門人請觀。先生曰。卻須著某親作。竟不以劉傳示人。先生沒後。方得見。今世傳解至閔公者。昔又有蜀人謝湜提學。字持正。解春秋成。來呈先生。先生曰。更二十年後。子方可作。謝久從先生學。其傳竟不曾敢出。外

祁寬記尹和靖語下同。

春秋自涪陵歸方下筆。竟不能成書。劉傳



終亦不出。先生曰、春秋大抵重嫡妾之分及用兵土功。

嘗因說伐顓與事、對上言、春秋重兵、如來戰于郎。潞公甚

喜。外書王信伯錄。王信伯問學於先生曰、願聞一言。先生曰、勿

信吾言、但信取理。外書時紫芝集。全謝山云、信伯名頤、世居福清、其父徙吳、師事伊川、其於同

門楊龜山輩為後進、而龜山最許可之、以為師門、後來成就者惟信伯也。蓋亦和靖之亞、故與和靖最相得、其才氣

遠不遠、文定、然如范伯達、曾吉甫、皆文定高弟、而請益於信伯、惟謹、可知其所造之粹。呂居仁亦亟推之、惟朱子謂

其不過一識伊川之面、而所記都差、得無太過耶。四月三十日、言者論其本因

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已追所復官、

優亦未詳。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

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伊洛淵源錄。范致虛言程頤以邪說

設行惑亂衆聽尹焞張繹爲之羽翼遂下河南府體究學者往別因言世故先生曰三代之治不可復也有賢君作能致小康則有之。外書時紫芝集七月下元祐學術政事之禁。

道命錄。

乙巳吏部言程頤子端彥見任鄆陵縣尉係在京府界宜放罷從之。河南志八月頒黨人姓名下監司長吏

廳刻石凡九十有八而先生於餘官爲二十三人十一月

四日言者論先生聚徒傳授乞禁絕後四日范致虛知河

南府實奉行之。

見宋史。宋史范致虛建陽人。崇寧初爲右司諫與蔡京相結。

先生於

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

必及吾門也。

外書卷七。按文集有上文。路公求龍門菴地疑卽此。

范致虛攻先



生爲元祐邪說、朝廷下河南府、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及
 門求見、先生辭之。伸欲先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
 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伸
 爲御史論事、公論與之。外書時紫芝集。宋史馬伸字時
舉東平人。登進士。崇甯初、因張繹
 求見先生、公暇日一造、請得受中庸以歸。爲監察御史、靖
 康之難、以書責張邦昌、遂迎孟后垂簾、遣使迎康王。上知
 其忠、推侍御史、論黃潛善、汪伯彥
誤國、貶濮州監酒稅卒、天下冤之。
 元祐學有禁、姦人用
 事、出其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先生之門、學者無幾、雖
 宿素從遊、間以趨利叛去。伸方自吏部求爲西京司法曹
 事、銳然爲親依之計。至則因先生高弟張繹以求見。先生
 初以非其時、恐貽公累。伸執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得

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死者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同僚相忌。至以飛語中傷之。不顧也。伊洛淵源錄馬仲狀。按先生

門人從學先後可考者。嘉祐初。呂希哲首以師禮事先生。其後楊國寶、邢恕、呂希純皆師之。朱光庭、劉絢、李籲、呂大忠、大鈞、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田述古、邵伯溫、周純、明林志寧、侯仲良諸君從游。與明道同。明道歿。楊時以師禮見先生。於洛卒業。則元祐八年也。尹焞年二十登先生之門。則元祐五年也。周行己未三十見先生。劉安節、安上與周行己許。景衡、戴述、沈躬行在太學。稱元豐九先生。其六人及程門不出。元祐間。馮理自謂二十年間先生教誨。嘗與和靖同學。郭忠孝受業先生二十餘年。當先於和靖。謝湜因陳經正見先生。以所作春秋呈正。先生答以更二十年方可作。疑與劉絢同時。鮑若雨輩七人。其五人同時及門。謝天申、潘閔、陳經正、經邦也。范冲、邵溥、李朴皆在洛從游。王蘋於龜山爲後進。楊迪以貌然年少周旋羣公之間。在紹聖元符間。譙定聞先生講道。特往見於洛。羅從彥聞先



生說易甚善。鬻田走洛，見先生，蓋在元符二、三年間。張繹年三十始見先生，自涪陵歸後，則元符三年也。孟厚范域又在張繹後。周孚先恭先建中靖國時始游先生之門。馬伸當崇甯二年禁學術時，因張繹求見，出入三年，至先生垂歿，爲師門後勁。至姓名僅見遺書，如林大節、張閔中、唐棣、暢大隱、范文甫、暢中伯、李參、呂義山，皆無言行可考。又如袁溉、陳淵、吳給、蕭楚、晏敦復、焦瑗，見於學案，卓卓可述。又童蒙訓載宿州高朝奉，自謂師事先生，并其名不傳。甚矣淵源所漸，其所及者廣矣。

三年甲申，七十二歲。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

爲深恥。遺書張
忌叔錄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曰蓋

有之。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遺書唐
彥思錄

崇寧以來、非王氏

學術皆禁止、而士人罕言其學者、號伊川學、往往自相傳道。舉子之得第者、亦有棄所學而從之者。建安尤盛。先生一日對羣弟子取毛詩讀一二篇、掩卷曰、詩人託興立言、引物連類、其義理炳然如此、其文章渾然如此、君尙何疑耶。若勞苦旁求、謂我所自得以眩惑後生、吾不忍也。非獨



儒藏

程子年譜 伊川先生年譜 卷七

詩爲然凡聖人書熟讀之其義自見藏之於心終身可行

患在信之不篤耳

曲洧舊聞

先生曰詩大序孔子所爲其文

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國史所爲非後世所

能知也

遺書鄒德久錄

又曰周南召南如乾坤

遺書卷六

先生作

詩序二篇昔人傳之不真和靖一日問曾作否先生曰有

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請乃得之曰爲子出此二篇今傳之

者是也

外書祁寬記尹和靖語

先生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

道如二典卽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遺書鄒德久錄下同

孔

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

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甯無

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與劉氏可也。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孔明庶幾禮樂。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楊雄。萇解經、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矣。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按此條較劉元承編爲詳、故並存之。

四年乙酉、七十三歲。

有祭李邦直文。

見伊川文集。按先生紹聖四年被謫、邦直尹洛、至是時知大名府、卒、故有自與公

別於茲九年之語。

張思叔作商稅院題名記、先生以爲得體。李



邦直卒、委思叔作祭文、多溢美。先生顧思叔曰、商稅院題名記是公所爲乎。思叔唯唯。他日別製祭文用之。曰、世推文章、位登丞輔、編簡見其才華、廊廟存其步武。外書時紫芝集。

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見教授夏侯旌、甚歎服。曰、前時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既問、卻不管他好惡、須與盡說與之。學之久、染習深、不是盡說力。詆介甫、無緣得他覺悟。亦曾說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既升、豈有燭火之不息。皆是意思常要已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

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六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爲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如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爲報君足矣。當時所爲，蓋不誠意。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卻未見其已。遺書唐彥思錄。夏侯旌字節夫，京師人。崇甯初，任諸州教授，學制既廢，卽日尋醫去。後任西京幕官，罷任，當改官，以舉將一人安惇也，不肯用，卒不改官。浮湛京師，至死不屈。見呂氏童蒙訓。李處遜字嘉仲，見伊洛淵源錄。陳瓘字瑩中，徽宗卽位，召爲右正言，累擢給事中，除名，竄袁、廉、郴州，安置通



州又徙台州。見宋史。按先生講學友自張橫渠、邵康節、外如司馬溫公、范堯夫、韓持國、富鄭公、文潞公、呂申公、范彝叟、呂微仲、范涇夫、王彥霖皆一時名公。虛心咨訪，如布衣交。其他如黃聲隅、宇文公南方、道輔、朱伯原、傅伯壽、韓宗道、陳公廩、張子堅、趙大觀、王子真、董五經、鮮于侁、鄒志完、孫曼叔、孫莘老、顧子敦、趙均國、范巽之、苗授、苗履、王謙、李清臣、翟霖、謝師直、李君行、夏侯旄、晁以道、呂舜從，或以文學或以高節或以治術，雖顯晦不一，而因先生論說，其人皆可知也。

五年丙戌七十四歲。復承務郎。尋以通直郎致仕。

正月乙巳，以星變毀黨碑。庚戌，劉忠肅以下二百有七人，敘復有差，而先生復承務郎，依舊致仕。三月戊戌，詔黨人

許到畿縣，先生尋以通直郎致仕。道命錄。宋史劉忠肅名鞏，字莘老，東光人。元祐六年拜右僕射。字忠肅。一云復宣義郎致仕。見寶錄。時易傳成書

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尙
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伊洛淵源錄。是年、

先生得風痺疾。外書時紫芝集。

大觀元年丁亥、七十五歲。九月庚午、卒於家。

先生年七十四、得風痺疾、服大承氣湯、則小愈。是年九月、
服之輒利、醫者語家人曰、侍講病不比常時。時大觀元年
九月也。十六日、尹焞入視、先生以白夾被被體、坐竹牀、舉
手相揖、焞喜、以爲疾去。先生曰、疾去而氣復者、安侯也、某
愈覺羸劣。焞旣還、十七日、有叩門者、報先生頃殂。外書時紫芝集。

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先生瞑目而臥。忠孝曰、



先生平日所學、正要此時用。先生曰、道著用便不是。忠孝未出寢門、而先生卒。遺書附。師說後、一作或人尹子云非忠孝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先生將屬續時、顧謂端中曰、立子、蓋指其適

子端彥也。語絕而沒。既除喪、明道之長孫昂自以當立、侯師聖侯舅之孫不可、昂曰、明道不得入廟耶。師聖曰、我不敢容私、明道先太中而卒、繼太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川、非端彥而何。議始定。或謂師聖曰、明道既死、其長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又明道長子死已久、況古者有諸侯尊宗、庶姓奪嫡之說、可以義起矣。况立廟自伊川始乎。外書卷七尹子親註云、此一段差誤。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入

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援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
不得讓焉。伊洛淵源錄。黃梨洲云、二程子大旨雖同、而
宏大、伊川親切。大程夫子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
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是自周元公主
靜、立人極、開宗明道、以靜字稍偏、不若專主於敬。然亦惟
恐以把持爲敬、有傷於靜、故時時提起。伊川則以敬字未
盡、益之以窮理之說、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又曰
只守一箇敬字、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然隨曰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蓋恐學者作兩項工夫用也。舍
敬無以爲義、義是敬之著、敬是義之體、實非有二。自此旨
一立、至朱子又加詳焉。於是窮理主敬、若水火相濟、非是
則隻輪孤翼、有一偏之義矣。後之學者、不得其要、從事於
零星補湊、而支離之思生、故使明道而在、必不爲此言也。
兩程子接人之異、學者不可不審焉。黃百家按、黃東發云、
自孔孟歿後、異端紛擾者千四百年、中間惟董仲舒正誼、
明道二語與韓文公原道一篇爲得議論之正。逮二程得
周子之傳、然後有以窮極性命之根柢、發揮義理之精微、
風氣日開、議論日精。濂洛之言雖孔孟亦所未發、特推其



旨、要不越於孔孟云耳。此評論之得當者。而唐一菴樞誤明道之學、一天人、合內外、已打成一片。而伊川居敬、又要窮理工夫、似未合併、尚欠一格。此但知先生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而忘卻先生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語、恐未是深知先生者也。蓋語學至二程、諸儒之中、更醇乎其醇矣。第大程質性高明、而先生從踐履入、非聖人之書、不觀其功、在於密察邊耳。至於大程之表大學、中庸、先生之易傳、更足爲萬世經術斗杓也。

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先生則直曰不

然。外書時紫芝集。

游定夫、楊中立來見先生。一日、先生坐而瞑

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始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

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

侯仲良語。

或問先生量可學

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魏公可學否。曰。魏

公是間氣。

胡氏傳家錄。

宋史韓魏公名琦字稚圭相州人天聖五年進士第二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

歷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丞相封魏國公熙寧八年卒年六十八諡忠獻。

先生之學本於至

誠其見於言動視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

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

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正食雖簡儉蔬飯必

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

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

無所不能。

尹和靖語。

先生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



顧而集矣。或謂先生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之。先生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先生曰。價卑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先生而起之。先生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司馬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先生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

見其梗槩矣。

謝顯道語。

按續通鑑長編禁銅錢專行鐵錢在元符二年閏九月。

天下之

習不能蔽先生一人而已。只一箇是自然不墮流俗。

龜山語錄。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於利害。而禮

義以爲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斯世。而衆乃以爲迂也。惟

尙德者以爲卓絕之行。而忠信者以爲孚也。立義者以爲

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爲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

與道合。泯然無際。無欲可以繫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

立意以爲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

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伊言者

反以爲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惟泰山以爲高兮。日月



以爲明也。春風以爲和、冬嚴霜以爲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於數、或觀於禮。學者趨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自某之見、七年元符三年於茲、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今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見於文字者、有七分之一心。繪於丹青者、有七分之一儀。七分之一儀、固不可益。七分之一心、猶或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於伊雒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固不可得而聞也。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

爲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誄而後徵。然而山頽梁壞、何以寄情。淒然一奠、敬祀於庭。百年之憾、併此以傾。張思叔祭文。北窗炙輿云、伊川祭文十許首、惟思叔之文理極精。微卓乎在諸公之上。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

張繹、范域、孟厚及焞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

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溥暮出城、是以後。伊洛淵源

錄尹和靖語。宋史、邵溥字澤民、康節之孫。范域、洛陽人、子文之子、官至待制。道之在天下、民

日用之。聖人慮後世不足以知之、載之六經、丁寧教告、纖悉具備、宜若人人見而知之。然自秦、漢以下、泯沒無傳、惟伊川先生以出類之才、獨立乎百世之後、天下學士大夫



翕然宗師之。聖人之道蔽晦千四百年，至先生而復明。昔之論者，謂孟子之功可同於禹，以其辨異端闢邪說也。當是時，去聖人未遠，異端之害教也未深，豈若後世沉深固結，雖豪傑之士亦無以自脫。先生獨能如醉之醒，如夢之覺，其功豈不優於孟子哉。元祐初，大臣以先生道義薦諸朝，召爲崇政講官，哲宗信而敬之。既而同朝之士有以文章重於時者，忌先生名出己右，與其黨類巧爲謗詆，遂以罷去。其後朝命屢加，終不復起。居於洛陽，天下尊仰之。紹聖治元祐諸臣罪，先生坐嘗爲所薦，責涪州。今上嗣聖，得歸，遂居伊川。建中靖國元年後七年而終。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

弟皆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門人張
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
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不肖孤既無以嗣聞斯道、姑用
記其言、且又使姪曷編次其遺文、俾後之學者觀其經術
之通明、論議之純一、謀慮之宏深、出處之完潔。雖於先生
之道未能備見其純全、亦將庶幾焉。右伊川先生文入卷
孤端中序。靖康之難、先生諸孫避狄流徙、寓居池州。先生二

子長端中、故知六安軍、金人入、虓死其官。次端彥、其嫡也、
以太中公任入官、任至從政郎、會州司戶參軍。紹興十年
四月二十九日、端彥之子賜勅補將仕郎。道命錄。按一
統志、端中、伊川



長子。舉進士。南渡後、徙家池州。建炎中、知六安軍。金人攻六安、固守、城破死之。池州都統制程全收其骨葬於池。元豐九域志、池州屬江南路池陽郡。先生孫易紹與初分甯令。見元祐黨籍碑。

晟紹興元年召赴行在。

見元祐黨案表。

暉桐廬令尹和靖壻。

見宋

儒學案。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

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爲辨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甯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

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偽。而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訕。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



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明其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

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魯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



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
 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
 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辭伐罪之時、猶
 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哀集四人之遺書、
 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
 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
 豈曰小補之哉。胡安國奏狀。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
 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伊川先生
 贊朱子文集。

先生之身貶於紹聖、先生之學禁於崇寧、然貶其身而身愈強、禁其學而學愈盛。困而不失其所享、先生有焉。彼輩敦逸、范致虛輩雖欲自絕、何傷於日月乎。先生一生、不獨處窮爲不遇、卽處達猶爲不遇也。跡其立朝、纔及歲餘、卽以人言罷之。言乎盡心勸講則有之、言乎得時行道則未也。道之行廢、身之用舍、關時運之盛衰、誠有非人力所能爲者乎。然身雖困、而道則亨。就一時而觀、則謂之不遇。統百世以觀、所成熟有如先生者。見其大、則心泰。有志之士三復斯編、夫亦可以自得矣。

道光乙未仲冬、錄伊川先生年譜成、謹誌於後。諸星杓。



儒藏

程子年譜 伊川先生年譜 卷七

程子年譜卷七終

男越校字

校記

①推：當作「擢」，見《宋史》卷四五五《馬伸傳》。

②間：當作「問」，形近而訛。

③字：當作「謚」，見《宋史》卷三四〇《劉摯傳》。

④辨：當作「辦」，見《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三引尹和靖語。

池籥庭商訂二程年譜手簡

按、彭夫人之歸雖不可考、然以周子作彭推官詩序推之、彭公以至和二年爲益州轉運使、而先生行狀云彭夫人事舅以孝稱、而不及姑、時太中正在鳳州、疑先生之娶亦在服闕後也。己丑八月八日。

年譜一書、年月本難於考據精詳、若體例盡善、卽吾二人所得者、亦足以成書、繼有所考、逐漸補入、久之自可以傳信。弟又欲另爲一稿本、自太中祥符四年辛亥起、至大觀元年丁亥止。凡周、邵、張、程五夫子言行事實及各門人仕宦出處、受學年月、俱按年纂入、倣史傳中表例、庶眉目清晰。積累既多、



可分可合也。必俟兄來面商。如蒙過我、所將程朱年譜及宋名臣言行錄俱帶來。司馬文正公年譜若得借觀、更妙。游景叔碑、弟無此種。近日校正蒙未畢、龜山集尙未暇看、俗事分心、流光虛擲、奈何。庚寅十一月二十七日。

承諭數條、蒐羅剔抉、精到之至。鄭白渠一節、上宰相書與侯先生誌情事、脗合、決爲代侯仲良無疑。惟宰相仍須考訂、若以爲呂大防、則上書應在元祐三年四月以後、紹聖元年三月以前、此六年中、不知的係何年。來示謂應在紹聖元、二年間、恐不然也。汲公以元年三月罷知永興軍、此後不復登朝矣。書中所云閣下嘗尹長安、事在爲相之前、又云僕射相公



以經緯之才、逢時得君、以天下事爲己任、是又在宣仁聽斷之時。若泰陵親政、則紹述論興、時事遂變、安能有爲乎。弟意謂須兼攷呂公著、范純仁、劉摯、蘇頌諸賢、在元祐入相之先、何人曾尹長安否。至書中方外不順、師旅之興等語、亦有端倪可尋。祈再將宋史暨忠宣公集檢查。殿丞誌「二年」二字係十年之誤、此段考證精確不差、其爲傳刻之誤無疑。得兄摘出、豁然貫通、暢快之至。伊川著家世舊事、在元祐年間、此亦近是。簡冊至今流傳已尠、吾輩旁搜遠紹、亦不過於此數書中、每見每知所益。若其不可強通處、只得闕疑、以待隨時隨地觸發耳。今早濃陰、令人望雲思雪、旋又開霽、喧暖如故、祈

善爲調攝餘容面罄。

庚寅十二月初五日。元豐初已嘗知秦州。

按宋史汲公在

之先矣。初札未細核。

故蕭庭駁之。今據史則代人上宰相書。

宰相仍係汲公。當在元祐三年四月。汲公超拜左僕射時。惜

無由起蕭庭而辨正也。

己酉閏四月。星杓記。

來示四條。一以代人上宰相書指溫公。一以明道避親指彭

中丞。俱明確可信。其尤辨證精細。指魯魚之誤。而釋千古之

疑者。在十八歲上書一條。以皇字爲嘉字之僞。發前人所未

發。可謂目明如炬。心細如髮。得兄指示。令人暢然意滿。真益

友也。至師直尹洛。以元祐二年知蔡州當之。仍恐不然。洛與

蔡州顯然兩地。且細按家世舊事所載云。師直尹洛時。嘗談

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尙稱伯淳。則尹洛談經應在



元祐以前。伊川蓋述舊事而連類追記之耳。然則師直尹洛、當在元豐年間考之、而家世舊事之述、可否編入元祐五年宅憂之時、祈再詳查指示。來示偶有抑塞之感、此亦天理人情之至。然士之所爭、在千古而不在一日、潛見待之、時數仁義、飽乎膏粱。兄任重致遠之力、百倍於弟、願益勉之、並時指弟之愚昧而警覺之、靳相與於有成也。庚寅十二月初七日。

奉到年譜提綱一本、暢慰之至、敏則有功、於兄益信。篇中應加按語之處、弟當悉心綴屬、以待訂正。所云不難於比屬、而難於大綱、此至當之言。後人著書好繁、此一大弊、然簡而明、豈易言哉。兄步而弟趨、不敢不竭力也。奉議一節、弟意亦以

爲應在元豐三年。手冊畱下、總於三日後呈閱。明日擬城外一行、餘日在廨、過我爲慰。庚寅十二月初九日。

細翫提綱數紙、其中不合體裁者頗多。蓋牽引太中、已不免有窒礙、又襍入文簡諸公仕履、更無眉目。以爲家譜、則書闕有間、嫌其挂漏。以爲年譜、則主客不分、祿然並舉、終不免著書好繁之失。不得已、或取太中家傳年月可稽處、注於句下、冠之篇端。年譜專載二先生、綱如春秋、目如左氏、非僭擬也、竊師古也。另錄數頁附呈訂正、目中按語亦不宜繁。文省事增、此編書之大要。後人著書、指干證百、究其所證、未必可信、徒多辭說、至義反蕪。率呈臆見、以俟裁示。有須面商、非筆所

罄、擬卽過我、藉釋羣疑。卽請文安、寒節珍重。

庚寅十二月十一日。

承示安溪正蒙注、語意精簡、能發張子之奧義、洵善本也。安
宜之書石經記、容細看畢奉上。所稱汲郡呂公似進伯微仲、
兩無所屬、恐別有其人、闕疑俟考可也。吳充薦明道以下數
條、宜載入、誠如明諭。胃氣作痛、祈於動息節宣之理加意書
年譜、亦不必太急、總以養身爲要、餘俟面罄。庚寅十二月十
五日。金石粹
編云、汲郡呂公者、宣公大防之兄、以直龍圖閣知秦州、大忠
也。方是時、宣公在朝、二三執政罔非正人、監司長吏咸以興
起學校、褒集經史爲務。至紹聖、元符之際、小人一柄政、諸君
子咸被重罪、以去。宣公竄死虔州。未幾、大忠亦降官。按此、則
汲郡呂公確係進伯、齋庭偶
未檢耳。已酉閏四月、星杓記。

先後兩奉手書、具見讀書精密、不肯一字放過。年譜得兄如



此推勘其爲功於先民不小。弟近日塵事愈擾、讀年譜尙未終篇、太約初五六日方能摒擋一切、抽兩半日之間悉心考訂。並迎吾兄過廩、面質所疑也。現纂國史館列傳、亦爲賓客所擾、或作或輟。奈何。奈何。庚寅十二月十七日。

昨承示手校李遜齋道南講授於程門淵源考訂精詳。頃語祁春浦學士、知李文貞公集陳碩士侍郎自閩刻攜歸、已全部相贈。日來服膺此書、精深博大、紫陽以後一人而已。來示勗以慎交遊、並以醇儒之道自律、深媿薄植、無所成就、然不敢不自勉、以無負愛我者之期望。仍祈始終訓迪、愈賜箴砭。至於道義之交、近時誠不可多得、惟節其長而棄其短、庶規

模不至於狹隘耳。秋色澄清、頗有停雲之思、擬於月中奉訪也。辛卯八月望前。

件來讀手書、所論處旅貴內外之正、舍此無心亨之道、惟同心可其語此精義入神之學、利用安身、卽在於此。兄之自得深矣、惠我亦深矣。昨夜夢中有人問云、世間何處最險、應之曰、平處最險。又問、何處最平、應之曰、險處最平。覺而憶之、此語似有意味、可作生於憂患注腳、不知先儒有此說否。抑積思之久、閱歷之多、而通於夢耶。此亦惟同心可其語也。程子年譜清本、弟攜去、容公暇手訂一過、俟兄來粵商定付梓。此別數月、善自愛。癸巳正月二十八日。



癸巳九月十六日、於太平試院奉到手書、所以慰存之者至殷且摯。卻憾明日清風不來嶺外、久欲奉書速駕、因天涯地角、郵遞爲艱。且慮海內士大夫聞風傾慕者、早已延而致之、則雙鯉浮沉、徒勞悵望。本年賈運生試使來粵、復奉賜函、頓解調飢、如聆警欬。惟是雁塢瓊林、屢困昭諫、在仁人君子固安之有素、而同舟者不能不詠文章憎命達之句、而氣爲之不平也。旣膺恩少、寇府中賢主嘉賓必非泛泛、此時不但都門館地可有可無、卽弟亦不欲勞兄遠行、何也。轉瞬又是春闈、兄之文行理無終屈、高堂之期望在此、弟之所昕夕禱祝者亦在此。惟甘旨之需、不可久缺、茲借星使還輶、奉上紋銀



百兩。同年中弟亦有非意。前曾彙寄許玉叔侍御處。因其中小有周折。故稍遲遲。家嚴於本年四月初八日抵桂林。不服水土。又爲家事所牽。已於八月二十八日嚴慈同行。攜三舍弟回滇。一切俱叨平順至在。弟嶺右三載於今。此中山水之奇甲於天下。士生其間。得靈秀之氣。頗不乏明穎者。惟家無藏書。人無教法。求一根柢盤深者。未之見焉。大約童子開筆未久。塾師遽授以庸俗墨卷。臨文不過摹其腔調。以希速售。變化之方。愧勵之法。文告固不可廢。然已末矣。弟譙間時進諸生而面訓之。稍有所進。卽破格以獎勵之。敏者頗能信從。仍以不能遍及爲憾。小學則已風行一時矣。近思錄現尙不

能刊發。此有二焉。一則諸生初聞端緒、先沈潛於四子六經、孝經小學、而後啟其門徑、則有實功而無流弊。間有一二好學之士、已自能購是書而讀之矣。一則考試匆匆、無暇校勘。小學之所以成功者、皆泗舸先生之力也。且現又窘於資力、故不能爲。至場屋弊端、逐漸清釐、士論頗以爲嚴。然夙興夜寐、惟求真才、故不畏人之怨。其知我者、則自不怨也。年來公行文字、皆殫心力而爲之、現已不少。然不欲寄近於好名者之所爲、他日尙求教也。此中有可以惠吾士子而裨益弟之所不及者、望悉心指示。兄能言之、弟能行之、此正朋友之大義。若但有嘉許、則非弟之所望於兄也。程子年譜亦非百冗。



中所能卒業、蓋一入宦途、則一切無益而不能廢之、虛文故套、又耗去精神大半。天假之緣、異日燕山風雨、重理巾箱、則平生之志慰矣。千里神交、情長紙短、計此信到京、長安太平鼓、又已聲滿六街矣。小學一部附呈、其中必多舛誤之處、望簽出、他日面訂、尚可重刊也。弟履任以來、搜採通省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給匾者已千有餘人、會題者現有一百八十餘人、凡前明、國初之湮沒不彰者、俱已表揚、此事差堪告慰也。泐此順候元安、爲道珍攝、不盡欲言。弟生春頓首。乙未九月七日。

講授師友紀畧

附知遇師友以親炙先後爲次。不論名位。僅就管見紀其大畧云。

蘭鄰先生姓陳諱徵芝。閩縣人。性敏嗜學。逾冠魁戊午榜。壬戌成進士。卽用知縣。選浙江會稽。有儒吏風。民不忍欺。振興斯文。愛才如命。古小學者尹和靖先生講學地也。選士之秀者。月課獎勵。縣試則終日坐堂皇。閱卷得佳士。視如子弟。士風丕振。人謂古靈再世。鑑拔如陶際堯、王藩、屠湘之、宗稷辰。皆不愧師門。星村辱知最深。屢置冠羣。調平湖。延課世弟。習見穆行。孝友出於自然。公餘博覽羣書。見精校善本。必購得之。有心悟輒劄記。一經寓目。終身不忘。居官以勵名節爲先。當丁鄭太孺人憂。有富紳被逮。願出三千金求釋。時公頃正絀。左右進說。先生擗踊



痛叱曰、此何時、敢以此言汙我哉。甯被劾、臨變易節、誓不爲也。卒以交代故、典質一空、鬻及書籍不已。其持正類如此。服除、補江西永豐、調彭澤、廬陵、署九江同知、題升雲南騰越廳。兩膺卓薦、引見星杓、館廬文肅公邸。際堯諸同門皆官曹部屬。稷辰爲文壽先生六十。避親調浙江秀水。癸巳、星杓南下趨謁、畱止館舍、再親炙焉。時方輯程子年譜、先生出藏書資考訂、時書片紙以決羣疑、猶自謂駁而善志。何學之博而德之恭也。歲暮告歸、特蒙厚賜、使供甘旨。會林少穆先生薦、分駕湖半席、次年仍止郡齋。一日、從容爲星杓言、上翁年逾九十、違侍而來者、爲夙累也。三十年浮湛州縣、子視我於宦情何如哉。爾來思親日摯、但

得歸侍、歡娛晚景、問尋舊學、吾願足矣。卽日謝病、守堅畱不願、
僦居以俟交歟。自是日親提命、益聞所未聞。歸日、太翁尙康彊、
背而棄、哀毀盡禮。終喪未幾、先生亦捐館。年六十有五。吁。近
世士大夫以官爲家、往往不遑將父、銜恤靡至、抱憾終天。先生
雖位不副德、未究底蘊、而孝行清節如此、無愧古人。其學之力
歟。配葉孺人、有淑行。先五年卒。子四人、遠謨、庠生。德詮、癸卯舉
人。乙己進士。廣東卽用知縣。延誠、延說、孫十人、皆業儒。先生育
才之報方未艾也。星杓從遊最久、又嘗爲其仲季授讀、獲益尤
多。述此志感。

王文恪公諱鼎、字定九、省厓其號也。蒲城人。丙辰進士。己卯典



試浙江、得星杓卷、目爲宿學、取中第五。會試謁見、猶口誦示同門。留京十年、公位業日崇、未嘗造請。一日、以親壽乞言謁直園、出池生春撰壽序求正、知有程子年譜之輯。極蒙嘉獎、留飲劇談。謂講是學者鮮不爲迂、某三十年不談性理、微子無以發吾之蘊。酒酣燈炮、傾瀉生平、娓娓不倦。席次贈余三言曰、正己而不求於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及歸廬、則簷庭已待漏趨禁矣。丙申、公爲會試總裁、閣中語同門許乃安、王藩曰、味青今科必捷、我識其文也。房官薦呈吳侍郎傑文、已取中、以詩中醕字平仄雙用、誤批失粘被黜。時星杓已選慈谿學職、謁公告歸、索卷閱之一讀、一擊節、幾爲墮淚、云、有此文、不中、命也。諄勉再試、竟

不果。孤負期許一席之誨。遂成永憾。往事難追。酬知無自。誌此爲之泣然。公立朝大節。國史書之。天下誦之。不具載。

盧文肅公諱蔭溥。號南石。德州人。辛丑進士。夙負人倫鑒。甲子典試浙江。所取皆知名士。庚辰會試總裁。得人尤盛。自三元陳繙昌外。畱詞館六十餘人。多爲名臣。道光丙戌。宗稷辰項名達同館門下。名達成進士告歸。公語以舉賢自代。稷辰以星村告。名達遂薦諸公。丁亥。延課公孫慶綸。禮遇有加。嘗與池生春輯程子年譜。公命取架上羣書移置館中。悉資采獲。復以李文貞公全部相贈。謂國朝名相。理學傳家。當推第一。公七奏賜壽。資子駢蕃。異數稠疊。縉紳榮之。隨屬盛京。慶綸始昏之夕。達遣



母喪、苦出哀毀、誓不入室。洎公歸成殯、稟請願宿書齋、終喪三年、刻苦自勵、百折不回。公語門人陶際堯曰、吾孫能持大節、師之教也。亟稱大君子。自是寢興不離、學問日新。癸巳告歸、慶綸已服闋。公寓書富海帆中丞、薦主緱城講席。乙未復上春官、公予告在邸、入見臥內、七年知遇、一席晤言、感舊懷今、遂成永別。辛丑、慶綸成進上、入詞林、繩武有人、公其無憾。公之相業、光昭史冊、朝野誦之。星杓敬紀賓館相知之雅、以志高仰云。

林文忠公諱則徐、字少穆、晚號疾邨、侯官人。辛未進士。己卯典試滇中、鑒識皆一時英俊、成進士者十六人、爲歷科所未有。楚雄池生春、同榜中年最少、性最醇、公攜之偕行。癸巳、生春視學

粵西、星杓侍池太夫人過吳、謁公節署、公誠之心見於詞氣。顧謂籥庭少許可、前以書來、獨稱君爲同志、且聞德州公亦亟稱君之賢。今一見、果然佳士。因語及同輯程子年譜、深蒙嘉許、謂名山大業必當傳世、異日訂定成書、當序而行之。尋簡寄嘉守、爲分駕湖半席、使主講授。乙未北上、復謁公於吳、賜經籍碑帖、卷資、期望甚摯。星杓屢困春官、丙申、選授慈谿學、公猶在吳、勗以師儒之官、正可講學明道、仍堪應試、益勵素學、無墮厥志。會海氛不靖、公馳赴浙東督辦軍事、星杓迎謁舟次、當羽書旁午之秋、首詢曾否應試、諄諄以程子年譜爲念、且言籥庭入祠名宦、有弟膺鄉薦、足慰存注。然蒐輯遺文、同志責也、子其有意乎。

誦言在耳、孤負初心已矣。當今無復有斯人矣。公德在生民、功在社稷、史不勝書、無俟贅述。敬誌知遇之感如此、不勝山頽梁壞之悲云。

于友池君籀庭諱生春、英雄人生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齟齬之時。幼通經學、善詩古文辭、補弟子員。願南雅、宋芷灣兩先生奇其才、招致門下、闢小六有齋居之、造養益邃。一日得通書、西銘讀之、默契理要、銳然以聖賢自期。己卯、林少穆先生典試滇中、甄錄皆英萃、尤賞識籀庭、挈之偕行。癸未成進士、用庶常。丙戌、授編修。好古力學、屏迹當路。星村畱京定交、日夜劇切講求。濂洛關閩之學、久與相處、一毫世俗之見不敢萌於心。竊在廬



文肅公東閣徧觀天下士、如簞庭者不可一二數、生平心契在師友之間。戊子、典試陝甘、還召對。先帝嘉其器識、特命入南書房、瀛臺應制、賦瓊島初冬七律二首、援筆立就、寵賚甚厚、期以大用。禁鑰宜勤、益昭敬慎。己丑、邀星杓過直廬、商訂程子年譜、往復推勘、積四寒暑、稿初具。癸巳、簡任粵西學政、事無鉅細、必躬必親、尤以求真才、勵實學爲先、多所造就。乙未、寓書星杓、謂程子年譜非百冗中所能卒業、尋擢國子監司業、仍畱學政任。丙申十月卒於官、年三十九。嗚呼、簞庭之德、蓋完於天、向使天假之年、成就其所至、自當無愧聖賢。迺自通籍爲文學侍從、直史館、世所知者、詩賦書翰之超絕耳。其生平志學、不獲



盡見於事業。卒之日，賢士大夫相與惜之。星杓每閱遺簡，潛焉
山涕，自傷卑賤，不能導揚盛美，使有傳於後，愧負心朋，悵憾何
已。粵西大吏奏祠名宦，弟融春登賢書，聞之，少穆先生云：

仁和項君梅侶諱名達，一字潛園。丙子舉人，考取學正，畱京館。
盧文肅公邸課文孫慶綸。丙戌成進士，卽用知縣，以親老不赴。
改歸京職，一時名公鉅卿皆見尊禮。謁告歸省，文肅語以薦賢
自代。介宗滌甫訪星杓於宛平書館，傾蓋定交，歡若平生，推挽
甚力，辭不獲已。丁亥，文肅延課慶綸。梅侶南歸，逾年復入都，館
蒲城王文恪公邸。咫尺光儀，時親講論，嘗語及心學於儒釋之
界，剖晰精微，實有心得。刻意力行，視塵世軒冕泊如也。晚主紫

陽書院、衡文必準聖賢理脈、雖時髦不少假、凡經繩削、無不憚其嚴而服其正。已而謝病、力辭講席、清修精進、雖古名德不逮也。星杓授慈谿學、往還益密、嘗邀遊育王、天童諸山。島先君子欲刊丹桂籍、乞重訂一過。簞庭下世、程子年譜稿寄君、畱之累載、爲一一訂定體例、期不失簞庭初意。及繕寫再請校正、而竟沮謝矣。君性行與簞庭相似、而尤心折簞庭。其遺文事實、人共傳之、有子錦標能世其學、可以無憾。語稱今古名輩皆自夙慧中來、非一世薰習所致。茲於梅侶益信。

滌甫宗君名稷辰、一字攻恥、愛慕望之勝、又號越峴。世居臥龍山麓。其先公諱需、已巳進士、合零陵有惠政。滌甫少有志操、應



童子試、陳蘭鄰先生極賞之、隨侍之永。向學益勤、以詩古文有聲湖湘間。父卒於官、貧不能歸。主永州、辰州講席、士多嚮化。辛巳鄉舉後、尙爲僑人。丙戌會試、吾鄉公車至不能容、創議山會置館、中外翕和、集數千金、事以克成。其勇於爲義、雖仕而有力者不及也。是科同學多登第。星杓畱京、心契益親。將之湘、畱語項梅侶、薦僧廬邸。已丑復同寓、晨夕樂數、勤見啟誨。與人交直諒無隱。先君子六十壽、約同人爲詩歌序以寄祝。其質直醇厚、自池籥庭外無及也。辛卯、率母來京、襁被入直中書、仍資筆墨以養。舊錄程子年譜稿就質、復書謂編類甚斟酌、以其身繫天下、故略其家事、亦見用意之嚴密。及星杓授慈學、爲文贈行、昂

以奉親迪士、追踪楊

適杜醇

仁者贈言之義、良友相愛之情、兼

得之矣。既而入樞禁、贊機密、束身愈謹、交遊益淡、而書問時至、

無一語爲無益、以是敬之。丁未後、讀禮家居、又以程子年譜定

本、請正、且乞爲序。滌甫慨然念業是之勛、慮後之無嗣音也、亟

序而歸之、力促付梓、並薦講席、少助剗刷。噫、近世道義交固、不

可得、卽求溫不增華、寒不改葉、亦難概見、如滌甫之終始不渝、

當於古人求之。今且陟諫垣、得時言事、行將力行所學、以垂不

朽、吾知果不負越中之望矣。世有知滌甫者、當以予爲知言。

杜尺莊先生諱煦、系出祁公、爲越中望族。家多藏書、博綜該貫、

早負譽望、承筠谿公志、樂善好施、無虛日。丁卯、同弟

春生

登鄉

榜。癸巳子賈辰成進士、從子賈爵暨孫賈先後選拔、諸孫皆游

庠。主持詩社、提唱風雅數十年、吾郡稱耆德碩學、必首推。與先君子交最契、星杓竊聞馨芬。居恤後、時親几席。終日小齋、手一編以自娛。校胡穉威先生文集、自謂三十年猶未精善、且以日力不足、笑謂予曰、書不如此讀、若後世更生、當從頭讀起。雖一時戲言、抑何學彌篤而心彌下也。嘗執程子年譜就正、畱閱數月、簽示疑義數十條、往復商定、並以程門講友、門人、閱者不能了了、屬詳注源委。於是重加詮釋、再求質正、閱之暢然稱快。庚戌上元前日、序先君子丹桂籍三編、趨聆教言、傾談永日。聞予將之嘉定、握手惜別、期以後會。豈意半年契闊、遽歸道山。卒年



七十一。噫如先生之樂善本乎至誠、好學至於沒齒、不可復見、後生小子將何所則。倣星杓亦熒熒垂老、念世契之無人、能不爲之臨風隕涕而歔歔。

松江姚樗寮先生

椿

負海內重望、名公鉅卿莫不虛心咨訪、星

杓每以不及見爲憾。庚戌夏、邂逅其弟子樞於嚴仙舫觀察署中。素心共數、見少穆先生與先生書、有論國朝文錄、學錄之輯、兼和詩章、知先生所學一本伊洛、考亭。秋仲、訪其廬、得親光霽、雍容樂易、行觴侍坐、星聚一堂、益歎先生充養有道也。因出程子年譜求正、先生以爲先賢必不可少之書、許畱裁定、期以畢歲論及宋元學案、雖較勝於明儒學案之專主楊明、然亦有



不滿人意處、三代下如范文正公、所謂無文王而興者、故朱子以爲振古人豪、不止爲兩宋名臣第一。鄧王氏梓材以爲睢陽戚正素所傳、蓋止據晏元獻延主講席一事、未足以眩一生本末、是欲尊范公而適以小之也。睢陽亦誠君子儒、但所成就似猶在善信之間、未足以興起斯文。謝山特立高平學案、而底稿無存、鄧王氏補之、惜其於范公學術太畧、後人無從窺見用功次第、必以爲公乃天人、不可幾及。若按公文集以次填補、使人知體用一貫、外王必本於內聖、於以鼓舞學者、其必有無師而興起者矣。此事他日必有如程朱湯陸其人者起而正之、庶可爲後生之鵠、執事其有意乎。星杓謂范公振興斯文於濂洛未

起之先、獨以中庸授張子、非深契道統、何以能此。其原本仁義、用功次第、集中具有可攷。謝山特以講授之故、尊安定、泰山爲先河、其實安定、泰山皆公所獎成、必如先生所論三代下無文王而興、當推公第一、乃爲至論。星杓末學固陋、何敢妄議前人。然如謝山謂二程未嘗得統於濂溪、不必溝而合之、自是一偏之見、不能遠萬世之公也。是年冬、先生訂正程子年譜、並寄思辨錄以資采列、且謂如陳蘭鄰、池鶴庭諸君、不可無傳以紀。今悉本先生意附載於後、異日往來崧泖間、得再窺眞編大業、則終幸矣。辛亥九月、諸星杓謹識。

男越校字

宋儒發明聖學會合先後攷

自古名賢會合、蓋有天意、非偶然也。宋興、五星聚奎、寶啟文明之運跡、其無待而興、直接聖學、本仁義發爲功業、以振起斯文者、端推范文正公一人。當其延胡安定爲教授、授張橫渠中庸、授孫明復春秋於濂洛、未起之前、可不謂羣賢之魁樞與。文正與濂溪父同榜、時許渤、胡宿與文正游、亦與濂溪游、固有世契、非若王君貺之不知濂溪、受卻拜也。且胡宿嘗與邵天叟從廬山隱者受易、則與邵堯夫亦非不知。方是時、范韓同朝、爲一時名賢歸重。歐陽文富折節下賢、士多歸之。一程子幼時及見韓范、明道嘗稱范文正公才氣老成。及論元豐間西舉、謂前日希



文能以虛聲走敵、今日不知誰能爲希文者。韓魏公亦知太中、伊川稱魏公是間氣、其量不可學、特以二公德尊望重、遠不相接。歐陽知慕堯夫、屬子裴請教、而微不滿於彭公。彭公知明道於童穉中、歐陽知貢舉、得明道、橫渠、而所契乃在蘇、曾、何、道德文章之異趣耶。文富、晚與太中爲耆英會、最重二程。司馬溫公稍後於文富、然與文富皆尊禮堯夫、二程、橫渠亦信服程邵、而不及見濂溪。范堯夫彝叟則極心折二程、固其家學所漸與夫以文正之直接聖學、使與周邵、張程會合一時、其樂當不亞洙泗。乃不使之聚於一方、而使千百載後偕韓、歐、司馬同從祀於廟廷、此以知理學名臣之後先輝映、固自有天意存乎其間也。

蘇文忠公詩
編註集成總案

清·王文誥 編撰

吳洪澤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王智勇 二審

清嘉慶道光間鐫武林韻山堂刻本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四十五卷，附錄《諸家雜綴酌存》一卷、《蘇海識餘》四卷，清王文誥編撰。清嘉慶至道光間武林韻山堂王氏刻本《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附。

蘇軾（一〇三七—一一〇一），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眉山（今屬四川）人。嘉祐二年進士，歷鳳翔府簽判、直史館、杭州通判，知密、徐、湖、登、杭、潁、揚、定州，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擢禮部尚書。他一生曲折，嘗因烏臺詩案被捕入獄，先後貶官至黃州、惠州、儋州，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謚文忠。

蘇軾是宋代文豪，詩文詞書畫均極出色，也不乏經史著述，備受後人推崇。其著述經歷代反復刊刻，年譜亦一再有人編纂，多達五十餘種，僅宋人所編亦有十種，其中王宗稷、施宿、傅藻所編流傳至今。王、傅二譜較疏略，施譜則詳於繫詩，與《施注蘇詩》相輔，清代如查慎行、馮應榴、王文誥等注蘇詩，亦多採施注。

王文誥（一七六四—？），字純正，號見大，又號二松居士，清浙江仁和人（今浙江杭州）人。著有《韻山堂集》、《二松庵游草》等。所撰《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四十六卷，後附《總案》，雖以詩文繫年為主，然詳考蘇軾行實及當時朝政大事、一時交遊等，實為蘇軾年譜。而於關係宋學命脈之洛黨、蜀黨、朔黨之間的糾葛，考證尤詳，不乏創見。其考繫詩文著述及生平事蹟，亦遠勝前譜。故王氏於此書頗為自負，於同時稍前之查注、馮注多所匡補駁斥，然亦不免矯枉過正之處，當代學者多已指出，茲不贅述。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目

計開

各序

自序

凡例

諸家弁言一卷

王施註諸家姓氏考一卷

像贊

勅序贊

墓誌銘註一卷

本傳註一卷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 總目

恭錄

聖祖仁皇帝

高宗純皇帝御評一卷

詩目一卷

編年總案四十五卷

編年古今體詩四十五卷

帖子口號詞一卷 眞像考

兩宋雜綴一卷

蘇海識餘四卷

附牋詩圖一卷

序

注古人之詩難矣。注大家之詩更難。若夫杜少陵、蘇長公二家之詩，則尤有難者。蓋少陵丁天寶之季，出入戎馬，跋履關山，感事摠懷，動有關繫，非熟於有唐一代之史者，不能注杜集也。長公親見慶歷人才之盛，備知安石變法之弊，進身元祐更化，卒羅紹聖黨禍，凡所感激，盡吐於詩。其詩視少陵爲多，其榮悴升沈亦與少陵僅以奔赴行在者異。少陵事狀頗畧，而長公政績獨詳。唐之雜纂不載少陵，而兩宋紀錄非長公不道。故注蘇較難於注杜。雖然，有宋一代之史，勢不能括其全。然仕跡雖異，而其飄零遠徙，繫心君國，至於每飯不忘，則同。此又二家詩之極致，必明之而後可也。蘇之有注，自永嘉王氏分類始，而以吳興施氏、吳郡顧氏編年爲正。然自元明以來，宋刻散闕不全。至我朝商邱宋氏購之，毘陵邵氏補之，而後復行於世。嗣是海寧查氏得其影鈔本，



儒藏

大興翁氏得其宋刻本、桐鄉馮氏亦見翁所藏本、皆有補注、各抒所得、不肯雷同、勦說其意、或在誇多鬪靡、拚駕前人、而問津蘇海、不無派別、然是非損益、世固有定評也。予友王君見大以武林名宿、宦學粵東、萃經擷史、下逮百家、亦既發爲文詞、取重當世、而於長公經世之學、尤所篤信、以爲唐有李長源、陸敬輿、宋惟長公不再覲矣。因盡通其所爲文、復由文以通詩、遂有是編之作。計古今體詩四十五卷、帖子口號詞一卷、詩之外、創爲總案、遶長公前後集、制劄書狀、序傳、銘記、詞賦、論說、悉納入之事、或未備、則佐以老蘇子由、叔黨諸集、而系以詩之應入案者、合爲編年。自長公始生、至於北歸、綜六十六年事、都爲一通、釐爲四十五案、以并卷首、而分編之、詩、滙收之、注、咸於是取、則焉其立意也不撓、理解、不過前功、諸註班論、惟歸於是、苟有膠舛、雖子由明文、史家載筆、亦必劄正、其偏揚偏抑、委過卸過、矯駁矯炫之習、終是編不蹈一辭、故其選擇精純、援



據賅洽、公是公非、弗臆弗固、深得聖人立言無邪之旨。其畢功也、有如星宿探源、百川歸壑、同條共貫、脈絡分明。長公一生閱歷之境、不特其人其地其事、其時不容或紊、而自嘉熙迄崇觀、上下百年間、政治之得失、賢奸之消長、包舉無遺、瞭若指掌、可與可感。詩以會通、在王施肇端伊始、既足發明、而查馮鋪敘爲殿、亦皆扼要。是編旣出、光前絕後、非獨君所自信、將傳之千百世、而人所共信、有功眉山、斯爲第一、歎觀止矣。曩者使粵諸公、朱石君、長牧菴、吳曇繡、蔣礪堂、曾賓谷、並以鴻儒碩學、淹通經史、旣至、必引君爲重、相與友書而先。大夫謂君剛直不阿、尤愛重之、嘗比以追風之駿。予旣納交於京師、繼以銜命填粵、評莫逆而往來者六載、君爲文雄詞奔放、一瀉千里、而規行矩步、密入毫髮、一字無來歷不道、扣之則此穿彼插、一句徵數典、意尙不盡。予每歎以爲難。今其案詞輒纍千百言、散見諸文字後、合讀之而詞達氣暢、蘇海未能形其

窘步可謂有膽。使生當往日，亦若黃魯直、秦太虛、李方叔、陳無己、操觚以陪敦槃，其肯自安魯鄭之賦哉？嘉慶癸酉，述職北上，君作珠江秋餞爲首唱，以寵行，自礪堂賓谷以下皆和名章俊語，一時稱盛。繼又與君燕別峽山涼碧亭上，對坐泉光嵐影中，者竟日。君左觥右墨，振管風發爲予記一圖，相約重見於此。漏二催列炬下山，始別去。及詣

闕蒙

恩遷掌禁，因畱京奉職，不克追踐前約，而睽違寒暑，飄忽又垂一紀。君不忘疇昔之好，遠致刊本，責序於予。予老於荒蕪，何足揚君美盛？且是編囊括全集精華，騰邁注杜之上，不待序以傳也。然以君清才雅望，數見推於鉅公明德，而殫其畢生精力，僅托此以自見，亦欲稱藉手而告無忤示來者，使非予忝弁載之舊，而有以知君之深，則語焉不詳，是亦莫之傳也。因撮其大凡以爲之序。時在

道光元年歲次辛巳六月初吉、

誥授榮祿大夫刑部尙書、前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巡撫廣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署兩廣總督、年家眷同學弟元和韓對頓首拜譔。



儒藏

序

蘇文忠公以文章經濟爲有宋冠冕。觀其學術之富、德業之盛、忠義氣之奮發、雖跨唐越漢、賈陸不足多也。公起自西蜀、適當熙寧紹聖之會、邪說暴行薰灼天下。始則上書攻法、託爲諷諫、搆怨羣小。至於放廢、逮元祐更化、廷臣皆以變法干進、公獨以謂改革利弊不一、未足推明先志、消弭後憂、輒與在廷爭議、或開陳講筵之上、憂危家國、每飯不忘、草制攄疏、必達此意。由是忤權坐訕、屢召屢出、然猶隨地効忠、舉凡籌邊弭盜、備裁放欠、治河清漕諸事、鮮不講求規畫、以期有補於國。旣遷嶺海、坐不貼席、而目覩兵燹、民億政不卹下、尙時時以澤民爲念、終其身志弗少懈。故跡其所爲詩、或取觀於興象、或寓諷於聯吟、詞雖達而旨則隱、文或華而體實質。雖天才浩瀚而津涘莫測、未可謂言語妙天下、遽以譚諧嘯傲視之也。公全盛時、黃山谷陳無已、潘邠老、蘇養直、韓子蒼諸門



人子弟於詩已有撰述。其後趙堯卿次公、李德載、程季長諸人踵起，遂有四註五註、八註十註之作。而張南軒、安國、呂伯恭、胡邦衡之流，皆有論著。至王龜齡類聚一冊，蓋已幾及百家矣。百家註失次，則施顧註編之。施顧註殘佚，則查註補之。馮註合百家參之。然以詩而求當乎註，或繁徵而義晦，或異趨而事整，條目雖張而指歸不一。學者疑之，十尙三二，信有待乎方來也。仁和王君見大學識天成，泛濫羣籍，在年少時，以其詩文鳴於大江南北，亦旣哀然成集，自名一家矣。顧其立意不尙空言，取諸實用，故於公文獨有神契，而因以發明其詩。此其刪述之志所由興也。殆後游觀吳楚，至於嶺海，會朱文正公持節開府，引君爲上客，謂君必名世。君詩上追正始，宜於述作，載入知足齋集。君用是益信而士大夫之求交於君者，戶爲之滿，繫維永久，轉瞬經年，因葺韻山堂以居，儲書其中，日事冥討。雖問奇載酒，車騎踵接，而君於譚笑間，心撫手追，用意未嘗不

在其或行役於外、南窮海角、北抵中山、輒挾一編自隨、收江山之助發、而公仕跡、騁蹤題詩所到之處、君皆縱觀有得、誦詩以見志焉。故其書標案爲經、而以詩爲緯、互相援證、不可偏廢。自公始生、以及登朝、凡二十六年、本集不足於用、則補以嘉祐集。出判營北京、推發策十年、則主詩文紀錄。杭密徐湖八年、則詩文參以書奏。元祐敷歷中外九年、則以內外制劄狀爲正、獨黃惠儋遷徙最久、先後歸常、皆飄泊塗路間、統計一十三年、文無綱領、羣碎散曼、難於掇拾。君或一至再至、訪尋遺蹟、參稽往籍、甚至郵筒續軸、咨訊往復、必求其與集鍼芥適合而止。蓋非是則立案不足、昭信而詩無由定編、其致力也可謂勤且遠矣。嘉慶丙寅、猶子寶繩宰博羅、歸攜出蜀、鳳翔直館杭密徐湖各卷、爲道君意徵序於予。予謂出蜀之創始、鳳翔之雪誣、直館之舉綱、杭之正舊編、密之補政事、徐之考行跡、湖之詳詩勘、皆得史遷筆。明年爲手書韻山堂額、寄君而序未敢遽



作、蓋有待也。其後

寶繩

遷鎮遠守，繼又典桂林，六七年中，數與君相見。君頗經

營、悅、悴，而是書以成會。予年躋九表，

寶繩

假歸，出其全藁示予。予謂觀三黨而

知君淹貫，春秋傳觀三出而知君意，本諸魯論，觀三遷則又驅莊列御風而行。

舉此三難而浙、潁、淮河之事功並見，合前幅而無美弗備。重離繼照，輝映千古，

循孔孟之正軌，續韓歐之一鐙，蘇學大明，毫無遺憾。學者熟此而養氣立節，致

君澤民之道已盡。若夫詩之得失損益，且不待君言而灼然共覩。思已過半，書

曰：惟木從繩則正，是卽經與緯之度也。宜其然乎？往者君臯亭紀游集成，顧涑

園先生爲製序，且謂予君他日當不凡。予亦言題下諸小序，考論扼要，自是巨

手。因手題一籤，署名其上。此乾隆戊申事也。今涑園久歸道山，而予以臃腫一

老沐

堯、醲舜薰之化，熙熙皞皞，縣延於世者又二十六載，得見君述作之大成，然後

知涑園之所以處君者固自有在。而予之獲序是書并次所聞於寶繩者用以復於君其亦庶幾明君之意也夫。是爲序。時嘉慶十有八年龍集癸酉仲春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奉直大夫、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嘉慶丁卯科重宴鹿鳴

特恩加翰林院侍講學士銜年世姻家弟錢塘梁同書頓首拜譔時年九十有

序

予從韓桂舫大司寇、獲識仁和王君。見大於嶺南。王君學識淹通、深於史、所撰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尤精博、匪特聚百家爲大成、更可訂元修宋史之舛陋。予於接席間、歷扣王君致力於蘇詩之處。王君曰：蘇詩編年註、不始於施德初、與顧禧也。當元豐間、坡公遷黃彭城、陳師仲爲編述、密徐二郡所作古律、以寄事載東坡集中。今王龜齡集註、姓氏錄、彭城陳師道後載有陳希仲、以其註內劉共父或稱洪父、張敬夫亦稱欽夫、例之是希仲註。卽師仲也。其後坡公北歸、有前後集、編年註則趙次公、宋援李德載、程綬四家也。李敬齋載在古今藁、謂之四註本。繼有林子仁者、復附益之、改四註爲五註。考子仁於政和中、賜號高隱處士、而自政和上溯建中靖國、僅一十七載。註已兩刊。德洪親見黃魯直、而謂坡公海外詩、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可爲崇觀時刊行。四註五註之證、是編



年註出於北宋者也。大公同時有趙夔者，嘗知榮州，納交於叔黨，別創爲分類註，垂三十年而刊於紹興之初，自鳴一家。復有師民瞻任居實、孫倬、李堯祖四家接踵於後，其爲體例一本於夔，而取編年五註並納入之，是爲八註十註。庚溪詩話載乾道初梁叔子入對，阜陵謂近有趙夔等註賦詩甚詳，而龜齡集註序則云舊得八註十註，考夔序其詩分五十類，自爲單行，與編年五註各不相牟。乃刊定後閱三十五年，而阜陵目爲趙夔等註，此卽夔註五註並入八註十註之證。夔序仍以分類弁首，故云趙夔等也。龜齡集註實由八註十註推廣，今編年五註猶有存者，檢對龜齡集註其入選者十有六七，亦惟此十家註獨賅備，與龜齡增輯諸家繁簡縣殊。此是十家分合具可考也。龜齡在隆興朝力持國是，阜陵方倚爲用，其不及集註者，龜齡亦僅有此八註十註而已。殆至乾道，已知諸將不足用，歷典四郡自効，專以及民爲務，而其排纂亦在此時。以阜陵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 序

不及集註考之。是書成後六年矣。呂伯恭廣夢註爲七十八類。龜齡實主日本。故集註亦七十八類。載入姓氏錄。伯恭名下。而夢之分類亡。今其序猶存。而與集註分類不符。由於此也。龜齡序又云。自八註而十。自十註而百。均之百人。此又八註十註。積累至百之證。計其所均之人。列門牆。預後進者。爲黃魯直。陳無已。秦少儀。潘邠老。王直方。劉無言。曾公衮。晁冲之。韓子蒼。李商老。潘仲達。蘇養直。釋祖可。出魯直。西江派者。爲謝無逸。洪朋。高子勉。楊信祖。夏均父。何人表。洪芻。饒德操。李希聲。謝幼槃。徐師川。洪炎。汪信民。釋信中。流入播遷。號者舊者。爲王性之。汪彥章。林敏中。呂居仁。王長源。江端本。元不伐。林子來。通計北宋註可知者四十七家。南渡傳聞學者。爲劉子翬。黃通老。陳體仁。汪聖錫。龔實之。胡邦衡。劉共父。張南軒。呂伯恭。甄雲卿。登朝籍及閒放者。爲張孝祥。汪養源。吳明可。馮圓仲。芮國器。胡元任。鹿伯可。陳少章。王壽朋。葉飛卿。丁鎮叔。孫彥忠。項用中。

葉思文喻叔奇、王百朋、張昞、傅薦可。通計南宋註可知者三十一家。此編年累改爲分類，滙爲集註之大畧也。施德初登張孝祥榜，龜齡出五載始入爲著作佐郎。其與顧禧爲編年註，應在淳紹之時。據陸游原序，概論作詩事實而下云：「德初絕識博學，係指題下施註紀事，又謂助以顧禧該洽，係指句下顧註徵典紀事，引本集樂城史傳不載出處，徵典引經史子集外藏悉載出處，顯屬二手。」卷端施氏顧氏以次標列，亦可與序參證。卷中疵議趙葵、程綬等註，輒曰「舊註而於次公間一標名，其編年謹於五註亦見施顧所因」。又凡原引經史正義已盡則避去，佐以別載。此緣施顧不時緝檢五註十註，是以相爲表裏，所在符合，其體段概可知矣。施宿爲餘姚令，乞序於游，至嘉定付刊，已較集註後出三十五年。凡刊五十五年至嘉定而曼漈鄭羽爲淮東倉汰，其字大小七萬一千五百七十七計一百七十九版。自此流入元明，無復表見，而集註有元刊者則

已增入劉須溪註。須溪在宋爲國博，終於元季。書雖元刊，內有補列數家，當卽須溪所爲。其去宋刊固不遠也。

國朝康熙間，宋牧仲得施顧殘本。邵子湘取肆本分類補綴，因以編年爲施註，而目肆本分類爲王註。沿說至今，肆本省七十八類爲三十類，在前明已有之，而不詳所自。或言此出吳興茅本，而新安朱本復省爲二十九類。然迥非龜齡集註之面目。此後查夏重得影鈔施殘本，翁君覃溪得牧仲施刊本，馮君星實兼得宋刊編年五註後集及元刊龜齡集註。夏重補施星實王施並補，參覈得失，皆能赴其力之所至。然於各註遞爲乘除，而貫串一氣，卒無有言其義者。此編年註出於南宋，近又兼并分類之大畧也。予復讀王君之書，知其涉歷諸家，精校博考，然後能集諸家之成而發其所未及。王君蓋謂變法改法之不明，則由於史陋；朔黨洛黨之不辨，則由於史諱。紀時紀事之不當，則由於註誣。改編



補編之不確則由於註淆。此皆於兩公本事未嫻貫於心而徒馳驚於外故其
歧舛脫闕治之愈勞爰創立總案以統各詩復訂正誌傳以統各案而補所不
備於蘇海識餘中於是擊空踐實而裁爲具體意向畢達其前之以王補施也
先因肆本輟輟莫測誰某論者無徵五註集註出馮君星實猶以南渡後爭尙
蘇學賤解人衆爲言蓋相沿王註悉出南宋之舊說耳王君乃嚴趙呂之類別
窮施顧之編年上追豐祐下達貞元發明北註南註先後變易成於風會且其
旁搜遠紹氣類源流通感分合本末明晰泰然大同是皆確有所據足補前註
之未達矣坡公立朝犯難語言文字志節不磨得王君發之始無所遺誠括衆
美而舉其全矣予適觀是書之成復問而知其心得之要著於簡端俾海內讀
是書者由是而擴蘇公詩之義洵盛事也。

道光三年癸未春二月既望督學使者揚州阮元敘。

序

吾嘗博觀典籍、而竊歎夫文章之道有三難焉。作者難、讀者難、而註者尤難。卽以詩而論、人生而靜、有感則鳴。康衢擊壤、喜起賡揚、尚已。三百篇以降、流爲漢魏六朝、盛於三唐、延及兩宋、自名公鉅卿、以及勞人思婦、孽子孤臣、當其原本性情、各抒胸臆、託詞寓諷、或泣或歌、初不顧後人之讀與不讀、又何暇計其註與不註哉。然而性情幾微、不得其中、詞章絲毫、不軌於正、皆難免於後世之指摘。故唐棣言思見刪、尼父香奩體豔絕口、醇儒此非作者之難乎。至於前人往矣、後人生於數百千年以下、取數百千年以上之詩、伏而誦之、若非脫去形骸、獨以神運、以古人之心爲心、以古人之境爲境、設身處地、情性融洽、則我之精神、命脈與古人之精神、命脈隔礙不通、又何能領略其中之甘苦。讀書豈易事哉。迨夫聲入心通、神與古會、復念天下至大、來世正長、我旣窺古人之堂奧、又



欲天下共窺我。旣通其性情，亦欲來世盡通此。註之所以不容已也。然欲論其文，必論其人。欲論其人，必論其世。苟於作者生平之事跡、君臣之際遇、品詣之榮卑、賢奸之分判，一事不合，則古人之面目不明，精神反晦。此編紀之不可不詳，其難不更甚乎？有宋蘇文忠公文章氣節照耀千古，雖婦人小子莫不知有東坡先生也。然考其生平，才足以致治安，而未邀當宁之倚任；文足以追賈、陸而不免宵小之詆排。初授史官，遽補外任，暫叨侍從，遂竄南荒。在朝日少，遷謫日多。得志事少，拂意事多。其中忠義奮發之氣，百折不回之操，一皆發之於詩。而且才雄力大，取多用宏，子史之外，兼參仙釋。其詩浩瀚汪洋，往往非初學所能窺其涯涘。故自南渡前後，已有四註、五註、八註、十註，以及施王之註，或別類分門，或編年紀事，洋洋乎大觀哉。

本朝毘陵邵氏、海寧查氏、新安朱氏、桐鄉馮氏，又因宋註尚有遺失，莫不遠紹



旁搜分晰、助正或補王補施、或施王兼補、亦可謂各盡心力、無復遺憾矣。仁和
王君見大精通淹博、家學淵源、眼大於箕心細如髮、因閱古今註蘇諸家、或變
法分黨之不明、或編年紀事之舛誤、爰立總案以統詩復訂傳誌以補案名曰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於是文忠之精神面目毫釐無失、不唯作者之功臣、實
亦從前註者之益友矣。書成問序於余。余閱其篇首已有山舟學士芸臺制軍
桂舲司寇弁言於前、余學識荒陋、曷敢妄置一詞。然念自髫齡授學、卽仰慕文
忠之志節、篤嗜文忠之詩文、而所讀之詩、正宋漫堂先生所訂施註原本也。其
後游登仕版、篤好如前。雖於

扈從鞍馬之間、未嘗一日去手。竊疑王施諸公、以宋代之人註當代之詩、朋黨
根柢未清、議論不無回護、用是耿耿於心者四十餘年矣。道光辛巳、奉
命視榷粵東、適值文忠舊遊之地、故於六榕古蹟、蒲澗遺蹤、每一瞻望、輒連久

之。茲何幸獲觀是書之成。從前疑竇、劃然開朗。豈文忠在天之靈、深鑒精誠、默相啟迪耶。因題數語於簡端。雖作者之高深、未能仰窺萬一。而於王君汲汲編註數十年、殫心竭慮、縷晰條分、羽翼前賢、嘉惠來學之苦衷、庶幾稍有發明。以自附於善讀之後云爾。

道光癸未立秋日、督權使者長白達三拜譔。

序

夫詩之作也。所以明志而永言也。聿自義文洩悶而天地之形聲括爲文字。其自然流露於不可知者而音以諧焉。律以和焉。聖人但因之以垂教立極而已。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堯之詩也。舜亦以命禹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舜之詩也。禹欽舜德。廣運而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禹之詩也。典謨降而誓誥作。而湯曰時日曷喪。武曰我武惟揚。湯武之詩也。於是有聖人之德者。不皆在天子位。而周公居東室。有侮予之歎。孔子贊易傳。叶餘慶之辭。是爲周公孔子之詩。而宣播聲章。著明文言者。此也。其後靈均被放。離騷繼作。離騷者。羅其憂也。自西伯拘羑而拊琴演卦。洗心厄窮。斯實酸辛。惻怛之始。而亦宛弁蕩板之遺。使德非先覺。心非閑憂。則文人凌雜。雖美弗傳。雖傳奚法。故忠義者吐屬之血脈。而憂患者詞賦之波瀾。譏諂高張。何異流言四國。是皆發乎性情之正。



而不能止者、其世道風會之變、蓋自周而已然也。當周之世、成康既沒、頌聲寢而怨悱交作。時有蘇公者、仕於周而爲卿士所譖、因賦何人斯章、不入我門、云不我可、念舊好也。我聞其聲、其爲飄風傷祇攪也。遑脂爾車、爾還而入、終切望也。出此三物、有覲面目、窮反側也。詩雖絕之、而冀以遷善悔禍、不著其譖。故孔子取之、而子夏爲之序曰、蘇公刺暴公也。詩人忠厚之旨也。詩列小旻之什、閱一千四百餘載、至宋而其後嗣文忠公繼起。公之詩庶矣、然約舉其要則亦本諸垂教立極者也。定策天知、我膺期止一章、堯之歷數爾躬也。四海望陶冶、赤手降於菟、舜之股肱元首也。未敢書上瑞、何人折其鋒、禹之戒休、董威也。根株窮脈、縷墮網不知羞、湯之民欲偕亡也。官軍取乞闔、尺書招贊普、武之殺伐用張也。獲此不貪寶、河流正東、醜周公之綢繆、牖戶也。忠義老研磨、惟我獨也正。孔子之履霜堅冰也。至序所謂暴公譖蘇公者、公詩尤倍蓰焉。閒花亦偶栽、已



偃手種松、則慨維暴而申親厚也。車轂鳴枕中、絲聲不附木、則逝梁陳而警愧
畏也。蕭散滿霜風、涼月今宵挂、則行安亟而致盱眙也。孤生知永棄、吾道無南
北、則測鬼蜮而視罔極也。是皆同於何人斯章、亦詩人忠厚之旨也。然蘇公詩
後、無徵而公之孤忠斥逐、差與靈均爲近。史遷謂騷自怨生、指大義遠、志潔行
廉、不容自踈、而懷沙一篇、傷懷永哀、鬱結紆軫、終莫能釋、出之濯淖汙中、以浮
游塵埃之外、或滯凝焉。公正道直行、竭智盡忠、讒人開之困憊、折辱而其詩上
溯唐虞、下逮齊魯、明道德之廣崇、嫺治亂之條貫、參觀窮達之理、與靈均信一
致矣。獨其生平用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及遷海上、亦皆罷去、惟肆意乎陶
詠。陶家弊游走、自量必貽俗患、俛仰辭世、而公早不自覺、嬰犯世難、意甚愧之。
復有園田下、選之思、影形神、釋之寄、蓋其託爲諷諫、原欲有補君國、而天性樂
易、怨無自生、故能以陶自廣、全其晚節。此較聞滄浪而卒不返者、殆又各行其

志而公則皜然泥而不滓者也。其於詩道誠大備矣。顧世無孔子何從折衷而蔽之於一。若程伊川發妙理於儲祥朱晦菴繼遺音於梅落張南軒考門牡於下閉呂伯恭證壺解於浮環真西山懲有欲於歸來魏華父戒負愧於司貢亦足羽翼篇章扶持世教然未易賅其全也。乾隆庚寅^誥七齡矣方從塾師章句讀會有求貸於先君者已而以文忠公詩文集爲報。先君舉以授^誥且詔曰異日汝與經史相發明也。^誥謹受而藏之。由是行役之暇手訂是編未嘗一日去左右旁搜註義凡百十餘家詩旨會通足與李杜韓集並重爰序而刊之用以明先君之意焉。謹序。嘉慶乙亥元日仁和王文誥見大譏。^銘經鑄史地^{負海涵乃先}

^{秦二漢之文宋人不能作卽坡老亦不能作也甘泉愚弟江藩拜讀。}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凡例三十則

仁和 王文誥 見大甫 譔

一、蘇文忠公詩名編註集成者，一曰編，一曰註，彙爲集成也。編者，施註編年創始也。查註改編補編，則改施誤編補施，未編也。馮合註糾之，則誤改原編，誤補新編也。然所糾是非不一，往往施查交失，而合註不任編責，詩多懸宕，其原編改編補編之誤，查註合註之未辨者，復倍徙焉。今詳加考定，諸有歸宿註者，以王註施註查註合註爲正，邵註李註馮註翁註暨諸家論說皆附。詩既定，編註亦盡善。本詩本事，血脈貫通，上下相維，合爲具體，有感臻治安之思，相與樂成之意，故曰編註集成也。註旣彙編收註，弛張去畱，準以案法，分析條理，自此於本詩或有補益，仍皆諸註之善，而苟有乖舛，不敢委卸前人，諸註或譌，亦註誤之所致，向者期以少誤，自勉載入。



儒藏

案內而力終不逮，未能躊躇滿志，竊自愧焉。

一、施註原編起嘉祐辛丑，查註改編己亥南行，且舉明刊外集，謂施註開卷便錯，合註以明刊七集指爲必係兩公編定之所自，駁查註之誤。施註成於宋時，斷非拉明刊所能指證。其南行集之在宋，究竟列入前集與否，二註不置一詞。則施註之錯與不錯，仍屬懸宕，訟蔓何益。詰案王註趙次公釋江上同舟詩滿篋句云：「卽今所謂南行集。」又釋並語長頭弟句云：「前集有詩。」旣曰南行集，又曰前集，卽宋時南行集不入前集，確證而施編信不妄矣。再查註例畧云：「宋史藝文志有南征集一卷，征字乃行字之譌。」當時此卷單行，合註云：「征卽行，似不譌。」查註旣知單行，何謂施錯？合註不問矛盾而傳會，必係交失之矣。今以征行究別，與本集不合，而南行集自有據，故存而不證也。本案起景祐丙子，公始生，兼收老蘇子由詩文事實入載。



南行並有三家詩文皆不可廢故本註仍用查編己亥非以其善也爲總案體例必應爾也總案^註之創始初立成法後有輯本詩仿照立總案者當起己亥否則仍從施編辛丑爲正若合註旣駁查編又輒從之不可爲訓。

一王註謬在分類如以註論猶以全牢任其臠割割無不正殆施註執七幾於伐毛而換髓矣故王施並引經史而詩之本事見於王者爲多施則因其詳畧而損益之或穿穴傍出佐以別載中有參酌雖趣操不同而意實相濟諸註未能發之也康熙戊寅己卯二註並刻吳門顧俠君旣作王序復較施編序內已見施本若王註仿照編年則王施並駕此卽二十九類註俗疑肆本者而龜齡原註未出邵註罔知所自故以芻狗給牧仲也百家自北宋迄南宋上下八十年勢不能齊之於一內中多前人信手記錄

不標書名者、各疏所見、未能盡同、亦不知百家合一也。諸註槩以分類、不列書名、排之使前人坐後人、絀誤可乎。前人著書、專精於一、用力懇到、不以其所及掩不及也。此施顧分註之本意。陸序謂施元之絕識博學、助以顧景繁該洽。據此則施專題註、顧主分疏、以標題施前顧後證之大畧、槩見彼序既闕、諸註何無一言發明其意。題註鈔襲本集及欒城史傳、輒累千百言不載出處、於施則佯若弗覩、莫不黨同伐異、何也。王註分類固失、施註誤編亦繁、不得以五十步笑之。諸捨短取長、咸得其用、并取二註姓氏類牋一冊、讀者習見其心自平。此書立法、賢奸同科、豈於註有軒輊乎。一、宋刊杭本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奏議十五卷、和陶四卷、與墓誌所載同。蜀本東坡集多應詔集十卷、閩本東坡別集四十六卷、公曾孫給事中嶠出家集選刊。官本東坡集孝宗製序贊與集同。



刊。吳本東坡前後集、居世英較刊江西本、張吉州廣別集重刊、與大全集備成集最備、而分合皆不詳。此詩文合刊者也。又東坡詞二卷、傅幹註、和陶集十卷、傅共註、汝陰集、晁悅之、李廌敘、超然臺集、黃樓集、陳師仲述、錢塘集、毘陵集、蘭臺集、海外集、丹稜唐註、漳州黃註、吳興沈註、海陵顧註、皆詩詞分刊者也。然宋刊多不傳、而肆本居其半。今所傳之全集、七集外集、蓋其遺也。肆本剽竊竄改、附會名下、乃其利藪。公與陳傳道云、錢塘集市人逐利、不惟脫誤、其間亦有他人文字、欲毀其板、當公存日、已成積習。如此若龜齡序、自署狀元王公十朋、亦肆本取炫世俗、此沿譌所由起也。然其中姓註名註、不辨誰某論者、無徵咸闕弗考。康熙三十八年、施註出、乾隆五十八年、百家王註出、分二十五卷、七十八類、首列百家姓氏、編年五家亦出、與肆本並異。故自有合註而後、王龜齡註復顯於世。二註並出、我

朝由是文獻日備益昭文治之盛信非前代所能比隆也。

一、陸務觀自幼習聞公事當范至能帥蜀而陸爲屬因盡論詩中事。范因是慨然而使之爲註陸礙於難言故推諉也。王註百家半皆紹祚崇觀之人親見黨禍翻覆豈無不避忌諱指斥時事者流此由王皆刪去而陸以己所不欲施之於人故不取王註也。其誤施註序首引經籍訓詁推重至矣。若黃陳皆公門下又雜入之自爲蛇足亦屬不倫。蓋王之身後名節甚重不可以不敢爲說相詆故以可欺之任淵當之非以黃陳爲此書之重也。序載車中有布近而易見究屬何人之事陸自云王鈺記問該洽長於國朝故事對客指誦動數千言退而質之無一語謬予自少至老惟見此人其說如此則車中有布何以不載使非周子充載務觀聞鈺云云則此句至今無定解也。由此觀之陸在嘉泰時尙不肯指斥曾呂其不欲及王而



并以却范者審矣。銓卽百家之一車中有布、何不自道、卽堯卿所謂熟扣叔黨註中亦無一條。此皆王註不存而陸序兼論王施之證。論者不察當日門戶之難動輒觸礙、又不識序之命意不在擗摺典實、但以序不及王而疑其作贗、施後故務觀猶未之知誤矣。今以例不能詳分見序後。

一王註分類固謬。百家姓氏分類亦謬。惟分類故其人時地撰述分合不能周知。若以江爲汪、涓爲洋、又傳者刊譌也。語初未究此及鐫梓室宋樣檢閱數過而豁然開悟。洞中窾竅蓋其人各以氣類從也。自黃魯直陳無已、蘇養直劉無言、韓子蒼、潘邠老、潘仲達、秦少儀、而外曾空、清爲子宣子李商老爲公擇從孫、諸家並在門牆之列、是爲一類。謝無逸、謝幼槃、饒德操、徐師川、何人表、王立之、汪信民、江端本、李希聲、晁叔用、楊信祖、夏均父、高還、還起、自崇觀終於南渡、此爲魯直血屬。而三洪又其甥也。諸家由魯直

而溯祖是爲一類。公北歸有贈張熙明詩勉其子爲實學子卽德遠也。劉彥沖黃通老劉共父居仁龔實之呂伯恭皆德遠氣類所聚而敬夫又德遠子也。諸家南渡理學間支大宗是爲一類。四註五註已見次第八註十註卽可類推。其趙堯卿程季長李德載宋正輔趙次公林子仁師民瞻任文儒孫瞻民李唐卿十家皆鼓旗相角是爲一類。王龜齡旣總其成丁鎮叔張器先孫彥忠甄雲卿項用嘉葉思文皆與而夢齡昌齡又其弟也。諸家並起永嘉因王一振是亦一類。餘如王鈺汪藻之詞章善權正平之禪悅並於北宋有聲。若胡邦衡鹿伯可張安國馮圓仲芮國器吳明可諸人又皆南渡登朝多有忤賊檜而致禍者也。德洪親見魯直而云海外詩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朱弁亦云崇觀間禁賞八十萬而士大夫以不誦坡詩爲不類。此卽上千人牋詩之證。語屈於迫促僅就所知者於姓氏下



各識數言發去。是役也。成於俄頃。雖未空羣。而騏驥悉赴。因是而馳。逐百家中。其振鬣長鳴者多矣。後有求備者。或欲一洗萬古。則西域已通。導道而往。不難汗血之來也。

一、施註殘編不絕如綫。得宋刻本影鈔本者。當如原書若干字一行。若干行一篇。若干篇一卷。空其殘蝕之字。刊行此。前人本來面目。仍當公之於世。其是非得失。亦施顧之責。非藏書家責也。原書旣出。而後都爲一編。並行不悖。讀者亦望而知爲公鑑。今皆鐫諸祕篋。出其已作。彼雖不完。非瞽者比。何至矜不成人。必曰階也。席也。非我相之不可也哉。亟應精梓。嚴讎。使施顧出頭露面。或疑譌誤。皆彼仔肩。不煩秉筆。本詩一馬任前。而紀氏當作在前。所宜深誡。况首并一敘。亦足托是以傳也。苟其傳之。則吾輩諸書取於施者。庶後之人知其究竟。據以詳覈。

一、歷考古書、有有書闕誤人名氏者、有無書僅傳書名及誤人名氏者。若其書其人並傳、而書名舉世不知、此從古所無也。公集名東坡集、施註或名東坡集、或名東坡詩、及有無編年註釋等字、必有定名。邵註槩云東坡詩四十二卷、乃文獻通考并載之文。又謂卷端題吳興施氏、吳郡顧氏、可見元之未嘗自稱施註蘇詩、必有原名。所謂原名者、必云某某卷一、某某卷二、而後知爲是書之名也。邵註合註親見宋刻、查註亦見影鈔本、皆闕而不發。註雖續出補邵、共約過半、而書名不復前、人不可廢墜我手之義、後人所當謹也。陸務觀集施司諫註東坡詩序、陳振孫書錄註東坡集、施元之、顧景蕃共爲之一註東坡詩、一註東坡集、宋人異說不足昭信。本書既出、胡可沒也。今諸註每苛王註不引書名、儻有徵事於施、顧者、將云出何書、如謂出施註蘇詩、此屬邵註竄改、又雜王註李註於內、不皆施出也。諸



註補施皆不知自反而獨以責之王註可乎。

一、施註逐句分疏邵註槩置詩後有無混雜莫辨。謂之俾人善誦其意何居。若句註橫隔而讀者皆不終篇非盲不至是也。且讀書資秉隨人淺深高唱微吟人無定性忽焉涉獵各任所趨囊錦覆瓿好惡不計。故此書既出浩然聽之讀與不讀寸心斯在。從古作者無限人句讀之法齊之以行墨而立之防也。邵註當傳施責豈可創爲異說不循遺軌。此蓋有故。施存各卷註皆繁整而王出集腋有無詳畧任其自然故往往累篇不註。若以王補施則行陣綦布千子難投簞幅雄篇不堪形穢更或討源蘇海而天湧狂瀾驚迴俗駕遂起意大削施註均之破其壁壘給彼裝鋪故凡人地時事孤註王所無者割棄狼籍毫不閔惜其決於狐獬之口誠幾何哉。查註創制自矜何至學步詭隨并題註改列詩後詩已讀竟尙問題乎。又以并

註輻輳重標題句。故每至短題絕句。皆兩題夾拱一詩。尤爲惡札。今仍王施合註分疏爲正。

一、邵註旣補施註。當糾施註之謬。乃於施編首刊王註。正譌一卷。是何體例。其所摘小疵。亦不盡當。已見合註。然邵之失。糾者正不止此矣。其爲掇拾補註。猶資暗依。妻爲活井。白旄荒孤。露立見。故自合註分列。王施邵註。使各有歸。而邵註未免向隅。反不若山公百藥。一笠一瓢。偶然行腳。而割席分襟。猶足有立也。今其凌雜小註。幾於希有。而質斧一條。獨用邵解。其於本詩。不屑以禪語附會句解。又能刪墓誌謬說。此惟邵註爲獨優耳。

一、補註惟當補其不備。如前註正義已盡。卽毋庸置喙。或別徵一解。必求前註所以不錄之故。如果忽遺。而所解不礙正義。亦足輔助方許。引補前古體例。務約而嚴。凡書皆然。如甘我乍獲。而直者使曲。無是道也。查註施後。



繼起能於典章文物、山川地輿、草木華實、星羅雲布、萬象畢呈、從王施縱橫障蔽之下、破壁沖天、別開生面、幾於朝明堂而走列辟、冠裳玉帛、貔貅萬幕、旌幢、簫管、鈞韶、競奏、風度悠揚、俄自天上來歸。王施企望、不得爭席。堂哉皇哉、信鉅手矣。獨其持論、各抒所得、不肯雷同、勦說、多以私意、誣詩惜哉。鼎占而自蹈顛趾、故如鳳唼硯詩、公已云有黯黯灘石、而查註東坡受騙石鼓詩、昌黎已云周宣而查註全詩作錯。知貢舉詩、公已云君子不引於利、而查註交通關節。是又王施駭而吐棄、拒絕恐後者、而查註居爲奇貨、名曰引辯實、欲傳播、蓋未易悉數矣。且史家載筆、不能遇事輒書、以疑後世。苟有失當、雖史不能一天下耳目、故自新唐書出、而舊唐書至今不廢、況詩註乎。公詩卽史、今論本事本詩、以是爲鑑。

一、合註補施、不但補邵、查遺棄、并據史傳較字數、補其殘脫、句聯字貫、文義

顯白、悉以苦心孤詣出之。傳之其人，合註有焉。餘如考補經傳、史漢、方言、外乘、詩騷、詞賦、碑銘、論辯、五橫四縱，具有條理，簡淨明確，卓然可觀。蓋查註之雄，猶公之文，傲睨一世，奔放而不可遏。雖王施坐大而劃然中分，勢成鼎立。自是荒梗全闢，梯航畢達。論者欲求駐足而臥榻之前，不容軒睡矣。合註起而抗之，頽仰揖讓，咸歸洽和。土厚水深，自成方域。殆又少公之文，汪洋澹泊，不可尺度，而力與相軋，未之或先也。本集四註既具，猶天造地設，四維畢張。行其所難，合註爲極。然於查註小疵多方，苛薄而大謬不削。咸廣剖傳，其引陳公弼事，原書載明妄語，而嗜奇愛博，益以推瀾。此兩文忠將何以堪之。寄周安孺茶詩，本集第一長篇，紀氏所謂一氣滔滔，亦是難事者也。其子咤中冷泉句，王註所有存之，則庶幾全幅可誦。乃必謂子上闕字，而泉字誤。旣無考補，務使此詩不全，自叛補遺之義。號國夜游。



圖詩李端叔和韻相符名篇素著人所膾炙。強謂詩闕一韻意在必伸已說而跡涉侵官詩有遺憾此由查註開端而合註已甚皆王施註之所無也。

一施註每卷標註東坡先生詩惟見翁註其書鉅釘小部不成蘇集故於原目棄而不存也邵序載明目闕旣云目闕則施存三十二卷應以詩次爲目而其闕十二卷憑何排纂不置一詞查註謂施註帖子詞一卷目錄尙存影鈔旣有目錄宋刻何得言闕翁註曰覽宋刻究竟本書次第其目錄有無關真豈得不知闕在存卷則施編具在不得謂闕闕在闕卷則邵之編補查之損益應以編年別本考其所補來歷如目錄具在尤當質言之也邵註云施釐四十二卷計闕一卷二卷五卷六卷八卷九卷二十三卷二十六卷三十五卷三十六卷三十九卷四十卷合註云編年詩三十九

卷、帖子遺詩一卷、和陶詩二卷、今已闕十二卷。據此，則查指目錄尙存者，卽在邵列已闕之第四十卷內。邵且以原目編遺詩，而詭托爲闕也。合註論次韻程正輔題云：邵查註從王本，今從宋刊目錄。贈慈雲寺鑑老題云：宋刊目錄有浴字。此又別卷詩闕目存之證。但諸註俱無原本存闕各卷目錄，有無全部分析明文。胡草率至是哉。語欲核實，昭信而所傳茫昧，無憑折衷，不能遙斷。闕卷皆施目所編也。今存卷闕卷槩以邵查合註之分合者，詳加確考，更定其誤。詩與題註年月不符及參差未順者，稍整齊之。諸註僉曰施註，則亦曰施註。原編但其中確爲施誤者，已曉然更正。公僅傳此事與詩，皆補全立案。卽施註全部出，猶物就衡，不能越範圍也。

一、公在齊安與陳師仲書云：君所至詩，不擇古律，以月日次之，異日展觀，便是行紀。時師仲官於杭，因爲公編述，超然臺黃樓二集，集以地著，此卽編



年述其所編此卽賡釋。本集有註蓋自陳師仲始。公所親見而諸註不知也。語以月日系諸古律多有月日備而古律闕者無地彌縫往往脫闕詩旨有偏全之憾。前註於古律之外不再尋求其編述古律致誤亦由於此。緣立總案統之使不越於繩墨之外而後事理通而詩旨見。古律可爲行紀此本公之遺意斷非堅持不屑排繼轉欠審確等說者所能管蠡也。查註初於詩後先列施註後列補註施詳則查畧施疎則查密相倚爲用。後人竊於資斧專刊補註遂與施分馳致讀者皆失此意而紀氏專主查註六年五閱始終不悟所因故論有謬誤也。二註必當合讀但施爲邵本并竄其註不辨有無查則變增卷冊改補題詩又以唱和亂之如欲依編年次序合讀十詩則終日翻檢目錄不能訖事。是此二註冰炭不入僅可付之不求甚解人云亦云而無從知其得失也。語以是取施查彙輯而動其

增補之失都爲一書。名蘇詩補註粹。凡十年成。已授梓矣。旣而以事至京。吳穀人出其近藁見質。讀所作合註序。又言其書不但以牧仲原本補施。且得古王本與吾儕習見者不類而挾查亦殆盡。竊喜公道旣彰而諸註歸一。何煩更見。遂撤所業不復置念慮中。又三年得合註讀之而誥欲削正者悉刊集內。所補雖善獨與本事不合。其所糾誤編施查皆不可從。至有因駁一詩而全卷動搖不定。何年作者。誥欲出其舊作而牽連結誤甚多。非入合註并論各案不可立矣。本集神宗挽詞爲全部綱領。公一生人品心術所繫。緣此詩近於花鳥欣然之作。爲誣劾欣幸厭代故也。施註不敢編揚。故譴置常州。查註謂當南都作而誤與花鳥欣然並列。犯施所誡。誥先已改編南都而合註又謂詩作上諡之後則揚常南都皆不可編。無處歸宿。此詩一搖而通體減色。凡目公爲異端雜說未敗荆公者不皆同。



朝黨惠之徒論者憎其當日名壓於人輒無端而殘傷之者又數百年至
於今矣必不可使爲之說者揭爲愉快地也緣兼收王註合註彙輯改名
編註集成其前於施查涉疑及本詩無甚礙者多寬存之初意專主明本
末以闢謬誣餘皆不爲苛深然亦不料合註未知而誥從施查之誤尙繁
使非在處荆棘不可歇手必不肯耗盡精力逐一搜剔出之由是多得墜
緒越數年而漸以闢筭合鍵補全逸事發明其詩者未易悉數是皆合註
聳錯之力而誥因之勉赴者也

一總案初立首云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又云景祐四年丁丑其下實元慶
歷皇祐嘉祐並在首卷書法皆同見者訝然或譏不知史法亦有導以本
紀者因曉之曰君等史之隸耳此非宋史本紀所能囿也三代最重甲子
故夏商取以爲名有周專以紀年而春秋本諸尚書不繫甲子以事歸簡

易耳。習春秋者，更以甲子繫年上，一君統若干年，尤在處昭然。自漢建元改號，宋仍其轍，本紀以建元仿古法。史家繁蕪，非經可比。其書二年三年，省去建元而甲子不著。至於非時改元，一君累見，則亦二三四等年連篇累書，讀者不專，則睠睞不辨，徵考舛錯。其法視春秋已疎，由於無所統也。總案之於本紀，尤有不同。所載編年，依詩經篇盈縮，有一卷盡二三年者，有一年分二三卷者，有以事爲起訖，不以年始年終限卷次者，則紀年復見益繁。本紀一書，不再盡數十年，皆在一卷，故其法便。今以繩之，四十五卷之案，得乎？初以其法不可用，始廣春秋法，下繫甲子，繼以卷首八年乙卯、四年辛酉，仍不可辨。又以熙寧、元豐加於上，既加不可復刪，遂於首卷疊書。景祐立法，是亦莫之爲而爲者，其法不可變也。又若依年書，日亦有扞格，凡遇月朔，自來布告行令，上事進牘有間，而本紀非事不朔，往往連



年累月無之。春秋謹嚴，至今星日。左傳偶駁，亦屬傳疑。其後皆以朔不統日，視甲子爲文具，載筆日益漫弛，不皆譌於剗剗也。今總案書日，亦不用本紀例，詳載案中。

一查註編年詩四十五卷，今體詩一卷。合註並仍之，惟復本詩二首而已。本註雖用查編分卷，間有改易，如十二卷除夜詩後，又編十一首，槩謂盡十二月作，不能不改也。其施註原編查註補編內有不當入集者，歸紀事例，改載總案。若查註參雜邵註續補遺之冒濫者，一槩削去。公每以蕭統文選收贗爲譏，不敢不嚴也。其今體詩改爲帖子詞口號，此本註四十六卷之大端也。又查註互見詩二卷，其中施註遺詩老翁泉一首，朱元晦定爲老蘇作，餘皆邵註收入續補遺者。查註逐首有據，改列互見，合註以未見非公詩，誤入他集爲駁。既不詳定畫一駁之何爲。詰案內惟盧鴻草堂圖

詩雖載樂城集而本集作詩有跋當爲公作。更以本集錫杖泉銘亦載樂城集子由謝復墳寺表亦載本集例之可見舛錯有自矣。送蜀僧去塵詩元晦定爲老蘇作。開西湖詩參寥作。和參寥詩辯才作。潤州除夜詩關子容作。移合浦詩郭功甫作。驪山詩李方叔作。雷州飲酒諸詩秦少游作。侯灘火星巖滄洲亭諸詩沈睿達作。王仲素定國壺公觀諸詩及合註改列擬古九首皆子由作。以上確無疑義亦多有見總案者。若白樂天劉夢得李文饒陸龜蒙顧況懷素及永叔介甫貢父毅父諸人皆公錄其詩耳。此外張文潛晁无咎陳無已詩彼集已淆此又參雜而闌入黃魯直詩尤多。亦有北歸不及見者。凡及門諸作撮一二句則相似論前體卽不同。惟申王畫馬圖七古幾於混真。屢復之氣味是矣。而出落非是。信出蔡天啓手也。餘如老人行山谷子士山寨諸詩卽入他集亦非佳構。語定爲皆非公



作一槩刪去。本集旣定而諸集亦定自此永斷葛藤矣。然施註編年未嘗無互見者。如琴鶴圖詩楊妹子寫於劉松年琴鶴圖上而真蹟目錄遂以爲楊妹子詩。楊爲寧宗后之妹故厲樊榭拾作南宋雜事詩有楊家妹子最承恩偷從琴鶴圖中見之句。樊榭操宋選政而首不識蘇詩何也。初白親爲南宋雜事詩序幸其猶疎未見否則亦若新城道中作勢必持蠶刪去重煩更正矣。查註補編元祐八年九月出京赴定州以前聞潮陽吳子野出家一首互見蘇過斜川集合註已考此集何以不知。然則駁查互見亦悞疑虛喝而已。今考本集與參寥書云吳子野至某來日出城赴定州據十二石記子野八月至京並無出家事是此詩并非過作也。公北歸凡求詩者槩以古今人詩漫應之不出己作蓋恐小人賤釋指爲秦陵厭代時也。其後悉以墨蹟收採入集遂爲流弊。故本集互見較唐人集爲甚。今

雖廓清而辨別互見爭得失於毫髮之間不能確審不如其已。唐集多有互見並不疑本詩也。又查註以施註遺詩邵註續補遺之無從編入者及已新收諸詩合爲補編詩二卷與互見並次於末。語以其與集內補編牽混指稱不便改爲續採詩今取其確然可編者隨詩立案編入集內公以蕭統文選遺陶爲譏不敢不廣也其次雖有確者不當入集者收列總案此外未錄及合註附益諸詩要之搜剔淨盡縱有完作皆與本集氣體不類今皆刪去以杜炫假之弊。更數百年其雜入誌乘說部石刻者又不知凡幾而續刊舛謬句字同異益繁後之人儻不屑以是爲註蘇技能而盡吐棄之豈獨此集之厚幸亦註家盛德事也。

一、百家註既已復出可見龜齡未嘗自稱王註此卽龜齡手定確證。趙夔分五十門呂祖謙廣爲七十八類。龜齡與祖謙厚善實主呂本故百家註亦



七十八類。且於百家姓氏。趙夔名下不及分門。獨於祖謙名下載明分詩門類。千古疑案。今始勘定。可見邵註呂省王因之說。乃以俗習所見。二十九類之王註。附會爲呂省也。王註諸家。以氣節論南宋直臣。半在其中。以儒術論南宋道學。半在其中。以宰執論南宋名臣。半在其中。以科第論南宋名元。半在其中。施元之卽張孝祥榜下及第者。若以邵註序例論。則進士之註。無非精當。而狀元之註。悉出紕繆。可乎。邵僅見二十九類之註。姓氏固不可辨。而孝祥等註。文義具在。紕繆指文義而言。可謂孟浪矣。合註謂金人入汴。指名索集。至南渡後。初學爭尙蘇氏。是以註蘇者多。此又不然。凡公與魯直門人子弟。註詩者已三十餘人。南宋臣寮多有政宣登朝。著名南渡之後。半在金人索集之前也。王註體例。於分疏標明堯卿次公。十朋等名。邵註槩以王註括之。諸家并一。合註益以五家註。百家註。補茅

刊朱刊所無仍用邵例括爲王註。惟中有辨正及俟考者標王註某曰爲記。誥初欲刪去王註字樣仍用王例各標姓氏緣註中所標姓註名註與百家姓氏歧出合註旣以五家註百家註參補又因施註從而修削漫不可辨蓋已不可用王例矣。今僅據合註所列王註施註詳定去畱其所引不同與詩皆足發明者並存其文義一轍者則相度本句引用字面酌存其一或取簡明或取精確止於至善又其中釋人釋地釋官多有查註合註已極詳盡經誥刪去復以孤註節存加標某曰者蓋欲卷中一見其人亦有疑其譌脫檢對分析標名故標名無一定體例但所標某曰皆指本條義盡而止其下別標書名卽王註所括他註非某曰之註也其五註之趙云宋云程云李云新添云旣以王註括之無須分見仍改歸各註名下以昭畫一。此因合註各本損益改定與王註原本不符如讀者必欲執一



以論則王註具在亦足指南無庸更問本註也。

一邵註謂施註去公未遠其詮訂先後僅識大畧不屑屑排纘年月如黃鶴
魯宣之編杜取譏後世其說謬甚杜陵詩外少文傳內無事惟當以詩傳
選註爲法如欲排纘年月則雖至德元載前後數年盡以唐書附會而不
足矣邵註於杜奉錢逆爲圭臬載在凡例而於本集並未開卷故其浩如
烟海之文昭然累朝之績皆晬習不知率爾輕議且杜以詩法爲詩公又
兼以文法觀杜之題小序及所爲文其不兼用文法審矣公則伸縮變化
於詩文之間隱顯不常跡皆實據使註杜諸家移其技以註蘇如童子入
塾問學一新不能游刃而有餘也合註謂施編撮舉大綱最爲得當查註
細分年月轉欠審確此因掩護施短借邵攻查亦以已駁查編多懸宕不
斷改定故模稜以自蓋查註刻意求進失之獷銳豈今女畫者所可比哉。

自^註創立總案、排綴年月、密於查註百倍、而後發明其詩多有突過前註者。此塗既闢、後之人自當於見到地益求其進。今若去其門庭、棄其相與、所窺美富、逐諸註傍、徨路歧中而進退澁縮、問所由徑、以徇註杜飾、說不亦惑乎。

一查註徵事、多取資朱錫鬯馬衍中儲書爲多。所引方外佛國記、五燈會元、法苑珠林、傳燈錄、高僧傳、諸書失之太冗。其載郡邑引十道志、元和志、寰宇記、九域志、方輿勝覽、名勝志等書、亦嫌過密。查註旣以此自許、而合註亦專以攻擊此類爲能。以上指駁所引書名錯誤、及地輿雜入他書、按語沿革時代同異等事、一字之差、不稍寬假。但錯誤書名一項、原引註文旣同、必有所本、不當獨誤書名。若按語沿革、惟當別作一書、窮其所至、名蘇詩釋地、自爲單行則善。若糾纏題下、借此集以售、則註者駁者皆未爲得。



也。事自春秋戰國下至秦漢人名事跡見於載籍同異已多。尙書三禮諸本雜出、僅能各自爲說、不能是一廢其餘也。唐宋類書所引經傳有可較者、有不可較者、更有何法治之。若方外地與諸書一條數見、更不足道。地與散入誌乘、往往增刪移易、以實彼處而名家詩句亦然。天地可老、此項不能窮也。曩者多有以補王施辨查合見責者。詰皆不答。蓋此書諸註大畧已具、務補之則闕者不可多得、必以其易得者爭勝之、私欲動而偏謬起矣。務辨之則所考書名沿革必與查合所引不能盡同、勢必是所見非所不見、又將牽涉其中而滋謬轉矣。斯二者於註實爲大害、於詩毫無裨益。必欲治之、此皆人人僞爲。詰不當插脚、是非中也。元祐之政、交攻不已、則出不計所攻是非、但取耳目清靜、則曰平衆怒而已。今本意實大類此。彼曰書名誤、我謂方外地與太繁、則全刪之。彼謂按語誤、我謂所引原文

太冗則節去之。彼謂沿革誤我謂題下不問沿革則交削之。然皆不問孰爲是非亦若元祐諸賢圖耳目清靜而已。後之人儻以其有隙可乘也務齊之以智能矯之以勇功競効尺寸而藩籬抉壞將蹈惇京布怵之患人雖欲復見元祐而嗟何及矣。

一、合註於題下首列王註次施註次查註次自註以先後爲序。如某註不當卽於某註後較之其體例也。論資固屬定程解題極爲不便。凡長題有地有人有官有事有物不一註家各載一二事有無詳畧不定並列一路本屬參雜又限以註之次序題當首解註獨殿後至於要解凡二三註及之各爲他事間隔殊不便讀。合註輒又逐註截斷駁姓名官位年月沿革及注文所出補標書名等事多有一題數見其查註有從中再截者惟施註最爲寧謐雖鈔兩公集長文亦不敢指出補標書名然已重重關隘障蔽



難通。誥謂題下集註原欲發明題旨取便讀者當以通氣爲主必使眼光直下一覽皆盡庶有觸發若處處阻塞光不下注彼且爲註紛汨沒而意興索然矣今則註不論資以題爲類首以人事爲重如施註論人自此詩起至其人卒止而查註補前之官位事實則移於施前合註更補其科名居址則又移於查前或查合更考官制阻塞人事則截下此段置施註後其餘地理等事皆視此法或查註地理已詳王施註閒有一二語適與查接則存如礙他事則刪亦不槩以題論酌看各註繁簡段落就註調遣取解題順適而已其合註截駁句字與詩無干者并句字駁詞刪去存其未駁之文若此註原無可取或別註已有複見及駁詞公當者則本文駁詞並刪若註不可刪而駁誤其大者總案所統題下不存小者摘事由論載題註最後案中其補標書名不礙註文貫下存以備考若二註連敘一事

爲補標從中截斷則刪去以便讀。或習見者爲加入註文之上自是註路如引繩重門洞開無微不燭而詩旨出矣。又凡題目不全或題字舛誤經前註及^註更定者卽先註題目後列諸註。^註有參考大率論本事爲多當次註後次之。或有阻塞改列題註之末其註文疵累及閒與他註冗複者有連刪分刪移刪截刪之別。簡明賅括爲主仍以美善歸之諸註不再指證必欲探討則諸註固在。^註不以此自名也。遇有牽誤本事與集不合碎句立刪去并入題註之末駁正以嚴補錄之防。

一本集古律用韻多有出韻叶韻改易上去轉換平仄者王註施註多實弗議查註翁註合註屢有詰難然莫能終其說。^註謂諸註未嘗盡讀公文故強以韻部繩之也。本集有韻之文古韻今韻參用變城集往往相符。若由文以通詩取文中所押之韻較古詩不押之字不皆專用本音。今諸註各



從己以讀、遂不覺其誤、而謂卽彼音節、殊未然也。隋開皇間、陸法言、劉臻、以切韻爲廣韻、至孫愐修爲唐韻、而宋景德時、陳彭年復修廣韻、蓋就法言切韻刊益者也。若宋祁、鄭戩爲集韻、則取資徐鉉、而王洙、胡宿爲類篇、則參協野王、蓋就說文解字推廣者也。又禮部韻畧者、邱雍創於雍熙、戚綸成於景德、至景祐中、丁度再修、及入元祐、太學博士增補、公在禮部、而內舍生馬澈狀論禮部韻畧疏漏、正在增補之時、此爲舉子詩賦常用字、書聲韻、故曰畧也。其韻書雖不一、大抵宋以廣韻爲正、而與唐韻互用。康王奔臨安、會有事下禮部檢詳、禮部申三省云、尙未覓得廣韻、可爲宋用。廣韻之證、而李方叔謂公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置行篋中、可見公用韻甚嚴、獨不知所主何書、及其參用者耳。嗣後吳棫取古書、自易書詩以下至歐蘇、止凡五十種、集其聲韻與今不同者爲韻補一書、棫不專資唐

韻、廣韻、而取諸歐、蘇、又有與今不同之論。可見公以古韻今韻參用，必有不易之法，而非唐韻、廣韻之所賅，確然無疑矣。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定爲毛詩釋文，而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故械以叶韻爲主，復爲毛詩補音一書。大畧如傅毅郊祀賦，禋作而成切，張衡東京賦，激作吉曜切，皆在例中。朱元晦爲詩集傳，又以註楚辭專取械二書之音訓者也。陳直齋又謂古今世殊，南北俗異，其詩多出諷誦，不專竹帛。今所傳皆竹帛，而音聲不可傳。漢無反切，許說鄭箋，但曰讀若某，自西域通而齊梁聲病起，今讀古韻，惟當隨其聲而叶之。若必官作俱員反，天作鐵因反，則近於贅。此又宋時讀韻不必過泥之說也。語案宋之爲韻，實隋唐宋兼用之繼，又不時修改，恐集中先後用韻，不皆畫一。唐李義山又嘗采蜀語爲蜀爾雅，公詩飲酒但飲溼，卽以蜀語押溼字，亦恐參用此書，未可執一以論。王註施註



在彼時皆所習見故不置一詞。查註翁註合註茫不知其通變。又於此曰繩以今之尺度而錙銖必較。故以爲可駭殊不知今之韻府永以爲訓而與宋之不時修改者又不同也。諸於本集求之幾四十年初無暇於叶韻未嘗專心在是及涵濡既久忽焉開悟而精力日耗已悔於遲暮矣學者必欲盡知其故則元晦之學固屬本務當沿其流溯源而上由古韻以通今韻歲功既深則天籟自至而後本集之音訓可得而言也。

一詩之有註取便讀者初學甫見未必盡記積學固有亦或遺亡故凡註有重複每因重見而省憶於讀者有益無損也邵註每以施註復見爲譏任意刪去邵註屢見故知其複人不見複并忘其初然則施註苦心專爲訓邵一人發也合註祖其說并王註皆用此法既已刪去又註明某事見某詩蓋必二十餘字始註一條既欲爲此曷不存註文簡要三二句使人見

之亦不出二十餘字也。今一詩中累列五六條至十條者，通部皆是，長篇或多至二十餘條，往往數條在一冊中，此條檢出彼條已覆，雖窮日力翻檢而不能彙讀一詩，固知讀者皆憚煩矣。今本註刪去此項不載總案所列熙豐祐紹事蹟，鮮不詳備，其諸註原引漫無綱領，一肘一肱之註，如用刪復之例，當汰去大半。今既不欲泯沒前善，而讀者遽欲盡熟全案，此聲彼應，殆未易言。是以仍載題下，邵例不足法也。至辨定本事，所引各文專以確實明析為主，他處當證又卽引載，不計重複，其辨雪後亦有著其事於論議中者，因有見施註之殘闕耳。註爲案以統詩，又於傳誌加註以統案，必重申以明之，不以小嫌而蹈大害也。

一、王註施註分疏詩句多不能引一條，訖事必傍引一條，或文或詩，合載以之串講，而後句註始全。今多以複故存一刪一，壞其註法，類皆缺屑之瓶。



折足之鐙、僅可置之隘巷、孤寒陋室、如邵註者、歎爲獨絕耳。今姑以可刪之熟事論、如元規塵汚人、無人不知者也。公帥揚詩、宿緣在江海、世網如予何。西來庾公塵已濯、長淮波本意謂劉摯逐我、是以出鎮。今我自西而南、已決意安於淮揚、可達此意於執政、不必防我復入、求我事端也。其用西來已濯之字眼如此、故此二句必因范祖禹始發。若與黃陳秦晁諸人必不道也。施註王導傳、時庾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導內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亮字元規、此數句必記清導慮外鎮復入而發、則西風之義始明。其增出來字義、非見註不知雙用、不得謂前十五年徐州詩下見過此處不當註也。然卽復載施註、尙屬死註、講來講去、只是導亮不能與公并一、必要熟透總案、一望瞭然、而後以詩駢註、又藉註通詩也。以總案論、此以一事註四句者、若刪註、則前二句不可

吃實凡五古皆可無邊無岸用以裝頭邵註於杜陵未嘗夢見而自以爲得亦猶去註而讀此詩其底蘊槩可見矣徐州王廷老退居詩有北牖已安陶令榻西風還避庾公塵句廷老因使者罷退而詩爲七律第四句故以避字扣住退字陶令旣指廷老則下句所指不註自明今於退居註之可刪則存帥揚註之當存則刪誠難與言詩也又若乞鏡湖句刪去賀知章而存鏡湖雜事讀者不知刪復將謂失註乞字其舊引語孟皆闕如鵲鵲復呦呦句存鹿鳴而畧孟子反不若盡刪爲當也舉此熟事數條可以類推其餘此皆邵註合註任意亂折不識王施體段耳然於本註不能爲礙孰讀總案則意向畢達而精義自出用註其餘事矣

一、合註於卷首列辨訂一門亦邵註正譌意也本註並載總案及題下其諸註小失有必當涇渭者始見於註餘皆刪去泯跡或爲刪補或所註非是



而移註他詩并改列所註句之前後。亦有題註改釋詩句及詩註不當全載句中爲分列題下者。蓋欲咸歸於盡善耳。內惟移註更正詩解閒有註明餘皆不註。凡各卷詩中註案獨少。由於此也。註已若此。其不欲別立一門可知。故於正譌辨訂屢詳得失而終不置詞也。但辨訂內載先生詠虢國而作八姨或是誤用或是題中脫秦國二字。註家附會等語。後註以附會攻前註則可。若糾本詩必當確指其誤。一或乃合註狐疑之詞。豈可據以誤脫歸過先生揭於卷首。其詩註又謂詩脫虢國二句與辨訂異詞一事而有二誤。然則合註於此詩主意始終未定向已附論詩後而句下爲諸註徵典所格不能句解也。此條當載於例特分疏以明之。虢國夫人夜游圖詩云佳人自鞚玉花驄。佳人即虢國因夜游而自鞚也。唐時宮禁奢欲爭道即非御者所及故自鞚也以虢國貴盛而至於自鞚其欲爭入已見要知虢國非宮禁不游非入宮不爭故下三句皆爭道情形也。既詠夜

游必要着落所游之地。此用相題法以自銜二字擒住夜游一路追下無
非狂逸之態亦皆夜入之情矣。餘如平明騎馬等事未始不欲用以翻襯。
後以實敘夜游遂皆棄去。**羽如驚燕蹋飛龍**。明承上氣。**金鞭爭道寶釵落**。
通篇不點夜字亦此故也。**偏如驚燕蹋飛龍**。暗落爭道。**金鞭爭道寶釵落**。
王註楊家五宅與公主爭道並不誤。若以公主解詩便誤。本意與唐詩楊
氏諸姨車鬪風同解以爭道帶出諸姨也。詩以自銜入手其必用秦國作
襯早有**何人先入明光宮**。意以諸姨皆爭進或恐爲人所先故云何人先入本
成竹矣。**何人先入明光宮**。意以諸姨皆爭進或恐爲人所先故云何人先入本
先入秦國其問**宮中羯鼓催花柳**。幸得供奉夫人請一纏頭。本意用此一
從號國意中出。**宮中羯鼓催花柳**。幸得供奉夫人請一纏頭。本意用此一
條羯鼓事爲秦國生根。王註羯鼓一曲柳杏皆坼是正典。施註查註引羯
鼓錄合註李龜年善打羯鼓並誤。催花柳人巧天工並到已括明皇全盛。
但專看王註則秦國脫去而真貴人無着。**玉奴絃索花奴手**。四字了當楊
矣。誥於本詩下不載諸註使讀者自通。**玉奴絃索花奴手**。四字了當楊
羯鼓**坐中八姨真貴人**。號國人也。秦國云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出三百萬
爲一局以夫人而天子供養樂籍非諸姨所及故號國呼爲真貴人也。觀
此真字益見上用羯鼓專使秦國一條否則真字爲贅。本集七古無六字
句。**走馬來看不動塵**。謂秦國飛鞚先入街塵不動也。句謂及我走
也。**走馬來看不動塵**。謂秦國飛鞚先入街塵不動也。句謂及我走
爭字歸宿。**明眸皓齒誰復見**。明眸皓齒四字并玉奴收足誰復見三字翻
熟讀自見。**明眸皓齒誰復見**。落畫圖以上皆驚鴻照影之筆流走不定。



只有丹青餘淚痕。

題圖已畢從餘淚痕挂線結詩餘淚痕從

人間俯仰成。

今古

誰復見作三路用既以翻落畫圖又以翻進王奴并作末段開筆一

句即非

吳公臺下雷塘路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

題詠此圖

如敘天寶之亂則山鬼羅衣不可減落而喧賓奪主矣縱極力經營何異元白飛卿長篇既落論宗第二即公所不為也故用此四句作結但與亡非號國事詩以麗華擒虎作王奴祿山用已將號國并入可見上句必要收足王奴而後直下也凡本集古體手法不一其快類是至過不去時即於實典撮二三字過路並不管顧原文每至極虛處人皆義盡不道必要開出一路否則亦必隨手擊實無放過者如遇實處必然翻空不可翻空亦必架空而過不肯踏實也以本集正典論王註占去為多如爭道羯鼓即皆王註註並不誤然必依註解詩而謂義盡則筆路橫開別處其下不復可辨凡公詩無不一線到底者也每見論蘇者必就施註曲解反是則搖頭擺尾以為不然無論施註有錯即不錯亦不能一槩依註然無從誘掖也本集筆路天成善讀者當隨其筆鋒四通八達高低近遠翻覆變換而去則全詩庶幾可通若眼光稍鈍萬跟不上忽遇用典義複中必有故即須住眼尋求如此意不達則後半雖通亦假彼從無已出之語又貼補半句者也故凡步步為營刀刀斫地者皆一面自作詩一面等人讀而此集天性不耐同人論者多一律求之不知彼已遠去輒在處拉回發話誥頗哀之向於卷中喚醒之者固不乏矣今詳載於例開示後人庶幾為讀

蘇初據詩以八姨作襯不必並見圖上方許入詩。如和張安道讀杜明知級也。累押窄韻不易特拉太白對作恣其筆鋒寓偏全之法。此亦諸註不識語所改定者。其詩與八姨同法惟體爲五排故章法不同也。如以張安道讀李杜論又謂題脫李字此豈知詩者耶。

一、凡總案及卷中所稱施註原編卽施註蘇詩三十九卷邵所編者深以所傳茫昧故載於例。諸註旣不分晰施目存闕胡混在卷亦卽從其指稱槩謂之施註原編而已。間有稱補施註及宋刊者亦仍舊稱本註無由辨別施之所編邵之所編惟查註補編釐然可辨耳。其題下詩下施註邵註皆合註分載餘註皆同亦並仍之。但論其得失而已。查註或稱施註或稱施氏合註或稱查註或稱查氏其體例也。今以王註百家不可槩稱王氏馮註合註不能並稱馮氏體例不一是以專稱王註施註查註合註餘註皆



同。有應稱某氏義始通者，卽以註作氏論，但取其畫一而已。總案所定編註，分別查註，合註從誤者，二註卓然成家，既有互駁，不能不問。又於題註詩註多畧去者，爲賢者諱，不可紛見於詩也。不曰邵註從誤者，視不得與二註班也。不載合註考定序例者，無須複出也。

一、施註亦有從誤者。趙堯卿註程建用字彝仲，而施註引公所記大雨聯句及子由詩註亦云字彝仲。其鈔趙註審矣。建用與公同里，稅居艱辛，奉母成國，決其非貧賤人。至元祐中考課得秩公，贈詩有織屨採薪等句。此程建用事也。彝仲家有星橋別業，多園亭之勝。元豐間登進士第，此程彝仲事也。皆兩集所載。施註引兩集焉得有字彝仲句？其從王註之誤，無可遜飾。若其自誤，更不可枚舉矣。如送張嘉父長官題註云：張嘉父名大寧，山陽人。治春秋學，以書問於先生。先生答曰：惟邱明識其用，微見端倪。據陳

振孫解題云、春秋通訓十六卷、五禮例宗十卷、直秘閣吳興張大亨嘉父撰。其自序言、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先生曰、惟邱明識其用、微見端兆。東坡一字和仲、考嘉父問春秋、乃公在惠州事。解題與施註所引並合。乃誤以張大亨爲大寧、并誤爲山陽也。又題歸真亭詩、其前有程筠求先墳二首總題而歸真亭題下註引盧府君歸真之室、不加按語、是以盧譌程也。詰補註其下云、施註釋歸真字。又和陶贈羊長史詩、稍欲懲荆舒句下註引王安石初封荆國公、後封舒王。其封舒王乃崇寧事、公何由取以入詩。詰爲改云、王安石初封舒國公、後改荆。凡似此於本事無礙者可救正。則救正之當改、則隨手改定、舉不註明。凡註皆然。以上約舉四條爲例。其註詩之大畧也。鳳翔集爲施註首卷、其書雖闕而客位假寐詩誤編倅杭卷內。此詩旣誤、鳳翔集皆誤。縱其書再出、亦無足取。如謂尙闕蟲魚草



木則今之類冊十倍古時多召鈔胥一年可廣百卷。詔於諸註附見前人相類詩句有刪無徵亦以此也。邵註補闕如檢閱本集載明其事則查註自敗焉敢以聞見後錄挈載於鳳翔卷首自炫以致誣蔑百年刻而又刻舉此足以爲例其編詩之大畧也。本註凡例旣首言改定編註論者或於王不置詞而施爲可駭因載此以明之其送張嘉父長官題下施註原文邵註刪去查註補收改列喜見張嘉父題下而所採不足復經合註補全標明原題考王註兩題不載張嘉父事何得刪去施註此卽邵註亂削施註以均彼註之證而於王施得失並未寓目使非查合屢補亦無由更正也。合註又謂查註補編喜見張嘉父題不當。詔已重定此詩并施註再移矣。但合註有傳施之責自應補全標明並詳於註其體例應爾也。本註以明本事爲重諸註班論其題詩註專以通註路達事理爲貴所移各註

甚繁例不指駁此條亦在不載之列且本書更替既多凡例所不能盡尙當以是類推其餘論者或謂詩屬補編焉得載有施註是其意必欲因噎而廢食也卽請尋求他本爲當本註惟案不可立則詳徵之既立則餘緒皆罷其他小疵苟可修補就便歇手槩不問其餘也古今能吏皆用此法事可了則餘蔓不問不能慮翻異而盡人科之也卽翻異而本事已平亦藐然視之不足慮也案之體段蓋如是矣。

一邵註稱施註蘇詩者蓋名趨成市而多其實偏處此也故驅而使居高位然顧名思義豈容冠履倒置後來居上如使牧仲圖已像而貌蘇侍側豈其本懷也哉且古書一名一義其一家共成及兩人合作皆同時之人無古今合作同名之書也百家註東坡詩標題雖誤而書固無恙倒轉卽東坡詩百家註猶可捄正也施註蘇詩惟目錄加註十二闕字邵之所當秉



筆書名施註體例固應爾也。若參雜王註邵註仍名施註是古今合作一書同此一名雖爲之倒轉而并非蘇詩施註不可抹正也。或曰倒轉亦有據乎。答曰朱錫鬯心知其非又不可言於宋特作詩正之而題曰巡撫宋公以新雕蘇詩施註見貽詩載已邪其書出已倒轉而改置施註於下孔子贊易惟稱周易刪詩不名孔詩經傳無稱傳經之例惟京關毛焦之流以傳歷經賤毛諸家不知其非本集易傳未嘗自加蘇氏猶詩外傳韓嬰亦不自加韓字此皆施註不得妄加蘇詩上之證施註載三百篇皆姓毛人作亦屬濫觴王註百家引詩無一毛名者識高施顧遠矣。

一王龜齡序言秦延君註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而君子譏其繁丁子襄註周易一書纔二三萬言而君子恨其畧一起扼要信出鉅手合註引王楙諸說證之而梅溪集汪聖錫劉共父朱元晦譔序林彬之譏其遺軼真西

山僅從其孫、得泉州彙、蓋爲後集、並未備也。合註載趙夔序、頃者累與叔黨游從、又云逮今三十年、其頃者乃追敘舊事、逮今乃并計註詩之時、與叔黨先卒兩不相礙、如以頃者作追敘論、則合註失訂者多矣。謹考御選古文淵鑑、漢元帝罷初陵縣邑詔云、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破產失業、今所爲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其文上云頃者、下以今字承明是頃者與前者往者同義、不能槩以俄頃解、謂爲誤也。又御選光武帝汴渠成詔云、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浸、今兗豫之人多被水患。元祐中、御史方蒙議修汴隄狀云、頃年並河築短牆以防人跌馬驚之患。比來短牆多隳、軍巡院有馳馬墜河者。宋文今來比來互用、與漢詔頃今同。本集頃者之文、無年可計者、不論其可考者、辭免中書舍人狀云、頃自貶所起知登州。公元豐末起登元祐初辭免、是以前一年爲頃也。移廉



州表云頃以狂愚遽遭譴責。公紹聖初南遷。元符末徙康。是以前七年爲頃也。詩題云頃宿扶風驛舍。聞泣者甚怨。乃作一詩。今以贈楊君公嘉祐末宿扶風。元豐中重見楊。實是以前二十年。分別頃今也。杜陵詩主上頃見徵。又云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其并計與夔序同法。有天寶六載年限可扣。如以三十載後計算頃字。至天寶亂。杜亦長逝。恭閱乾隆十五年御選詩醇。已取王十朋趙夔數家註入載。由是衣被彌宏。逮百家註續出。仰見聖斷早定。非臣下所能萬一矣。向緣肆本輒外參考者。不知折中於一。請謹遵二聖御評。奉爲法守。持一二備錄簡端。會通全部詩旨。推明

大經大法。表章斯集至意。庶讀者凜然在目。知所遵循。咸抵於同軌耳。或謂夔序云。李善於梁宋間。開文選學。善江都人。不應在梁宋註書。況唐宋稱汴不云梁乎。以朝代論。善生隋時。而宋在梁前。尤不應稱梁宋。夔何荒謬至

此考李善傳開文選學於汴鄭間。古者鄭國處畱，卽漢陳畱。宋亦有畱，東魏置梁後周改汴，故唐書以梁宋爲汴鄭也。水經注汴水上通梁州。班固志秦取梁後改夏陽，而雍邱襄陵皆宋地，開封宋之逢澤。梁惠王發逢忌之藪，其梁國睢陽亦微子所封。又寰宇記引徐州臨汴襟帶梁宋。杜陵詩亦有梁宋游，皆唐人明文。故夔序以汴鄭爲梁宋也。論者皆拾邵註吐餘，其尊施詆王復十倍於邵，故掎擊無所不至。然邵註雖矯，奚至是哉。

一、李杜韓三集與本集爲羣集之冠，而四家註亦相抗。由來舊矣。此四集名獨重，故其異說爲獨多。主李必訾杜，主杜必訾李。若擄摭雜說，則牛溲馬勃，拉雜登載，此又炫博之陋習也。註李皆不肯刪飯顆詩，註杜亦必以庾鮑論文相角，此皆驕夫鬪坐，驕者不與焉。李杜引用不出選類，杜以李識解獨超於己，有助而不可見，因有重論之句。且自謂可儕高李，故遣懷



云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其時高李名滿天下自問名不相副遽儕之則時論不協故托兩公當不捨我爲言也觀李所爲章疏誠濟時之利器特以性高致毀不可收復因縱酒以自全其氣直吞高將軍焉肯不足於杜李放還正杜趨庭時也其投詩云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謂雖有知者未足爲我知己故終之以方期拾瑤草句謂自此同游梁宋將不止青精之益而瑤草可期後之不忘角弓諧詩皆一綫穿下者也李流夜郎杜傷之云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當患難中而自述如此可見李無飯顆之詩且李欲冠古杜主開今此兩家寸心自知亦彼此相高者豈有軒輊乎唐本事紀事撫言前載飯顆而介甫子能方晉雪浪水東益以搖撼若金壘滄浪容齋漁隱修遠鶴齡諸說皆詞客淺見撮土之多不能塞其流也二註之陋姑舉一二如鳳凰臺引崔顥詩作白雲去卽誤顥詩旣仿龍

池必疊用黃鶴成格。如改白雲。李必肯出黃鶴。作詩無道。不得語矣。指揮若定。失蕭曹凡作功。成當過蕭曹。解者皆謬。杜謂天欲絕漢。故陳壽妄說得行。然卽指揮不定。亦不失爲蕭曹。終當以漢相予之。其指揮若定一層。上有伊呂貫下。其義已賅。偏看論功。則書法不見。遺恨失吞吳。公謂杜以失計吞吳。論亦確解也。韓拘幽操。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論者妄謂文王聖者。不應有此佞語。如改臣不當誅。今商罪貫盈。卽非佞語。然可謂文王之聲耶。公以其聽琴詩爲優。而永叔詆爲琵琶。註引許彥周所辯。繫屬浮響。義海尤爲悠謬。此琴工之言。不足折永叔也。謂古樂雖不可知。然琴瑟之字位。簫管之孔位。皆古所遺。今以之上下數聲連屬成節。是爲今樂。若作一聲。卽爲古音。其聲七位至八而復。琴瑟簫管皆然。七位之中。宮商角徵羽爲五位。五六工尺上也。變宮變徵二位。凡乙也。通典誤以文武二



聲爲變宮變徵。文武乃下生之五六。其絃雖七。音只五位。六六如何相生。此杜氏不識正變耳。琴之三絃爲上。緊三絃而乙出。琴之五絃爲工。緊五絃而凡出。旣緊其一。則七絃皆亢立。變黃鍾蕤賓等調。是卽變宮變徵。繁音促節。其聲靡然。氣屬西北。鄭聲之流也。今樂誠不當與古樂並論。然樂六家影響不存。唐書槩以樂府教坊琵琶羯鼓以充樂志。與聖經並列。則論之固無礙矣。所謂放鄭聲者。以今之俗樂俗諺比論。猶言唱南曲不唱北曲也。南曲禁凡乙以正腔矩而方者也。北曲倚凡乙以激聲規而員者也。今取琴瑟上生七位以協簫管。而南北曲並奏。此雖俗樂而音皆古遺也。筑出於瑟。亦兼琴制。琴瑟搏拊以指。筑擊以竹耳。荆軻往誅秦。高擊筑。荆爲變徵之聲。士皆涕泣。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瞑目。髮盡上衝冠。高燕產此燕樂之可據者也。蒙恬改瑟爲箏。立柱以取音。李斯謂彈箏拊髀歌呼。

嗚嗚、真秦之聲。而楊惲家本秦聲，婦趙女，雅善鼓瑟，瑟兼箏筑之制，而非趙女不善，蓋已流爲箏筑，而專取變調，與秦聲歌呼同節。是秦樂之可據與燕一也。嘗考鄭衛之地，繚繞於華河、滎、冀之間，與燕、趙、秦相接，而鄭衛之風又從古所同。荆、軻衛產工於衛聲，歌變徵而燕筑可協，則鄭聲之淫亦不出燕、趙、秦之間。語釋之曰：鄭聲淫，變宮變徵之聲也。黃帝造律，陰陽以布氣，而六律六均爲之體，然必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合七爲用，而後隔八相生，故凡乙可以不用而廢之，勢有不能。舜歌南風，已斥西北。孔子放鄭意，在東南，此其定樂所自昉也。自來季子觀樂，至於族秦，僅三百三十八年。當秦之強，韶虞象舞並入於秦，秦皆用之。漢興，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所紀鏗鎗鼓舞不能言其義。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奏嘉至猶古降神樂也。奏永至猶古采薺肆夏也。奏登歌猶古清廟歌也。



昭容樂猶古昭夏也。文始舞本舜招舞也。房中樂秦沿周制。漢亂以楚聲者也。其餘樂舞並因秦舊信爲古樂。可知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皆欲振興禮樂。終以不果。班固謂武宣崇禮官。興樂府。協律。乃其頌辭。不知以失實爲非。河閒獻王集雅樂。下樂官。肄以備數。然不常御。而掖庭材人上林樂府皆用鄭衛。孝成之世。風靡尤甚。哀帝詔曰。鄭衛之聲。興則刑辟之化流。其罷樂府。官郊祭樂。以詔論。則凡樂章皆亂矣。當漢之初。古樂漢樂自應並傳於世。通不學無術。但取資爲漢用。盡棄其餘。宜齊魯諸生非之。而有識不至也。鏗鎗鼓舞具存。則律譜皆存。通不之見。何由自爲休戚。永安二奏。以訖宗廟樂之禮成乎。如通將律譜傳世。則三代之樂皆見。賢者自能通之。有義固得無義。不爲失也。通既已妄棄。而班固不通律呂。惟以文字不足爲不敷。殷演之計。若殷頌猶存。周詩既備。等語。何待固言。苟其有

知、但將通所定律譜一槩錄載、則三代之樂雖爲通所亂、尤足見其彷彿。今取諸經傳言樂、尙不爲少、而古樂終不可知、信在彼而不在此矣。子人太廟、每事問。可見典章制度雖大聖不問、不能周知、而通固不知、禮豈能知樂。前人作書、凡彼不能知者、皆自信天下後世必不可知、輒於其處畫界、削所不知、以掩固陋、不肯虛已、以俟後人、最爲可憎。務使聖經獨缺、樂書終古不復、是皆漢儒輕昧寡識、信手斷送者也。然後代樂章各有所因、皆不出五位以取正聲、雖非古樂、而本宮則同、流爲餘波、惟南曲去雅正爲差近。但邇時復爲一羣名士敗壞、不以書序紂棄祖樂、變正悅婦爲誠、而盡失前人意、風尙靡然、不可救挽。然援其始作、合於放鄭之旨、不悖聖教、蓋已賢於漢宣成世、嚴見天地樂章遠甚。詰是以不欲鄙之、而姑有取也。論律呂當用本法、通正變必易以工尺、此猶數甲子不皆了熟、易以闕



逢困敦更難。凡習工尺者，皆不知律呂。琴工尤諱工尺，目爲鄭衛，則愠殊不知西北之聲。天地不廢律呂，體天地以生，正變而琴因之。工匠守其所由而已焉，足以諭此哉。琵琶合箏筑箏，後爲之，便於馬上搗撥。漢人作於胡地者也。雖爲胡琴，猶存琴意，故其一絃爲君，而俗調不能用其槽，別制四相以輔君絃，亦分黃鍾蕤賓各調，與琴互用，如胡笳拍漢宮秋之類。琴取於琵琶者，彈漢宮至胡女聲，輒作琵琶響，其聲自然流出，不可磨滅也。平沙釋譚之類，琵琶取於琴者，燕之颺去一聲，亦非君絃不逝。餘如關山月、昭君怨、長相思諸曲，源出古樂府，曲譜註明某絃某字，上相下相，君臣並奏，長曲亦有次第，必循古法，始成琴調。唐時極重此樂，明皇以羯鼓節之，蓋專取變聲矣。若樂天所聞，乃楚漢全章，其四絃一聲如裂帛句，重瞳卸甲聲也。他曲無此聲，惟楚漢有之。此由烏孫之流散入異域，繼又轉入

內地而今之工此技者亦皆北人所傳與南人習小調全別。是皆漢樂之變。猶足見其遺響。非白麟赤鴈可比。固所載皆空文。不可以觀時變而言樂也。韓詩昵昵兒女四句皆琴之變聲。猶荆高變徵爲羽則悲。旣而極羽之致則怒。使韓聽關雎伐檀之詩。卽無此等語矣。攀躋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謂左手搏拊也。其指約在五六徽位搏拊入急。若不可上下者。然忽又直注十徽之下。此聲由急響而注於徽末。故云失勢。一落千丈。旣落不可便已。卽又過絃而振起。故又云強也。琴橫前而有薦。皆平其徽爲過指地。是以左指得以作勢。越數徽而下注也。琵琶倚於懷抱。用左執以按字逐字。各因界以成聲。旣非撥之可過而欲攀躋分寸。失勢一落皆非其所能爲。且不可橫而薦之。取閒隙於左手。苟暇爲此而琵琶仆矣。何有於聲乎。永叔不知樂有正變。亦不察琴瑟所以爲用。忽於游心金石之



時過爲訾韓之論學勤而不繇統豈俗習之移人哉。公於李則云麾斥八極隘九州於杜則云誰得其皮與其骨於韓則云下與濁世掃粃糠皆一言定論不可改易其雄視千古而曠世相感者蓋惟公與之相後先矣。然三家本傳如宣州謁太瘦生斥諱辯等事舛謬特甚雖曾鞏之流有說究於傳不加損益也。本傳凡載攻法槩以不通新法及不明上書所指之故刪節失當而選家多引七年手實法以註四年論差役亦病於不能分析未易悉數也。此四傳史家不能專力爲之又爲集所必載誠爲不合其本傳之闕失已於註內修補完繕所有引載訾累亦皆汰盡獨念三集之駁未能訣絕故卷中凡遇三家事未協輒以其餘力更正并於例立專條蕩滌其餘庶幾三集成歸純粹而與本集並行於時合觀爲具美也。

一本集汪洋閑肆變化萬狀援據淹博指趣深遠其爲註不易已屢見於前

序。大抵非空人間書，猶或疑其闕也。堯卿所徵書，大畧載序中。查註列書目甚備，具見所詣，餘皆未之及焉。註此書授自先君子，年漸長，輒以自隨。念所業者薄，多不可通求之註，始曉然了悟。旣而曉然者，障復生，竊疑註不足以賅之。自是始好書，家間遺書不乏，諸弟兄悉資於是。有所當各攜以去，不皆聚於一也。中表兄黃模書厓、姚思勤、春漪皆碩學家，兄惟左湖尤以文章名世，而儲書更備。註幼皆肩隨之，因取資三家所有，以助搜討而類聚其餘。然自有所業，意在擴聞見，通精義，以爲用，不以補苴典實爲專務也。甲辰侍先君徧游江南，仿尋醫藥所至，多訂綰紵以風義相激發，論文之餘，輒求藏本以觀。一日重過江陰，弭櫂虞山下，鄰舟有吳興賈載書求售，得古本《樂城集》，卽於舟中讀之。自江陰還，復隨先君再至太倉，避暑劉河別業。先君體稍復，累月無事而無書可讀，遂專討二集。



凡集中見有詩之本事，註所失載及牴牾者，輒寫於高頭，漸又縮蠅頭，寫
 於夾縫中。先君以爲當且詔曰：汝當作一書發明其意。詰謹識之。蓋是
 書之所由起也。後以輯補益備，曰有繁蕪之患，始爲總案，編年別爲標題，
 改列案中而施查註，並載自爲一書，名蘇詩補註粹。此其初程也。庚戌。詰
 往游吳楚，是冬入粵，刻所著舉亭紀游集。旣而還浙西，再游豫章之間，度
 大庾，適長沙。甲寅，休於龍潭之上。乙卯，入羅浮。丁巳，刻所著韻山堂集。戊
 午，蘇詩補註粹彙成。然人事遷改，游跡屢更，往往得於鞭絲帽影爲多。所
 蓄書不皆已有，時聚時散，不能致力一隅，每跋前而躓後矣。己未，往觀九
 疑，登祝融，自楚豫之中山道出東鹿治，與李載園別七載而增篋倍五車。
 聚珍亦補足，因盡發之，窮所未見爲畱三月。復自京從冊使乘傳山左，重
 過邗上，繼自閩海之臨川，小頓於樟門。詰輪檣言邁，恩草三年，雖得朋舊

之益及見南北藏本甚備然如始安建昌臨川諸家所儲卽有同異若徵引必欲齊之於一此管窺耳。語以逆旅視之旣已身翻烟海豈必爪印鴻泥哉。壬戌夏日再入粵中而前彙久罷梓用其本彙諸註損益之重定題註通其註路而移載駁詞於案補內外制銘贊詞賦之未備者槩入案中其弦誦諸文但摘出語去其習見不與他文同例諸註小誤亦皆更正以其太繁不標得失因改名編註集成此後例也是年秋時事一變旋從使者於籌筆間馳逐鷄渡羊坑之隘旣而閒道走廉平跨韶石扼雙關而復百雉憩於九成臺下者年餘顧一書未訖事而驚心不惑矣甲子馬葦舟退閒越秀山下擁書五屋舊雨再盟質疑相難自是徵攬差備然獨缺北宋文集所有凌雜者十餘種皆非其類粵坊惟蘇黃爲備而歐曾已不足觀向與王夢樓同泊金閭其舟中所置歐原本公撰序載有年月及爲編



序始需之而尋求累年、粵皆選本、并無此序。其餘司馬、劉孔、張、陳、秦、晁諸集例皆無有。由於資重而道遠、羣籍之所不至耳。庚午、輦舟以譴沒架、插百城、遽有易安之悼。中有詰指畫而紅較之者、一旦皆不可見。由是視爲空花、寒火、置綫釘於不問、但空腹而譚經義矣。辛未、本註初槩定、旋從節相於海陸、東走湘橋。旣而以檄領北江、會韶鎮駐英清、山棚絕跡。壬申、元和公上其事、大部以符會者、俄疾作、然服官如駛、而華髮半空、竊有慨焉。癸酉、息影仇仙廬、自此不與塵事接。復討是書、猶未愜意、於是重加修補、并汰其寬存者。諧自此多宿恙、屢作屢輟、一飄忽而五年矣。戊寅、召工設局、錄本授梓。明年、查枏春山從使者以來、白首重逢、而契好猶昔。且於總案尤所篤嗜、爲較勘、彙本錄本、梓本、連環、五閱、凡三越寒暑始畢。辛巳、案落成。江藩鄭堂過仇仙、讀案、醺酒爲歡、訓倡相答、遂訂莫逆。於是爲較閱

梓案一過而謂案止是無可損益矣。又較詩錄本十餘卷多所助助。閒有著論手錄以視因卽入載。繼紀氏之後而本註亦有用春山解者。如題袁彥方來鶴亭詩兼用蘇耽事問謀知秦過當引左傳是矣。註家惟查註書城四繞泰然自足。雖往來南北久而後成觀其藏弄有從容不迫之跡。詰爲是書畢世則相等矣。若其徵考事實則勞逸不同而得失有閒。如某事親見載某書而書不復覲。終於闕畧者。雖朋好愛莫能助。況窮以所不知乎。今年及耳順求其躊躇滿志之作。終已弗獲。而頭童齒豁聰明且塞。尙奚可待。亦惟竊附諸前哲後謁其愚忠斯亦已耳。自念上承先世緒餘幸生

聖世食和飲化養其軀凡得周攬四方爲拾遺補闕之助而諸兄姪等獲際昌期先後以文章進身自掌鐸綰綬執版列戟至於登承明著作之選或敷歷



儒藏

風懷持節於外、及爲道司大吏、因材陳報、其欲據葵懷而酬萬一者、將世世銜結無已時。詩且優游其間沐

三朝雨暘亭育之澤、時康年盈、抱一編於行窩而爲雍也之托、則歌呼自若、亦猶擊壤而明

帝德也歟。若其諫陋無實、未足爲吟唱先導、則又斯之能信而重望後賢之與益矣。

校記

①羅：據文意，當作「罹」。

②仿：當作「訪」。按，本譜「尋訪」之「訪」字多寫作「仿」，茲不枚舉。

諸家弁言

昔杜預註春秋左傳、顏籀註班固漢書、時人謂征南祕書爲邱明、孟堅忠臣。又李善於梁宋之間開文選學、註六十卷、流傳於世、皆僕所喜而慕之者。此註東坡詩集所以作也。東坡先生讀書數千萬卷、學術文章之妙、若太山北斗、百世尊仰、未易可窺測、藩籬泥堂與乎。然僕自幼歲誦其詩、文手不暫釋、其初如涉大海、浩無津涯、孰辨淄澠涇渭、而魚龍異狀、莫識其名。既窮山海變怪、然後了然無有疑者。崇寧年間、僕年志於學、逮今三十年、一句一字、推究來歷、必欲見其用事之處。經史子傳、僻書小說、圖經碑刻、古今詩集、本朝故事、無所不覽。又於道釋二藏、經文亦常徧觀鈔節、及詢訪耆舊老成、間其一時見聞之事、有得旣已多矣。頃者赴調京師、繼復守官、累與小坡叔黨游、從至熟、叩其所未知者、叔黨亦能爲僕言之。僕旣慕先生甚切、精誠感通、一日夢先生野服乘驢、若世



之所畫李太白者、惠然見訪。僕方坐一室中、書史環列、起而迎見。先生顧僕、喜曰、天下之樂、莫大於此了。無他語。又一日、夢與先生對談、因問水仙王事、卽答以茫昧之語、殊不可曉、不知何意也。僕於此詩、分五十門、總括殆盡。凡偶用古人兩句、用古人一句、用古人六字、五字、四字、三字、二字、用古人上下句中各四字、三字、一字相對、止用古人意、不用字、所用古人字、不用古人意、能造古人不到妙處、引一時事、一句中用兩故事、疑不用事、而是用事、疑是用事、而不用事、使道經僻事、釋經僻事、小說僻事、碑刻中事、州縣圖經事、錯使故事、使古人作用字、成一家句法、全類古人詩句、用事有所不盡、引用一時小話、不用故事、而句法高勝、句法明白、而用意深遠、用字或有未穩、無一字無來歷、點化古詩拙言、閒用本朝名人詩句、用古人詞中佳句、改古人句中借用故事、有偏受之故事、有參差之語言、詩中自有奇對、自撰古人名字、用古謠言、用經



史註中隱事、閒俗語俚諺、詩意物理、此其大畧也。三十年中、殫精竭慮、僕之心力盡於此書。今乃編寫刊行、願與學者共之。若乃事有遺誤、當竢博雅君子補而鐫之。庶俾先生之詩文與左傳、漢書、文選並傳無窮、而僕於杜預、顏籀、李善三子亦庶幾焉。雖然、尙有可以言者。先生之用事不可謂無心、先生之用古人詩句未必皆有意耳。蓋胸中之書汪洋浩博、下筆之際、不知爲我語耶、他人之語也。觀者以意達之可也。西蜀趙夢堯卿誤。

昔秦延君註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而君子譏其繁。丁子襄註周易一書、纔二三萬言、而君子恨其畧。訓註之學、古今所難。自非集衆人之長、殆未易得其全體。況東坡先生之英才絕識、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經傳、貫穿子史、下至小說雜記、佛經道書、古詩方言、莫不畢究。故雖天地之造化、古今之興替、風俗之消長、與夫山川草木、禽獸鱗介、昆蟲之屬、亦皆洞其機而貫其妙、積而爲胸中之文、

不啻如長江大河、汪洋閎肆、變化萬狀、則凡波瀾於一吟一詠之間者、詎可以一二人之學而窺其涯涘哉。予舊得公詩八註、十註而事之載者十未能五、故常有窺豹之歎。近於暇日、搜索諸家之釋、衷而一之、剗繁剔冗、所存者幾百人、庶幾於公之詩有光。雖然、自八而十、自十而百、固非畧矣、而亦未敢以繁言、蓋以一人而肩烏獲之任、則折筋絕體之不暇、一旦而均之百人、雖未能春容乎通衢、張王乎大都、而北燕南越亦不難到此。則百註之意也。若夫必待讀遍天下書、然後答盡韓公策、則又望諸後人焉。永嘉王十朋龜齡誤。

古詩唐虞賡歌、夏述禹戒、作歌商周之詩、皆以刊於經、故有訓釋。漢以後詩見於蕭統文選者、及高帝、項羽、韋孟、楊惲、梁鴻、趙壹之流、歌詩見於史者、亦皆有註。唐詩人最盛、名家者以百數、惟杜詩註者數家、然槩不爲識者所取。近世有蜀人任淵、嘗註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已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



援據閎博指趣深遠淵獨不敢爲之說。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當若爲解。至能曰。東坡竄黃州。自度不復收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生。恐不過如此。某曰。此某之所以不敢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爲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於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事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初。韓曾二相得政。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領宮祠。此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乎。指當時用事者。則猶近而易見。白首沈下吏。綠衣有公言。乃以侍妾朝雲嘗歎黃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

言其上僭。則非得於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至能亦太息曰。如此誠難矣。後二十五年。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吳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注數十六編。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絕識博學名天下。且用功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則於東坡之意。亦幾可以無憾矣。某雖不能如至能所託而得序斯文。豈非幸哉。嘉泰二年正月五日。山陰老民陸游序。多有不發明王註。相與指證。如送張安道赴南都留臺一首。我公古仙伯句。註云。新舊唐書本傳。並作王遠。知原註作知遠。誤。此指堯卿註也。楊瑄王註序已考明。施註後出。但未能指施註以實之耳。放翁論公詩專主論事。故云。非得於故老不可。其意不重徵引典實。與諸所見正同。序云。東坡先生詩淵。獨不敢爲之說者。以公足跡幾徧天下。其詩本是難詳。而熙豐。元祐。紹朝。局翻覆有露於頭面者。有隱於肺腑者。或礙於本朝。未經明降。或干涉勢位。人門尚在。故云不敢也。范至能所欲發明東坡。正出此意。是以慨然由此推之。放翁與至能言其大者甚備。至能欲其筆之於書。故推諉也。王註獨於時事不道。若謂此百家惟知蟲魚草木。論時事則無不贅。曠內無一問一見之人。斷無是理。蓋註有不盡傳也。如王安石新法固非。而司馬光變法亦誤。安石可言。而光難言也。胡黨餘波皆在。若諸韓則惟有尊之耳。章惇。蔡京。可謂而劉摯。劉安世。難言也。洛黨則多其授受。即以呂祖謙。王十朋。論已干涉師傳矣。不言則元祐在處脫畧。言之則紹興尙不止。



此爲之遞飾、則又徒取後人譏議、反不若不道之爲得也。以十朋時地、爵位人
 事世故、論之而書成彼手、其立意刪去、審矣。放翁之父與晁悅之甚厚、晁卽美
 叔子也。放翁生於宣和七年、及見悅之、而公之事傳於其父可知。王性之熟習
 遺事、放翁親見之、其詳過於記載可知。放翁年長、周必大一歲、二人同朝相歡、
 而仿求公事、又周所篤好、則相與討論、又可知矣。任註三家、無多事跡可載、亦
 無難言之事、故云頗稱詳瞻、非謂任註皆盡善也。若公事則世不傳者已多、而
 見於舊註者、又皆刪盡、故借任吐不敢爲之說、此因極惡王註而發、意謂既已
 失實、則其書不足道、非放翁之時無王註一書也。施註亦多闕畧、其僅及皮毛
 不肯入骨者、未嘗無之、殆又放翁之所不喜。彼既不欲爲、而爲之者終不愜其
 意、是爲憾事、故云幾可無憾耳。序中指論詩句、乃擇其事有可記而無關涉者
 言之、非放翁所得僅止於此。若因放翁不及王註、而疑爲贗本、出於其後、則失
 之遠矣。此序誠爲當日詩人之序、並不難辨。若以學人而兼詩人、則肉爛汁內、
 自非苦辛、未易驟進。今論者於此序、尙辨說紛如、施真王假、意終不達、而欲持
 其術以繫求公之詩、不亦遠乎。特首載序、兼王施二註之故、俾由是以通詩之
 二註、庶有助焉。

坡詩多本、獨淮東倉司所刊明淨端楷、爲有識所賞。羽承乏於茲、暇日偶取觀、
 汰其字之漫者、大小七萬一千五百七十七計、一百七十九板、命工重梓。他詩
 板浸古、漫字浸多、後之人好事、必有賢於羽者矣。景定壬戌中元吳門鄭羽題。

合註鄭羽跋。余未親見。而從友人鈔得之。玩跋中語。是就施武子原刊板而修補其漫漶者。**誥案**寧宗嘉泰二年壬戌。至理宗景定三年壬戌。相距凡六十有一年。施板自應漫漶。此鄭說爲可信也。但彼時已極流傳。終當有善本復見於世。成毀有數。未可謂必無也。

物合於性之所近。而事常成於力之久且勤。水濕火燥。鉤曲弦直。各從其類。而要皆性之所近以相合也。物之於人不類也。是故鹿駭毛嬙。魚避驪姬。其類殊者。其性殊。人之於人類已然。且邪正雜糅。若白黑冰炭之相反。非性使然耶。予自齟齬時。聞長老言蘇文忠公之爲人。心竊慕效之。及就傳讀公傳。嚮往逾擊。嘗圖公像懸座右。而貌予侍其側。稍長徧誦公集。然嗜有韻之言尤深。其始筮仕得黃州倅。又幸與公同。烏虜豈非天哉。公詩故有吳興施氏元之註四十二卷。元之子宿推廣爲年譜。而陸放翁序之。宋嘉泰間鏤版行世。其後罕流傳。予常求之數十年。莫能得。及撫吳。又數數購求。始得此本。於江南藏書家第闕者十二卷。乃屬毗陵邵長蘅子湘訂補。且爲之芟復正譌。而佐之以吳郡顧嗣立。



俠君泊兒子至、其續補遺詩四百餘首、采摭施本所未備、別爲二卷、則以屬錢塘馮景山、公爲之註。先是永嘉王氏有蘇詩註二十二卷、行世頗久、然有三失、分類則陋、不著書名、則疎、改竄舊文、則妄。誠如子湘所言。加之俗本相沿、訛謬多有、茲編出而王氏舊本可束高閣矣。凡人喜磊落者、薄蟲魚之註、矜博雅者、搜畢方鼯鼠之名、二者異趣、而予於蘇詩註、則非是之謂。蓋以旣慕其人、則嗜其言、旣嗜其言、則索其解、解必求精、精必正繆、將使世之效法公者、因解而得其言、因言以推其心。凡忠言嘉謀、豐功亮節之大端、胥於是乎識、而祈嚮不遠矣。昔賢可法、莫不皆然、獨公詩乎哉。而予特其性之近者、爾故殫精力、積歲時、完殘補闕、使施註幾亡而復顯、殆有天焉。以玉其成、而亦不自知其久且勤如此也。烏虜跡公生平、自嘉祐登朝、歷熙寧、元豐、元祐、紹聖三十餘年間、論新法、選羣奸、投荒錮黨、幾蹈不測、而矢其孤忠、百折不回。讀公詩、自可知其人而論

其世則予又將以是註爲糟粕也。康熙己卯夏五，商邱宋學序。

施氏註東坡詩四十二卷，鏤板於宋嘉泰間。世之學者往往知其書而流傳

絕少。商邱公購之數年，

宋序自云求之數十年，爲何少他幾十幾年。邵既不知而宋亦不覺其所謂閱定者焉在哉。邵曰侍函丈

而開卷兩行，彼事已異，如謂此集可信，難矣。張滄陽序，先大人先大夫並用，亦奇。

從江南藏書家得此本，又殘闕僅存

三十卷。是書卷端題吳興施氏吳郡顧氏而不著名，而序文目錄又闕，故雖藉

莫得其詳也。

即無其面，也有卷頭，即無卷頭，逐篇也有魚尾，究竟此書是

落却吳郡顧氏也。查註合註，皆不及此，可爲元之一痛。

其後得陸放翁所作施註蘇詩序，有云施宿武子

出其先人司諫公所註數十大編，屬余序。又云助之以顧子景繁之該洽。按

文獻經籍考載司諫名元之字德初，其註詩本末與序合。又參考郡邑志及他

書而三君之名字乃灼然無疑。商邱公幸是書之存而惜其殘闕也，進門下士

邵長蘅屬以訂補，爲之綴闕，正譌，芟蕪，省複，而所謂四十二卷者，犁然復完可



版行。聞之昌黎言，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故夫文章之士，仰面屋梁，指擢心腎，幾幸得自表見，使有身後名耳。及觀施氏父子，華數十年心力，成是編，其用功不爲不深，而垂四百餘年，若滅若沒，其姓名亦且從狐狸獠狗吻中決而出之，而塵塵不泯，蓋其傳之之難如是，而註蘇之割裂舛謬，如世所傳永嘉王氏本，其出施氏下遠甚，而顯得行世，豈亦有幸不幸歟？然而書之不足傳者，雖幸而見稱於人，譬之秋潦汪洋，儼歸扁有，而其必傳者，或忽於近而貴於遠，或晦於昔而大顯於今，雖蟲蠹蝕之餘，而若有物焉，馮之不可磨滅。註一家詩之興廢，其微焉耳，然亦有可感者。是編出，吾知其必將焯然與東坡詩並垂久遠，無有能起而蓋之者矣。康熙己卯孟陬六日，昆陵邵長蘅題。

余於蘇詩，性有篤好。向不滿於王氏註，爲之駁正，聚零丁什繫，收弄篋中，積久漸成卷帙。後讀渭南集，乃知有施註蘇詩，舊本苦不易購。庚辰春，與商邱宋

山言並容輦下、忽出新刻本見貽、檢閱終卷、於鄙懷頗有未愜者。因復補輯舊聞、自忘蕪陋、將出以問世。公詩自仁宗嘉祐己亥始見集中、所謂南行集也。從來編年者、或起辛丑、或起壬寅、南行集迺己亥庚子詩、反置續集中、殊失位置。考宋史藝文志有南征集一卷、當時此卷本自單行。今自郭綸及初發嘉州以下、編次一準欒城集。惟是先生升沈中外、時地屢易、篇什繁多、必若部居州次、一一不爽、自非朝夕從游、疇能定之。施元之顧景繁生南渡時、去先生之世未遠、排纂尙有舛錯。如客位假寐一首、鳳翔所作、而入倅杭時。次韻曹九章一首、黃州所作、而入守湖州時。姑舉二段、以見編年之難。凡慎所辨正、必先求之本詩及手書真蹟、又參以同時諸公文集、洎宋元名家詩話題跋、年經詩緝、用以審定前後。茲集舊有八註十註、同時稍後者有唐子西、趙夔等註、乾道末御製序刊行。紹興中有吳興沈氏註、漳州黃學阜補註、今皆不傳。傳者惟王氏施氏



兩家耳。施氏本又多殘脫。近從吳中借鈔一本。每首視新刻或多一二行。乃知新刻復經增刪。大都掇拾王氏舊說。失施氏面目矣。今於施註原本所有而新刻所刪者。輒補錄以存其舊。漫不可辨者。則缺之。若乃當代文獻信而足徵。寧容闕畧。趙叔平、張退傅、張天覺、李誠之、徐德占、劉仲馮、劉壯輿、諸公宋史各有傳。非泯泯無聞者。仁宗朝之制科。范景仁之新樂。王介甫之新法。王韶之邊釐。何以一無援證。元祐初年議回河。七年議郊祀。周思道等先後論權蜀茶。詮釋亦復影響模糊。皆疎漏之大者。餘無論矣。本集詩與他集互見者。凡九十餘篇。皆施氏原本所無也。新刻本收入續補上下卷。王氏本散見於分類中。廣作極多。要歸於別真贋。無脫漏而已。和陶詩。子由有序。自成二卷。細考之。惟飲酒二十章。和於揚州官舍。餘悉紹聖甲戌後自惠遷儋七年中作也。歲月大畧可稽。分之各卷。以符編年之例。其間亦有未能確指年月者。則以意推之。要難遷就。

他所也。文字之禍於公爲烈。始而牽連詩帳。終則禁及藏書。散軼固多。收藏不
乏。今從簡編中畱心摛輯。共得逸詩一百二十餘首。又唐人所謂口號。皆近體
詩也。張燕公有十五夜御前口號。少陵紫宸殿退朝口號。西閣口號之類是也。
宋人帖子詞及致語口號。猶仍其舊。施氏原註有帖子詞一卷。目錄尙存。新刻
妄爲刪削。今一并采入。與逸詩釐爲三卷。補註之役。權輿於癸丑。迨己未庚申
後。往還黔楚。每以一編自隨。己丑冬渡淮北上。水觸舟裂。從泥沙中檢得殘本。
淹沒破爛。重加綴書。辛巳夏自都南還。夜泊吳門。遇盜探囊。祛篋之餘。此書獨
無恙也。自念頭童齒豁。半生著述。不登作者之堂。庶幾托公詩以傳後。因閉門
戢影。畢力於斯。追維始事迄今。蓋三十年矣。雖蠡測管窺。何足仰佐萬一。顧視
世之開局於五月。戡事於臘月。牛年勒限。草促成書。淺深得失。必有能辨之者。
康熙壬午仲春。初白菴主人查慎行識。署之要都爲一通存之。

昔趙東山有左傳補註、近時惠松崖又有左傳補註、蓋補之爲辭、不嫌於複也。方綱幸得詳考施、顧二家蘇詩註、本始知海寧查氏所補者、猶或有所未盡。前輩於山谷詩任註、半山詩李註、序葉殘字、皆訪求珍錄、蓋古人一字之遺、後人皆得援據以資考証。是以凡原註所有者、攜殘拾墜、錄存於篋久矣。歟、縣曹吉士從方綱訂析蘇詩疑義、日鈔一二條、遂成此帙。而方綱之管見、亦竊附一二於師友緒餘之末者、欲以益彰原註之美爾。乾隆四十七年春正月十有二日、大興翁方綱書。

余弱冠以前、於蘇文忠公詩全未涉獵也。釋褐南歸、舟中畧諷誦之、亦未究心也。迨後宦途馳逐二十餘年、無暇從事研求。中間使蜀、曾一謁眉山故里、肅然起敬。而於詩仍未能深爲玩味也。丁未初夏、公退餘閒、偶取王施查三本之註、各披閱一過、見其體例互異、卷帙不同、無以取便讀者。爰爲合而訂之、意不過



擇精要、刪複出焉耳。及尋繹再四，乃知所註各有舛訛。因援証羣書，并得諸舊註本參稽辨補，朝夕不輟者凡七年而粗就。雖學植淺薄，萬萬不及前人而心志之專力所能到者無不盡焉，所不能到者歉然而已。先是己酉嘉平，忽夢與文忠相見，曾倩人繪夢蘇圖，并自爲文記之。後閱趙堯卿序，亦載作註時兩經夢蘇事。夫以堯卿之去公未遠，創始爲註積三十年，其見夢也固宜。乃若余之摭拾舊編，了無心得者，而夢適相類，益慨然於古今人智慧雖不同而嚮往之殷無異，則文忠之靈昭然於七百餘載間者，隨學人所得之深淺而皆有以啓牖之乎。若謂余之合註足以希蹤往哲，亦致默相感召，此實瞿然不敢自信者已。乾隆癸丑冬下澣桐鄉馮應權自序。

余點論是集始於乾隆丙戌之五月初，以墨筆再閱，改用朱筆三閱，又改用紫筆交互縱橫遞相塗乙，殆模糊不可辨識。友朋傳錄，各以意去取之，續於門人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 弁言

五九三

葛編修正華處得初白先生手批本又補寫於罅隙之中益輻輳難別今歲六月自烏魯木齊歸長晝多暇因繕此淨本以便省覽蓋至是凡五閱矣乾隆辛卯八月河閒紀昀曉嵐記

紀氏點論可錄者僅十之五義門閒一到地而而載者逐句截斷最爲可憎紀氏酌取其多有不云出之紀耳其自爲酌定當於紀者亦閒有之本註無所偏倚合二本擇其當者從之皆不當則主別本誥所改定字非本集別有確證卽於本義確有所通皆於句下立案其餘所定字皆刪去句中某本一作某等字通連句路如更逐字分別從某不從某則此句截段更拉長矣如此風不革則數百年後翻版益多謬譌同異日繁皆得以某本作某摘取入註其害甚大本註專持大體此等小家私取所不屑爲論者必欲分涇別渭則較閱二本自見或舍是而取別註亦各言爾志義也紀氏論詩多因每云此宋詩公舍宋又將焉往杜詩老妻稚子一聯卽放翁家法袁子才不分唐宋識在紀氏之上其說雖出于陶君子常不廢其言矣我初從政見魯叟句紀云見魯叟者蓋初任謁廟之時陶詩曰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謂孔子也合註取陶詩自爲註不云出紀氏非是但紀說亦低若引公魯叟乘桴句卽了事何必曲說本註體例凡無公明文必欲發明其義者雖數百字不以煩論否則惜墨如金不輕用其鋒也魯叟一條亦在不錄之內卽舉以爲例然其說瑜瑕不掩要亦自爲一家此本註收點論意也凡例於前人附錄諸家例不置議故載於此餘詳總案中

王註姓氏

豫章黃氏

庭堅字魯直。**諸案**呂居仁江西宗派圖推豫章黃山谷為詩祖。官秘書丞。洪氏兄弟編集任淵註其孫當字子耕盡取論錄課年譜。

黃氏

少度。**諸案**王十朋梅谿集泉南寮屬。

彭城陳氏

師道字无已一字履常號后山居士。**諸案**呂居仁江西宗派圖以陳師道等二十五人為法嗣。官秘書省正字。

陳氏

希仲。**諸案**梅谿集有謝陳希仲送山茶詩。

廬陵陳氏

元龍。**諸案**字少章廬陵人。有周邦彥片玉詞註二卷。

溫陵陳氏

知柔字體仁一字弱翁號休齋。**諸案**尚友錄溫陵人徧游天台刻溪羅浮諸勝追和東坡詩以賀州守奉祠諸生受業戶屢嘗滿。

陳氏

德博。**諸案**名孔光少登甲科官泉州節推。

齊安潘氏

大臨字邠老。**諸案**公有贈邠老蝶戀花詞陳振孫云有柯山集。

齊安潘氏

大觀字仲達。**諸案**邠老仲達皆潘鯁子也從公於東坡。

臨川謝氏

逸字無逸號溪堂先生。**諸案**江西人詩謝無逸富瞻見紫薇詩話。謝無逸布衣名重搢紳尤工於詩魯直以張晁目之見石門題跋。



臨川謝氏

邁字幼槃。**諸案**謝幼槃有竹友集、無逸從弟也、與無逸溪堂集並

豫章洪氏

朋字龜父。**諸案**龜父以寫韻亭詩著名、在大觀、宣和之時、見紫薇詩話。黃魯直云、龜父筆力扛鼎、他日文章垂世、要須盡心克己、不

豫章洪氏

見人物、不金用其輝光、以照本心、更精讀千卷書、乃可畢茲能事。四供黃魯直之甥也。舉郡試第一。有清虛集。士崇寧三年入元祐黨籍。靖康中、官諫議大夫、汴京失守、痛飲悲歌、

豫章洪氏

坐誣陷、莫有援者、流沙門島、天下冤之。有老圃集。王父登第在元祐末、弟羽字鴻父、入黨籍、未幾出籍。

臨安李氏

鏐字希聲。**諸案**官秘書丞、有李希聲集、見文獻通考。自潘大臨以下八人、並見江西宗派圖。**諸案**唐卿註即十註本之一。

建昌李氏

彭字商老。**諸案**見江西宗派圖。商老詩文富瞻宏博、非後生可到。公擇之姪孫也、見紫薇詩話。德叟之子、見公書中。有日涉園集。

李氏

厚字德載。**諸案**德載乃四註本之一也。

東溪詩僧

祖可字正平。**諸案**見江西宗派圖。陸放翁云、祖可居廬山。陳振孫云、蘇養直之弟、有惡疾、號癩可。有瀑泉集。

玉山汪氏

涓字養源。諸案周益公云汪涓字養源被遇孝宗歷左司諫中書舍人蓋吏部尚書諱應辰字聖錫之兄汪應辰傳玉山人初名洋

玉山汪氏

洋字聖錫。諸案洋進士第一賜名應辰忤秦檜善張浚出為蜀帥王本洋註養源註實二家元刊姓氏洋字養源并舛一人今分列

饒州汪氏

藻字彥章。諸案汪藻宣和間中書舍人草赦書敘軍興征斂其詞精當人以比陸宣公興元赦書有浮溪集藻官至顯謨閣直學士忤檜奪職居永州累赦不宥二十四年卒二十六年復舊職藻初為

臨川汪氏

革字信民。諸案臨川人有盛名信民寄謝無逸詩問訊江南謝康樂溪堂春水想扶疎饒節曰公詩日進而道日遠矣見紫薇詩話王黼所摺繼從欽宗被留青城卒貶死通顯三十年居無屋廬也

荆南高氏

荷字子勉。諸案荆南人詩學杜陵五言頗得句法黃魯直極愛賞之為蘭州通判見石林詩話亦見山谷題跋有還還集

仙井韓氏

駒字子蒼。諸案子由之門人也制詔典瞻為時所稱然屢以蘇學坐黜其知黃州已在南渡後矣有陵陽集

楊氏

符字信祖。諸案陳振孫云有集一卷亦見宋詩紀事

蕲春夏氏

倪字均父。諸案均父與饒節德操善張彥實有送均父作江守詩見紫薇詩話陳振孫云有遠游堂集

蕲陽林氏

敏功字子仁蕲州人贈高隱處士谷註據尚友錄政和中賜號高隱處士子仁有謝表非贈也。諸案子仁乃五註本之一也自汪革

蕲陽林氏

隱處士子仁有謝表非贈也。諸案子仁乃五註本之一也自汪革

蕲陽林氏

隱處士子仁有謝表非贈也。諸案子仁乃五註本之一也自汪革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 姓氏

五九七

以下六人見江西宗派圖呂本中載宣和末林子仁有寄夏均父詩且與饒三德操同時解題云有高隱集其蒙山集百卷兵火後不存

蕲陽林氏

敏中字子敬

詩案

敏中乃敏功之弟

蕲陽林氏

子來谷註名敏修敏功弟

詩案

陳振孫云有無思集或疑賜高隱

永嘉林氏

明仲

詩案

梅谿集名季任官鄞江主簿卒於任其挽詞云齒德尊

林氏

鄉黨青衫已白頭硯幾磨鐵盡官止及瓜休致約

詩案

梅谿集官泉州尉有贈林尉致約詩

高郵秦氏

少儀

詩案

名觀少游少章之弟也黃魯直詩云少儀袖詩來荆蚌

歷陽張氏

之在張孝祥安國號于湖居士

詩案

孝祥有于湖居士集于湖詞施元

晦云安國天資敏妙文章政事過人遠甚老壽當益奇偉了翁云安

永嘉張氏

器先

詩案

梅谿集登乙科官福清丞

漢陽張氏

棧字欽夫號南軒先生

詩案

棧字敬夫有南軒集以劉珙薦除知

元晦云敬夫嘗言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切中其病荆公躁擾急迫與德性相反熹於是竊有警焉

茗溪胡氏

仔。諸案字元任、著茗溪漁隱叢話。陳振孫云、待制舜陟之子。姓譜云、宜和間、官建安簿。

廬陵胡氏

餘字邦衡。諸案有忠簡奏議四卷。紹興中、銓請斷檜頭、卒之藁街。名震天下。隆興召還、論和議十可弔、措置淮東、符離敗、銓保高郵。

西蜀趙氏

夔字堯卿、前知榮州。諸案堯卿註刊於紹興之初、乃分類第一註也。其後乾道初進御、則已合爲八註十註本矣。

西蜀趙氏

次公字彥材。諸案次公乃四註之一也。

宗室趙氏

若拙。諸案梅谿集佳公子也。世以趙德麟目之。守果州、移成都漕。

趙氏

元序。諸案梅谿罷泉州、與同寮蔣元肅、黃少度、鹿伯可、趙元序、陳德清、葉飛卿、林致約、飲別驛舍、有詩紀事。

建安劉氏

子翬字彥冲、號屏山先生。諸案子羽爲張浚將、浚雖師、子羽有全蜀功。弟子翬判興化、能禦寇。朱松以晦菴託孤二劉、篤教成之。

子翬喜佛氏、讀易渙然。元晦云、屏山先生字余、元晦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晁敷、人晦於身、神明內映。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無異禪衲。

熹以童子獲侍左右、朝夕誨誘、其後屬疾、熹亟歸省問、日奉湯藥、教詔益詳、期許益重。既又發故篋、得紙數十、皆平日省躬自厲之言、命

熹筆之、遂啓手足。諸子舛共發遺書、皆熹未歸時處畫庶事、屬熹爲作張公書、未有勉力大業之語。熹泣受寶藏、至於今不敢失墜。然躬

行不力、老大無成、不能仰副付授之意、每念無以見先生於地下。今病已、力何所復云。姑取遺墨序其本末、以示子孫、且示同志、使於前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 姓氏

五九九

建安劉氏

修景行之懿。知所跋慕。而又視熹之備情無聞。以爲前車之戒也。先生沒以紹興丁卯。後五十三年。慶元己未五月丙申。門人朱熹。諸書。珙字洪父。詰案。珙字共父。子羽長子也。雖祖張浚。有誅羣盜。獲李全功。上謂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獨珙可用。除參知政事。諡忠肅。觀字人表。詰案。人表黃魯直之戚屬也。見山谷題跋。

何氏

真隱詩僧

善權字巽中。詰案。何覲善權。並見江西宗派圖。陳振孫云。善權。靖安人。落魄嗜酒。有真隱集。德洪云。巽中豪特之氣。有坡谷之淵源。

丹陽蘇氏

庠字養直。詰案。養直。蘇堅子也。賦清江曲。爲公所賞。謂置李太白集中。不可辨識。庠嘗隨父迎公於曹溪。紹興中。與徐俯同召。庠不起。俯往見之。有愧色。命再下。遜馬迹山。一日立化。陳振孫謂蘇紳之後。頌之族。據此。則堅爲紳之孫矣。庠有後湖集。俯有東湖集。

吳氏

憲。詰案。梅谿集。字知叔。官福唐帥。

吳氏

季南。

仙居吳氏

明可。合註。名芾。見宋詩紀事。詰案。芾爲祕書正字。與秦檜有舊。如不相識。檜疑之。風言者論罷。後以侍御史爲臨安尹。號湖山居士。

吳氏

少雲。

會稽孫氏

彥忠。詰案。會稽人。與梅谿同登第。王註作永嘉人。誤。

西蜀孫氏

傳字瞻民。**誥案**瞻民註亦十註之一、合八註及李爲十註。乾道時、趙堯卿等註已陳乙覽、卽八註十註合刊之證。時百家註未出也。

開封孫氏

子尙。**誥案**梅谿集名備開封人死葬大禹寺之側。

馮氏

方字圓仲。**誥案**張浚符離之敗、辟馮方爲屬。方輕銳、朝議患之、以陳俊卿、唐文若參其軍、見劉氏日記。放翁云、隆興甲申、某作郡京、口張德遠以右丞相視師江淮、敬夫從行、而馮圓仲館子廨中、蓋無

永嘉薛氏

士昭。**誥案**梅谿集字伯宣、領祠爲主管。薛士龍浪語集有送士昭、兄赴南外敦宗院詩。

蔣氏

元肅。**誥案**梅谿集元肅作二賦十義爲時所稱。王註作薛氏誤。

興化龔氏

茂良字實之。**誥案**張浚視師江淮、茂良以能斷勿疑爲誠、拜參知政事。嘗奏朱熹操行耿介、宜加錄用、不聽。多攻權璫、貶英州卒。晦菴云、大參龔公不喜用兵、晚年去國、請大舉、莫不怪之。余從公久、公薨、得副本讀之、乃極論不可輕舉狀。痛公見誣、爲流涕。有靜森堂集。

永嘉萬氏

先之。**誥案**梅谿集先之登乙科、爲清湘學官、改南昌掾。

永嘉萬氏

申之。**誥案**梅谿集大年、先之、申之同赴鄉舉、與三萬及孫皞、毛虞卿輩多倡和詩。

永嘉萬氏

大年。**誥案**梅谿集出萬氏、與大年爲中表。

烏程芮氏

璉字國華。合註宋詩紀事作字國器。諸案老學菴筆記芮璉字國

東野語王村芮祭酒璉初任仁和尉長河堰龍王廟每祭有小蛇止
香爐或飲於杯往來者謹事之堰歲數壞人以爲龍所爲芮疲於修
築一日設奠蛇果出爐上芮端笏數之曰有功於民者乃得祀龍廟
食於此未嘗有功而歲數壞堰勞民之力爲罪多矣無功有罪國法
當殺卽舉笏碎之是夕宿於近地疾風甚雨大木盡拔土人大恐而
芮處之自若後卒爲名臣芮以紹興乙亥二月被譴十月桢死放還

朱氏

邦翰

永嘉項氏

用中。諸案梅谿在唐會鄉人丁鎮叔張器先甄雲卿項用中及

西蜀宋氏

同年孫彥忠草酌試院有詩紀事。援字正輔。諸案正輔乃四註之一也。

永嘉宋氏

彥材。諸案梅谿集永嘉人早業儒後以禪悟年七十卒。

周氏

成祖

永嘉葉氏

思文。諸案梅谿云葉思文吾鄉老先生也官興化等近世作詩文

永嘉葉氏

飛卿。諸案陸放翁云飛卿南鄉子八闕語意工妙殆可追配劉夢



儒藏

繡川喻氏

叔奇。諱案叔奇與兄伯壽同登第。梅谿之同年也。尉桐川。攝邑安仁。梅谿有送叔奇尉桐川詩。初名公卿。後改名宏。登乙丑第。官主簿。

毛氏

永嘉鄭氏

雲卿。諱案字龍友。少有俊聲。詞華奇麗。而資性浮躁。於卿人無不狎侮。木待問。編之為尤甚。木生朝。為詞賀之。末云。聞道海壇沙漲。也。明年。蓋諺云。海壇沙漲。温州出相。木以癸未魁天下也。玆給雄一時。一日登對。上問卿安。得與龍為友。甄倉忙占奏。及退。自恨曰。何不云。竟舜在上。臣安得不與夔龍為友。聞者惜之。然於性理解悟。凡禪衲機鋒。皆莫能答。將亡之日。召蘊之。囑以後事。既旦。木亟來。甄喜曰。吾將行。得君三吾喪。則濟矣。木許諾。乃入浴更衣。與木訣坐而逝。既復開目。曰。吾儒無此也。復臥。乃絕。見齊東野語。

瑞安沈氏

老於。諱案名希阜。瑞安人。梅谿贈詩有三十年前硯席同之句。蓋

瑞安曹氏

夢夏。諱案夢夏與梅谿同登第。官嚴陵掾。家於許峯。

臨川饒氏

元嗣。諱案字德操。諱案節傾動一時。而世不詳。見江西宗派圖。政和中。曾

云。注謝諱賢高志清節。皆足傳信。後世孰敢改評。獨饒節者。一旦毀削。膚髮殄絕。天倫而諸公環視。無一人能止而救之者。或乃從更嗟。重可知。諸賢指汪革。謝逸。謝過。而實以首責呂本中也。元晦既敬伯



恭父又謂紫薇公名德之重一言一動皆有法戒非後學可得而贊故誌於清溪類稿而遺其名云

程氏

天祐。諸案梅谿集有贈程天祐秀才詩精於醫。

程氏

續字季長。諸案季長乃四註之一也。

開封江氏

端本字子之。諸案原作汪氏據呂居仁江西宗派圖作江端本。今考王註有江曰百家註姓氏無江氏信為汪氏之譌。今改正。端本

以宣和二年通判温州乃休復鄰幾之孫端友子我弟也。有陳畱集靖康初子我自布衣拜尚書兵部員外郎與王性之游。

清豐晁氏

沖之字叔用。諸案見江西宗派圖補之詠之悅之貫之載之同行。沖之授承務郎以詩名有具茨集紹聖以後黨禍既作超然獨往。晁氏世居京師昭德坊號昭德晁家時羣從有旨不許入國門故獨往也。子公武字子止授敷文閣學士有昭德易詁訓傳等書。

永嘉丁氏

鎮叔。諸案梅谿集永嘉人。

永嘉丁氏

惠安。諸案名康臣字道濟永嘉人官溫陵宰。

南豐曾氏

紆字公衮。諸案曾布之子也。建炎後直寶文閣有新詞播於樂府號空青集。王明清之外祖也。周密浩然齋雅談載曾公衮云元祐庚午以方聞科應詔來京師見魯直九丈於醵池寺紹興辛亥漕兩浙四十餘年憂患餘生歸然獨存考王註諸家入元祐黨籍碑者二

人曾公衮洪駒父也時明清方作揮塵錄爲布多方掩蓋而放翁車中有布之說聞於其父性之其施註序所謂不敢說者類如此矣

龔崔氏

肅之註案梅谿集名雍湖州人爲番場筦庫官

孟嘉賈氏

巖老註案梅谿有送賈巖老自閩還鄉詩乃其妻弟也

洪州徐氏

俯字師川註案師川徐德占子也見江西宗派圖紹興中權參知政事趙鼎欲以岳飛取襄陽俯獨持不可俯乃魯直之表姪

徐氏

持晦

鹿氏

伯可註案名何官尙書年四十乞致仕孝宗諭宰臣問故何對臣無他顧德不稱位稍矯世之不知分者耳既歸名其堂曰見一

師氏

尹字民瞻註案民瞻註卽八註本之一

任氏

居實字文儒註案文儒註亦八註本之一在乾道時已合趙程李宋林師七家爲八註矣

僊溪傅氏

藻字薦可撰紀年錄註案薦可以汴陽段仲謀行紀清源黃德粹系譜皆不詳盡因廣之爲東坡紀年錄

東萊呂氏

祖謙字伯恭分詩門類註案卽呂本中之孫也楊瑄序云據史傳卒於孝宗淳熙元年今考伯恭有註不皆分類終直秘閣元晦云

呂伯恭病中日記其纒閣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察物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此來不

得復見伯恭父固為深恨然於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

陽翟元氏

不伐。誥案宋詩紀事元勛字不

開封王氏

直方字立之。誥案見江西宗派圖與夏均父訓唱見紫薇詩話家

汝陰王氏

性之。誥案王銍性之流寓山陰有雪溪集陸放翁謂性之記問該

永嘉王氏

十朋字龜齡。誥案龜齡有梅溪集楊瑄序云考史傳梅溪卒於孝

從歐陽公游。早歲登科。初任應城尉。滕元發謫守安州。亟賞之。同見
王安石於鍾山。大觀中知江州。卒。性之亦早達。元符末坐黨籍謫官
湖外。素爛史學。以左史兩漢不經他手。故議論歸一。而歐宋新唐書
各析紀傳。致有吳縝糾繆之作。其國朝三史亦褒貶異同。因撰國朝
七史。未竟而狄難作。建炎初以薦入館。詔視秩史官。給札奏御。除樞
密院編修。楚州陷。鎮撫史趙立戰沒。思陵命撰立傳。上之。嘉歎良久。
書奏及半。以忤檜罷去。存副墨於私室。性之卒。檜起私史獄。其妻懼
禍。并其紀錄悉焚之。妻曾氏布女孫紆之。女也。次子明清字仲言。少
育。曾氏多與張德遠徐敦立李仁甫程可久陸務觀尤延之先後游
從。檜既死。探尋舊事。作揮塵四錄。投轄錄。清林詩話。玉照新志。嘗令
寧國。歷典郡事。任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沙隨程迥云。仲言
富於春秋。宜以壯烈上佐時用。若僕輩乃可娛意於簡冊耳。



儒藏

饒久早入境雨至。徙夔、湖、泉州，所至有政聲。民趨恐後，飲食必祝。十朋初以權對策，言檜專擅，擢進士第一。自是每見上，必陳恢復之計。故雖張浚、劉錡屢敗，猶欲冀其一奮，并望錡有以蓋拒亮之軻也。至是，知諸將不足用，而後絕口恢復，一力請外，專以及民爲事。其編纂百家當亦在此數年中也。後以舊學召還，恩禮甚厚，而年已老，力求致仕。諡忠文。劉共父，朱元晦、張敬夫雅敬龜齡，共父首爲集序。

永嘉王氏

壽朋字夢齡。諱案：夢齡，昌齡皆龜齡弟也。

永嘉王氏

百朋字昌齡。諱案：十朋，天性仁孝，友愛二弟，郊恩先奏其名及沒。

右原列九十七家

合註：詩註中尚有德揚、夢仙、子功諸家，未知卽所列。

在所列姓氏之內，至劉須溪諸註，則更係後人增入也。諱案：註中有黃中、無林、黃中、此林字疑合註誤增。揚德亦無其人，疑屬德揚之謄。

吳興劉氏

諱案：字無言，元祐三年公知舉，所得士有與劉燾撫勾詩，揚與

王氏

長源。諱案：黃魯直云：王長源安貧好義，簞食瓢飲，妻孥饑寒，未嘗

邵武黃氏

中。諱案：字通老，紹興五年登乙科。恬退有守，不附權勢，檜死，召爲

退惡之。旣而劉錡大潰於淮，破合肥，錡退保揚州，臨安震驚，朝臣爭遣家逃匿，中獨與陳康伯畱城中。亮死，衆慚之，擢給事中，坐張浚黨。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 姓氏

六〇七

東萊呂氏

本中。諱案字居仁。公著曾孫希哲之孫。好問之子也。公著卒。宣仁

與檜同爲郎。相得甚懽。紹興中。趙鼎主元祐學。累遷中書舍人。檜欲
引用。而居仁封還除目。又於草制。詆檜風。御史劾罷之。元晦云。呂公
之言。所以發明講道修身之法。詳矣。學者審其先後緩急之序。而用
力焉。其入聖賢之域也。孰樂。

廬陵劉氏

辰翁。諱案字須溪。對策忤丁大全。被放。以江萬里薦。學宜史館。除
臨安教授。遷博士。宋亡。托方外。以自詭。有須溪文集。

羊城王氏

宗稷。諱案五羊王宗稷年譜見宋史藝文志。王註全載邵註。合註
仍之。今取確鑿各條列入總案。其餘牽合四三年恍忽爲說及舛

錯荒唐者皆刪。如熙寧七年引潤州道。上過除夜兩絕。此卽舛錯。公
云岸上聞騾馱聲。空籠意亦欣然。蓋謂遷南五載。今道遇騾馱。所
懸之鐸。其聲空籠。自念得返江北。故聽而喜也。宗稷謂考騾馱鐸。試
筆云。正月四日離泗州。既讀破句。又捏成公有騾馱鐸。試筆一書。邵
註合註從誤。此卽荒唐。舉此二條爲例。刪去。年譜仍用百家註姓氏
載傳。僊谿譔紀年錄。例煩載補列諸家之後。

右本註補列六家

羣從並列其中。其爲後人損益可知。最後不列總具

人數、誥於註中採出五家、以呂居仁論之、伯恭自爲分類、不應獨遺其父、此屬舊傳、姓氏間有譌脫、後人不檢全註、任其闕畧、故與註不符、非須溪之必爲增補者比也。浴學自閩而盛、詳閱姓氏、閩學半在其中、則註內黃中一家、當以通老爲是。若合註所謂林黃中者、此人名栗、官兵部侍郎。元晦以兵部郎官用、而栗惡其西銘學、不許爲屬力攻於朝、葉水心因與之互訐。林栗非此氣類、卽非註中人、審矣。餘如彥夫、德淳、貢父、浦卿、德權、諸註皆合註所不詳、其爲增補、或卽前列姓氏、名號無由知也。今約舉所知諸家事蹟、各疏一二、以見其人。若曾紆、韓駒、劉珙、胡銓、呂祖謙、諸汪、張之流、史傳華瞻、或變通史法、詳其所無、其失不備者、具之不限一定書法、備覽而已。餘俟續考。

施註姓氏

吳興施氏

元之。翁註湖州府志、施元之字德初、長興人。查註癸辛雜志、施元之、紹興張孝祥榜、乾道間爲左司諫。翁註南宋百官題名記、施元

之、乾道五年五月爲秘書省著作佐郎、十月除起居舍人、十一月兼國史院編修官。是月除左司諫。合註吳興備志、元之、左宣教郎、知衛州、又知贛州。邵註吳興掌故、施元之註東坡詩四十二卷、年譜目錄各一卷、與吳郡顧景繁共爲之。元之子宿、推廣爲年譜、陸放翁序。

吳興施氏

宿。邵註浙江通志、施宿字武子、知餘姚縣、興廢舉廢、加意風教、市田置書、教誨學者。姚北瀕海、歲役民修堤、民甚苦之、宿爲石堤、建

莊田二千畝、以備修堤之役、功與前令謝景初同稱。合註本集別子、由詩施註云、宿守都梁。翁註湖州府志、施宿慶元初知餘姚縣、旋通



吳郡顧氏

判會稽軍、作會稽志、刻禹廟碑譜。嘉定間、以朝散大夫提舉淮東常平倉、修築泰州城垣。王士禛《讀史》、尾續集、武子參訂石鼓籀文、刻於淮東倉司、見於宋章樵《石鼓文釋》、吹景集、引之以為與衍奇博、可與鄭漁仲爭衡。查註《周密癸辛雜志》、宿以父所註坡詩、刻之倉司、有所識。傅樾《字漢儒》、湖州人、窮乏、相投善、歐書、俾書之、錢板、以明其歸。坐賊私罷。翁註《錢大昕曰》、嘉泰會稽志、卷末題安撫使司校正書籍、傅樾薦不起、隱居五十年、築室邛村、表曰漫莊、嘗與吳興施元之、註蘇子瞻詩、行世。《詩案》、翁註所載、從伯父景蕃、公少任俠、既壯、折節讀書、聲名籍甚。里中同學忌、公口舌攻搏、難端叢起、禍幾不解、曾以遺逸薦得白、盡焚生平著述。嗣弟宏聞、從任公抄得遺稿、顏曰志道集。至元壬辰春、姪長卿書等語、自紹興末乙亥下、推至元壬辰、凡一百三十八年、焉有嗣子求稿、姪作序、事即檯前一甲、以紹定壬辰論、亦不合也。此非註蘇、顧禧、合註、從誤、如刪去論者、必以詳王註、畧施註、為礙故存、而正之。合註、謂宋章憲有題、顧禧漫莊詩、此即註蘇、顧禧事。

右新列三家

翁註、鄭元慶湖錄、傳是樓有宋刊本、殘闕不全。予細閱書通考、所謂從而推廣者、此也。《詩案》、最要是題下、註事、故序曰、可諫絕識、次謂句下、微典、故序曰、助以顧君該洽、其中容有互為參酌之處。施顧各有所掌也。所謂武子從而推廣者、乃題註末、補載墨跡、石刻及較改同異之字、間有引證及增輯年譜所無、父作子述、前人多有。

此例參入一處。其德初原文非武子所敢損益也。若如鄭說則景繁無處着一字。重句解而輕題註亦非知詩者之言也。施註體例雖闕規模具在。惜無能者發之。翁註寡識。撫拾謬論。亂其全體。合註從誤。且云題下小傳似亦有元之註。其說模稜。而不知冠履倒置。若早刪此條。卽無煩糾正矣。其餘諸註所考酌選原文。簡明貫列。以次王註諸家之後。

右王施註諸家起自元祐之後。訖於嘉泰之初。凡一百十有餘年。集註一百餘家。而其前陳唐黃沈傅孫廖顧諸子書闕有閒。述者莫能詳焉。茲就卷中名臣故老畸人逸士以論。雖同此編。不同所遇。觀其文章學術志節規畫之大。究其雲翔霧沛。烟迷雨離之變。粲然畢陳。可喜可愕。而治亂得喪禍福勸懲之道著矣。獨是元祐黨患。朱光庭賈易等槩以訕謗文致惡逆。不云爭門異戶也。其惡習流入南渡。檜高侂冑用以取士。大夫性命身家戕賊。善類無算。士大夫以檜高侂冑爲可恥。未嘗不以光庭易爲可恥。故奮然斬斷葛藤也。元晦之於伯恭。信推重矣。伯恭能容同父。元晦詆爲



怪論同父言於朝曰舉世忘君父大讎揚眉拱手以談性命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以是服陛下之仁此由元晦必欲外之故於伯恭身後異議遽起然事涉矜爭而跡猶君子雖怪論者亦恥爲謗訕宗社之言與林栗正相等也以視元祐擊公報私奚翅霄壤故洛學由閩再演而盛於臨安所謂有大醇而無小疵者此矣是編合一各有所詣大鳴小應撞擊咸善若夫兵農禮樂名物度數所賅要皆前哲游心行墨而觀摩象外念茲在茲者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殆謂是歟往者賤杜諸家扶輿闡幽亦云庶矣舉以合觀斯實中正之應然謂文明健而能通天下之志君子當有擇焉

道光二年歲次壬午閏三月旣望仁和王文誥見大題後諸家初考王註姓氏載入凡例者僅六十餘家繼又續考三十餘家屢經補刊是以姓氏註較例爲詳

蘇文忠公遺像



趙松雪摹



道在憂國。心惟活民。不為空
言。獨此才真。文字之誦。無
古。無今。舍之則藏。用之則行。
孔子曰。惟我與爾有是夫。

王文浩題

宋孝宗贈蘇文忠公太師敕

朕承絕學於百聖之後探微言於六籍之中將興起於斯文爰緬懷於故老雖儀刑之莫覲尙簡策之可求揭爲儒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故禮部尙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諡文忠蘇軾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況於孟軻論事肯卑於陸贄方嘉祐全盛嘗膺特起之招至熙寧紛更迺陳長治之策歎異人之閒出驚譏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幹造化不可奪者巍然之節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於生前議論常公於身後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三復遺編久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道闇而彰是以論世儼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聞風惟而英爽之靈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故

合註王伯厚困學紀聞云王季海行東坡贈太師制博觀載籍之傳云云卽此敕中四句然則此敕

爲王季
海作也

宋孝宗御製蘇文忠公集序并贊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剛而無餒，故能參天地之化，開盛衰之運。不然，則雕蟲篆刻，童子之事耳。焉足與論一代之文章哉？故贈太師諡文忠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幹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雲、草木華實，千變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之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萬幾餘暇，綢繆詩書，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



儒藏

疊疊忘倦。常寘左右。以爲矜式。信可謂一代文章之宗也。歟。乃作贊曰、
維古文章言必已出。綴詞緝句。文之蟲賊。手扶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
爲之。倚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讜論。不顧身害。凜凜大節。見於立朝。放浪嶺海。
侶於漁樵。歲晚歸來。其文益偉。波瀾老成。無所附麗。昭晰無疑。優游有餘。跨唐
越漢。自我師模。賈馬豪奇。韓柳雅健。前哲典刑。未足多羨。敬想高風。恨不同時。
掩卷三歎。播以聲詩。

乾道九年閏正月望。選德殿書。賜蘇嶠。

樂城集墓誌銘

予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卽位推恩海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於毘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弔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慧林佛舍諸案張端義貴耳集云東坡會葬有齋筵李方叔作致語皇天后土猶未出以此考之則慧林佛舍當在郊城子由告遷同安君樸所謂往寓其堂以須兄至者卽其處矣紹興九年詔賜蘇軾墳寺爲旌賢廣惠寺卽此佛舍其用宰執恩例亦異恩也此數百人信嗚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復仰公始病以爲會葬之人而誌銘後出非埋銘矣書屬轍曰卽死葬我嵩山下子爲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諱軾姓蘇氏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諸案公乃子夏詩序所載蘇公之後見老妣蘇集蘇氏族譜成國乃大理寺丞文應女公生十年



而先君官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諸案公與

子由家氏兄弟並從學於西社劉微之後理宗所謂西社同門友者何以此處不載使非誥搜出之則公詩寄語舊山叟憑君寄叮嚀二句永無會通而註釋之人比冠舉通經史屬文曰數千言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

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諸案時范景仁王禹玉韓子華梅

小試官詩有五星明處夜堂深句葉夢得載五星句次記韓子華何由知得公

王司必爲五人而五星又指主司平誥據本集考補而後始悟聖俞詩意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

門下士也乃真公第一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

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

丁太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諸案天章閣待制楊敞亦薦之上公



文五十篇。子由亦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
 取所薦，何以不載。秘閣考官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時以為難。誥案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楊敞知制誥沈遘。比答制策，復入三等。誥案
 極佳。時永叔已遷西府，史稱禹玉文章典麗，有西漢風信。出禹玉手矣。惜其引用張璠、蔡確結黨固位，相業不堪也。除大理評事、簽書鳳
 翔府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服。誥案時中書
 鳳翔府待公甚厚。此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杙自渭入
 云長吏指宋選也。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杙之害，本不至此。若
 河渭未漲，操杙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愚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
 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杙行無虞。乃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咸
 半。誥案衙前即差役狹鄉戶，不習府官吏多虐使之，以是破家。後安石改雇役
 王寅計至元祐丙寅已二十五載，於兩法相較得失損益鮮不詳盡而驗之於事矣。惜光之不能用其言也。
 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試秘閣。上

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

史館

詰案其後內爲條例外作監司者皆新進也。有此一阻而馮當世司馬君

有二。一則刺配陝西義勇籍民丁十四萬人刺手背與錢二千民無罪法不得

刺配既曰義勇不當患其逃也。一則熙寧中公以官小不能助君實有爲元祐

中亦以南進爲劉摯所壓無補於兩朝政事是永

無抹正新法之人也本傳獨此事詳載極有深意

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寘之官告院四年

詰案夏五月行免役法故四年二月上神宗書力言單丁女戶之害凡長編等

書謂公三年罷爲杭州通判者皆誤惟墓誌四年清楚故本傳亦不誤

欲變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

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

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

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聞

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

詰案

安石



不使爲有司、公何由知其事。縱知之、亦不能越俎也。其言曰、賣燈之民例非家
 戶、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惟可添價貴買、豈
 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疏上立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
 宗法制非是、公爲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
 知雜事者爲誣奏公過失。謝景溫也。結好安石、以妹嫁安禮、得驟擢侍御
 溫遂力排之。懼其彈安石也。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自辯、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時
 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
 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亢
 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
 不悅。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
 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爲得
 體。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

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為幸。諸案時韓子華為相。公力言於子華。而手實遂罷。子由失載。本傳遂無據矣。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

憂之。遣一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千人入境捕之。

諸案本傳作三班使臣。無一字。所捕乃他州逸盜也。京東風俗

武悍。特好強劫。推剽之姦。無日無之。自公至。立賞。遺獲盜已歛迹。見與文潞公書中。公詩。磨刀入谷追窮寇。可見其地方無事矣。自後每到一處。則盜皆聞風

出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為亂。民訴之。公

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自密徙徐。是歲河

決曹村。

諸案河決直隸曹村。當曹海淵。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

環繞。因梁百步扼之。漚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若

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



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
 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斧鋪
 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
 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沈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
 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
 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諸案公本奏築石岸時方專力澶州命不下復改請築木岸公有熙寧防河錄藏於官而本集不載
 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擿其語以爲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旣補外見
 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
 國言者從而媒孽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至是不得已從其請諸案宋史附王安石驟得美官又陷蘇軾於罪是以公論惡之而不孝之名遂著又云何正臣論蘇軾得五品服皆小人之盜名又舒亶者後陷哲宗后爲左道者也其
 一提舉李宜之神宗旣付獄吏必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上終憐之諸案四
 封付臺官共四狀

萬確非神宗不能生也。神宗之憐甚至，密遣小黃門至獄視之。其後宣仁既論知神宗欲用之意，而公亦以是登之。素劄則曰：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勒，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其告親識亦必曰：某之餘生，先帝所賜，此其情事確實。四面鍼對，不容參雜一毫偽者。而葉夢得造爲以詩詭遇之說，并誣其君可謂小人而無忌憚矣。促具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

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

畧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至上書，自言有飢寒之

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入，夕報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會晏駕，不果

復用。至常五月一日題竹西亭詩案當從墓志爲正以哲宗卽位，復朝奉郎。

知登州。至登，召爲禮部郎中。公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

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謔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

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

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 墓誌銘

六二五

實乎。子厚以爲然。君實賴以少安。旣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曾。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卽改賜銀紱。二月。遷中書舍人。諸案本集劄子云。臣十二月初間。始到禮部郎中任。元豐八年十二月。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此乃十二月初間。始到禮部郎中任。之內。自此在任三月有餘。始遷中書舍人。元年有閏二月。本集閏二月無外制。并此積算。乃三月初間。遷中書舍人也。續通鑑長編三月。劉摯。呂陶進對太皇太后曰。近除蘇軾。天下知其有文。多年淹滯。此又三月遷之證也。又二月十五日進記。猶今之起居注。而二月六日復差役。公差爲局官。皆起居任內事也。據此則墓誌二月遷中書舍人。誤而論差役。書於二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爲差役。月不誤。惟當移遷中書舍人於論差役後。則當矣。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府官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

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爲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爲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實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嘗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時臺諫官多君實之人。皆希合以求進。熙公以直形己。爭求公瑕疵。旣不可得。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議案自十二月至正月論役私室者也。自二月六日差爲局官詳定役法以後。皆官事矣。子由論役乃諫垣封事。旣下。則歸局詳定。彼不與也。公乃局官之一。議必僉同。而後雇役事定。公不畫不能上也。時吏部尙書呂大防。工部尙書孫永。給事中范純仁。吏部侍郎傅堯俞。資政殿學士韓維。總理看詳役法。皆在局。公因伸子由前奏。乞將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爲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及衙前仍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與孫永。傅堯俞論難反復。次於西



府及政事堂陳之、皆不合。至五月二十五日上疏、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乞罷詳定局差事。既下、而給事中胡宗愈封還朝旨。六月再上椿管坊場河渡錢及坊郭人戶鄉村單丁女戶官戶寺觀所出役錢及諸處色役土俗事宜輕重不同、難以限定等第一槩立法、欲乞立下條貫、委本路監司官吏同共相視等狀、而孫永奏駁之。七月二日上言、臣乞免詳定役法、奉旨不許。經今月餘不蒙施行。是臣愚闇無狀、上與執政不同、下與本局異議、臣不罷免、即執政立法無緣得行。及依奏而給事中孫覺奏繳乞取軾、永所議付臺諫、給舍郎官定其是否、然後罷其不可者。公告執政無可更定、軾自今月已後不赴詳定局簽書公事。八月四日、公封還青苗朝旨、上乞罷青苗狀、而光已病力疾人見罷之。自此公遷北扉、而光卒。其復役以不下諸路官司相度流弊甚重、如弓手不許雇人、又變法許雇、未易悉數也。計自十二月至是、凡九閱月、無日不在攪擾之中、而羣小之攻元祐者、亦於此時附和變法、干進雜沓、莫辨矣。墓誌於此處連下君實始不悅矣、有逐公意矣、自是不安於朝矣。三句以臺諫官多君實之人、皆希合求進二句、為綱領、截清九月情形、并該括前後九年朝局在內、蓋不欲著之、而又不欲失此意、故為拖沓之筆、以曉後人也。本傳刪去此意、全失之矣。公奏孫永吏部而東都事畧以工部改吏部、蓋呂大防先在吏部任、以問二月遷尚書右丞、而永始改吏部。故此案論二月立局之。尋除余本學士。始當書孫永工部與本集劄子在後之吏部不特詳論備考。尋除余本學士。詩案宋史長編九月丁卯、蘇軾為翰林學士、在九月十二日。誤。據本集九月六日明堂放麻制、公所草也。宋史凡草麻翰林學士鎖宿禁中。是夜召對內東門小殿取旨、次日即下。公在外制、何由北。二年復除侍讀。詩案七月二十六日除扉夜召草麻。今定除北扉乃八月中事。

一日謝上、二十七日論稱賀太速劄子、銜位已兼侍讀、或謂九月除者誤。元祐青塘之捷、爲熙豐所無、東都事畧載在八月、凡史具可考也。且邇英故事、於端午輟講、自八月一日至冬至、遇隻日復講、故除命必在七月、而謝上在八月一日、以是日御邇英閣、不容不上、確無疑也。道命錄云、一日伊川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退、詣宰相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人主有疾、大臣不知、可爲寒心。翊日宰相執以奏、太皇太后不悅。文仲因奏罷之。東都事畧云、頤退、詣宰相曰、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爲寒心。翼日宰相以頤言奏、遂詣問疾。於是孔文仲言頤騰口開亂、遂罷職。凡事畧諸書皆載不坐已累日、謂伊川以是日赴講筵、始知而因以往責宰相之不知也。又道命錄載諫議大夫孔文仲劾伊川疏、八月上不載日。宋史本紀、伊川罷在八月二日、其前無講會、則伊川以八月一日赴講、會甚明。翊日宰相入奏、當在二日、而伊川罷在二日、是文仲上疏、朝命立下、皆同日之事、前後截清、不容遞飾也。君實在洛、始與伊川契厚、而公著亦嘗在洛、此所以交相力薦也。君實故後、公著獨相、何爲遽有此事。宰相理當問疾、何必告所從知。元祐中言官奏惡逆、訕謗、傷殺軍民大案甚多、無此速行之事。文仲所奏五鬼鑽刺、講筵迂濶而已、如謂伊川指使文仲劾呂陶事、列入疏內、此等情事、元祐章疏幾於無日無之、又其小焉者矣。此乃公著以太皇不當獨坐一句頂翻、否則何以劉摯力攻不驗、而此則捷於影響、幾於內中催上之情形乎。奏對疏命同出一日、翰林學士何由知之。核其情節、翰林學士斷然閣不進去。試問凡爲翰林學士者、能知卽日有密之事與否、亦曉然而共見矣。文仲所奏五鬼、乃伊川與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孫朴也。棐、仲游、何以不罷。道命錄刪改孔疏、作爲專攻伊川之文、又假託呂公著云、文仲攻伊川、皆用軾意。又云、文仲奏罷之、其月遂命蘇公兼講讀。是公以三品翰林學士謀奪七品



崇政殿說書而兼有之也。八月一日同赴講筵。伊川未罷。豈得捏出程退蘇進之事。影射誣砌。文仲所攻五鬼。一為歐陽棐。永叔之子。公所親厚。又迫之。婦父也。一為畢仲游。公在翰林。拔為館職。亦所厚也。如以黨論。二人皆蜀黨也。文仲既惟命是聽。而公可指使之。人將謂既可。使攻。即可。使不攻。專攻一人可也。何也。以并攻蜀黨。故必刪去五鬼。而後成其說。若以進退月日證之。則全妄矣。先是康節欲以易學授伊川。而伊川不然之。其後程氏易出。楊時游酢輩。詆排邵學。至不遺餘力。邵子伯溫。雖以為愠。猶以守先訓為言。殆至邵之孫博。深憤其事。又無以勝之。遂錄載孔疏及朔黨劉摯。劉安世劾疏於邵氏之書。以快意。使非洛學。自為殘賊。則公之誣。不可雪矣。道命錄又云。文仲十一月亦改除中書舍人。蓋申公不直之也。中書舍人正四品。轉禮部侍郎。乃諫議大夫之升階。並非下遷。乃知公著不直之說。亦假託也。黨籍碑餘官。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一百十九程頤道命錄改二十三。此即竄改確據。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觀上有所覺悟。上雖恭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首肯喜之。語案哲宗絕肖神宗。公恐其長而好兵。故進講。每引漢武為規。而見於章疏者。又不知凡幾矣。此哲宗自幼習聞之事。子由之所深知。紹述之際。豈宜更及此乎。公於論役之外。在中書舍人任。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為戒。刑部大理寺請刪熙豐不該赦降去官法數十條。公屢與執政爭之。謂先帝蓋有深意。不可盡改。以是復有存者。至紹述興而哲宗未嘗一閃念之。稍回其意。是必當以母改子之說。必不入耳也。子由既欲爭挽其事。而又以上年與呂大防同奏。漢武為喻。李清臣深知哲宗之心。特而譏之曰。蘇轍以漢武比先帝。一語激翻。遂立時震怒。而不可收拾矣。總之。此是絕症。無藥可投。然

子由平素謹慎何疏忽至是韓非作說難而終以不免可見說之難也

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

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鋪內臣伺其坐起過為凌辱公以

其傷動士心虧損國體奏之有旨送內侍省撻而逐之士皆悅服嘗侍上讀祖

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

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揜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

寢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

誥案時文潞公平章軍國軍事呂申公平章軍國

杭不可作詩恐言者箋釋以上申公苦求去不允公甫出已卒矣汲公乃秦人

之慙直者及公出堯夫亦有去志因堅索其父文正公文集序此許之十三年

而末成者也以上四人無恨公者所指當軸乃中書侍郎劉摯摯與邢恕厚善

而公與恕同為起居舍人恕子寬夫因從公游公與摯平素無隙恕乃傾危之

士不知如何構怨此人惟有不相識之為幸凡與相識者無不構成巨禍也摯
坐怨罷相可謂受其害矣其後助章惇必欲致摯於死者亦恕所為也竟無從
測其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
端侃正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公密疏言朝廷若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 墓誌銘

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
 皇帝降敕置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
 公言而不能用。詰案宣仁謂蔡確乃奸邪恐日後朝廷奈何不得故重譴之作詩亦是小事。公出郊未發遣內侍賜
 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及至杭吏民習公舊政不勞而治歲
 適大旱飢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
 牒百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卽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
 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詰案名安樂坊在眾安橋以僧主之三年曾幹病坊僧醫愈千人賜紫衣
 及祠部牒一道其法南宋悉如舊章移坊於湖上此事公當有奏檢而本集不載。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
 常多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私囊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蓄錢糧以待之
 至於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汎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飢復請於朝乞免上供
 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糶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多從之由

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

諸案公乞度牒本四年事而下於五年計三百道轉運使葉溫叟並不計會擅自分擘杭州只與三十道故公

與之爭宋法凡災賑本鈐轄提刑專政而財賦則轉運所掌其互相牽制杭本如此葉夢得云會有度牒降下者妄也墓誌此處清楚足證夢得之妄

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

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

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

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湖潮渾濁多淤河行闌

闔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

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

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公開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

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河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

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



儒藏

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
 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
 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諸案公以五年四月二十八日開湖二十九日
橋東奏請帶管勾開湖司公事每年種菱課利舊額四百五十貫及新增者皆
送尉司設立開湖司公使庫收掌以備逐年開葑撩淺之用如違申吏部理為
違制立法六條刊石知州及縣尉廳上又立三小石塔於湖中為種菱之界不
得侵占界內水面其法南宋猶踵行之元明以後事既廢罷而三塔尚在指為
三潭印月者即此物也公既以相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
度至尉司後人於其地建英游閣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
 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
 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以未測
 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甚薄蓋可見矣若受而
 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

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爲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諸案公使下天竺僧思義館之義有才而辯，日與講佛法，詞辯鋒起，夷用以招致女直者，亦此曹導引也。但此是奸商船戶勾結之情，立法禁絕，其後宣和四年十一月事，墓誌當載在開湖之前。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資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於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爲便。奏聞有惡公成功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諸案此元祐六年二月，奏上時已聞召還之信矣。惡公成功者，宰相劉摯也。後所指當軸者，卽其人也。代者指林希也。時劉摯收召洛黨爲牙爪，使居言職，以待公入。公



知既入、必墮術套中。因累狀請郡、以待後命。而察看水災、至月餘之久。召問單
 鏐、盡知三吳得失。此由有摯一阻、而其事全盤理清也。然公在吳中、與交代三
 書、本集皆佚去。墨跡藏林希家。南渡後、為禮部尚書汪應辰所得。傳其子季路。
 使非朱子見而載入集內、則此四五十日不詳何處作事、幾不辨其蹤跡矣。
 公復言、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
 清。潮水嘗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
 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
 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諸案
 集千橋不誤。邵註合註據本傳作十橋。並誤。今改正。杭州兼轄秀湖、蘇常潤睦
 州而湖、蘇常皆大水。又繼以長年淫雨、田疇皆沒。但此事雖載杭州任內、而其
 相度至於上聞、皆罷任後事。諸案公二十年間再莅此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
 生祠以報。六年召入為翰林承旨。復待邇英。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諸案此
 中洛蜀交攻極大一案。墓誌明載當軸風御史攻公。時伊川罷去四載。且在憂
 中。豈能風御史攻公。并亦不能使非御史者立為御史也。此是伊川冤獄論者
 惟知幫伊川賴不知為伊川辯。愈賴而愈實。公之自汝移常也、受命於宋會神
 矣。此等卑見夢幻重重。皆不升韻山之堂也。

考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為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諱而憂、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曰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案

穎濱遺老傳云、莘老昔為中司、臺中舊僚多為之用、前後非意見攻公、杭州召還、乞郡、狀云、蒙恩召還、及除、臣弟轍執政、皆非大臣本意。即日上章辭免、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為臺諫所攻、般出解宇待罪。又云、賈易擢貳風憲、付以雄權、必須言、臣并及弟轍。以上皆墓誌所載。當軸風御史攻公之證。莘老劉摯字也。臺諫交章不已。兩公必罷一、以息摯言。予由既入政府、勦關國體、未易遽罷、則公之必罷可知。明知必為攻罷、而自蹈陷穽、不若乞郡、遠禍、故其累奏、遂有十一狀之多也。宣仁弗悟、至於成邊不許、於是不得不入、而日困網羅、坐待白簡。此其無可告訴、而致慨於破琴題畫、諸詩之本意也。攻者洛黨、故辯狀必及伊川、明知非彼、而末如何也。此摯之陰謀也。琴畫諸詩、專指摯、絕無一字及伊川者。無因牽涉彼也。明摯之鬼域也。摯壞在心術、而頭面不壞。公既逐去、猶作詭語、代公辯白、責言者以自蓋。李燾識載入長編、而不加按斷。由此觀之、摯無實跡、敗露勢不能於狀中指出之也。公既欲遠禍、以去、而伊川在位、屢遭二劉、攻擊、尚能使攻已之摯為報隙地乎。論者槩以洛蜀交攻為論、譏以自取、同貶、亦不諒之甚矣。摯本意不欲予由共政、且惡公之入、故屢擊之。先是五月、予由薦王鞏、除知宿州。鞏乃摯之姻家、摯棄其姻家而攻予由、罷王鞏、管勾、即公所謂行至中路、聞弟轍般出解宇待罪者。此也。至是八月、並攻之。公果去、而予由果雷。其後九月、復攻予由。鞏再衡替。是五閱月間、予由已三攻也。朝廷除一執政、而宰相不容、五閱月之中、叫駟若此、尚復成何政體。明年伊川服闋、乞補館職、



儒藏

宣仁不許而子由亦以恐不安靜爲言非攻之也。蓋諛殄蛇豕非人臣所可常居而慮患不容不審。宣仁亦以是爲厭苦也。此皆摯用洛黨而波及之易但知自取侍御史而不知師將不得館職蓋已賣其師也。史謂摯爲相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持心少恕。今考其凡九月之相業子由終不可退則所退者獨公而所進者獨易耳。此皆實跡不容掩蓋者如此。公懼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守潁。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浸州境決不可爲朝廷從之。詰案前守陸佃已云不可開見公奏中至公始奏罷之。公有答佃交代三書至嘉定時尙在放翁家內放翁所謂傳授清楚可以不疑者也。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

公爲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爲直方實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常選以符會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諸案公生平無未了事獨此條竟無七年徙揚州諸案元祐五年諸路旱災詔求直言六月九日公上狀曰臣欲少補聖所親見民之疾苦州縣官吏殘傷其肌體散離其父子破壞其生業爲國歎怨而了無絲毫上助國用者四事昧死獻言其一見欠市易籍納產業其二積欠鹽錢其三以產當酒見欠其四杭州上供絹勒賣並合依今年四月九日聖旨除放不報九月二十七日乞檢會應詔四事行下五年正月五日准尚書省劄子稱不曾承受上件奏狀奉旨令別具聞奏者九日再奏亦不報七年抵揚州任五月十六日上論積欠六事其一承買場務皆合依條就小送納其二見欠鹽錢和買青苗錢物其三倉庫場務欠折官物課利其四丁口鹽錢鹽博絹米和預買紬絹分別折色增起錢數其五欠市易務錢木緣奸臣貪功希賞設法陷民元放放不當更立二百貫之限其六府界諸路人戶應見欠諸般欠負所有前後累降催納欠負分科展閣指揮吏不施行并乞檢會杭州應詔所論四事一處行下是月十六日再上狀曰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臣屢言而屢不聽亦可以止矣然臣猶孜孜強聒不已者蓋由陛下實有此心而爲臣子所格沮也臣前論四事畧不施行今又二年於此矣以此知積欠之事大臣未欲施行也陛下獨不念積欠之民流離道路室家不保鬻田質子以輸官乎若親發德音力行此事所存活者不知幾千萬人天監不遠必爲子孫無疆之福於是詔悉罷之公詩詔書寬積欠父老顏色好蓋紀實也墓誌何以



儒藏

載。不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阻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復故朝廷從之諸案本集劄子云臣竊謂倉法者一時權宜指揮天下之所駭古非謂此猛政可恃以爲治也倉法不滿百錢人徒滿十貫刺配沙門島天道報應不可欺罔當非社稷之利今者綱運敗壞執政不擇強明發運使辦集其事但信倉部小吏妄有陳請便行倉法臣所未喻也嘉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爲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萬石而欠折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臣到任未幾而所斷糧綱欠折千繫人徒流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折賣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元祐三年以來始行檢點收稅行之數年其弊乃出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攔因金部轉運司許令檢點緣此爲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搭載專仰攘取官米無復限量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轉運司違條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餘萬石今倉部並不體訪綱運致欠之因却言緣倉司糾子乞覓綱梢錢物以致欠折遂立法令真揚楚泗轉般倉並行倉法此法必行則糾子必致星散別行召募愈見敗壞乞朝廷先賜廢罷轉般倉糾子倉法及元祐偏勅轉運司違法歲收糧綱稅錢一萬貫使六百石上供

斛斛不至失陷、又能全活六路綱梢、免陷深刑、保全身計。自元豐之末、罷市易、務導洛司、堆垛場、議者以爲商賈必漸通行。而今八年、畧無絲毫之効。京師酒稅、課利皆虧、房廊邸店皆空、何也？蓋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貨物、旣免征稅、而脚錢又輕、故物貨通流、雖失緣路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路稅務、日急一日。故商賈全然不行、京師坐至枯涸。今若行臣此策、東南商賈久閉乍通、其來必倍、則京師公私數年、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後、必復舊觀也。末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末、皆病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使商賈不行、農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災傷、捐金帛、散倉廩、自元祐以來、蓋所費數千萬貫石、而餓殍流亡、不爲少衰。與其官司費耗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今元祐編勅雖云災傷地分、有列亦免、而穀所從來、必自豐熟地分、所過不免收稅。商賈亦是、不行未爲良法。須是盡削近日弊法、乃爲通濟。若行臣言、五穀無稅、必大流通、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見錢回貨、自皆有稅所得、未必減於力勝、而災傷之地、有無相通、易爲振救。官司省費、其利不可勝計。今肆赦甚近、若得於赦書帶下、收結民心、實無窮之利。取進止。稅五穀大約起於宋時。至仁宗天聖間、凡諸商販斛斛及柴炭草木博羅糧食者、並免力勝稅錢。元豐改爲舊收稅處、依舊例則已盡復之矣。公在黃杭、親見稅五穀之害、卽行於元豐、元祐之證、宣仁不卽放去、而降付諸路相。是歲親祀南郊、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其度、是其意亦不欲遽罷也。



車從爭道不避仗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尋遷禮部復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之乎不聽。

語案漢書東平王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臣謂東平王幸得來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本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家不可予詔從之公引此事乃神宗却高麗求書舊例墓誌畧去推本神宗道意一層誤矣又元祐五年秋頒條貫諸民庶家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人供侍子孫居喪者聽尊長自陳驗實婚娶公上言曰先王之政亦有適時從宜者矣然不立居喪嫁娶之法者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喪夫喪貧乏不能自存並聽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禮傷教矣然猶或可從權而冒行者以女弱而不能自立也男年至於可娶雖無兼侍亦足養父母矣今使之釋喪而婚會豈不為當世病乎臣備位秩宗不敢不奏伏望削去上條稍正禮俗此狀

公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乞守

郡自効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

語案本傳摘錄章疏惟朝辭赴定州論事狀用墓誌不當

遺之也。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何

問公取其貪污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
勒以戰法衆皆畏服然諸校多不自安者卒史復以職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
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
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
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
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語案公與簽書樞密院事劉仲馮書云某近奏弓箭社事必已降下旦夕又當
奏乞修軍營其弓箭社一條當列於軍營前此是十一月奏上列於明年春閱之後更不合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
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公守邊
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爲保甲所撓漸不爲
用公奏爲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議者惜之時方例廢
舊人公坐爲中書舍人日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紹聖元年遂以本



備藏

官知英州。

詰案 紹聖元年閏四月三日公有英州之命。

尋復降一官。

詰案 公行抵滑州已三改謫命矣。

未至復以寧

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瘡瘍所侵

蠻蠻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

納之囊又率衆爲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爲未

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初僦

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甃以助之爲屋

三間。

詰案 此卽枕榔菴也在城南南汚池之側公所謂蠅隔獐洞者也今猶存。

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爲

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閒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奉

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

勳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

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此三句皆建中靖國元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

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問以後事，不答。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公娶王氏，追封通義郡君。繼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長曰邁，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次曰迨，次曰過，皆承務郎。孫男六人，篚、符、箕、鼐、籌、明年。閏六月癸酉，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元至正間，曹師可三蘇祠堂記云：距縣治西三十餘里，有東坡、穎濱兩蘇先生之墓。至正庚寅冬，縣尹楊允詰之看墳廣慶寺僧從懋，起祠堂，塑老泉像，東坡、穎濱左右侍焉。題其額曰三蘇先生祠堂。又明成化間，胡重修三蘇祠墓記云：穎濱於政和二年卒，亦葬茲山。南渡後，塋域日入蕪穢。元元貞初，知州事元叔儀爲之封樹築垣。至順初，監縣忽欲里赤，又爲樹碑神道以表之。朝紳建寺額曰廣慶，置地爲祀事費。至正間，楊允創祠，置老泉衣冠，瘞諸兩公冢右。元季寺燬，塋域蕪穢尤甚。明成化間，河南布政右參政吳節倡捐重建祠堂，歸里豪所侵地六頃八十畝，有奇，藝樹株三萬有奇。宏治間，郟邑人劉濟重修蘇墳，廣慶寺記云：成化十八年，方伯眉山吳公葺其塋域，寺之僅存者釣臺。彌陀寺僧性惠雲山住持，乃修佛殿，其徒又爲完其未備。襄城王錦亦有重修墳堂記。郟縣志云：正德間，邑人方伯王尙綱建石表墓。國朝順治初，邑侯章邱張篤行始復爲封樹。主簿喬鉢又得蘇遲妻梁氏誌銘於墓穴，拾其骨，具衣冠葬焉。子由墓西有墓四，梁氏墓北有墓一，不知葬何人，過之骨豈在。



此五墓中與。又順治十一年知縣卜永昇重建三蘇享堂祠宇記云、嘗夢長公向予笑而不言、惟以手作指畫狀。鼎革以來、釋褐筮仕茲邑、兩先生遺冢在焉。目擊祠堂、賊毀墓木、斬伐請諸巡憲范公、捐俸倡助、因是經營、區畫享堂神廚、臺樓甬道、圍牆二百六十丈、締造而一新之。植柏二千有奇、封其孫、簞符箕箒、筌簪之冢於三墳之右。乾隆七年、郊縣令張相重修墳。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垣邑人郭璋爲記。今其地尙名蘇墳、有司春秋致祭焉。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旣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耳。旣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秘。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旣成三書、撫之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至其遇事所爲、詩騷銘記

書檄論議率皆過人。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也。詩有重和韻者矣。尚何不一幼而好書，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髣髴近之。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白早亡，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有遺言，公既除喪，卽以禮葬姑。及當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爲，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爲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

銘曰

蘇自樂城西宅於眉。世有潛德，而人莫知。猗與先君，名施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光。出而從君，道直言忠。行險如夷，不謀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試之。亦旣知矣，而未克施。晚侍哲皇，進以詩書。誰實聞之一斥而疏。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變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 墓誌銘

生死孰爲去來。古有微言。衆說所蒙。手發其樞。恃此以終。心之所涵。遇物則見。
 聲融金石。光溢雲漢。耳目同是。舉世畢知。欲造其淵。或眩以疑。絕學不繼。如已
 斷絃。百世之後。豈無其賢。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誥案此八
人可當。雙丁兩陸。固不足擬。若二宋亦不甚似。益公以爲實錄。豈以此耶。皆遷於南。而不同歸。天實爲之。莫知我哀。

校記

①偏：當作「編」，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三四《論倉法劄子》。

②當：當作「官」，見蘇轍《樂城後集》卷二二《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

宋史本傳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旣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修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之祕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



儒藏

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棧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爲修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爲鄰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貼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諸案重例檢惜名器守成法固宰相之責而此獨不然者蓋英宗以非常遇之也不數年間王安石挾羣小以進司馬光在經筵與呂惠卿苦相抵而力不敵其攻法者類皆虛言訕謔或至憤激過當此適足助長安石而釀成其禍也獨公上神宗書詳明愷切洞中各情事理顯白真足開悟人主爲採時良策其不率發於二三年間而忍之至於四年者蓋不欲輕用其鋒苟爲沽名一擊之計而欲俟片言嘉納之時以萬言而待其弊也留侯論所謂挾持甚大而其志甚遠者此也



然神宗讀此書於咨嗟歎息之間而用與不用其間不能以寸。公嘗與孫知損
 論政事云。心之精義。上書豈能盡言。由是觀之。使公在翰林而以書中意委曲
 開陳於鎖宿夜召之時。其必感悟而立行之。當不止。饒進而忘食矣。無如公以
 殿丞抑置官告院。馮京司馬光固嘗薦以起居臺諫。而起居倖直臺諫。封上此
 皆安石必不容者。殆范鎮再以臺諫應詔。則雖殿丞之微末。并不可留矣。元祐
 復入。亦以官小為孫永劉摯所壓。無補於宣仁之政。致先後事機全失。此豈英
 宗之詒謀乎。誥於總案。頗論韓琦之失。既而見葉適論上神宗書曰。使東坡已
 列侍從。與安石較其輕重。宜不止此。琦號名宰相。乃使俊傑異能之人。計尋常
 拘尺寸。以為苟賤委身之地。與絳灌馮敬忌賈誼名異而實同也。誥以適持論
 過我。因載於案。及恭閱我。聖祖仁皇帝御選古文淵鑑。則已全載適
 說。而留侯論。御批曰。以忍字作骨。而出以快筆。豈子瞻胸中先有此一段議
 論。乃因留侯而發之耶。我。聖祖學兼周孔。聖集大成。天語煌煌。無
 微不燭。故明其得之於能忍者。不止留侯一論。而此書亦得發明也。適說
 上邀。欽定。垂示萬世。則琦之為忌。是非判然。誠為千古定論。不可磨矣。會洵
 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
 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即葬姑。後官可蔭。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
 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與學
 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

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卑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彊而復之、則難爲力。慶歷固嘗立學矣、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廢民力以治宮室、歛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辦。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



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貼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卽日召見。詰案熙寧二年

神宗求治甚急。子由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命爲三司條例檢詳。時青苗法未行也。三年。道程顥。盧秉等搜訪天下遺利。子由以爲生事。安石怒。罷爲陳州學官。神宗問蘇軾如何。其意蓋欲使代子由。公未得見神宗。而其眷注已如此矣。安石以流俗詆之事。遂寢。公詩所謂平生學問止流俗者。此也。至是始得召見。神宗欲與同修起居注。安石復難之。由是自疏遠。至於放廢。雖屢有才難之歎。而公終其身得召對者。僅此一面而已矣。韓琦一出。遂至於此。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

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敕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爲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節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卽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語案：公上神宗皇帝書，黃

震稱其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混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無復名狀。方其年少氣銳，尙欲迅掃宿弊，變張百度，有賈太傅流涕漢庭之風。其言切中民隱，發越懇到，使嚴廊崇高之地，如親見閭閻哀痛之情，有不能不惻然感動者。真可垂訓萬世。此書載入御選古文淵鑑，我
言意甚貫串，而不失之復。詞甚矯厲，而不過於激。不獨經濟之裕，抑亦文章之雄。臣熙曰：新法不便於民，當時言者甚衆。其間指承利害，質直剴切，無踰此書。於三蘇集中，尤爲奇傑之作。臣乾學曰：歷詆時事之失，而括以三言，反覆譬達，拳拳之誠，自託於信，而後諫非徒以危言激論沽直聲也。臣廷敬曰：渾浩流轉，神理俱足，忠愛之思溢於毫楮，不獨歎其才之該博已也。臣士奇曰：渾浩流轉，日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三者，實可包舉政體，不獨爲救時之言。
人主之所恃



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謂其下文云：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供。

減刻兵吏廩祿，甚至欲復肉刑，民且狼顧。公言雖不用，而肉刑由此寢議當載。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人言？操罔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爲欲消譏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

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爲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諸案東都事畧四年五月司農寺以免役法頒天下書上二月方在議行故原文有若行此二者之句事尙未行故曰若也。三年正月始給散青苗錢二三月間方議搜訪天下農田水利免役未興也。凡論書上三年二月者誤。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諸案子由引劉晏破



青苗錢公引楊炎破免役錢雖下愚知爲萬世名言況安石乎。子由言於二年安石絕口青苗者三月。由此觀之若唐介呂誨馴其拗氣未必無補用激則彼成而我死矣。曾公亮三朝元揆既陰助之又委之於天無恥已極。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爲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宏羊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爲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科何以異此。臣竊以爲過矣。

諸案其下文云古之英主無出漢高祖生謀撓

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知人，適足明聖人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段開喻易曉，易行曼倩口吻，其意專爲神宗作轉語耳。

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

其下文云：士之進言，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此二句未可遽刪。以後文過刪失本旨也。蓋二段專言仕途風俗敗壞，以士言領起全文。存亡長短中，含仁祖風俗熙寧風俗二意。一氣滾下，或證或喻，反覆跌宕，逼出棄存長而蹈亡短之漸。使神宗自覺最爲警動，非書生大言歷數以炫之也。此書雖分三段作三扇平看，便誤。首段言野，二三段言朝，因野以及朝也。首段攻法，其事之已行未行，中有分析，猶欲救之於可救時也。故曰結民心。二段雖論強弱貧富，而專攻持節之新進，謂相尙奔競而仕途無恥也。故曰厚風俗。三段雖論外輕內重，而專攻立仗之臺諫，謂相顧緘默而人主孤立也。故曰存紀綱。風俗厚則仁祖全盛，可復紀綱存，則本朝內重無虞，此皆因行新法而敗壞祖宗法度也。文雖長，演彼有彼法，苟非於書外盡得其實，卽無由知其書中意向，不能謂我通文義，輒在我割截也。事畧本傳，未能臻此境，故脫落舛錯不。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一、今指出之得失，人人皆見，非愛憎所能是非也。

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



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從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
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
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
而所喪大也。（語案其下文云：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
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泰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
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卽位，崔祐甫爲相，以
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
下，馴致澆薄。）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
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
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
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
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俸賞則
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語案其下文云：選人之改京官，長須
十年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

聲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一人薦舉、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者何以厭服。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不可復開多門。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先次指射、則數年後、審官吏部多三百餘人、占闕常調待次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校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自選人起至不察止、謂安石以薦舉撓選、人尚可刪去。其下欲於州郡設專官、催驅新法、酬以超擢、通計天下卽有三百餘人、占闕又如勾當、按行諸使者、既有監司體段、難歸新進、本班必圖轉對之巧、奏課之優、夤緣速化。此皆安石矯革仁祖寬厚之政、務使少年苛刻進取、故其仕途爭競、風俗敗壞。若此、將必并久道化成之民、亦變澆薄。故曰、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也。此是厚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風俗全段本旨、傳刪成通套話、根全脫矣。

唯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此處有使姦無所緣一句、煞題旨也。卽以本傳刪本論、則驟進跬步、望風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之厚等句、皆無歸宿。雖通套話不可完也。

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詰案其下文云、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本傳改祖宗委任臺諫一句、不要照所補原文接讀、則得之矣。存紀



綱一段謂本朝委任臺諫原以救內重之弊故必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今皆執政私人雖物論沸騰而相顧不言則姦臣竊柄何自知之特以深警神宗也刪去并下

文皆脫。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也其下

文云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十戈取之而不足公論內重之故本意擊安石專任意在言外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譴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其下文云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又有風采消委四句下接臣恐

蓋此書上於四年二月而諫臣黜逐已盡其在言職者皆私人也存紀綴一段專攻此輩今將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兩句刪去全段落空公可不論如謂窘於字數則公議所在二句要他何用易此九字即警醒矣史沿事畧之

才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卻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曰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爲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



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爲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語，並媒孽所爲，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置之死。

傳作何正臣，又宋史何正臣傳，字君表，臨江新淦人。元豐中，蔡確薦爲御史裏行，遂與李定、舒亶論蘇軾得五品服。又蘇軾本傳，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與三註所載同。此乃監本宋史於本傳謫刊言字，而三註不究全史，故承其譌。今改正。史云軾在陳與寔游，因結昏。又云寔兩女嫁軾子一處，譌軾爲軾。邵經邦宏簡錄遂有黃寔兩女皆嫁軾子之文，自不了了，反以歐蘇不列文苑。

爲譏與鄧元錫函史同一偏謬。史家不能變改王偁體例，而此曹好爲之說，亦足見其妄矣。宏簡錄亦作何正言，又有正臣傳與鈔胥何異。此等小家雜說，於本集極有關。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擬附正於此。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輒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輩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
 安石笑而不言。諺案有田乃元豐七年九月在真州事，乞常乃八年正月在泗州事。公以正月四日發泗州而乞常表云：今雖已離泗州，以是知正月事也。報可。乃八年二月在南都事。公以七年八月自九江過金陵，見安石在事之前，其時尚無買田之耗也。前乞常數句，當改置此處。至常神
 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爲門
 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
 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
 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
 惇以爲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辭於宰相蔡
 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
 固當先公邪。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卽賜銀緋，遷中書舍人。
 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

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役，使戶產高下出錢，顧役行法者過取，以爲民病。司馬光爲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倍歛民財，十室九空，歛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奸。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皇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
諸案公論役法，本謂役錢之外，又浮收寬剩錢之價，多取病民。此皆安石惠卿陰謀，非神宗之本意。今但去此二弊，而不變其法，更使民得任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爲雇值，則錢荒之弊亦去，民悅而事易成。若行之無効，徐議變法，未爲晚也。子由在諫垣，請更行役法，一年再變，亦是此意。無如司馬光引用在洛諸人，皆不知經濟，而章惇爲樞密使，



蔡京爲開封府尹尙在位獨此兩姦心內了了。惇尙出一二公言京則特意從中附和以亂之而光且爲所紿於是愈覺愈糊塗矣。後憂之長實由於此事。畧本傳於論役法全未理會清楚史又僅據事畧鈔襲了事。二傳旣將所當行逐事一槩脫落則前之所載公語一段卽屬痛癢不關浮議載之何爲是反不若墓誌之簡。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我舅公爲諫官爭而該也。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莫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之。譜案前論役法乃元豐八年十二月自登州召還事史借作元年論役法猶可而載於遷中書舍人下乃本墓誌之誤公以三月遷中書舍人而罷役民甚便之此出神宗所建而左右大臣利寬剩錢爲兵興借支更相駁難不行今索還三千萬貫石於河北河東陝西推行神宗遺法役人可減大半且民知所以取寬剩錢者本爲民用則神宗疑謗消釋恩德著矣光尤不可元祐元年二月六日罷雇役復差役詔廷臣詳定差役公與其選初與局官論難反復繼又陳於政事堂皆不從遂上言衙前可罷詳定局差遣蓋是時臣僚皆以附和復差五月二十三日自以決難隨衆乞罷詳定局差遣蓋是時臣僚皆以附和復差干進惟公與子由純仁不可而公爭之甚力如公說則此局卽輟而局官亦罷無可希合由是羣起攻之積爲尤怨此其始終坐訕之來歷也公在徐州與滕元發書云吾儕新法之初執守偏見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少中理者今聖德日新回視向之所執益疎若變志易守固所不敢而嚶嚶不已則憂患愈深公謫黃之前早有此論可見杭密徐湖之間其因法以便民者固已著有

成效而非嘗試爲之。僥倖於或然者審矣。熙寧新法至元豐中神宗已隨事掾
 改持青苗爲患不肯認錯耳。諸法行之十七年勢有不能悉反之者故熙寧攻
 法與元祐變法情形全別先是光在京言新法不便與公論議甚密而安石恨
 之故告神宗云司馬光相與日夕切磋砥礪皆劉放蘇軾之流可見其志同而
 道合也。始後居洛十五年時事既已變遷而其在洛之講求縈繞於胸中者猶
 熙寧初之成見以是與公爲異。公謂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至爲
 扼要光不能言下大悟者正以此十五年中所進者德而障蔽在耳目也。其以
 母改子之說遂堅持之不可奪矣。宣仁晚年自覺有異復召純仁比至而疾作
 特諭之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章獻明肅垂簾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
 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受命及紹述興卒不能挽回於萬一者獨此
 以母改子之說固結不可解也。如或參用公言則民既稱便而純仁亦得藉口
 於後元祐旣不盡反熙寧紹聖亦無由盡反元祐此中自除事遂中寢然外廷莫
 將逐公會宣仁以神宗意不次超擢且論廷臣此中自除事遂中寢然外廷莫
 測其出而惟見驟進此又嫌忌之一端也。墓誌於此處有君實始怒有逐公意
 矣二句特載之以俾後人研尋本傳率意刪去失之遠矣。用是詳論其故而徐
 州一論幾於銷沈汨沒者七百餘年無有知公之心跡者今并載於此後之秉
 筆者庶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
 有考焉。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
 不反覆開導覲有所啓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
 事軼歷言今當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彊使之東夏人入



鎮我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此乃三年四月辛巳鎖宿

禁中。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麻制入對內東門。小殿承旨時事。當改載在三年權知貢舉事後。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技。巡鋪內侍每摧辱舉子。且持曖昧單詞。誣以爲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

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勅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飢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春，又減價糴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爲湖水蓄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



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

詳案本集載此堤長八百八十

丈約長八九里耳。墓誌謂湖南北環三十里。往來不達。爲長堤以通南北。非此堤徑南北長三十里也。史家未經看清墓誌原文。故誤。事畧載葑積二十五萬

餘丈。而僅云湖水造堰。開以時啓閉。其積葑無着。亦非是。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

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

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

濱。與船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

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

兩宮壽。賦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

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

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爲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

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

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撓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於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其爲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濶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爲恨。

語案本集狀云挽路固不可去惟

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爲千橋橋

拱各二丈千橋之積爲二千丈單鐸吳中水利書云以吳江岸鑿其土爲木橋

千所每橋用木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橫梁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各長二丈除



首尾占閣外可得二丈餘。洪道每一里計三百六十步。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條橋共開水面二千丈。計一十一里四十步也。樂城集墓誌云橋不誤而邵註合註載墓誌皆作十橋。此由本傳有譌而邵註又據本傳以改墓誌。合註復仍之也。今并本傳改正。但水利書中惟此條。今昔情形不同。此因慶歷中大築挽路積石壅土水遂艱。噓而發木橋經費無多。亦一時權宜之計。今則在處皆大小石橋。至有數十眼者矣。禹貢三江既入。公已載之書傳。其於三吳水利講求甚至。而不云禹貢以堯時尚無可宅之土也。韋昭以錢塘江浦陽江爲三江。之二觀其山川形勝足當二江之日。然以禹杭證之。信堯時無可宅之土也。若蔡沈指婁江爲三江之一。此由劉家河入海僅數丈之水。無異溝澮。卽奏狀中所開蘇州茜涇一路。書傳不以三江論者。知其不足數也。公罷浙西鎮。以三月察看湖蘇常三州大水。四月尙在常潤。其往來於吳中者。一月之久。此狀雖載杭州任內。而公之上狀在七月中。皆罷任後所爲也。沈如親見婁江細流。當自知所本。又出韋昭下矣。公此書原以衛民。後世行之。固無不可。然用公書而駕名仿禹故道。則不可也。如不謂然。要亦不難辨別。今三吳水利屢開而屢塞者。不一試問踵其事者。以禹貢註治之。抑以水利志乘考之。尙何逃乎。軾二十年間再莅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爲吏部尙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謾請外。揚州竹西亭乃欣幸。神宗厭代之詩。故傳云復以謾請外。史於摯傳已寓其

意而於此畧去、未爲不可。以史載君子之過、與小人之過、書法本不同也。然以不載而任意疏忽、卽與本事不符。公以三月六日在南都聞神宗遺制、四月初自南都啓發、六日至靈壁、五月一日至揚州、題竹西亭詩、其月日相遠如此。今本傳云至常、神宗崩正與易劾狀相符。事關惡逆、非小失也。月日相遠、乃宣仁之明諭、特爲辯雪者、豈容舛誤。墓誌云、公之自汝移常也、受命於宋、會神宗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宋卽南都、今之歸德府也。此數句特爲題筆、加意出落清楚、正恐傳者或譌而特以曉之也。史家不察難矣。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更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爲患。軾言於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盜吏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乃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已之年勞、當改朝散郎。



階爲直方實不從。其後吏部爲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誥案先是公守杭。親見京東浙西淮南三路積欠。屢奉朝旨。赦放上。屢爲當軸所格。至是歷所部。濠壽楚泗間流民載道。因屏去吏卒。訪問疾苦。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而欠籍不除。農末皆病。又以麥熟。舉催積欠。胥徒在門。父老有憂色。而流民亦緣是不歸。公上言。二聖臨御以來。登極赦令。每次郊赦。及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縣有監催千百家。則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檢察本州積欠。已有條貫。除放者一面除放。去訖於條。未有明文者。謹列上。熙豐元祐六事。杭州論放四事。乞賜果決行下。庶募年之間。疲民尙有生望。公論十事。皆新法流毒。元祐已赦。而官格沮者。凡歷杭。穎。揚。三任。其叫號者。至二十四月之久。始盡罷之也。時劉摯已逐。呂大防。蘇頌爲相。與子由同心共政。而大防以書報曰。積欠已有定議。故行下。史載元祐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七年有詔寬免積欠。而本傳漏載。非是。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畱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尙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

軾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繖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爲禮部尙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附錄本集

高麗使乞賜太平御覽先帝詔令館伴以東平王故事却之。今與歷代史策府元龜卽上乖先帝遺旨。慶歷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爲中國之曲。今乃招來其與國、使頻歲入貢、其曲甚於塘泊。萬一異日有桀黠之虜、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所憂者文書積於高麗而流於北虜、使敵人周知山川險要、邊防利害、爲患至大。不蒙朝廷省察、公引東平王事、推本神宗遺意、所論桀虜至微、宗招來張覺、金人以是問罪、而其說始驗。況楊割強悍已八年乎。元豐間有司據周制以天地合祭、不應古義、詔定親祠北郊之儀、未及行。宰臣以哲宗郊見天地之始、宜設皇地祇位、合祭天地於圓丘。郊禮畢、詔定祠皇地祇事。公上議曰：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



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皆天子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自秦漢而後，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此皆因時制宜，非復古之簡易。今所行者，皆非周禮，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此何義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惟饗此祭，累聖相承，惟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則吉凶禍福隨之。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鑑甚明。伏望陛下詳覽此章，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牧，率上下神祇所貴，嚴祀大典，蚤以時定。紹聖三年，哲宗卒，改之罷合祭祀北郊。是年廢孟后封端王后，由是流離戎馬，奔走虔越兩地，垂簾懸於亂賊之手，亡國之禍，悉兆端於此矣。八年，宣仁二劄公之忠告，宋之商鑑，又無論宏此遠謨也。傳皆失之，不亦陋乎。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是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嘗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戔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

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旣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污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吏以賊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契丹久和邊軍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



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歲久法弛又爲保甲
 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歲折變科配不報詰案弓箭社一條當載在軍政一條
 誌之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
 州詰案公所行詞命除放赦外惟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麻制爲鉅丙大防麻
 州制以天維顯思對民亦勞止而賈易指爲用周厲王時民勞板蕩以刺其亂
 昔孔子嘗引民亦勞止以美子產豈孔子亦譏斥周厲朝乎洛黨不讀春秋左傳
 可也宰相亦不讀故不能指證其妄明斷是非惟知閣寢爲調停計致羣小翻
 騰舊案一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
 皆罪款也一帶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
 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僱人運甓畚土以
 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
 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
 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

師父洵爲文既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當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宗卽位，贈資政殿學士。合註邵補註本此句下有諡文忠三字，今仍照史傳原文移後。詔案浮溪集蘇軾孫符改記高宗雅敬蘇文忠，止稱子。以其孫符爲禮部尙書。詔案淳熙集蘇軾孫符改瞻或稱東坡，或云孝宗事。孝宗寘其文左右，合註史傳門並用，今古所同。其概爾之家聲，以待予之器使。孝宗寘其文左右，作又以其字誤。今從邵補註本。讀之終日忘倦，謂爲文章之宗，親製集贊，賜其曾孫嶠。

遂崇贈太師諡文忠。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爲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合註

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建炎二年五月詔蘇軾追復端明殿學士盡還合得恩數。因軾孫符以政和復職未盡訴於朝乃有是命。註云政和中追復龍圖閣待制。又載紹興元年八月蘇軾特贈資政殿學士朝奉大夫。孝宗本紀載乾道六年九月賜蘇軾諡曰文忠。彭百川皇宋治統類載乾道六年知眉州何耆仲請於朝特賜諡文忠未幾又特贈太師。唐子西庚溪詩話云光堯朝盡復軾官職擢其孫符自小官至尚書今上皇帝尤愛其文至乾道末上遂御製敘贊命有司與集同刊之。因贈太師諡文忠又賜其曾孫嶠出身擢爲臺諫則先生之得諡在孝宗朝無疑。
語案孝宗賜諡乃乾道六年事御製序贊乃乾道九年事序內已稱故贈太師諡文忠益見賜諡在前也。庚溪詩話載賜諡製贊倒置本傳亦誤。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爲兵部尚書任右丞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列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義眉山遂家。穎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州。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



太原府稅次知潁昌府郾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退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為小坡。蓋以軾為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箴。箴節笈筆簞。

節。

合註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止載紹興十年八月。右承事郎蘇籍為太常主簿。十二年二月以討論典禮不詳罷。二十五年四月以右朝散郎為荆湖南路

提點刑獄。餘俱無考。

諸案周省齋乾道丁亥游山錄過有。孫岷居潁昌陷金符奉使挈以歸。官太府寺丞為迨之後。

論曰。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歷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



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倘得爲軾哉？

校記

- ①孝宗：《宋史》卷三三八《蘇軾傳》作「又」。本譜改作「孝宗」，說見該句下注。
- ②唐子西：按下文所引，《庚溪詩話》作者爲「陳巖肖」，此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一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誤男霖圻覆較

諸案公姓蘇氏諱軾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其先蓋趙郡樂城人也。蘇

泉先生全集蘇氏族譜云蘇氏之先出於高陽至周有忿生爲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也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漢興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武帝時爲將以擊匈奴封平陵侯建生三子長曰嘉爲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爲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爲冀州刺史又遷爲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州其後至唐有味道者聖歷初爲鳳閣侍郎以貶爲眉州刺史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爲族譜蘇轍樂城集端明墓誌銘云世家眉山東坡全集蘇廷許行狀云其先蓋趙郡樂城人也。諸案老泉者公以稱其父之墓也集有老泉焚黃文可證時惟蘇氏子孫稱之後兩宋文人震於其名皆相沿稱道遂謂以爲字舉目爲蘇老泉而有加以先生者矣茲在粵無嘉祐集偶得元明刊本而卷帙殘缺其名曰蘇老泉先生全集今姑承之稱老泉全集東坡全集稱本集詩集稱某註樂城集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乙卯巳首標其名矣後稱樂城集時生王宗稷年譜云退之以磨蝎爲身宮而僕以磨蝎爲命若以磨蝎爲命推之則爲卯時生議者以十二月爲辛丑十九日爲癸亥丙子癸亥水



向東流。故才汗漫而澄清。子卯相刑。晚年多難。**諸案**丙子年辛丑月癸亥日。癸乘北垣。丙辛真化。秉天地正氣。不納濁流。此其性剛多忤也。至其文章經濟。皆摠泄於乙卯之時。然火土全失。水木相維。限入巳丙午丁未。木雖發輝。水為損格。大抵天之賦命。其極致者。多與元會盛衰合局。要不出其範圍也。年譜所載。本不誤。其施元之顧禧原註。詩下之壬戌日癸卯。曾祖果贈太子時誤。今刪。年譜及施顧註本。已首標其名矣。後稱年譜施註。**曾祖果贈太子太保祖序贈太子太傅****諸案**三集蘇氏自味道之子。家於眉山。二百餘年。至五子最少。曰祐。以才幹精敏。見稱。娶李氏。其存沒與五代相終始。祐生果。果以孝友著於鄉人。無親疏皆愛敬之。娶宋氏。事上謹。御下甚嚴。果卒於太宗淳化五年。享年五十一。以曾孫轍登朝。贈太子太保。宋氏追封昌國太夫人。果生序。字仲先生。於太祖開寶六年。娶史氏。眉之大家。慈仁寬厚。姑甚嚴。能得其歡心。生三子。先序。十五年卒。序以子渙登朝。授大理評事。卒於仁宗慶歷七年。享年七十五。累贈職方員外郎。以孫轍登朝。贈太子太傅。史氏追封嘉國太夫人。公生序。**序三子。長曰澹。不仕。次曰渙。天聖二年進士。仕至都官郎中。利州路提點刑獄。****諸案**樂城集伯父墓表。渙字公羣。晚字文父。生於宋真宗咸平三年辛丑。年二十四登進士第。授寶雞主簿。移鳳州司法。罷為永康錄事參軍。以太夫人憂去官。**季白洵。霸州文安縣起為開封士曹。公生渙。年三十六正起為士曹時也。****主簿。贈太子太師。晉贈司徒。即公父官師也。****諸案**洵字明允。生於真宗祥符二年己酉。除霸州文安縣主簿。



編修禮書。卒於英宗治平三年丙午。年五十八。贈光祿寺丞。熙寧元豐中。以公登朝。累贈太常博士。都官員外郎。元祐中。以次子轍登朝。贈太子太師。又案公在元祐中。未嘗乞遷。其崇贈三代。乃轍在政府恩例也。傳藻紀年錄謂公與子由登朝。贈三代者。非是。公於其父。始稱編禮公。後稱宮師。今本案從其後。稱曰宮師。紀年錄已。母程氏。大理寺丞文應女。是為成國。氏熙寧元豐首標其名矣。後稱紀年錄。二次郊恩。本集老泉焚黃文不載。雜記稱武陽君。後以公弟轍執政。追封成國太夫人。考欒城集建中靖國元年北歸祭墓。尚承此稱。至政和二年作墳院記。稱先公司徒。先是宮師游玉局觀。遇青城像。凡致禱者七載。至是公生。母蜀國太夫人。老泉全集題張仙畫像云。洵嘗於天聖庚午重九日至玉局觀。無礙子卦肆中。見一畫像。云張仙也。有感必應。因解玉環易之。旦必露香以告。逮數年得軾。性嗜書。乃知真人急於接物。而無礙子之言不妄矣。玉局而止於玉局。非偶然也。墓誌本傳年譜紀年錄年表皆失之。今補載。自生而彭山童彭乃一州之望也。稱彭老山。餘詳卷四十五。總案彭山復青條下。成國命任氏乳之。本集乳母任氏墓誌銘云。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不哀乳亡姊。宮師初不學。及公生。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言。言使北引云。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以親戚故甚狎。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景祐四年丁丑。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察其意甚恨。

公年伯澹卒。詔家老泉全集。澹字希白。有二子。曰位。曰侑。據祭姪位文。位亦二歲。伯澹卒。有二子。又案公墓誌。伯父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先君沒有遺言。

及當可蔭補。以奏伯父之曾孫彭。誌稱伯父太白。即澹。其曾孫彭。寶元元年當即位之孫也。但宮師作希白。而墓誌作太白。不知何以異也。

戊寅。公年兄景先卒。老泉全集。極樂院造六菩薩記云。丁母夫人之憂。蓋年三歲。兄景先卒。二十有四矣。其後五年而喪兄希白。又一年而長子死。

詔家明道元年壬申。宮師年二十四。又五年為景祐四年丁丑。而希白卒。又一年為寶元元年戊寅。而景先卒。惟景先生年不詳。據欒城集次韻子瞻詩。

云。兄弟本三人。懷抱喪其。寶元二年己卯。公年二月二十日。弟轍生成國命。一是景先之卒在幼齡也。

楊氏保之。本集保母楊氏墓誌銘云。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康定元年庚辰。三十。始隸蘇氏。頽然順善也。為弟轍子由保母。

公年官師學成。本集蘇廷評行狀云。軾之先人少時獨不學。已壯。猶不知書。五歲。官師學成。公未嘗問。既而果自發憤力學。卒顯於世。紀年錄云。明允少

不喜學。年二十有七。始發憤讀。與史經臣及其弟沆為友。老泉全集。祭史彥書。六年而大究六經。百家之書。與史經臣及其弟沆為友。輔文云。輟哭長思。

念初結交。康定寶元。子以氣豪。縱橫放肆。隼擊鵬騫。奇文怪論。卓若無敵。棟但傍觀。憶子大醉。中夜過我。狂歌叫譟。予不喜酒。正襟危坐。終夕無言。傍人

竊驚。宜若不合。胡為甚歡。詔家史經臣字彥輔。其弟沆字子凝。眉山人。官師後與彥輔同舉制策。皆報罷。子凝登進士第。宮師初與交。正寶元。康定間也。

此文四言三句一韻。其原文前數行。適脫四字。漫不張翦。聞宮師賢亦訂交。可讀。屢復之。始得其故。本集亦多此體也。餘詳後條。



焉。本集張白雲詩跋云、張俞少愚、西蜀隱君子也、與予先君游、居岷山下、白
 號白雲居士、本有經世志、以自重難合、故老死草野、王稱東都事畧云、張
 俞字少愚、益之邠人也、少嗜書、好爲詩、西戎犯邊、上書陳攻取十策、宰相呂
 夷簡曰、魏元忠所上書不及也、詔以爲校書郎、召俞赴闕、俞不起、乃上夷簡
 書、夷簡甚重其言、又下詔敦遣、大臣屢薦、凡六詔起之、卒不起、遂隱居青城
 山之白雲溪、俞爲人不妄憂喜、性高情澹、有超然遠俗之志、**語案**東都事畧
 已首標其名矣、**中都公移判閬州、官傳往視之、畱數月歸**、**語案**樂城集伯父墓表
 後稱東都事畧、**中都公移判閬州、官傳往視之、畱數月歸**、云、以薦知鄆陵、始
 至、散蠶鹽吏不敢爲姦、遂得其民、歲大荒、賊盜蜂起、剽掠父老驚怖、公陰督
 吏士、數日盡獲、通判閬州、州苦衙前法壞、爭者日至、公爲立規約、訟遂止、職
 方君自眉視公治、喜其能畱數月而歸、會金洋兵亂、閬人恟懼、時方關守公
 領州事、陰爲之備、民遂以安、本集蘇廷評行狀云、渙嘗爲閬州、公往視其規
 畫、措置良善、爲畱數月、見其父老賢士大夫、閬人亦喜之、**語案**本集稱伯父
 渙爲中都公、稱祖序爲宮傳、今皆從其稱、張俞及中都公二條、皆此數年中
 事也、**慶歷二年壬午**、公年七歲、**語案**自此起、入公本事矣、至本案所書正文、
 者爲經、而佐以老泉全集、樂城集、蘇過斜川集、各史及兩宋紀載之、與本集
 不背、足以補助者、皆立案引載其下、餘如本傳墓誌及紀年錄、年譜之時事、
 相合者、亦皆入載、但一事數見、語有詳畧、不能分註出處、惟單見之事、註明
 其有各說互異、及與本集不合者、皆辨定、從其是者、註明某誤、開有時事小
 誤、本案已有確考、毋庸置議者、畧去、以省繁蕪、其本集諸文、有事可紀、而年
 月不詳者、則以人、以地、類載、或以時附見、各年各案之末、以上皆本案書事

之例畧也。至各卷詩題有年月可考者，亦皆立案。或有不皆可考，而諸題情事聯屬相去不遠者，亦類載可考之後。詩有時地可考，而前註原編改編補編有誤，及後註沿謬前註，或各持兩端者，原編不誤，而改編反誤，改編未誤，而後註苛駁致詩無歸宿者，均引確證照新編立案，並引原註駁正。詩非紀游紀程及不能盡載者，詩仍原編案內不載。以上皆本案書詩之例畧也。今自公生於仁宗景祐三年，薨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凡六十六年，事滙萃羣書，刪蕪補要，兼用史家諸例，創為總案，都為一篇，分為四十五案，以并四十五卷編年詩之首，俾知此年之出處進退是非得失，以求此年之詩，庶有助焉。斜川集已首標其公始知讀書，聞天下有歐陽修者，如古孟軻韓愈而與名矣。後稱斜川集。

梅堯臣游漸能通其文辭。本集上梅直講書云：執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朱尼為誦花蕊夫人避暑摩訶池一闕。**

公即記首句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蓋洞仙歌令也。此公七歲時事，又四十年足成此詞，載遇朱尼慶歷三年癸未八歲始入小學，以天慶觀道事於詞敘詳卷二十一總案末。

士張易簡為師事幾百人，易簡獨稱公與陳太初。本集衆妙堂記云：眉山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又記陳太初尸解事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



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眉^①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長學日
益進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②案公後遷黃而太初成道在海
南始記其事詳卷李伯祥曰此郎君貴人也^③本集題李伯祥詩云眉山矮道
四十二總案中^④高往往有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皆可愛
也余幼時嘗見而歎曰此郎君貴人也不知其何以知之三月仁宗易置輔
相有自京師來者以石介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公從傍竊觀能誦習之鄉
先生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自是想見其爲人^⑤東都事畧云石介
人也舉進士甲科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仁宗
奮然思欲振起威德宰相呂夷簡以疾罷歸第夏竦罷樞密使章得象晏殊
爲相賈昌朝參知政事用杜衍爲樞密使范仲淹韓琦富弼樞密副使王素
歐陽修余靖蔡襄同時爲諫官所以求治之意甚銳介躍然喜曰此盛德事
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歷聖德詩其詞曰於維慶歷三年三月皇帝龍
興晝開闔闔躬攬英才手鋤姦孽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踴躍怪妖藏滅
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威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
賴輔弼汝得象殊惇重微密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論政經術汝貳
二相庶績成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垂簾危言截衆爲予司諫正予門
關爲予京兆聖於讒說賊叛於夏汝往式遏寒暑辛酸汝不告乏予晚得弼
忠力僅竭契丹忘義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懾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觀
弼之心煉金鍛鐵龍名大官弼辭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賴予民無

瘡札曰。衍汝來。予之黃髮。事予二紀。率履不越。遂長樞府。兵政母。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謝。言論磔。何忠誠特達。萬里歸來。剛氣不折。素相之後。舍忠履潔。昔爲御史。幾叩予榻。襄雖小官。箴予之失。剛守粹。懋尙修。儔匹並爲諫官。正色在列。衆賢之進。如茅斯拔。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在位二十二年。聖神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手。退姦進賢。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壽千萬年。詩出。孫復謂曰。子禍始於此矣。夏竦見而銜之。介在太學。以師道自居。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介始。拜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通判濮州。卒年四十一。既卒。夏竦欲以奇禍中傷富弼。指介以起事。慶歷五年乙酉。公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仁宗察其誣。得不發。

宮師誦歐陽修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令公擬作。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致後也。馬不進句。喜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其後公以龍圖閣學士再出爲穎州。作謝賜對衣金帶馬表。始用此聯云。臣衰不待年。寵常過分。枯羸之質。會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欽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難報深恩。

宮師官於四方。自襄巫下荆渚。將游京師。先見晴光。厭西川有路。不容足左。右號鹿猿。陰崖雪如石。迫暖成高瀾。經日到絕頂。目眩手足顛。臨風弄襟袖。飄若風中仙。揭來游荆渚。談笑登峽船。峽山無平岡。峽水多悍湍。長風送輕帆。瞥過難詳觀。其間最可愛。巫廟十數巔。聳聳青玉幹。折首不見端。其餘亦詭怪。土老崖石頑。長江渾渾流。觸蓄不可欄。苟非峽山壯。浩浩無隅邊。水行



月餘日泊舟自征鞍。爛熳走塵土，耳聾目眊昏。中路逢漢水，亂流愛清洲。道逢塵土客，洗濯無瑕痕。振鞭入京師，累歲不得官。悠悠故鄉念，中夜成慘然。

誥案公嘗云先君未為時所知。旅游萬里舍者嘗爭席。正其時也。公乃謝張易簡歸，成國親授以書，嘗讀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成國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成國喜曰：「吾有子矣。」慶歷六年丙戌，公年十一，就居紗縠行宅。公讀書於南軒。本集夢南軒記云：「將朝尚早，假寐坐於南軒。既覺，惘然思之。南軒先君名之曰來風者也。」檻前花木叢茂，眾鳥巢其上。馴擾翔集，閭里異之。本集記先夫人不殘鳥雀云：「少時所居書堂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眾枝其數可俛而窺。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為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聞見之，以為異事。」一日，二婢慰帛，足陷於地，有甕覆以鳥木版。夫人命以土塞之，甕有聲逾年而止。本集記先夫人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姪之問聞之，欲發焉，會吾遷居之，問遂就此宅，掘丈餘，不見甕所在。**誥案**公幼居紗縠行宅，初不知始於何時，及考此文有先

夫人儼居之語乃知在宮師游學四方之後也。明年宮師歸始改南軒為來風軒。今據此定作慶歷六年事。慶歷七年丁亥，公年十二。

宮師與史經臣同舉制策。

本集記史經臣兄弟云：先友史經臣，中都公自聞字彥輔，與先君同舉制策，有名蜀中。

州解還遇於都門，賦詩送宮師下第歸蜀。有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靈關穩。

跨驢句。遂自嵩洛之廬山，游東西二林，過圓通寺，訪訥老，畱連久之。與雷簡

夫訂交九江。

雷簡夫游嵩洛，匡廬二事詳本卷總案。雷簡夫陳景回條下。又宮師憶山送人詩有歸後十年不出之語，自嘉祐元年丙申再出。

逆數慶歷七年丁亥，正十年也。樂城集贈景福順長老詩敘云：轍幼侍先君，聞嘗游廬山，過圓通，見訥禪師，畱連久之。元豐五年，以譴居高安，景福順公

自言昔從訥於圓通，連與先君游，今三十六年矣。茲以元豐五年，因南游虔州。

年壬戌，逆數三十六年，亦為慶歷丁亥。其以是年至廬山審矣。因南游虔州，老泉全集祭史彥輔文云：飛騰雲霄，無有遠邇。我後子先，擠排澗谷，無有嶮

易。我溺子援，破牕孤燈，冷灰凍席，與子無眠。旅游王城，飲食寤寐，相恃以安。慶歷丁亥，詔策告罷，予將西轅，慨然有懷。吾親五月十一日，宮傅卒於家。年

七十五。

本集蘇廷評行狀云：慶歷七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五。晚好為詩，能自道敏捷，立成不求甚工。有所欲言，一發於詩。比沒得

數千首。又與曾子固書云：軾逮事祖父，祖宮師至虔，遇隱君子鍾裴同游馬父之沒，軾年十二矣，尚能記憶其為人。



祖巖入天竺寺觀白居易墨蹟。宮師素不飲。棗設醴焉。本集鍾子翼哀詞云、

致兩確。高深相臨。悍堅相排。洵嶽嶽是故其民勇而尚氣。巧礪斲而其君子

抗志礪節。敏於學。矯矯鍾君。永於德。淵自澡濯。貧不怨天。困不求人。老愈慈。

嘉言一發。排難解紛。已殘剝。吾先君子。南游萬里。道阻邈。如金未鎔。木未繩。

墨玉未琢。君於衆中。一見定交。陳禮樂。日子不飲。我醪甚甘。醴此濁。覽觀江

山。扣歷泉石。步犖確。先君北歸。君老於虔。望南朔。我來易世。池臺既平。墓木

幄。三子有立。移書問道。過我數。我亦白首。感傷薰心。隕涕渥。是身虛空。俯仰

變滅。過電霄。何以寓哀。追頌德人。詔後覺。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東坡鍾子翼

哀詞。以四言間七言。學荀子成相。楊倞荀子成相篇註云。漢藝文志謂之成

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諸案公年始十二。宮師自虔州歸。爲公言鍾棗從游

事後。越五十四年。自海外還至虔州。訪得棗子志。仁志行志遠。相待而泣。爲

作此詞。餘詳卷。**遇史經臣於臨江。送其弟沆赴獄。八月聞訃。遂還。**祭史彥輔

四十五總案文云。往從南公。奔走乞假。遂至於虔。子時亦來止於臨江。繫馬解鞍。愛弟子

凝。倉卒就獄。舉家驚喧。及秋八月。子將北歸。亦既具船。有書晨至。開視驚叫。

遂丁大艱。故鄉萬里。泣血行役。敢期生還。中途逢子。握手相慰。曰。中都公需

無自殘。諸案時史沆登第。後官於臨江。其何事獲咎。卽不可考也。**中都公需**

次京師。方監裁造務。亦罷歸。監裁造務。未幾職方君沒。**公弟轍時九齡矣。字**

子由。一字同叔。因並學於宮師。諸案本集詩題體例不一。亦是一病。其中以

一人而或稱姓名。或稱姓字。或稱官。或稱職。

六九五

或稱行者固不同矣。至於有姓無名、有字無姓、及僅稱字與官而無姓、姓與官而無名、或稱某君某大夫某同年某秀才者、不可勝計。除各註節次考出之人、固已不少、而前註稱未詳者、詰復補註多人。如卷十五送仲達少卿、今考其姓為江、卷十六送胡椽、今考其名為公達之類是也。至詰所引書牘、文類中似此不全稱謂亦多、今又考定其半、然未詳者尚不乏也。本案書法自當專列姓名、其有官者并為書之。今以不可畫一、故書法無一定之例、惟取常見姓名之太紛亂者、稍整齊之、不致如邱明之陋而已。題中子由尤多、書法既不畫一、以後惟稱子由、此則從其親也。其有數姓名中入一子由者、亦不以為異、茲并復請益於中都公告曰：予少而讀書、師不煩少長、為文日有及之、後不更載。復請益於中都公告曰：予少而讀書、師不煩少長、為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出游於塗、行中規矩、入居室無惰容。非獨吾爾也。凡與吾游者、舉然不然、輒為鄉所擯。故當時學者雖寡、而不聞過行。爾曹才不逮人、姑亦師吾之寡過焉可也。皆再拜受教。諸案樂城集伯父墓表云：轍生九年始皆墓。表語。宮師既名兩公、復作名二子說勉之。老泉全集名二子說云：輪輻蓋軫、雖然去轍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諸案讀此文始知辨姦論駭於十載之前、不是偶然之事。以視天津橋聞杜鵑語出於南宋邵氏聞見錄者、為不同也。



改南軒為來風軒。公於後園得異石，溫瑩淺碧，扣之鏗然，琢為硯。宮師曰：此

文字之祥也。

本集天石硯銘敘云：軾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

之鏗然。試以為硯，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於

形耳。因以賜軾曰：是文字之祥也。軾寶而用之，且為銘曰：一受其成而不可

更或主於德，或全於形，均是二者。願予安取。仰脣俯足，世固多有。命作夏侯太初論，公論曰：人能碎千金之

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宮師亟賞之。

譜載秦

少章言：東坡十來歲，老蘇令作夏侯太初論，有此數語。今考此數語，公用於

黠鼠賦及顏樂亭詩敘中。年譜載此條於宮師出游之前，非是。今改載於游

歸之慶歷八年戊子。

公年十三。二月，葬宮傅於眉山安道里先塋之側。三月，芝生

墓木，鄉人異焉。

本集蘇廷評行狀云：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修文鄉安

道里先塋之側。巖城集伯父墓表云：職方君沒，葬逾月，芝生

於墓木，鄉人異焉。公及子由家勤國，定國、安國同游學於西社劉巨。

巖城集送家安

人異焉。詩云：城西社下老劉君，春服舞雩今幾人。白髮弟兄驚我在，喜君游宦亦天

倫。自註云：微之先生門人，惟僕與子瞻兄復禮與退翁兄皆仕耳。又送家定

國朝奉西歸詩云：我懷同門友，勢如曉天星。退翁聯科第，俯仰三十齡。仕官

守鄉國，出入奉家庭。譜案：家勤國字漢公，定國字退翁，安國字復禮。史稱勤

國及其弟安國、定國皆從劉巨游。與二蘇爲同門友。勤國之子愿由廣文館登第，對策惟以守元祐九年所行爲言。蘇轍驚喜曰：「故人子能不爲少年進取計，他日必當以直道顯。」南渡知閬州。淳祐間，曾孫大酉侍講筵，理宗宣取所上疏讀之，改容嘉歎，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以賜。劉巨卽西社劉微之也。定國與公同年，安國亦仕，勤國未仕，則其子繼起南渡，未有家。鉉翁者，知樞密院，不肯簽名降元，頗著節義，亦其後也。茲以兩集所載不詳，諸註亦無考其事者，特具論之。又子由送安國第二詩云：「白首相逢四十年，其詩作於元祐二年丁卯，推至慶歷八年戊子，正四十年也。」時公年十三矣，因載與程建用、楊堯咨、子由會學舍中作大雨聯句詩。本集記里舍聯句於此。用、楊堯咨舍弟子由會學舍中，大雨聯句六言，程云：「庭松偃仰如醉，楊卽云：夏雨淒涼似秋。」余云：「有客高吟擁鼻，子由云：無人共吃饅頭。」坐皆絕倒。今四十餘年矣。樂城集送程建用宣德西歸詩，意及自註考之，蓋是時建用同巷稅居，東西相望，艱難奉母，成國知其賢，嘗決其非貧賤人，迨成國沒者三十年，建用始以考課得秩西歸，遂其祿養。時程母年七十五，猶倚閭也。楊堯咨無考，楊爲眉之望族，中都公卽娶於楊者也。宮師又有祭叔母楊氏文，其世爲婚，因可知。諸楊之可考者，詳卷二。總皇祐三年辛卯，公年十六，中都公爲案。此條以子由聯句論之，要不出十齡作也。祥符令。樂城集伯父墓表云：「服除，選知祥符，祥符多富貴家，公均其繇賦而代公不可。宗素事權貴，訴於府，府爲符縣公杖之。已而中貴人至府，傳上旨以宗爲書手，公據法不奉詔，復一中貴人至，曰：「必於法外與之。」公謂尹李絢



曰一匹夫能亂法如此府亦不可為矣。公何不以此縣不可故爭之。絢愧公言。明日入言之。上曰。此非吾意。誰為祥符令者。絢以公對。上稱善。命內侍省推之。蓋宗以賂請溫成之族。不復窮治。杖矯命者逐之一府。皆震。官師訪吳中包孝肅公。拯見公。歎曰。君以一縣令能此賢於言事官遠矣。

復於健為。老泉憶山送人詩云。吳君穎川秀。六載為蜀官。簿書苦為累。天鶴署吳中。復字仲庶。興國軍人也。舉進士。知健為縣。通判潭州。為殿中侍御史。擢天章閣待制。知潭州。中復為人樂易簡約。好周人之急。士大夫稱之。

以宮師全作者其先後。皇祐四年壬辰。公與劉仲達始往來於眉山。

時中復正在健為也。皇祐四年壬辰。公與劉仲達始往來於眉山。

滿庭芳詞敘云。予年十七。始與劉仲達往來於眉山。

敘惟引楊元素本事曲集云。子瞻始與劉仲達往來於眉山。

畱郡中。游南山。話舊而作。又案詞有三十三年。漂流江海。及流年盡窮途。相守船尾。凍相銜句。乃元豐七年甲子十二月。乞常至泗州作。詳見卷二十四總案。由是年逆數三十三年。為皇祐四年壬辰。正公年十七時也。馮應樞合註。引子由城西社下老劉君詩及自註。微之先生門人語。載入年譜。劉仲達下牽混為一人。非是。微之有師道。仲達僅年相若之友也。讀滿庭芳原詞。以合子由詩。二劉自別。施註亦以老劉君為劉微之。不云劉巨字微之。乃其失考耳。合註已首標。

其名矣。後稱合註。皇祐五年癸巳。公年十八。官師與其壻程之才。絕成國之姪也。

作族譜亭記及自尤詩。老泉全集極樂院六菩薩記云。丁亥之歲。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又蘇氏族譜亭記云。鄉人有為

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彼獨何修而得此哉？乃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老者顧其少者，而歎曰：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爲不義者起於某人，某人者，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族焉。逐其兄之遺孤，而骨肉之恩薄。取其先人之資田，而孝弟之行缺。以其妄加妻而嫡庶之別混，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譁不嚴也。而閭門之政亂，漬財不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恥之路塞。其輿馬赫奕，足以蕩惑里巷。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修飾，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周密齊東野語云：老泉族譜亭記言鄉俗之薄，起於某人，而不著其姓名者，蓋與其妻黨程氏大不成，所謂某人者，其妻之兄弟也。老泉有自尤詩，述其女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其辭甚哀。則其怨隙不平也久矣。其後東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與釋憾。**語案**成國之祖爲程仁，霸攝錄參軍，與眉山尉爭冤獄，坐逸囚歸，有隱德。年九十，仁霸之子曰文應，始貴顯，官大理丞。文應之子曰濬，卽某人也。濬之子曰之才，字正輔，是爲成國之姪，又壻也。又有之問者，不仕之。邵字懿叔，之元字德孺，與正輔並貴，爲監司，皆公中表兄弟。其怨隙之事，雖由於其父濬，而正輔亦傾險數十年中，兩公與懿叔、德孺中表如故，而正輔則絕不聞問。其有官師治命可知。後正輔在嶺南，與公釋憾，公報書云：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此書作於紹聖二年乙亥，由是年逆數四十二年，是爲至和元年甲午。以合六菩薩記丁亥歲後又六年失女之說。考之事在皇祐五年癸亥。至和元年已而計其不相從之歲，正四十二年也。其自尤詩，老泉全集不載。**至和元年**甲午，公年十九，是年三月，太史言四**通義**君來歸鄉貢進士王方女也。**語案**甲午月朔日當食，上避正殿，改元。



君名弗眉之青神人年十六歸於公事公十有二年卒於京師本集亦稱崇
 德君據老泉焚黃文熙寧元豐累有恩例當為是時追封公墓誌為通義君
 今從九月蜀謠言有蠻警有司不知應變民大驚擾詔以禮部侍郎張方平
 基誌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十一月至境撤兵罷役以靜鎮之至和二年乙未
 十二月十五日循例放燈已而得始謀者斬之事定本集張文定公墓誌銘云以公為禮部侍郎知
 滑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為憂
 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僂智高在南詔欲來
 寇蜀攝守妄人也聞之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旦夜不
 得休息民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昏會不復以年賤弼穀帛市金銀埋之
 地中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公行且許以便
 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嶮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
 大兵為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
 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
 役會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為此
 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謂案秋青敗僂智
 高遁入大理國乃皇祐五年癸巳事其母阿僂潛歸特磨道收殘衆將復入
 寇掩擒檻送當在至和元年甲午及智高為大理所殺始誅其母弟二子則
 二年乙未六月事也蜀之風鶴適官師至成都以尺書上之方平與論古今
 當智高遁去阿僂圖變之時耳

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觀所爲權書、洪範論、審勢、審敵、審備諸篇，獨以一榻處之曰：此王國之珍也。因薦於朝，使代成都學官黃東。

本集張文定公墓誌銘云：

晚與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軾與弟轍以是皆

得出入門下。又祭張文定公文云：我先大夫古之天民，被褐懷寶，陸沈崑崙。

公曰：惜哉！王國之珍，此太史公筆回千鈞，獨置一榻不延餘賓。時我兄弟尙

未冠，紳得交於公，先子是因。又樂城集爲方平請諡文定祭告文云：轍之方

冠，公守西蜀，時予先君幅巾田服，尺書見公，一見而知。曰：此鴻鵠，困於棘茨。

詔薦爲學官，事詳後。雷簡夫書中其權書諸篇，並載老泉全集。文繁不錄。

命不下至雅州，謁雷簡夫。

老泉全集憶山送人詩云：昨聞廬山郡太守雷君賢往來與識面，復見山鬱盤。

游廬山謁簡夫。

越九年重見雅州。簡夫作張方平書以堅之，因復還成都。眉山老蘇先生里

居未爲世所知，時雷簡夫太簡爲雅州，以書薦之。韓忠獻、張文定、歐陽文忠

三公自太簡始知先生。予官雅州，得太簡薦先生書。太簡長安人，以遺才命

官，其文亦奇。國史有傳。上張文定書云：簡夫近見眉州蘇洵著述文字，其間

如洪範論、真王佐才也。史論真良史才也。豈惟西南之秀，乃天下之奇才歟。

令人欲糜珠薤芝躬執匕箸，飲其腹中，恐他饋傷，且不稱其愛護如此。但怪

其不以所業投於明公，然後云洵已出張公門下矣。又辱張公薦，欲使代黃

東爲郡學官。簡夫竊計明公引洵之意，不祇一學官。洵望明公之意，亦不祇

一學官，第各有所待也。又聞明公之薦，累月不下，朝廷重以例檢執政者，斯

一學官，第各有所待也。又聞明公之薦，累月不下，朝廷重以例檢執政者，斯



之不特達。雖明公重言之。亦恐一上未報。豈可使若人年將五十。遲遲於塗。路間邪。昔蕭昕薦張鎬云。用之則為帝王師。不用則幽谷一叟耳。願明公薦。洵之狀。至於再。至於三。俟得其請而後已。庶為洵進用之權也。語錄聞見後。錄一書。自周必大之流。多已譏其失實。而查註所引之陳公弼事。尤為荒謬。然博於雅州。得此三書。則不可謂其非也。雷太簡固當時之銚銚者。今細讀此三書。太簡與此三公之分位淺深分寸及所以薦之之故。皆極精當。使非太簡自為之。不可到也。又如張方平既已薦之。則云年將五十。韓歐猶未知之。則云年逾四十。凡此具有斟酌。若出後人偽託。不知理會此也。其後太簡在京。且以召命相聞。老泉全集有答太簡書。可據。則此三書信不誣矣。餘詳後條。

公作正統三論。時公為文。獨觀前世盛衰之跡。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有論著。而折衷於賈誼。陸贄之論議。務取實用。不為空言。語錄案公所為文。據本集有易論。書論。詩論。禮論。孟子論。宋襄公論。秦始論。漢高論。管仲論。孫武論。樂毅論。荀卿論。韓非論。賈誼論。賈誼論。是錯論。霍光論。揚雄論。士燮論。諸葛亮論。曹操論。韓愈論。思治論。正統論。續朋黨論。及論武王論。魯隱公論。孔子論。管仲論。范蠡伍胥大夫種論。商鞅論。始皇漢宣李斯論。項羽范增論。周東遷論。封建餘如經義經解策別策。畧策。斷諸作。繁不勝載。惟正統論。自註至和二年作。餘皆少作為多。而不詳。蓋當時舉業類若此也。公作此類文。時郡縣立學。未徧。而學官亦未全設。雖顏孟二子不列祀典。與天子見孔子揖不跪拜也。紀昀曉嵐氏不讀全集。故見題周公廟詩而駭怪。以為非是。其所見乃管窺井測耳。然能讀目錄。

於論世知人。因以所業謁方平。方平一見以國士待之。本集集全先生文集亦有助云。敘云。賦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游大慈寺中和勝相院。觀唐僖宗及其從官像。訪惟度。惟簡。一見待以國士。

度能言唐末五代事。簡則公族兄也。學佛齊衆。爲時所稱云。本集勝相院經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又中和勝相院記云。吾昔者始游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游。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學佛齊衆。謹嚴如官府。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足以感慨太息。而畫又皆精妙冠世。又寶月大師塔銘云。寶月大師。惟簡姓蘇氏。眉之眉山人。於余爲無服兄。九歲事成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師。十九得度。二十九賜紫。三十六賜號。其同門友文雅大師。爲成都僧統。所治萬餘人。鞭笞不用。中外肅伏。博學通古今。善爲詩。至於持律。總衆酬酢事物。則師密相之也。凡三十餘年。人莫知其出於師。國案惟簡化於紹聖二年乙亥年八十四。計得缸硯以遺子。是年公初與交。簡年四十三矣。惟度塔銘作惟慶。疑有刊誤。

由使爲之賦。樂城集缸硯賦敘云。先蜀之老有姓滕者。能以藥煮瓦石。使軟。余兄子瞻嘗游益州。有以其一子由娶於史氏。初相識。君年十五。我十七。上遣之。子瞻以授余。因爲之賦。

子由娶於史氏。樂城集寄內詩云。與君少年事姑。章旁兄弟。君雖少年。少過失。諸案子由提舉太平宮。作此詩。寄史夫人。穎川時在崇寧二年癸未年六十五矣。史夫人以至和二年來歸。惟見此詩。

中。嘉祐元年丙申，公年二十一。是年四月，河北大水，河決商河。五月，京師大

壤太社，太稷壇九月，恭。正月，畫張方平像於淨衆寺，官師作記。老泉全集張

謝天地於大慶殿，改元。云：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

方命，擇帥。天子曰：母養亂，母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惟朕一二大吏，孰爲

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

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

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

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

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如器之奇，未墜於地，張公顏

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

所待。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自

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公南京人，慷慨有節，以度量容天下。

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

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於巷，於塗。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

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慘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

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

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

公歸京師，公像在堂。張文定公墓誌云：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

萬，減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并上方平書。老泉全集上張侍郎書云：

之。但據後各文考之，方平猶未行也。



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士。洵今年幾五十。以嫺鈍廢於世。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為湮淪棄置之人。今年三月。將與之如京師。三月公與子由赴京秋試。官師將行。邵博聞見後錄雷簡夫上韓忠獻書云。張益州安

試。詰案以上二書。乃三月赴京秋試確證。若據本集牛口見月詩。亦當是年三月赴京。據謝范舍人書。乃是年在眉秋試。冬杪至京。據范文正公文集敘。乃明年春後至京。三說歧出。今據二時史沉已卒。而經臣亦病廢。強起餞之。

老泉全集祭史彥輔文云。歸來幾何。子以病廢。手足若攣。我嘉子心壯若鐵。石益固而堅。瞋目大呼。屋瓦為落。聞者竦肩。子疑之。喪大臨。嘔血傷心。破肝。我游京師。強起過成都。子由始謁方平。樂城集追和張公安道贈別詩敘云。來餞相顧。留連過成都。子由始謁方平。予年十八。與兄子瞻東游京師。是時

張公安道守成都。一見以國士相許。詰案子由生於寶元己卯。至嘉祐丙申年十八。其見安道也。後公一年。舊說安道局試兩公。自於屏後窺之。子由問題出處。公舉筆而手示之。其說鄙陋。本案似此。棄不取者極多。不能一一預為引駁。後有同志。慎勿炫博。集增入之。幸甚。而官師之薦訖

不報。方平奮然曰。吾何足為重。進退天下士。固永叔之責也。曾簡夫亦有書使謁韓琦。歐陽修。遂資遣之。葉夢得避暑錄云。張安道與歐陽文忠素不相

官協佐之。而呂申公所用人多不然。於是諸人皆以朋黨罷去。而安道繼為中丞。頗彈擊以前事。二人遂交怨。蓋趣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父



忠在翰林。蘇明允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爲重？其歐陽永叔乎？不以其隙爲嫌也。乃爲作書辦裝，使人送之京師。詔案呂夷簡與其子公著並封申國公。此指夷簡也。葉夢得此記并謂：自關中出褒斜，發橫渠鎮，同游崇壽院。方平以公父子屬歐陽，其說誣已。別。入鳳翔驛，驛壞不可居，出次逆旅。據鞍應夢我聯騎，昔嘗會句即指此行也。本集鳳鳴驛記云：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於逆旅。王明清揮麈後錄云：太祖既廢藩鎮，命士人典州，天下忻便。於是置公使庫，使寓過客，必館置供饋，欲使人無旅寓之歎。此蓋古人傳食諸侯之義，下至吏卒，批支口食，士大夫造朝不齋糧，節用者猶有餘以還家。歸途禮數如前，但少損近人或以州郡飾廚傳爲非者，不解祖宗之命意矣。詔案宋法大率正供之外，地方餘利皆歸公使庫，此藝祖公天下之心，所以養士大夫廉恥也。其後新法行，地方餘利搜剔無遺，州縣困乏，不給不肖者輒剝之於民。此風一開，終宋之亡，不可改革。故卽此新法不顯著者，一端論之，雖寸磔安石，不足以謝藝祖也。公後屢言州縣事體，惟途次長安官師上傳梓在密作後杞菊賦，皆因公使庫而發，故引載而論之。都漕寺老泉全集途次長安上都漕傳諫議詩云：丈夫正多念，老大不自安。鎮皆達官，長安逢傅侯，願得說出關中。觀關右題壁詩。本集記關右壁間詩：肺肝貧賤吾老矣，不復苦自歎。出關中，觀關右題壁詩。云：欲挂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余舊見此詩於關右壁間，不知何人詩也。詔案公未入仕版，已懷歸志，其後託此詩以見志者，至

不可勝計。此猶孔明欲出草廬而先計歸隱也。然踰戶五。至河南馬死二陵。

間騎驢至澗池止於奉閑僧舍與子由題壁上。詰案嘉祐六年辛丑公再經其地則奉閑已死題壁

亦毀因和子由詩云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又自五月抵京師。詰案後三十一年公自

館於興國寺浴室老僧德香之院其侍者則惠汶也。登州召還再過浴室惟

惠汶在已為主僧矣。又六年自杭州召還。又時京師大雨蔡河屢決水冒城

中壇墼皆壞廬舍折倒。老泉全集上韓樞密書云比來京師游阡陌間蓋時

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詰案此書及本集牛口見月

詩以合本紀所載京師大雨事確為五月到京而宮師往謁韓歐當在秋晴

水退人心大定之後。蓋此書七月雨止九陌猶汪洋中公登龍津橋觀夜市

星寒月皎燈火煌煌如行江湖道上不知有京國之喧也。本集牛口見月詩云忽憶丙申年京

師大雨霽蔡河中夜決橫浸國南方車馬無復見紛紛操棹郎新秋忽已晴

九陌尚汪洋龍津觀夜市燈火亦煌煌新月皎如晝疏星弄寒芒不知京國

喧謂是江湖鄉。詰案龍津橋正對大內八月舉進士於京師。詰案公謝范舍

前有州橋夜市合註已詳載本卷詩下。



歲舉於禮部者四十五人得者十三人軾也在十三人之中又范文正公與

子由林希王汾顧臨胡宗愈等試景德寺云軾與子中王彥祖詩公自註

舉人景德寺詰案林希字子中福州人後代公守杭州官至同知樞密院事

小人也王汾字彥祖濟州鉅野人禹偁曾孫也官至工部侍郎寶文閣待制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官至龍圖閣學士胡宗愈字完夫常州晉陵人胡宿姪

也官尚書左丞本集與此四人詩題及王禹偁畫贊皆不云同年而此條亦

不及仍榜出袁穀首選公第二子由亦與焉袁燮先公墓表云曾祖諱穀秋

侯詳考二後通守錢塘坡公作牧相得權甚介亭和篇有秋風起鴻鵠我亦繼華燭

句識前事也詔案袁穀字公濟四明人燮所引詩乃本集次韻袁公濟和劉

景文登介亭句鴻鵠集作鴻雁其下云那知君踏蹬獨泣荆山玉似是科公

濟表第也又公後在杭監試及會舉三郡士於徐皆屬試州衙而子由為西

京考官其所稱洛陽試院者乃妙覺寺可見唐宋時試院向無一定規制任

子恩科如隨其父在官不復回籍應試即由在官路解禮部故後公帥杭迨

過並以詩賦解兩浙路其外省考官亦皆有司擇所知辟召初不出自朝廷

也此皆史家不詳之事台後諸條觀之宋之科場制度大畧已備故附載於

此九月宮師上歐陽修書并上洪範史論七篇老泉全集上歐陽內翰第一

云九月宮師上歐陽修書并上洪範史論七篇老泉全集上歐陽內翰第一

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

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

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

龍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俛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托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信之哉洵近所爲洪範論史論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修已聞於吳照鄰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察之本集跋先君送吳職方引云先伯父及第吳公榜中先君家及攜雷簡夫張居人罕知之者公攜其文至京師歐陽文忠公始見而知之

方平書往謁邵博聞見後錄雷簡夫上歐陽內翰書云簡夫頃年待詔公車執事被聖上不次之知遂得以筆舌進退天下士大夫士大夫不知刑之可懼賞之可樂生之可卽死之可避而知執事之筆舌可畏簡夫不於此時畢其平生之力以謹自附於下風而方從事戎馬間或告疾於舊隱故足迹不至於門藩書問不通於左右者且十餘年矣豈偶然哉蓋有故耳執事之官日隆於一日昔之所以議進退天下士大夫者今又重以權位故其一言之出則九鼎不足爲重簡夫見棄於時使與俗吏齒碌碌外官多謗少譽方世



之視其言不若鴻毛之輕故姓名不見記於執事矣。夫人重之不爲簡肯爲輕哉。方俟退於壟畝之中絕於公卿之間而後敢以尺書問閣吏道故舊之情。今未能畢其志而事已有奪之矣。伏見眉州人蘇洵年踰四十寡言笑淳謹好禮不妄交游嘗著六經洪範等論十篇爲後世計。張益州見其文歎曰司馬遷死矣非子吾誰與。簡夫亦謂之曰生王佐才也。嗚呼起洵於貧賤之中簡夫不能也。然責之亦不在簡夫也。若知洵不以告於人則簡夫爲有罪矣。用是不敢固其初心敢以洵聞左右。恭惟執事職在翰林以文章忠義爲天下師洵之窮達宜在執事。嚮者洵與執事不相聞則天下不以是責執事。今也讀簡夫之書既達於前而洵又將東見執事於京師今而後天下將以洵累執事矣。葉夢得避暑錄云張安道不以其隙爲嫌也乃作書送之京師謂文忠文忠得明允所著書亦不以安道薦。修大愛其文辭以爲賈誼劉向之非其類卽極力推譽天下於是高此兩人。不過也。遂上諸朝。東都事畧云歐陽修得洵書二十篇大愛其文辭以爲賈誼劉向全集上歐陽內翰第四書云始公進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召。詔案。中書劄子以嘉祐三年戊戌十一月五日到旨約計至嘉祐元年九月十日止其中適無閏月共約七百六十餘日之數。其書復以雷所云丙申之秋進文者乃丙申年九月中事今據此於九月立案。簡夫書謁韓琦。邵博聞見後錄雷太簡上韓忠獻書云簡夫啓昨年在長安審均逸名都寢食何似。簡夫向年自與尹師魯別不幸其至死不復相見故居常恨以謂天下後生無復可與議論當世事者不意得郡荒陋極在西南

而東距眉州尚數百里。一日，眉人蘇洵攜文數篇，不遠相訪。讀其洪範論，知有王佐才。史論得遷史筆。權書十篇，譏時之弊。審勢審敵，審備三篇，皇皇有憂天下心。嗚呼！師魯不再生，孰與洵抗邪？簡夫自念道不著，位甚卑，言不爲時所信重，無以發洵之迹，遽告之曰：如子之文，異日當求知於韓公，然後決不埋沒矣。重念簡夫阻遠，門藩職有所守，不獲指版約袂疾指快讀洵文於几格間，以駭公之親聽也。但邑邑而已。洵年踰四十，寡言笑，淳謹好禮，不妄交游。亦嘗舉茂才，不中第。今已無意近。張益州安道薦爲成都學官，未報會。今春將二子入都謀就秋試，幸其東去，簡夫因約其暇日，令自袖所業求見節下，願加獎進，則斯人斯文不爲不遇也。**諸案**雷太簡三書，其與張方平者亦既知而薦之，故其言也易。歐陽修以天下士不遇爲己責，故層層擠逼，使之無處轉身。若韓琦雖亦下士，然其性持重，不可干以非義，而位望益崇，故其書落拓而澹遠，特借其所喜之尹師魯以入，俟其心自動耳。惟此書有二子入都秋試一語，意謂入京本有所事，非務欲求知於琦者，故下有幸其東去之語，攬歸於己。審勢三篇，因元昊屢叛而發，而韓主西事故敘著述則畧畧而詳韓也。讀此三書，不特太簡神氣猶生，而聰明伶俐畢出。遭之者可謂得一知己，此生不憾。然自古以來，何日無韓歐？位望之人，惟韓歐之不易得，故如太簡之爲人知己者，皆不著於**并上韓琦**。老泉全集上韓樞密書前已世而彼則千載一時也，可勝慨哉。**引載數語，茲不更載。**考東都事畧，是年八月癸亥，秋青罷樞密使，韓琦自工部尚書**富弼文彥博田況書**三司使除此職。其上書時，琦已爲樞密，則亦九月事也。**富弼文彥博田況書****諸案**老泉全集有上富丞相文丞相田樞密三書，皆此時作，文繁不載。考東都事畧，至和元年三月田況樞密副使，二年六月文彥博富弼並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時皆在位。考宋史田況樞密副使載在二月。類如此者。或承上事以并書於前。或因下文以并書於後。各家考見不同。手法各異。舉凡綱目通鑑本末長編等書合觀。往往不同。若尋常之宏簡錄等類。是非偏謬。更不足道矣。至其後紹聖元符貶徙。元祐臣僚及徽宗內徙放還。各家所載分合遲速多有不一。若欲悉考其同異。卽以此四十五案專其事。亦非此五百翻所能容也。故凡於公本事無齟齬者。但取其大畧而已。今首舉田況一條爲例。後不更載。

十九日作送石揚休使契丹敘命公書之。老泉全集送石昌言使北引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傍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甚自慚。又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南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傍。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孟子曰。說大人者。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本集跋送石昌言引云。右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北使文一首。其字則軾年二十一時所書。與昌言本也。今蓄於陳履常氏。昌言名揚休。善爲詩。有名當時。終於知制誥。元祐三年九月題。詔案蘇廷評行狀。女二幼適石揚言。當卽揚休之弟兄也。其文內稱親。韓琦與宰執集私第。官師以布衣預會。賦詩。蘇明允旣爲歐陽戚者以此。

文忠公所知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忠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為異禮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時傍醉中來句其意氣尤不少衰明允詩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如讀易詩云誰為善相應嫌瘦後有知音可廢彈婉而不迫哀而不傷所作自不必多也諸案此條夢得誤以嘉祐為至和已刪去又謫忠獻為忠憲考宋史之韓億同知樞密院在仁宗景祐四年乃二十年前事忠憲億諡也夢得以作琦諡今已公遇富弼韓琦於道望其改正其所記二詩誥所有老泉全集舊本無原作

容貌心嚮往之本集上韓太尉書云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幼時聞富公與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為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諸案公此書作於年二十二登第之後是時韓歐諸公俱未識面父亦不能遽及其子也歐陽因張方平之薦得明允父子實第二其未見公之文字可知葉夢得謂歐陽因張方平之薦得明允父子所著書極力**宮師作歐陽修白兔詩**老泉全集歐陽永叔白兔詩云飛鷹搏能保白兔不忍殺歎息愛其老獨生遂長柯野性始驚矯貴人織筠籠馴擾漸可抱誰知山林寬穴處頗自好高颯動槁葉羣竄迹期掃異質不自藏照野明鬲鬲獵夫指之笑自匿苦**陳景周治園囿於蔡宮師欲居洛而志未遂**不早何當騎蟾蜍靈杵手自搗

因景回作詩

老泉全集詩敘云丙申歲余在京師鄉人陳景回自南來棄其

余嘗有意於嵩山之下洛水之上買地築室以爲休息之館而未果景回欲

余詩遂道此意異日可以知余非戲云爾岷山之陽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鯉

魚古人居之富者衆我獨厭倦思移居經行天下愛嵩嶽遂欲買地居妻孥

晴原漫漫望不盡山色照野光如濡聞君厭蜀樂上蔡占地百頃無邊隅草

深野潤足狐兔水種陸取身不劬誰知李斯顧秦寵不獲牽犬追黃狐今君

南去已足老行看嵩少當吾廬

嘉祐二年丁酉公年二十二是年三月八日契丹遣使來求御容十月張

章事王堯臣曾公亮參知政事韓琦賈昌朝樞密使田況程戡樞密副使皆

至和元年以後在位者也公以嘉祐二年登朝自此逐年列執政進退於年

下以備

學士梅摯

東都事畧云梅摯字公儀成都新繁人舉進士慶歷中爲御史三

司使出知海州徙蘇州入爲三司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陝西

正月詔以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歐陽修知貢舉

續通鑑長編

翰林學士歐陽修權知貢舉本集謝館職啓云曾宗伯之選掄疾時文之靡

弊擢居異等以風四方

後嘉祐元年仁宗不豫因諸軍訛言請出狄青於外遂罷青知陳州而代青

者則韓琦也又宋史本紀嘉祐元年八月癸亥狄青罷以韓琦爲樞密使所

載事畧亦同據此則長編二年正月翰林學士權知貢舉並誤本

集宗伯選掄句甚確以修久爲禮部故也但事畧與居士集不符

龍圖閣直



都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入知三班院。出知杭州。仁宗賜詩以寵其行。徙江寧府。拜右諫議大夫、移知河中府。卒。年六十五。**諡**。以本集謝梅龍圖書考之時、梅摯方知翰林學士王珪、東都事畧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三班院尚帶龍直時也。**翰林學士王珪**人舉進士第二、其文典麗、有西漢風。嘉祐初、爲翰林學士。熙寧三年、參知政事。九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豐五年、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蔡確爲右僕射、神宗既新官制、謂執政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珪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陛下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自是西師深入、靈武之役死者又十餘萬。**諡**。本集謝王內起居舍人知諫院范鎮、本集范景仁墓誌、翰啓正王珪爲翰林學士時也。**起居舍人知諫院范鎮**銘云：范鎮字景仁、成都人。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諡**。墓誌：范鎮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嘉祐初、仁宗不豫、力諫立儲、不聽。除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言不從、固辭不受。是鎮正爲起居舍人、知諫院。院時也。與本集范舍人啓相合。餘詳卷三十一總案所載。景仁墓誌。**知制誥**韓絳、啓考：東都事畧、宋史韓絳傳、由右正言遷知制誥、出知河陽、召判流內銓、宣撫河北、皆知制誥任內事、不載除起居中書舍人等官、疑其畧去。但據公詩自註：知制誥、綴舍人班、似當日非翰林之知制誥、皆得稱舍人也。絳後除樞密副使、領制置三司條例、與王安石共事、拜參知政事、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繼安石爲相、事多畱滯不決。天下稱護法沙門。餘詳本集韓子華石淙莊詩及韓**同權知禮部貢舉**。歐陽修歸田錄云：嘉祐二年、余與韓子康公挽詞題註。



舉辟梅聖俞為小試官。凡鎖院五十日。詰案墓誌。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本傳試禮部主司。歐陽修餘皆不載。今據本集各謝啓與歸田錄所載相符。特為修辟國子監直講梅堯臣等為編排詳定等官。東都事畧云。梅堯臣補載。詩名始以蔭補齋郎。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言。堯臣經明行修。願得畱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同入試院。本集元祐三年權知貢舉。乞不分初考覆考。劄云。自來差官分為初考或寄於幸與不幸。深為不便。不若只依南省條式。聚眾考官為一處。通用日限。候卷子齊足。眾人共定其等第。不惟精詳寡失。又御試放榜亦可速了。臣竊意祖宗之法。分考官為四處。是當時未有封彌謄錄。故須分別以防弊。今有封彌謄錄。縱欲循私。其勢無由。若只依南省條格。委無妨礙。又題伯父謝啓云。天聖中。伯父中都公舉進士。時進士法寬。未有糊名也。詰案時梅堯臣為詳定官。而公後於熙寧中亦為編排官。或初覆考主司所取不當。小試官得自奏請黜落。凡此並見本集。而自仁宗天聖以來至嘉祐時。舉子為文。祇熙寧元祐間變改制度為詳。特附載以當宋之撫言也。時舉子為文。磔裂詭異。相尙或至不能句讀。修患之。凡文涉雕刻者皆黑。出詰案時歐陽修疾貢舉力欲挽救。凡文涉詭異者盡黜之。既而得一卷。怪其奇澀。乃紅勒之。曰此必劉幾也。既而果幾時。幾在場屋最有聲。及黜落。士論洶洶。然於塗。凡所取士皆羣嘲而聚罵之。其後嘉祐四年御試進士。題為堯舜性之賦。修在殿廡得一卷大喜。立寘三等。乃劉幾改劉輝也。修為之愕然。此賦為兩宋所

傳誦與其前所試文如出二人手蓋已撫仿其程文而速化矣。然輝雖巍我、而文體卒爲修所變革。章子厚卽劉輝榜下登第者也。輝字之道鉛山人。有劉狀元東。堯臣得公刑賞忠厚之至論以薦。本集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云、歸集十卷。堯臣得公刑賞忠厚之至論以薦。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誅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齔可用堯曰不可齔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齔也。然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蓋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君子之道故曰忠厚之至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



貶之義以制賞罰亦中厚之至也。查註豐年有高廩詩云、頌聲歌盛旦、多黍
 樂豐年。近見藏高廩、遙如燕大田。在疇紛已獲、如阜隱相連。魯史詳而記、神
 倉賦且全。春人洪蓄積、祖廟享恭虔。聖后憂農切、宜哉報自天。詩諸
 本不載、查註從外集收入卷四十八續採詩中。合註引江都幾雜志、嘉祐二
 年、歐陽永叔主文省試、豐年有高廩。詩疑此詩為試作、今附此以備考。
 抑賓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義本集不載。三月奏名八日引試、仁宗御
 崇政殿試進士、民監賦鸞刀詩、重申巽命論。本集御試重申巽命論云、昔聖
 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
 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
 備矣。聖人以爲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
 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
 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爲煖、雨皆知其所、以爲潤、雷
 霆皆知其所、以爲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爲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
 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太山、喬嶽之上、細而
 入乎窳空、蔀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摧敗草木、而天下不以爲
 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
 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
 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變其道
 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不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蓋得

修驚喜欲冠多士猶疑其客曾華所爲

三月奏名八日引試仁宗御

崇政殿試進士民監賦鸞刀詩重申巽命論

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

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

備矣聖人以爲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

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

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爲煖雨皆知其所以爲潤雷

霆皆知其所以爲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爲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

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太山喬嶽之上細而

入乎窳空蔀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摧敗草木而天下不以爲

乎異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異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者，慎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於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甲之，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測其端，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重異之道，上下順也。皇宋治述，統類載殿試題民。十四日，賜進士章監賦驚刀詩，重申異命論。詔案民監賦驚刀詩，本集不載。衡言宋史云：章衡字子平，浦城人。嘉祐二年進士第一，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供願敕三部判官，簿正其數，即有所賦，先期下之，使公私皆濟。三司使忌其能，出知汝穎。熙寧初，還判太常寺，出知鄭州，復知審官院，使遼燕射，連發破的，遠以爲文武兼備。使歸，賜三品服，判吏部流內銓，知通進銀臺司，直舍人院，拜寶文閣待制，知澶州。神宗曰：卿爲仁宗朝魁甲，寶文藏御集之處，未始除人，今以之處卿，衡拜謝至郡，會官立法禁民販鹽，衡言民恃鹽生生之所，在雖犯法不顧，空令狂獄日繁，請如故便。徙知成德軍，坐事免。元祐中，歷秀襄河陽，曹蘇州，復以待制知揚、廬、宣、潁州，卒年七十五。詔案本集送章子平出知鄭州詩，敘謂子平守之以正，行之以謙，然且困蹶不信，十年於此，今以考之，衡傳蓋亦有所慨也。當熙寧中，畱判吏部，嘗爭議爲宰相所怒，及其再出，又以格行新法，坐免。子平能如是，庶無盧前之愧矣。此敘編卷六總案，今并論於此。與公及第子由與曾鞏。宋史云：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嘉祐二後不詳載。與公及第子由與曾鞏。年進士第，爲寶錄檢討官，通判越州，知齊



州其治以疾姦急盜為本。徙襄洪、福、明、毫、滄州。章貢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輩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雷判三班院。官制行。拜中書舍人。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卒。年六十五。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廢單弱之中。宦官婚嫁。一出其力。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修。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勇於有為。客於改過耳。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

葉溫叟 葉夢得避暑錄云。叔祖度支諱溫叟。與子林旦。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

林旦 字次仲。章衡榜登第。終直秘閣。

朱光庭 字公快。與公將之奇。河東道提刑。又考本集有與林次中詩。

晁端彥 字公快。與公將之奇。林苑同宴坐。初有卜居陽羨之約。官戶部侍郎。本集邵茂。刀壽。咸淳臨安志云。年兄赴闕詩。邵迎。誠詩集敘云。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刀壽。咸淳臨安志云。餘詳後條。

邵迎 誠詩集敘云。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刀壽。咸淳臨安志云。年熙寧中。為於潛令。詩案本集蘇舜舉。舉字世美。時為臨安有於潛令。刀壽。咸淳臨安志云。同年野翁亭詩。蘇舜舉。舉字世美。時為臨安。同年夜。張琥。張琥字遠明。全椒人。既登第。為鳳翔法曹。與公共事。後改飲詩。張琥。張琥字遠明。全椒人。既登第。為鳳翔法曹。與公共事。後改安。呈鈞。詩案本集有同年。傅才元。詩案同年傅才元。為廣南轉國。承鈞。詩案後知鄂州。傅才元。詩案同年傅才元。為廣南轉鄧文約。見本集。詩案樂城集。筠州次韻馮七同年詩。有賣家定國。家定國。與曾子固書中。馮七。詩案樂城集。筠州次韻馮七同年詩。有賣家定國。家定國。

國字退翁眉州人。本集次韻子由送家退翁知懷安軍詩云。吾吳子上。諸案州同年友。榮若琴上星。樂城集有送家定國同年赴永康榘詩。吳子上。諸案上興國軍人。中復之子也。本集跋先君送吳職方引云。陳侗。諸案陳侗莆田先伯父及第。吳公榜中。而執與其子。上再世為同年。陳侗。諸案陳侗莆田樂城集有送陳侗。諸案莫君陳。諸案莫君陳字和中。吳興人。官兩浙。蔡元道。諸案同年知陝州詩。莫君陳。諸案莫君陳字和中。吳興人。官兩浙。蔡元道。諸案道字清仲。撫州臨川人。登嘉祐二年進士第。終劍南推官。蔡承禧。諸案蔡承禧字景繁。乃元道之子也。終登第。公長師道。諸案張師道。乃蜀楊壽其。諸案楊壽其。楚人。師道壽祺皆弟同年也。引師道。諸案張師道。厚之兄也。楊壽其。諸案楊壽其。楚人。師道壽祺皆弟張師道。楊壽祺。二。樂城集送余京同年兄通判嵐州詩云。矯矯吳越士。同年赴元帥幕詩。余京。諸案余京。遠為并代。行我昔在濟南。君時事淄青。諸案余京。蹤惟見此詩中。黃好古。諸案黃好古。字幾道。陳州人。官侍御史。單錫。諸案單錫。乃浙西人也。黃好古。諸案黃好古。字幾道。陳州人。官侍御史。單錫。諸案單錫。既宜興人。本集祭單君脫文。稱其外敏於官而仕跡不詳。又公之甥壻也。公以訪單錫。初至宜興。遂有卜居之意。有單同年求聚遠樓詩。詳卷十二。詩註及卷十一。案李惇等。木集哀詞敘云。同年友李君諱惇。字憲仲。賢而有文。不游宜興條下。李惇等。幸早世。諸案李惇。乃方叔之父。陽翟人。餘如孫同年及劉沔父。同年龍圖公之類。散見於集者。並賜及第。同出身有差。續通鑑長編未能具舉。今但據習見者類載於此。諸案並賜及第。同出身有差。續通鑑長編已。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又特試奏名。壬午試諸科。丁亥日賜進士建安章衡等二百六十二人及第一百二十六人同出身。已丑賜諸科三百八



十九人及第。又試特奏名進士諸科二百十四人同出身及補諸州長史文學。年表是年三月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親試舉人免黜落。始此合註。此本宋史本紀也。長編與初省榜出劉幾輩皆黜落。士本紀數目不同。詩案長編多一百一十四人。

論洵洵羣嘲而聚罵之至是始定。宋史云三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獎至唐韓愈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獎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愈不獲用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為可為世道惜也哉。葉夢得石林詩話云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為文尚奇澀讀或不能成句。歐陽文忠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等同事而梅聖俞為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文忠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最為警策。聖俞有萬蟻戰時春日暖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為諸公所稱。及放榜平時有聲如劉焯輩皆不預選。士論洵洵未幾時遂闕然以為主司耽於唱酬不暇詳考校。且以五星自比而待我曹為蠶蟻自是禮闈不復敢作詩。然是榜得蘇子瞻為第二人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亦不可謂不得人矣。詩案五星指五主司也。落去一人則此句作意毫無着落。尚何警句之足錄。夢得強作解事故茫然不知而猶謂之詩話可謂公乃上謝歐陽修書。本集謝歐陽內翰書云。賦藉以天下之事難夢夢者矣。公乃上謝歐陽修書。於改為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

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摹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者轉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羣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爲有司之所排，使得指笏跪起，謝恩於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千計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宣。并謝梅

摯：本集謝梅龍圖書云：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不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符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決於一詩，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耶？後之世風俗薄惡，漸不可信，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詳且難也。夫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若皇極世經，偶得倡失之歎。故君子



以爲近古。軾長於草野。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王珪**集。謝王內翰啓云。伏惟內翰執事。天材俊麗。神氣橫溢。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小亦合於方圓。蓋天下望爲權衡。故明主委之黜陟。軾之不肖。與在下風。顧惟山野之見聞。安識朝廷之忌諱。軾亦恃有執事之英鑑。以爲小節之何拘。執事亦將收天下之遺才。觀其大綱之所在。驟置殊等。實聞四方。感懼之懷。**范鎮**本集。謝范舍人書云。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故不知所措。**范鎮**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嗟歎。觀者塞途。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執筆硯者。十室而九。且蜀之郡數十。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於禮部者。凡四十五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軾也在十三人之中。謹因闍吏進拜於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事之鄉人。**韓絳**本集。謝韓舍人啓云。伏惟舍人執事。爲時求材。憂國忘得者之多也。**韓絳**已所圖甚遠。將深計於安危。自信至明。曾不牽於毀譽。變苟且依違之俗。去浮僞。歸諱之文。罷黜俗儒。動以千計。講通經術。得者九人。顧茲小才。偶在殊選。惟天子推恩如此之厚。惟大臣執法如此之堅。將天下實被其休功。豈一夫獨遂。**及梅堯臣書**。本集上梅直講書云。軾七八歲時。其私願。感荷激切。不能自勝。**及梅堯臣書**。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

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修以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修以書示堯臣曰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王應

學紀聞云歐陽公與梅聖俞書曰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已而謂發一頭地東坡看人文字於所酷愛者但稱快而已亦得於公也。

奕等曰汝曹識之更三十年無人道着我也公既見知於修本傳殿試中乙

基誌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因修以見宰相文彥博富弼樞

密使韓琦皆待以國士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本集范文正公文集敘云是

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得修所爲墓碑公讀之

詰案是時公有上韓太尉書前已摘錄茲不更載。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校士有以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

傍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



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語案范仲淹卒於皇祐四年至是已六年矣歐陽修初不肯作此碑其說云敵兵尙強蓋謂仲淹諫廢后上百官圖諸事爲宰相呂夷簡逐去并興黨禍而諸呂方盛難直筆也修出碑甚遲不得已爲歡然戮力天下兩賢之文其子純仁以爲誣自刪去之而史家亦祖其說苟爲夷簡完傳則謬之甚矣修嘗以是告宮師當卽公讀碑時也公以八歲入小學二十二歲登第凡自述槩云讀書十五年此敘亦云十五年必計至登第之歲止故將先一年入京畧去而并敘之其與上年至京蹤跡小異者以此至紀年錄引此敘妄改嘉祐元年謬甚彼但知湊合年限殊不知下文十五年句只有十四年也且又改本集祭安康郡夫人文爲祭文忠公文以證十五年之時蔡襄以善書名天下亦引公爲重本集記與蔡說合註均載年譜非是時蔡襄以善書名天下亦引公爲重君謨論書云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韻於靜中自是一樂事然常患少暇豈於其所樂常不足耶自蘇子美死遂覺筆法中絕近年蔡君謨獨步當世往往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沂急流用盡氣力不離舊處君謨頗詰以爲能近取譬今思此語已四十餘年竟如何哉語案公論宋人書以君謨爲第一而黃魯直以公爲第一蓋時有後先也此記作於韻外而與君謨始遇於都門當在此時君謨爲慶歷聖德詩十一人之一公幼已知名者故并載於見而晁端彥聞於歐陽修知公必名世亦訂交焉本集送晁美韓富諸人之後同年兄赴闕詩自註云嘉祐初軾與子由寓興國浴室美叔忽見訪云吾從歐陽公游公令我來與子定交謂子必名世四月八日成國

卒於家。

年譜司馬溫公作程夫人墓誌云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八日成國太夫人亡。五月與吳照

鄰遇於都門及訃至變出不意倉惶遂發。

老泉全集與歐陽內翰第三書云

時間變出不意遂擾亂如此快悵悵悵。二子軾轍丁憂今已到家月餘幸且

存活洵道途奔波老病侵陵成一翁矣離家無壯子弟守舍歸來屋廬倒壞

籬落破漏如逃亡人家。今歸眉山宮師葬成國於武陽安鎮山下其右爲老

翁泉構亭泉上山。山之所從來高大壯偉其末分而爲兩股回轉環抱有泉

空然出於兩山之間而右股之下畜爲大井可以日飲百餘家。卜者曰吉他

日乃問泉傍之民皆曰是爲老翁井往歲十年山空月明天地開霽則嘗有

老人蒼顏白髮偃息於泉上就之則隱而入於泉莫可見。因爲作亭於其上

又甃石以禦水潦之暴而往往優游其間酌泉而飲之以庶幾得見所謂老

翁者以知其信否。然余又聞其老於荒榛巖石之間千歲而莫知也。今乃始

遇而後得傳於無窮。銘曰山起東北翼爲南西涓涓斯泉空溢以瀾歛以爲井可飲萬夫山空寂寥或嘯而始惟我與爾將遂不泯無溢。爲文以告墓。老

語案

爲文以告墓

全集祭亡妻文云嗚呼與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棄我而先我祖京師不遠當還嗟子之去曾不須臾子去不返我懷永哀惟軾與轍旣冠旣昏教以學問孰知子勤提攜東去出門遲遲今往不捷後何以歸亦旣薦名試於南宮文字煒煒驚歎羣公二子喜躍我知母心非官實好要以文稱歸來空



堂哭不見人。傷心故物感涕慙。嗟予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有過誰儀。昔予少年游蕩不學。我知子心憂我泯沒感歎折節以至今日。嗚呼死矣不可再得。安鎮之鄉里名可龍隸武陽縣在州北東有蟠其邱。惟子之墳鑿為二室。期與子同骨肉歸土。魂無不之。我歸舊廬無不改移。魂今未泯不日來歸。并作老翁泉詩。施註老翁井詩云井中老翁誤年華。白沙翠石公之家。公紛紛驚牧豎。改顏易服與世同。毋使世人知有翁。朱子晦菴詩話老翁井詩在老蘇送蜀僧去塵之前。必非他人之作。然不見於嘉祐集。亦不省其何說也。彼欲井中老翁改顏易服不使人知而後篇遽有嫌瘦廢彈之歎。何耶。然其言怨而不怒用意亦遠矣。語案朱子所指後篇送去塵之嫌瘦廢彈句。即前載石林詩話之誰為善相寧嫌瘦。後有知音可廢彈一聯。其首句為十年讀易費膏火。葉石林遂譌為讀易詩耳。此二詩皆為朱子所定而施註入公遺詩中查註改列互見卷內。

史經臣病亡宮師為立後治其喪為文祭之。泉

今改編老翁井一詩於此。全集祭史彥輔文云嗚呼彥輔胡為而然。胡負於天誰不壽考而於彥輔獨齋其年。誰無子孫。孰孰戢戢滿眼蜚蜚。於天何傷。獨愛一孺使殞其傳。愴愴其惟其下。惟誰有童未冠。彥輔從子帶經而哭。稽顙未前天高茫茫慟哭不聞。誰知此冤。我游京師強起來。餞相顧畱連。我還自東。二子喪母歸懷辛酸。子病告革奔走往問。醫云已難。問以後事口不能語。悲來塞咽。遺文墜臺為子收拾以葺以編。我知不朽千載之後。子名長存。嗚呼彥輔天實喪之。予哭寢門白髮斑斑疾病來加臥不能奔。哭書此文命軾往奠以慰斯魂。本集記史經臣兄弟云史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先君同舉制策有名蜀中世所知

沈子凝者其弟也。沈才氣過人而薄於德。彥輔才不減沈而篤於節義。博辯能文不仕年六十卒。無子。先君為治喪立其同宗子為後。今為農夫無聞於人。沈亦無子。有遺女猶留襄中。因作吳照鄰書。老泉全集與吳殿元書云。洵子哀哉。無。沈有遺女猶留襄中。因作吳照鄰書。啓。京師會遇殊未及從容屬家有變故倉遽西走遂不得奉別快悵不可勝言也。嚮見君侯議及故友史沈骨肉淪落荆楚間慨然太息有收卹之心。沈有兄經臣者雖臥病而志氣卓然以豪傑稱鄉里使得攝尺寸之柄當不鹵莽常以為沈死而有經臣者在或萬一能有所雪今不幸亦已死矣。沈平生孤直不遇而經臣亦以剛見廢當其生時惟君侯一人獨為哀閉而數年間兄弟相繼淪喪使仁人之心不克少施嗚呼豈其命之窮薄至於此耶。經臣死家無一人後事所屬辦於朋友今其家遺孤骨肉存者獨沈有弱女在襄州耳。君侯尚可以庇之使無失所否。阻遠不能一一伏惟裁悉。不宣。詒案吳照鄰乃仁宗天聖二年龍首久官於健為宮師相與有素以中都公同年故也。宋史吳蜀中新建絕勝亭中復亦知健為獨遺照鄰事此沿東都事畧之誤應駁正。蜀中新建絕勝亭子由作詩。本集書子由絕勝亭詩云夜郎秋漲水連空上有虛亭縹緲中山釣筒未省岳陽何似此應須子細問南嘉祐三年戊戌月。公年二十三。是年六公蜀州新建絕勝亭舍弟十九歲作。嘉祐三年戊戌月。文彥博罷韓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昌朝宋宰田況樞密使張昇樞密副使八月王堯臣薨。詒案逐年條下引載宋史東都事畧續通鑑長編及年表之已引者出處不一。今皆以月為類不標書名蓋以書為類則各月多有參雜倒置漫不可辨故也。再本案不用干支紀日緣本集之表狀書檄本無用于支之例其餘敘



傳碑銘詩題帖跋大率直書某月某日者計十之九。今欲照經史法飾此虛
 文勢有不能。蓋自此嘉祐三年戊戌起。後至建中靖國元年辛巳止。舉凡四
 十四年之中。本紀連年累月。不書朔者。不可勝計。月之大盡小盡。既不可考。
 則是日之為某干某支。亦往往錯誤。一日二日。故不能書也。本案既不用此。
 其逐年所記執政進退及各事原載。龍圖閣學士王素自中山移鎮成都公
 無朔可考之干支。亦畧去。特論於此。**往見之上論黃賦民書**。本集上知府王龍圖書云。執事軒車之來。曾未期
 下至閭巷小民。亦歡欣鼓舞。洋溢而不可掩。雖戶給之粟。而人賜之爵。其喜
 樂不如是之甚也。昔先魏公宰天下。十有八年。聞其言語而被其教誨者。皆
 足以為賢人。而況於公平度。其視區區之一方。不啻戶庭之小。且公為定州
 內以養民殖財。而外震威武。以待不臣之胡。為之三年。而四方稱之。況於實
 非有難辦之事。是以公至之日。不勞而自成也。此其所以為易者一也。自近
 歲以來。蜀人不知有勤恤之加。摧筋割骨。以奉其上。而不免於刑罰。有田者
 不敢望以為飽。有財者不敢望以為富。惴惴焉恐死之無所。然皆聞見所熟
 以為當然。不知天下復有仁人君子也。自公始至。釋其重荷。而出之於陷穽
 之中。方其困急。時簞瓢之饋。愈於千金。是故莫不歡欣鼓舞之至。此其所以
 以為易者二也。雖然。國家蓄兵以衛民。而賦民以養兵。此二者不可以有所
 厚薄也。薄於養兵者。其患近而易除。厚於賦民者。其憂遠而難救。故庚子之
 小變。起於兵離。而甲午之大亂。出於民怨。而為政者。徒知畏其易除之近患。
 而不知畏其難救之遠憂。非常世大賢孰使兩存而皆濟。此其所以為難者
 一也。且天下未嘗無貪暴之吏。惟幸其上之明。而可以訴。是以猶有所恃。今

民怯而不敢訴其訴者又不見省幸而獲省者指以爲凶民陰中其禍嗟夫
明天子在上方伯連帥之職執民之權而不能爲之地哉夫惟天下之賢者
則民望之深而責之備此其所以爲難者二也伏惟明公以高世之才何施
而不可惟無忽其所以爲易而深思其所難者而加意焉將天下被其澤而
何蜀之足云軾負罪居喪不當輒至貴人之門妄有所稱述誠不勝惓惓之
心敢以告諸左右又王仲儀真贊敘云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
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惟
世臣爲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東都事畧云王旦字子明景德
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在政府十八
年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文正配享真宗廟廷子素字仲儀除龍圖閣學
士知定州加翰林侍讀學士知成都府諸案此書有先魏公宰天下十有八
年之語以合王仲儀真贊考之乃知爲上王仲儀書而仲儀卽石介慶歷聖
德詩中十一人之一也其子定國過青神往來瑞草橋與王淮奇作江上攜
初識公當在此時特無所考耳

壺藉草之樂夜還何村挈王箴坐莊門喫瓜子炒豆同蔡襄楊宗文游飲淮

奇家中

本集與王慶源書云年歲間乞一鄉郡歸陪杖履復講昔日江上攜

草橋之西南矣又書云知宅醜甚奇日與蔡子華楊君素聚會每念此卽致
仕之興愈濃也又與王元直書云與子衆丈楊宗文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
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又詩題云慶源宜義王丈
以累舉得官爲洪雅主簿雅州戶掾遇吏民如家人人安樂之旣謝事居眉



之青神瑞草橋放懷自得。黃庭堅題跋云、王慶源初名羣、字子衆、後名淮奇、字宣義。其馭吏威愛如家人。法洪雅之人皆號稱王五三伯云。又本集與楊君素書云、奉別忽四年、吾丈傳游自得、心恬體舒、必享龜鶴之壽。劣姪與時齟齬、終當捨去、相從林下也。又書云、某去鄉二十一年、里中尊宿零落殆盡。惟公龜鶴不老、松柏益茂、此大慶也。又寄蔡子華詩、霜髯三老如霜檜、句王十朋百家註云、所謂三老者、蔡子華、名褒、楊君素、王慶源。詩案、子衆丈既爲王淮奇、則楊宗文當卽君素之名、此卽三老人也。王箴字元直、通義君堂弟、同安君弟、時僅十齡也。以上各書皆公追念鄉中舊事、今考明補載。王註已首標其名矣。

游石仙鎮豬母泉與王愿觀雙魚 本集記豬母佛云、眉州青神後稱王註。母佛云、百年前有牝豬伏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蓋猪龍也。蜀人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魚未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之、意余誕也。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魚當復見。已而魚復出、愿大驚、再拜而去。泉在石仙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詩案、王愿、通義君之兄也。又有王道矩者、疑卽訪程彝仲至星愿之字。侯再考、正字通、仙古文佛字、本集作仙、謫今更正。

橋別業 本集與程彝仲書云、心貌衰老、不復往日、惟念斗酒隻雞與親友相累年、行業充富、鄉曲榮耀、交游喜快、甚休甚休。御試必更在高等。讀別紙所寄園亭山水之勝、廢卷閉目、如到其間。吾兄潛德晚遇、當遂光大。惟厚自愛。詩案、唐時凡貢士錄於省闈者、謂之過省。公書有首承與慎言叔子明兄飲高過之語、是宋時猶習其稱也。程彝仲謂卽程建用誤。

與慎言叔子明兄飲

暮頤山下。本集題子明詩後云、吾兄子明舊能飲酒、至二十蕉葉、同游者、**暮**

毫之小耶。不見十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聞於蜀、非復昔日之子明也。黃庭堅題跋云、老道士蓋子瞻之從叔蘇慎言也、有孫汝楫登進士第。**語案**子明

名不疑、中都公之次子也。仕至承議郎、嘉州通判。據老泉全集、蘇氏族譜、公之高祖為祐、祐生九子、其第八子為果、公之曾祖也。第九子為德、德之子為

子勳、子勳之子為慎言、慎言之子為慶昌、復圭、即汝楫之所從出也。慎言、信為公之從叔、公薨之後、庭堅嘗親至眉山訪求軼事、故其說多不妄云。**同**

張師厚仲天貺程遵誨張君房往來眉山。**語案**本集記黃州對月詩云、僕在

客飲杏花下、及送張師厚赴殿試諸詩。又詩題云、仲天貺、王元直自眉山來、見余錢塘詩、有仲君豈弟多學句。又與黃魯直書云、眉人有程遵誨者、亦奇

士、文益老、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為親。又與蜀守李端伯書云、眉士程遵誨者、文詞氣節皆有可取、不知曾請見否。張君房助教、陵井人、本治儒、已而為

醫、有過人者。知識通變、而性極厚、恐欲知之。**語案**公後以先友史經臣思子臺賦不傳於世、命過作補亡之篇、謂庶幾君子猶得斯人、髣髴而舊交戚鄰

有足述者、亦單詞片語、散布集中、蓋不欲沒其人也。今以可繫於年及因地、類載者、既分編於各案中矣、餘皆滙載於此。誌里閭而存其人、庶幾補亡之

義、公之**十月、宮師得雷簡夫書、聞召命將至。**老泉全集答雷太簡書云、太簡

心也。召命且敎以東行、應詔郡符亦以此見遣。承命自笑、恐不足以當太簡、亦已知之。歲晚京師寒甚、惟多愛。**語案**本州牒到中書省劄子在十一月五日而



雷大簡書到於前月是十月也。據此書則十一月五日召命下本州發遣赴

聞見後錄載太簡所上三書信不妄矣。十一月五日召命下本州發遣赴

死上書皇帝闕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

翰林學士歐陽修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篇乞賜甄錄。陛下過聽召

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

今一日卒然被召承命悸恐不知所爲。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羣公卿之

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

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

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爲不肖輒以憤落蓋退而處者十有

餘年矣。今雖欲勉強扶病戮力亦自知其疏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

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爲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

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於今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

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并答雷簡夫老泉

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謹條爲十通以塞明詔。并答雷簡夫老泉

答雷太簡書云承命自笑遂以病辭不果行計太簡亦已知之僕已老矣固

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自以閒居田野之中魚稻蔬筍之資足以養生

自樂俛仰世俗之間竊觀當世之太平其文章議論亦可以自足於一世何

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權衡以自取輕笑哉。然此可爲太簡道

不可與流俗人言也。嚮者權書衡論幾策皆僕閒居之所爲。歐陽永叔以爲

可進而進之。苟朝廷以爲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

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耶？恐復不信，祇以爲笑。久居閒處，終歲幸無事。昨爲州郡所發，遣徒益不樂爾。**詔案**老泉全集幾策三篇，祇有審勢、審敵二篇，缺審備一篇。權書十篇，外總敘一篇，一心術二法，制三強弱四攻守五明間六孫武七子貢八六國九項籍十高祖。衡論十篇，外總敘一篇，一遠慮二御將三任相四重遠五廣士六養才七申法八議貢九兵制十田制。以上計有二十五篇。書稱歐陽奏上權書、衡論幾策二十篇，中必有棄取也。及寄梅堯臣書，去獨恨淪廢山林，不得聖俞永叔相與談笑，深以嗟惋。自離京師，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尚未見遣，前月承本州發遣赴闕就試。聖俞自思僕豈欲試者？惟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因窮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萬里，以就試，不亦爲山林之士所輕笑哉？自思少年嘗舉茂才，中夜起坐，裹飯攜餅，待曉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每思至此，卽爲寒心。今齒日益老，尚安能使達官貴人復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邪？昨適有病，遂以此辭。然恐無以答朝廷之恩，因爲上皇帝書一通，以進。蓋以自解其不至之否。**嘉祐四年己亥**，公年二十四。是年三月，詔凡宮罪而已，不知聖俞常見之否。嘉祐四年己亥，室之制器用之度，冠服之章，安勝之數，其令中外各遵守，前後詔條違者糾察以聞。四月，詔以柴氏最長一人封崇義公，給公田十頃，以奉周祀。五月，田況罷。六月，放宮女二百一十四人。**家有怪石，植疏竹軒中，公作詩。**查註詠怪石詩云：家有粗險石，植之疏竹曉夕空，嶄然礧礧，則甲斯礧礧，乃枯頑於繳，不可磨以碑，不可鐫。凡此六用，無一取令人爭免長物觀，誰知茲石本靈怪，忽從夢中至吾前。初來若奇鬼。



肩股何孱顏。漸聞砒礪聲。久乃辨其言。云我石之精。憤子辱我欲一官。天地之生我。族類廣且蕃。子向所稱用者。六星羅電布。盈溪山。傷殘破碎。爲世役。雖有小用。烏足賢。如我之徒。亦甚寡。往往掛名經史間。居海岱者。充禹貢。雅與鉛松相差肩。處魏榆者。白晝語。意欲警懼驕君。峻或在驪山。拒強秦。萬牛喘汗。力莫牽。或從揚州。感盧老。代我問答。多雄篇。子今我得。豈無益。震霆凜霜。我不遷。雕不加文。磨不瑩。子盍節槩。如我堅。以是贈子。豈不偉。何必責我區區焉。吾聞石言。愧且謝。醜狀歟。去不可攀。駭然覺坐。想其語。勉書此。詩席之端。

六月召命再下。宮師上歐陽修書。

老泉全集上。歐陽內翰書云。洵啓夏熱。伏惟提舉內翰。尊候萬福。洵久不奉書。非敢有懈。以爲用公之奏。而得召。恐有私謝之嫌。今者洵旣不行。而朝廷又欲必致之。恐聽者不察。以爲匹夫而要君命。苟以爲高。而求名。亦且得罪於門下。是故畧陳其一二。以曉左右。始公進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召。朝廷之事。其節日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治行。數月而至京師。旅食於都市。以待命。而數月間。得試於所謂舍人院者。然後使諸公專考其文。亦一二年。幸而以爲不謬。可以及等。而奏之。從中下相府。相與擬議。又須年載間。而後可以庶幾有望於一官。如此。洵固已老。而不能爲矣。人皆曰。求仕將以行道。若此者。果足以行道乎。旣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於爲貧。是二者皆無名焉。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辭。必將以爲沽名。而有所希望。今歲之秋。軾輟已服闋。亦不可不與之俱東。拜見尙遠。惟千萬爲國自重。

八月宋君用辭公赴京師作詩。

送宋君用游輦下。詩云。暴雨漲荒溪。尺水生洪流。中有潑潑鯉。汎然方快遊。安知赤日燥。沸浪生浮漚。石密岸狹束。鱗鬣窘若囚。一失在藻樂。遂有輟解。

憂。逝將泛江湖。雪此煦沫羞。江湖與荒溪。巨細雖不侔。此流彼之派。聯接詎阻修。超然奮躍去。勢若鷹離鞬。浮沈謝羣蛙。窟穴依長洲。洗刷沮洳泥。破服白紋裘。誰知歲月久。湧浪生咽喉。賴爾溪中物。雖困有遠謀。不似沼沚間。四合獄萬鯀。縱知有江湖。綿綿隔山邱。人生豈異此。窮達皆有由。吾鄉廣平君。少與輕薄遊。堆金等屋梁。穠稂百頃秋。朝廷羅紅顏。夜庖炙肥牛。落魄窮書生。多以金帛收。高貴一朝盡。里巷誰青眸。兒女號飢寒。親友寡餽調。中夜起長歎。慷慨商聲謳。我非田農家。安能事耜耨。又非將帥種。不慣揮戈矛。平生負壯氣。豈可遂爾休。今我中丞公。位隆職兼優。官爵連九族。一門千驂驪。雖云富貴殊。敢以貧賤投姻戚。苦未遠。我因豈我魏。八月秋風高。駕言動輕輶。將行來告別。求贈安敢瘦。嗟子窮已甚。倚伏理亦周。溪魚解如此。況子知公侯。馬壯僕正健。去去其無留。**諸案**詠怪石。送宋君用二詩。諸本不載。外集編第四卷。丁成國太夫人憂居蜀時作。據此。則詩在南行集之前。皆遺詩之最先者也。查註收入續**九月兩公終制宮師有別墓之感造大悲心像龕置極採詩中**。今改載案中。**樂院中薦無闕之意作六菩薩記**。老泉全集極樂院造六菩薩記云。始予少之悲。自丁母夫人憂。蓋年二十有四矣。其後五年而喪兄希白。至於丁亥之歲。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幼女。悲憂慘愴之氣鬱積未散。蓋年四十有九而喪妻焉。嗟夫。三十年之間。而骨肉之親零落無幾。逝將南去。由荆楚走大梁。然後訪吳越。適燕趙。徜徉於四方。以忘其老。將去。慨然顧墳墓。追念死者。恐其魂神精爽滯於幽陰溟漠之間。而不復曠然游乎逍遙之鄉。於是造六菩薩并龕座二所。蓋釋氏所謂觀音勢至天藏地藏解冤結引路王者。置於極



樂院阿彌如來之堂。庶幾死者有知。或生於天。或上於四方。上下所適如意。亦若余之游於四方而無繫云。諸案宮師以程氏為厭苦。且有居洛之志。觀此記。知其訣計不歸情見乎詞矣。**十月公還朝與子由侍宮師行。**諸案公以十二月初八日有自蜀至楚舟行六十日。至嘉州遇河西猛士郭綸贈詩。諸案卷一補編語蓋以十月初間啓行也。**發嘉州與宗一別釣魚臺下。**諸案公初發嘉州詩云。野市有過牧為望王氏書樓過宜賓見夷中亂山作詩。諸案查註方輿勝覽夷牢山在敘州南夷人祭社過宜賓見夷牢亂山詩刻木俱作夷中。今改定以正傳刻之譌。諸案凡人涉歷所經每遇羣山複沓不可指而名者始謂之亂山。苟有一名可指雖十峯五嶂即曰某山不更以亂山目之前人游武夷羅浮嶽麓首名作林立無武夷亂山羅浮亂山之文也夷牢是地名其義通夷牢是山名其義不通如公已知其名題當云見夷牢山必無此亂字也樂城集夷中亂山詩云江流日益深民語漸已變岸濶山盡平連峯遠非漢其意正詠夷中也若作夷牢則其味索然矣兩集詩題皆同兩詩均無夷人歡樂之語山經地誌附會名下凡書皆然如用此例改題則李杜韓歐等集當改者不可勝計今以敬業堂集山名題目加以亂字使彼自視之必勃然變色也邵註雖無能然不敢萌壞亂此集之心查註務求勝於施邵諸註專主立異故往往顛倒是非并公誣之而不顧而彼非不自知也此其小焉者耳合註從誤今更正原題自後諸註有誤凡不得不正而必引原註以見非誣者悉引論於總案以省題下

之繁。其有簡明易曉及離題與詩。不了。了。泊牛口。月上。憶京師。積雨初晴。月者。仍載題與詩下。并記於此。後不更述。

夜如澤國。作詩至。戎州夜聽宮師琴。與任孜遇。相約別於南井。已而不至。過

安樂山。山有木葉。文如符篆。為張道陵所遺。諸案查註辯天符葉樹乃劉真

集所無。此題仍可。不載。今載之。而辯。此查註特欲自見。未嘗為此集計。如必

謂其誤。則又有為公說者。曰。向本以誤而刪也。張道陵弟子。戶至數萬。立祭

酒分。領其戶。立條制。約束如官長。傳其道於子衡。衡又傳其子魯。至魯從者

益衆。遂據漢中。凡此皆其行化處也。且二十四化。蜀中所在皆是。後題之。酈

都縣仙都觀。即張道陵二十四化之一。亦查註所載。道陵自蜀州晉原縣鵠

鳴山。能至忠州。獨不過瀘州安樂山乎。詩言故國子孫。正道其化。被之遠。查

註。用意偏惑。凡其私念一起。則雖有本集明文。皆置不看。或抹殺之。以成其

說。其所引輿地碑目。惟云安樂山有劉真人藏經碑。黃山谷語。惟云安樂山

劉真人登真之地。均無符篆之事。獨所引名勝志云。山有天符葉樹。上有文

如蟲篆。或以為劉真人仙跡。據此。或以二字。即可引載入集。駁本題乎。考羅

浮山亦有符葉山。誌謂劉真人所遺。二劉似非一人。何以皆有符葉。可發渝

見方外之事。此牽彼附。並無一定。何足為據。查註謬甚。合註從誤。今刪。

州寄王道矩詩。廢云。云。本集與楊濟甫書云。此去替不兩月。近得王道矩書。道矩幾日起

云。朝夕一來。此相看。道矩幾日起發。此幹告早及。某只在十二月十七八間。離岐下也。諸案公書中。凡云起發者。猶言啓行也。凡云幹者。乃使人作事也。



公每至外任、或與其戚郇書云、有幹示知、謂需此間某物、當代致也。公遷惠州、如參寥陳季常及諸門人並來問幹、公必答之云、某無所需、又以其事託尊屬、不便稱幹者、則稱指揮、或云從者幹、此皆當日書中通用語也。此書乃公聞王道矩欲至而恐其到在罷去後、故告以罷去之期、并問其起發之日也。濟甫在眉山而道矩在青神、故又欲使濟甫幹人轉促之也。合註獨割截起發一句、改作起廢下云、黃山谷有王道矩字說、但爵里不標明、又繞一灣、卽坐實道矩曾經出仕者、然殊不知、過涪陵、和子由得山胡至豐都縣、訪李道矩、有里無爵也。今刪去、駁正於此。

長官 王註老泉詩敘云、至鄧都縣游仙都觀、漢王方平陰長生得道處也。古將游仙都觀、見知縣李長官。

松柏數千株、皆百圍 西晉時殿宇猶存、畱題壁上。本集書鮑靜傳云、靜嘗見長生、予嘗游忠州鄧都觀、則陰君與王方平上昇處也。古松柏數千株、皆百圍、松脂如酥、乳不煩煮鍊、正爾食之、滑甘不可言。二真君皆畫像觀中、極古雅、有西晉時作仙都山白鹿詩、江上值雪效歐陽修禁體、和子由韻過忠州殿宇尚存。

作屈原廟賦 本集屈原廟賦云、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爲墳、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嗟子獨何以爲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而沈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疏。生既不能力爭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

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冤兮，馮夷教之以上訴。歷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惻惻乎中浦。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并作屈原塔嚴顏碑。謝安在，況復見兮高臺。斷頭將千古為病悖句，今全詩不載。

望夫臺竹枝歌諸詩出劍門望木樨觀至魚復登山望諸葛八陣圖作記。

本集記諸葛亮八陣云：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桓溫征譙，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嘗過之，自山俛視，百餘丈，凡八行為六十四，薺薺上圖，不見凸凹。處如日中，蓋影耳。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

并作八陣磧及諸葛鹽井詩。

抵夔州弔白帝祠永安宮作詩。謝安門，即宮之遺址也。詩有千古陵谷變故

官安得存。徘徊問耆老，惟發瞿唐作灩澦堆賦。本集灩澦堆賦敘云：世以瞿有永安門句，今全詩不載。

發瞿唐作灩澦堆賦。唐峽口灩澦堆為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于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而至於夔，夔瀾漫浩汗橫放於大野，而峽之小大曾不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銳於瞿唐之口，則其險悍可畏，當不啻於今耳。因為之賦。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灩澦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今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今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灩澦之下，喧阗震掉，盡力以與石關，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劍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

於是滔滔汨汨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其上有

古篆碑不可見。予由作灋灋堆詩。樂城集灋灋堆詩云。江中石屏灋灋堆。灋

紛鳧雁來。何人磊落不畏死。爲我赤脚登崔巍。上有古碑刻。舟經瞿峽作

入峽詩。過巫山神女石卓立烟霄中。掃壇竹如青鳳尾。遇槁葉着壇上風。輒

掃去。烏鵲蔽天翔。集於行舟上。過者以爲神。入神女廟。雲旗風馭。猶有百神

趨班之狀。並記以詩。自巴東至秭歸。過昭君村。舟下新灘。阻風不前者三日。

遂往尋龍馬溪沽酒村店中。已而出黃牛峽。題其廟。本集書歐陽公黃牛廟

爲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也。軾嘗聞之於公。予昔以西京畱守。推官

爲館閣。較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

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爲起。鞠躬堂下。且使邀

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旣出門。見一馬

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令。日

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云。一日。與元珍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

見。予爲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鑿石爲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畱詩廟中。

有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諸案元豐五年。宜都令朱嗣先請公書

事刻石廟中始作此文。今附載。游蝦蟆碭尋泉源入洞中氣溫煖如夏時。諸
事蹟於此餘詳題黃牛廟詩。公後自岐下寄子由詩忽憶尋碭碭方冬脫鹿裘句。自
註云昔與子由游蝦蟆碭培方冬洞中溫溫如二三月。及山峽回憶峽中游
歷有未道者都為一詩。經下牢戍侍宮師游三游洞題三詩石壁上。明日抵
峽州復作詩聞清溪寺為鬼谷子舊隱處。仙傳拾遺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
栖亦居清溪山中蘇秦張儀從甘泉寺為孝子姜詩故居並有詩。題下公已
之學縱橫之術不可化以至道。自註姜詩故居及馮景註引後漢列女傳之姜詩事跡是公之自註與詩無
不合於正史其在註家之能事已盡無他謬巧可見也。乃查註復引水經注
及東觀漢記或為姜士遜或為江詩又引華陽國志以辨洛縣人與廣漢人
之同異由是合註亦引後漢書水經注釋論之并引華陽國志姜士遜非姜
士遜以證查註之誤此皆註家好為之說與本詩毫無干涉徒滋紛亂今並
刪以後凡似此糾蔓者一槩不錄以便清出題界詩界首論於此後不更載
至夷陵縣登歐陽修至喜堂為詩寄意十二月八日抵江陵驛作南行前集
敘也。本集南行前集敘云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
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載與弟轍
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已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



非所以爲閨門之歡。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爲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爲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爲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諸詩散見於王註七集各本，而查註據外集從邵本續補遺採編卷一者，自郭綸起至詠至喜堂止，凡四十二詩。樂城集自郭綸起至寄題清溪寺止，凡二十三詩。又從王註內採附宮師與子由游三游洞二詩。又本集灤州賦，凡一百篇，而截止於十二月八日以前作者，已佚去二十九篇矣。又查註謂王註所引仙都山鹿之老泉詩，敘及三游洞之老泉詩，考嘉祐集皆不載。公所謂南行前集者，蓋不可求其全矣。查註卷二採編公自荆至京師詩三十首，今考樂城集僅有七首，皆爲南行後集之詩也。又是時通義君史夫人皆隨行，文有閨上荆州王司馬書。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疏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日之晤，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游魏，自魏無所不游，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見其少子璋，留荆度歲。

辟書詩云：昔年旅南服，始識王荊州。

威動千里肅恩寬行客留。從容見少子風采傾凡儔。溫然吐詞氣已覺清且修。不見十五年相逢話百憂。**證案**子由此詩作於齊州時在熙寧八年乙卯相距十有七年是與璋已重見於京師矣。三**宮師爲作像贊**。老泉全集王荆集皆不載王荆州名字其可考者惟此耳。山崇崇東海滔滔蟠爲山東公惟齊人齊方千里而吾獨見公公在荊州或象其儀白髮紅顏謂公方壯公生辛丑天子之老誰謂公老其威桓桓鎮天子之邦。**長子邁生**。**證案**斜川集送仲豫兄赴官武昌牧云長兄年五十有三猶過邁邁不有仲豫乃迨之字也邁生之年向無確考據此敘則邁之長於迨者蓋十一年也又據本集元豐八年乙丑公赴文登至淮上與楊康公書云某有三子其次者十六歲矣以是逆數之迨生於熙寧三年庚戌更以庚戌加十一年邁生於嘉祐四年己亥由是年己亥順數至政和元年辛卯迨年四十二此過作敘之年也又考樂城集次韻子瞻特來高安相別却寄邁迨過邁詩云羣兒競長堪一笑見面未曾惟邁耳。遲年最長二十六已能幹父窮愁裏豫兒揚眉稍剛勁。黨子溫純無愠喜。詳究此詩歷數四子時邁初生於黃故首言之且云未面豫兒乃迨字仲豫黨子乃過字叔黨也遲年最長乃邁年最長之語子由却寄四姪必無獨畧去邁而以已子遲夾入之理集刻顯誤公以元豐七年甲子自黃遷汝往別子由於高安子由因和此詩由是年甲子逆數至嘉祐四年己亥正二十六歲邁生已亥復何疑乎。至今註引此敘謂邁生嘉祐二年迨生熙寧二年反謂公云迨十六歲之六字有譌考嘉祐二年乃丁酉熙寧二年乃己酉邁當長迨十二年。至迨年四十二邁年已五十四矣其說與



所引敘不合。又云、贈辯才詩、爲熙寧五年作、而中云、我有長頭兒、角頰時犀
 玉、四歲不知行、抱負煩背腹、則究以二年生爲確。其說尤非。考贈辯才詩、
 註誤編守密卷內、查註移編倅杭之熙寧五年壬子詩中。在彼以爲不誤、而
 不知搜討四歲不知行句、亦見其鹵莽矣。今已據元豐乙丑追年十六、應生
 熙寧庚戌確考、改列此詩於熙寧六年癸丑、以符四歲之數。合註明知此乃
 查註任意亂閤五年之詩、毫無來歷、而乃據此五年以駁公十六歲之明文、
 此是何見解耶。又謂過大觀四年作此敘、考大觀四年庚寅、過生壬子、是年
 三十九、如是年邁五十三、應生嘉祐三年戊戌、亦非嘉祐二年也。均應駁正。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一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據《蘇文忠公全集》卷七二《陳太初屍解》，此前當有「太初」二字。

②賴：當作「賚」，見石介《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一《慶曆聖德頌》。

③惟：當作「推」，見《蘇老泉先生全集》卷一五《張益州畫像記》。

④甲：當作「申」，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九七。

⑤試：此字當在「特」字上，誤倒，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八五。

⑥四十五：當作「四五十」，見《蘇文忠公全集》卷四四所載此文。

⑦此：此字當爲衍文，見右引書卷四八《上知府王龍圖書》。

⑧佚：當作「侯」，見《東坡外集》卷四四。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男霖圻覆較

誥案嘉祐五年庚子

公年二十五。是年四月程戡罷孫抃樞密副使。十一月宋庠罷曾公亮樞密使張昇孫抃參知政事歐陽修陳

升之趙鼎並樞密副使。

正月觀息壤弔渚宮并作荊州雜詩五日發荊州

誥案公荊州詩云柳門京

國道驅馬及春陽。又子由辛丑除日寄公詩云新春始值五田凍未生夢。過相攜歷唐許花柳漸芽坼合二詩觀之乃正月五日自荊州出陸之證也。

荊門題惠泉答張維和惠泉詩

誥案查註引吳興志謂張維即張子野之父。寧六年甲寅張子野年八十五計至五年庚子年已七十。是此張維非子野

之父明矣。又據周密齊東野語子野之父維有十詠圖事其十老圖之說亦

誤。今發洧陽渡漢水至襄陽作野鷹來上堵吟襄陽樂三樂府陟岵首過萬

山遂至隆中訪諸葛公草廬觀遺像並有詩

本集范文正公文集敘云諸葛

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豈口傳耳授嘗試為之

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又樂全先生文集敘云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資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

誥案此二



條與孔明論全不類以是知過唐州趙尙寬復三陂疏召渠溉民田招懷遠

人散耕於唐作新集詩二月至許州始遇范仲淹仲子純仁本集范文正公

二年始舉進士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東都事畧云純

仁字堯夫仲淹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簽書許州觀察判官知襄

邑治平中擢江東轉運判官召爲殿中侍御史語案公過許州正純仁爲許

州簽判時也純仁爲政寬大平易忠厚誠篤如元祐初政相之可免紹聖之

禍惜其資稍淺又持論多與司馬光韓維不合雖在朝猶虛位也其所優不

爲洛學所亂亦未嘗引用小人故不欲以變法爲名識高光公著遠甚惜其

入相在光已故公著獨相之後此三年中羣小皆根深蒂固而黨患已牢不

可破純仁且不能自立尙望其分涇別渭而求治安乎公既貶純仁上疏爭

之哲宗震怒子由又言陛下不當面斥大臣且以爭竄呂大防等卒與同貶

皆其盛德事也元符三年庚辰純仁放還穎昌及子由歸病已篤相與執手

流涕訣別此四十一年後事而純仁年七十五則是時年三十四作許州西

矣其始終分合皆以賴唱而其事功僅止於此故爲之一慨云

湖詩過葉縣游雙鳧觀過汝州訪穎考叔廟過尉氏登阮籍嘯臺大雪獨留

尉氏至封邱尋朱亥墓並有詩本集朱亥墓誌云崔嵬高邱其下爲誰惟魏

師孔嚴不孤進承其頤視如豚猥昔其在屠誰養其威鼓刀市人誰者畏之

世之勇夫殺人如蒿及其所難或失其刀惟是貧賤無以自豪是謂真勇士

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恐。惟是屑者。十五日抵京師、寓於西岡。
其養可取。**諸案**此文不詳何時作、今附載於此。至荆南數次奉書、前月半已至
本集與楊濟甫書云、為別忽已半歲、自離家、公以十月離眉、而此書作
京、見在西岡、賃一宅子居住、春暄千萬珍重。**諸案**公以十月離眉、而此書作
於三月、故云半歲、正春暄之時也。以三月作書、蘇頌來敘宗盟、本集薦蘇子
而云前月半至京、是以二月十五日至京明矣。**蘇頌來敘宗盟**容功德疏云、
自昔先君以來、嘗講宗盟之好、四十餘年。**諸案**此文作於建中靖國元年、辛
巳歸常之時、計以四十餘年、乃嘉祐庚子重入京事也。蘇頌年八十二卒、當
生於真宗天禧庚申、年已四十一、以梅堯臣為作老翁泉詩。本集書梅聖
東都事畧考之、乃除館閣校勘時也。**梅堯臣為作老翁泉詩**俞詩云、先君
與聖俞游時、予與子由年甚少、聖俞極稱之。家有老人泉、聖俞作詩曰、泉上
有老人、隱現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泉中若有魚、與子同徜徉。泉
中荷無魚子、特玩滄浪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
去為仲尼歎、出為盛時翔。方今天子聖、無滯彼泉傍。**諸案**梅聖俞尚有木山
三峯詩、詳卷三十、木山題下二詩皆。三月公與子由以選人至流內銓、楊旼
是時作、蓋是年四月聖俞即下世矣。**三月公與子由以選人至流內銓**楊旼
見於稠人中、獨異之曰、聞子求舉、直言敢願、得備數、及往謁、旼禮遇如舊相。
識公樂道、以天章閣待制調銓、官吏見予於稠人中、曰、聞子求舉、直言若必
無人、旼願得備數。轍曰、唯。旼而至於其家、一見坐語、如舊相識。**諸案**紀年錄載
公上吳內翰書、有舍人楊公奏上文五十篇之說、是公與子由同被知遇、當



卽此楊旼也。其作哀辭旼不全載。後作公墓誌又復畧去。遂無有知。未幾公
 其事者。今據此補載。傅藻所引書。當見於閩蜀。麻沙本者。本集不載。
授河南福昌縣主簿。子由澠池縣主簿。皆不赴。宋史縣主簿從九品官。呂蒙正
 嘗上言。臣釋褐只受九品官。今臣子以臣恩例受五品。過優。請蔭九品。自是
 宰相任子皆授九品爲例。又子由疏稱。臣以九品賤官蒙召對言事。凡此皆
 可證。**六月十日公堂兄位卒。**長孫澹之長子也。**十四日宮師爲文祭之。**集祭姪
 位文云。嘉祐五年六月十四日。叔洵以家饌酒果祭於亡姪之靈。昔汝之生
 後。余五年。今雖汝叔父而幼與汝同戲。如弟兄然。其後汝乃隨仲叔旅居東
 都。十有三歲而不還。今余來東。汝遂溘然至死而不救。此豈非天耶。嗟余伯
 兄其後之存者。今日以往。獨汝之季弟與汝之二孺。此所以使余增悲也。汝
 沒之五日。汝家將殯。汝於京城之西郊。魂如有知。於此永別。尙饗。**諸案**位之
 仲叔卽中都公也。中都公時由祥符縣罷知耒陽。據此文。似其家尙寄於京
 師。**八月七日宮師除試校書郎。**續通鑑長編是年八月甲子。眉州進士蘇洵
 也。卽從八品。則試校書郎尙不實也。子由登第二十九年。始由績溪縣擢校書
 郎。其詩云。奔走半生頭欲白。今年始得校書郎。大有欣幸之意。蓋此乃清職
 由此可登館閣。踐言路。更遷起居院。則入侍講筵。循至兩制。宋清獻無不試
 者。雖制科舉館職亦試。宮師以布衣召用。不試而除此職。時韓琦富弼爲相。
 其遇之已甚厚矣。**時王安石名始盛。歐陽修勸宮師與之游。宮師曰。是不近人情者。**

鮮不爲天下患。作辨姦論。

東都事畧云：修既上其書，得召試，而洵不就。除試校書郎。是時王安石名始盛，歐陽修勸洵與之游。

而安石亦願交於洵。洵曰：吾知其人也。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乃作辨姦一篇。其文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其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不求，與物浮沈，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與杞合而爲一人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無疑。者非特二子比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後十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

論方成公與子由皆有嘻其甚矣之歎，而張方平獨避之。

本集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云：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嘻其甚矣之諫，獨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歎。此墓表之所以作，而時詔求直言之士，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



士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公。

宋史本傳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公。詔案宋有十科取士之法。載選舉誌其才識兼茂一也。

舍人知諫院楊旼以公所爲文五十篇上之。

紀年錄上吳內翰書云。今年春天子將求直言之士。而某適來

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而採其鄙野之文五十篇奏之。於是天子使與明詔之末。謂此文以調官而獲知於楊公。其爲前所載之楊旼審矣。

又據續演遺老傳。諫官楊樂道曰。蘇轍臣所薦也。其哀辭亦有後爲諫官事。皆可互證。嘉祐六年辛丑。公年二十六。是

母喪罷。四月陳升之罷。包拯樞密副使。閏八月曾公亮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昇樞密使。歐陽修參知政事。胡宿樞密副使。十月詔以皇姪曙起復知宗

寺。正月公與子由既舉制策。移居懷遠驛中。

本集感舊詩敘云。予與子由同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十

六。上兩制。

本集應制舉上兩制書云。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

主指讓周旋。而無問犬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

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疎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爲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

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踴躍然而來。仰不知明公之尊。而僥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

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爲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也。伏惟明公才畧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奕。冠於一時。

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
下奔走而趨之、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及富弼**、本集上富丞相書
夫求升斗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
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
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畧、幸甚。**富弼**此書有爲學十五年語、與舉制
策不合、乃十九年之譌、富弼三月丁母憂罷、此書當上於正二月中也。**曾**
公亮書、本集上曾丞相書云、軾不佞、以爲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
斷之於中、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
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
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先、惟所裁擇、幸甚。**曾**
公亮時爲樞密使、以是年閏八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應制舉事後、而
作書在前、似不合、但公亮前已**七月、宮師謝趙司諫書**、老泉全集謝趙司諫
拜參知政事、公或以是稱之耳。**七月、宮師謝趙司諫書**、書云、洵啓嚮家居、眉
陽不能走二百里、一至於門、縱不獲罪、固以爲君子之棄人矣、今年秋始見
太守竇君京師、乃知閣下過聽、猥以鄙陋、上塞明詔、不知閣下何取於洵也、
頃者朝廷猥以試校書郎見授、洵不能以老身復爲州縣之吏、以閣下知我
故言及此。**誥案**此書則薦官師者不止歐陽修也、其趙司諫竇太守皆不詳
何人、蓋歐陽奏上其文之後、必經兩**詔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本集
制議覆趙或與其事、故又薦之也。**詔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司馬
溫公行狀云、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公言轍最切
直、類演遺老傳云、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誥案**是年六月壬子朔、日有食



之光上言。尚為三司僚屬。詳見卷三總案。據行狀。論日食事。後始遷此官。論蘇轍。據宋史。六月丙子。以司馬光知諫院。乃二十五日之命。是光為考官。乃七月。以同知諫院楊敞知制誥。沈遘為秘閣考官。樂城集楊樂道龍圖哀辭。後事也。同知諫院楊敞知制誥。沈遘為秘閣考官。云。明年。予登制科。公以諫官為考官。秘閣。又明年四月。公薨。公本河東人。家世將家。有功於國。公始以文詞得官。嘗學李靖兵法。知其出入變化之節。類演遺老傳。知制誥沈文通亦考。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時以為難。官也。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時以為難。凡舉制策者。先於秘閣試六論。本集秘閣試六論題。一。王者不治夷狄。論二。劉愷。丁鴻。孰賢。論三。禮義信足以成德。論四。形勢不如德。論五。禮以養人為本。論六。既醉。備五。官師除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禮書。續通鑑長編。是年七月。論。文繁不錄。同編纂禮書。東都事畧。洵既命以官。曾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文安簿。與項城合姚闕同修太常因革禮。中都公知漣水軍。未行以前。樞密副使孫抃薦擢點利州路刑獄。公送別於西郊。樂城集伯知漣水軍。未行。樞密副使孫公抃薦公擢點利州路刑獄。本集祭伯父提刑文云。辛丑之秋。送伯西刻。東都事畧。孫抃。眉山人。進士甲科。拜翰林學士。慶歷五年。升祔二后於太廟。抃為祝文。有曰。章獻明肅皇后。宣導陰教。傳隆寶業。章懿皇后。丕擁慶羨。實生眇冲。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游斯邈。嗟乎。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仁宗覽之。泣下。謂抃曰。卿何以能道朕心中事。抃

曰臣少以庶子不齒於兄弟不及養母以此知陛下聖心中事仁宗爲之流涕朴多稱薦士大夫久居侍從泊如也人以此爲長者仁宗欲用耆老以朴爲樞密使遷參知政事語案宋史嘉祐五年十一月辛丑孫朴出樞密使參知政事其薦中都公在樞密任內及除利州刑獄朴爲參政久矣一夜

風起雨作中夜翛然公方讀章蘇州詩至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句始有

感慨離舍之意因與子由相約早退爲閒居之樂語案公感舊詩敘及子由會宿逍遙堂詩敘微有不

同今合二宮師命和作閤立本畫水官詩八月二十五日仁宗御崇政殿試

所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問宋史八月乙亥策制舉人本集御試制科策

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於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戾田野雖闢民多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人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繫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煥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揅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平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



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撙節。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尙老
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
於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
宰相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
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
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
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
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詔**案此策凡五千五百餘言。條對精詳。不可
簡明登載。非比後之擬進士對。御試策乃論新法。不便者。可畧去。條對之體
而摘其出語也。今但錄策問題。以見一斑。但題已五百餘言。舉條而對。勢非
數千言不可盡。蓋當日體制如此。而人君亦不嫌其長也。公既登制科。則曰
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故其後上神宗書。較此策更長。而神宗亦不覺
其長。公固自言。軾豈立異。乃既出此途。不得不誦法先王。陳說利害。以苟應
其名。而幾至於死。可見以是科進者。其上諫書。必長文也。乃王志堅謂上神
宗書。未可爲諫君之法。太長。上覽弗竟。太文上覽弗解。以其公對策復入
說施之。此文則大謬不然。特附論於此。以見知人論世之難。**公對策復入**
三等自試制策以來。惟吳育與公得列三等。王介四等。子由收入四等。**續通**
編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縣主簿。蘇軾。涇池縣主簿。蘇轍。軾第三等。介第四等。
轍對語最切直。司馬光考其策。入三等。范鎮難之。欲降其等。蔡襄曰。吾媿之
而不敢怨。惟胡宿力請。絀之。上不許。乃收入第四等。**詔**案公謝制科啓。有御
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句。蓋考官定等之後。言官例得覆覈。非此

輩皆考官也。其以御史諫官分列而不嫌覆者，蓋宋制分御史臺爲三院，侍御史、諫臺院、殿中侍御史、諫臺院、監察御史、諫臺院，必求疵考素，各有專責也。時韓琦亦不喜王安石尤忌嫉之。嘗以樂城集所載原文及子由自摘敘於穎濱遺老傳者較之，其文雖暢，比公究少三年識力，筆下流而不蓄，以是取憎於兩府兩制三院諸人也。又王應麟困學紀聞云：仁宗時制科十五人，嘉祐六年夏，陳舜俞、錢藻、蘇軾、轍、王介、今考嘉祐二年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夏噩四年才識兼茂，明於體用，陳舜俞、賢良方正直言極諫，錢藻、非六年制科也。查註於王中甫挽詞引紀聞刪去六年二字，以駁王註，混甚。若如紀聞，則此處不可立案。其後載陳舜俞事，並非同年。公除大理評事，上謝制科啓。本集謝制科啓云：右軾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稟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舍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畧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逮人少而自信，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游，論事迂濶而不能

公除大理評事上謝制科



動人讀書疏畧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慙此蓋伏遇某官德爲世之
 望人位爲時之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爲進退致
 茲庸末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
 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不知所裁語案公後除簽判乃以評事
 守簽判也簽判罷去評事仍在其轉官亦從評事轉不從簽判轉也如子由
 爲推官不載本職其後熙寧還朝遂不知歸何本班在京二年上書言事爲
 條例司屬亦不知何職改授惟宋史載著作郎又築城集元豐八年以承議郎知
 佐郎亦不知何職改授惟宋史載著作郎又築城集元豐八年以承議郎知
 績溪縣見祭靈惠汪公文內此是謫官後事閏八月二十一日歐陽修參知政事提舉纂禮書事
 宮師上議狀老泉全集議修禮書狀云右洵先奉勅編禮書後聞臣條上言
 洵竊見議者之說與勅意大異何者前所授勅意曰纂集故事使後世無忘
 之耳非曰制與典禮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遇事記之不擇
 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
 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班
 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
 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
 侵官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語案宋史本紀漏載歐
 陽修參知政事應駁正其上議狀在參知政事任內今載閏八月後自是

公父子赫然名動京師蘇氏文章遂擅天下一時學者多從講問以其文爲

師法而目官師曰老蘇。

諸案

老蘇乃當日名盛之稱。雖樂城集亦有之。及門

甚盛其尤著者為孫馨兄弟焉。

本集載宮師與孫叔靜帖云承借示新文及

必欲求所未至。如中正論引舜為證。此是時文之病。凡論意立而理明不必

講問而孫叔靜兄弟皆篤學能文。先君亟稱之。先君平生往還書疏多口占以授子弟。而此獨其真跡。信於叔靜兄弟。厚善也耶。

公於宜秋

門內得南園奉宮師徙居其中。

本集與楊濟甫書云都下春色已盛所居聽

門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頗便野性也。諸案公後在鳳翔。子由賦園中草木

十詩以寄云。南園地性惡。是此園名南園也。又云。吾兄客關中。果羸施吾字。

是顯為公之園也。公答詩云。煌煌帝皇都。閉門觀物變。是園在京師也。又云。

吾歸與汝處。慎勿嗟歲晚。是亦公之園。而將罷歸也。又子由木山引水詩云。

幽泉細細流。巖鼻盆水瀾。瀾漲海潮。是以木山置盆池中也。公答詩云。蜀江

久不見滄浪。江上枯楂遠可將。是此山為宮師攜來物也。又以宮師都中所

作答二任詩之庭前三小山。當前鑿方池。諸句證之。是宮師居此。而自以木

山三峯引水庭前也。又以子由賦園中所有詩考之。堂前有蘆砌。下有竹堂

後有櫺其隙地有井。亦有雙柏及葡萄架。其深處更有幽室及雜植萱葵牽

牛之屬。合前書則又有高槐古柳。而公答詩又云。荒園無數畝。草木動成林。

是亦足以該此園也。又考前書乃作於熙寧已酉。還朝之後。而以三集各詩

合觀。購園在嘉祐辛丑。應制舉後甚明。蓋宮師既被命修禮書。必當有定居



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

大理評事其等判鳳翔乃後差也。慕誌本傳云除

上兩條皆嘉祐辛丑以後事今附載於此。告下以將仕郎大理寺評事簽書
天欲翻浩蕩吞九野開闔壯心肝。語案以將仕郎大理寺評事簽書
思邊誰知脫吾羈傲睨登太山君今始得縣朝翔大江干大江多風波渺然
云吾喜尚喜事羨君方少年有如伏櫪馬看彼始及鞍奔騰過吾目蕭條正
相邀遮閉居各無事數來飲流霞。并作送任佖宰清江詩。老泉全集送任
竟日胡為踏朝衙何當子來會酒食。并作送任佖宰清江詩。老泉全集送任
竹細密如蒹葭庭前三小山本是山中植堂前鑿方池寒泉照谿發。此可
子得無增加貧窮已衰老短髮垂髣髴重祿無意取思治山中畬往歲若苦
游飲。老泉全集答二任詩云昨者入京洛文章彼人誇故舊未肯信聞之笑
呀呀獨有兩任子知我有足嘉遠游苦相念長篇寄芬葩道我亦未爾

處公已移家入京必帶資斧為久住計其構園以居無可疑者否則遷徙不
常何由鑿池種山乎公赴鳳翔子由奉宮師居此者三年公歸而子由出公
復侍養者二年而官師卒至熙寧己酉還朝仍居此園始於前書中偶及其
園中景物耳再後自密徙徐為適娶婦至京以外吏不得入國門借居范景
仁東園遷黃之後范景仁相約居許公報書云蒙示諭欲為卜鄰京師尚有
少房緒賣此業可得八百餘千再後元祐還朝不復居此而詩文紀載中亦
無一字及此園者大抵居洛不果而園已賣去并作宜興儀真田宅之資矣
此條如年譜紀年錄及各註家皆不知餘詳後木山三峯條下亦分見卷五
卷二十二卷二
官師以木山三峯置庭前鑿池引水約任孜與其弟佖來同
十四總案中

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以中間無事，故并書之耳。今分載。又石刻石林亭詩前列銜云：將仕郎、守大理寺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蘇軾。

時子由除商州軍事推官，王安石不肯撰辭，告六下。宋史：嘉祐六年六月，因

聖京師公南行，後集止於是編，而以和水官詩附從子由詩次敘也。十一月

赴鳳翔，任爲詩以寄子由。蓋公詩斷自辛丑始矣。合註云：以上諸詩，宋刊施

詩新渠詩在前集，餘皆在續集。補施註本皆在續補遺卷中。詔：施註編年

詩自卷一辛丑起，鳳翔起至卷三十九辛巳歸常止。又以翰林帖子詞及遺

詩爲卷四十，和陶詩爲卷四十一，卷四十二邵氏補施註本仍之外，增續補

遺二卷，益以錢塘馮景之註。其續補遺之所自出，則王註本并入分類之內，

而七集本置之續集者也。查氏蘇詩補註本從樂城集起，嘉祐己亥庚子以

郭綸詩爲冠之例，從續補遺中採南行之郭綸諸詩，編爲卷一卷二。今詔所

定卷一卷二詩，卽本諸查註者也。查氏又以施註編年之辛丑鳳翔起，編爲

卷三，迄於辛巳歸常，至卷四十五止。其施註之誤編者，爲之改編，而續補遺

之內，又以施註目錄有帖子詞，經邵註刪去，仍採編而益以口號，爲卷四十五

六。其續補遺之未編者，十九首，及查氏自爲搜採諸詩，列入卷四十七、卷四

十八。又以施註遺詩續補遺諸本內之與唐、宋人集內互見諸詩，列入卷四

十九、卷五十。此查註本分五十卷之大畧也。馮氏合註卷數，仍查註之舊，惟

改編新城道中送張山人歸彭城二首，其餘駁查註之誤編者，並未改編，註



則參以王百家及自爲增載詩文記傳此馮氏亦五十卷而名合註之大畧也。詰此本雖分合間有不同亦仍查註卷一起嘉祐己亥至卷四十五歸常止而卷四十六之帖子詞及原採之口號附焉凡四十五卷中有施註原編尙誤而查註合註並從誤者有查註改編反誤或經合註駁正及從誤未知者有原編改編俱誤而合註從其一者有合註苛駁致此詩兩無歸宿者有查註補編續補遺之誤或經合註駁正及從誤未知者其類繁多不能盡舉。今皆據本集考定分別改編而補編續補遺之太濫者仍刪去以歸嚴潔或以記事例改歸總案條下再如施註倅杭卷內之寒食未明至湖上一首本集爲瑞鷓鴣詞而強作七律南遷卷內之何公橋一首本集爲何公橋銘而強作四言古如欲援此例則瑞鷓鴣詞可指爲七律者詞類尙有而銘贊中可截取作四五七言古者尤多今此二首姑仍其舊又偈語一類方外問答不以詩論舊本多搜採入詩致查註補編入集如欲援此例則送紀公作偈之類舊本未採而查註未編者尙不乏也今凡已編者刪存什一或附見於總案又卷十一施註原有之戲錢道人二首亦屬偈類並列總案卷三十六聞潮陽吳子野出家一首亦見斜川集查註未能檢對此集故補編入集合註已考此集而仍從其誤今以無互見卷可歸則竟刪去至查註補編僞託淺劣詩太多今一槩嚴刪合註五十卷後亦附有別採之詩今詳閱皆非公作應毋庸議又查註卷四十七卷四十八未編之續補遺及別收外集諸詩與本集人事時地有據或採於他書間有可信者並詳考補編入集其卷四十九他集互見詩內之老翁并送蜀僧去塵二首據朱子定爲宮師作亦皆載入總案自卷四十七以後既已編其要者其餘在所當畧此查註合註皆五十卷而詰所定本僅四十六卷之大畧也至查註合註於詩下引註各本

互異之字太繁，亦有明知刊誤而炫博者，每至一聯詩截作數段，不可句讀。更數百年，坊刻日增而謬誤日甚，如此風不革，將一詩幾無完幅。如杜集之不可救藥矣。紀昀曉嵐點論本，雖論詩多有過當，其棄取詩中互異各字，獨以苛深入，穀忽畧尚少。今約取紀氏所定者，什七合註所從，及誥所改定者，什一二，作為定本，刪去所載互異各字，一洗瘡痍，庶幾具體。然詩下逐字分註，從某割裂尤繁。今但總標於此，明非剽竊。如讀者仍欲考其同異，則查註合註具在，檢對此本，無不瞭然也。卷一總案已附見例畧五條，茲以此本編註集成之大凡，論列於施註編年之前，其不盡者，亦見於後云。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 卷二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卷二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此上當脫「賤而能豪」四字，見《歷代名賢確論》卷二九所載本文。

②很：《蘇老泉先生全集》卷九及《邵氏聞見錄》卷一二並作「狠」。

③《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九二嘉祐五年八月甲子條云「本路轉運使趙抃等皆薦其蘇洵行義推於鄉里」；又據同書卷一九一載，趙抃任右司諫在嘉祐五年五月癸丑以後。故文中所言「趙司諫」，當即趙抃。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譏男霖圻覆較

蘇嘉祐六年辛丑十一月公辭官師赴鳳翔馬夢得同行本集東坡詩敘云余至黃州二

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余乏食詩云馬生本窮士從我二十年日夜望我貴求分買山錢馬夢得字正卿杞人公此詩作於元豐辛酉春中逆

數嘉祐辛丑冬校正二十年時馬正卿已從之矣後紹聖甲戌公自定州遷嶺南過杞有贈馬正卿詩蓋是時辭公歸老故與以詩也據此則正卿從公

者凡三十子由送至鄭州十九日天未明別於西門之外馬上寄子由詩過有四年

澠池老僧奉閑已死和子由懷澠池詩十二月至長安與劉敞劇飲論陳元

龍答陳季弼事本集紀劉原父語云昔為鳳翔幕官過長安見劉原父爾吾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閉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湖清王

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嫉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畧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

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語案宋史劉敞自

承興軍召還判三班院出知汝州改集賢院游石林亭觀劉敞所植唐苑石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一



作詩。十四日到鳳翔府簽判任。

本集鳳翔到任謝執政啓云：連去軒屏，忽已改歲。前月十四日到任，十五日已交割訖。又

與楊濟甫書云：履此新春，起居多勝。某前月十四日到鳳翔，十五日已交割訖。又

是崔嶧知鳳翔府遇事貪污，爲部使者所按。六月徙知河中。

續通鑑長編云：六年六月丁卯，

徙知鳳翔府。崔嶧知河中府。嶧所至貪汙，轉運使薛向按之急，不得已移河中。

八月，少府監宋選來代。本集有代宋

白山神狀。又鳳鳴驛記云：今太守宋選字子才，鄭州滎陽人，與道迪爲兄弟。

行唐輔子房則其子也。

本集宋漢傑畫跋云：復古猶子漢傑亦復有此學。鄧

子復古之猶子也。宣和畫譜：宋迪字復古，聲譽過於兄道迪。純仁朝請大夫

宋君墓誌：道字叔達，登進士甲科，與弟迪同榜。本集有宋叔達家聽琵琶詩，

又與宋漢傑書云：唐輔令兄，今復何在？

詰案：選道迪皆進士，有聲迪尤以畫著聞於時。惟選與道迪孰爲伯仲，則不可知矣。

司馬光、韓宗彥、沈遘同爲三司僚屬。

司馬光續詩話云：梅聖俞之卒也，余與三司僚屬共痛惜之。子才曰：此見聖俞面光澤，特甚，意爲充盛，不知乃爲不

祥也。詰案：梅聖俞墓誌：嘉祐五年四月癸未卒於京師。據此，則宋選五年爲三司僚屬，六年出守，其字爲子才也。又本集司馬溫公行狀：遷度支員外郎，擢修起居注，判禮部。在嘉祐六年六月壬子朔日食言事之前，則光爲三司



僚屬正五年以後事。及出爲守而公亦至。選素有賢望。鄧椿畫繼云宋漢傑也與續詩話甚合。

畫謂不減復古。崇觀時予大父中書公甚愛之。敬禮賓客。本集鳳鳴驛記云本集鳳鳴驛記云

所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及得公爲屬尤厚遇之。本集與宋漢傑書云某初

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集而忘去。故每發於詩也。公和子由除日詩云兄今雖小

仕即佐先公蒙顧遇之。故每發於詩也。官幸忝佐方伯東湖詩云予今正疏

厚話及疇昔良復慨然。故每發於詩也。官幸忝佐方伯東湖詩云予今正疏

懶官長幸見涵新葺小園詩云西鄰幸許庇甘棠凡云佐云涵云庇連下幸

字其鄭重若此及選去而公寶雞斯飛閣詩云孰使愛官輕去國此身無計

老漁樵是亦因選發也查註於此卷辛丑之首引邵博聞見後錄時陳公弼

爲府帥或謁人不得見不平之語時一發露等語將宋選一任抹去合註既

從誤紀昀點論專主查註率以不合上官評詩時胡允文爲鳳翔令允文少

恣意塗抹與本事本詩全不合也餘分詳於後時胡允文爲鳳翔令允文少

在蜀嘗從官師游至是識面相得甚歡。本集祭胡執中文云君少在蜀從先

固不待見從事於岐始識君面相從之歡傾蓋百年見其孺子駒駿難能

察胡允文名見鳳鳴驛記執中其字也仕至屯田郎中其子名公達方幼公

見而器之越十七年公爲徐州公達十六日謁文宣王廟。本集謁文宣

已爲獄掾矣餘詳卷十六總案內。王廟祝文以視事

之三日祇見於先聖先師公往觀。歷觀岐陽石鼓作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

石鼓正謁廟日也今按此制書之。

從政見魯叟詩。過府廳。讀秦告巫咸文。游開元寺。觀王維畫叢竹。吳道子畫
佛滅度。復游天柱寺。觀楊惠之塑維摩像。遂泛於東湖。皆以鳳鳴岐山得名。縣
鳳翔府岐山縣
東湖為古飲鳳池。亦本諸此。公此詩以蜀江之清折入東湖。喜其不同岐水
之濁。因而縱棹。并及湖中物產。故有入門清興。恍若夢中之語。是為前一大
段。而紀氏點論云。純寓牢騷。中間聞昔周道興。翠鳳依孤嵐。一段。公自註其
下云。此古飲鳳池也。據註完他題面甚明。而紀氏點論云。忽起一波。寓不得
志之感。得此乃不一瀉無餘。查註雖誤。然未嘗至是也。後云。予今正疏懶。官
長幸見函。不辭日游。再行。恐歲滿三。猶言我為幕屬。所幸上官見面。不必休
沐而出。如不及時為樂。則成資且去。將不可至。蓋其意仍歸結至湖也。公言
宋選顧遇之厚。與詩意合。查註謂陳公弼相遇之薄。與詩意顯背。紀氏胸存
成見。故多謬誤。考此詩確為王寅夏後作。如人癸卯。即無幸。登真興寺閣觀
見函之語矣。今以并入八觀總題。因提編於前。餘詳後註。

王彥超畫像。又以休沐游城北李氏園。訪藥泉之遺址。因至秦穆公墓。詠黃
鳥之篇。案秦穆公墓詩。以不誅孟明作骨。全翻詩經。後詠三良詩。以晏子
作骨。併翻前作。其意以行文自寓其樂。故不為雷同之詞。公詩既翻
詩經。子由和作。必本詩經。此一定之理也。乃紀氏點論云。純寓與上官不合
之感。所謂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壘塊。又論子由和詩云。力翻東坡之案。乃與
作意全隔。兄弟同時。而作詩之意。猶不相喻。後人欲一一究其說。宜其難矣。
查註雖引載陳公弼事。論此詩却無成見。紀說則誣之已甚。公縱與陳公弼



不合何至求一飯之施欲自殺其身乎公既廢疾久而成快爰合岐陽石鼓之作敘爲鳳翔八

觀言九月詩時已近重陽也其後編七月出禱礮溪諸詩又治平元年以八

月和園中草木詩置前正月重游南山詩置後其誤不可勝計紛亂如此則

八觀詩究將焉屬查註據施註標以八年合註從之今考各作其石鼓詩已

首記歲月從政之始自應編入辛丑到任餘如東湖詩七年壬寅夏初所作

李氏園詩雖有休沐屢至之語當爲七年春中作其他皆詠物論古之詩自

辛丑十二月至七年春夏無不可作者要不出此兩年中也詩惟石鼓歲月

可據公既并編八觀自應據石鼓類編於前如置於後則施註原編既亂轉

無歸宿之地且於所紀歲時通義君從宦於岐公有爲於外日以官師之言

月從政之旨爲蔑如矣相勸勉且曰其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何用與是人言也本集亡妻王氏墓

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復其言曰某人

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會大雪所居

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也必速已而果然古柳下獨無雪公疑爲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君曰使先姑在必不發也公

媿而止本集記先夫人不發宿藏云吾官於岐下所居古柳下雪方尺不積

雪晴地墳起數寸吾疑是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亡妻崇德君曰使

先姑在必不發也。吾媿而止。**諡**公此文作崇德君墓誌。嘉祐七年壬寅，公年六。是年三月，孫抃罷，趙概參知政事。吳奎樞密副使。五月，包拯薨。違去軒屏，忽已改歲。向風瞻戀，何翅渴饑。軾本凡材，繆承選取，忽從州縣，便與賓佐，捫躬自省，豈不媿幸。伏自到任以來，日夜厲精，雖無過人，庶幾寡過。伏惟昭文相公素所獎庇，曲加搜揚，既蒙最深之知，遂有自重之意。所任簽署一局，兼掌五曹文書，內有衙司最爲要事。編木棧竹，東下河渭，飛芻輓粟，西赴邊陲。大河有每歲之防，販務有不蠲之課。破蕩民業，忽如春冰。於今雖有優輕酬獎之名，其實不及所費百分之一。救之無術，坐以自慙。惟有署置之必均，姑使服勞而無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諡**是時惟韓琦拜昭文館大學士，此啓凡執政皆上而琦爲首揆，故文內所敘者琦階也。十日，和子由除日見寄詩。**諡**詩有詩成十日到句，應編於此。查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負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棧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棧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棧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愚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諡**前載謝執政啓，此鳳翔簽判渭河方乾，涸挽運竹木至繁，差五月之久，皆衙前之害也。幸早爲之地耳。公卽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棧行



無虞乃言於宋選使得係籍於府自是衙前之害減半矣。

諸案墓誌本傳書此係無年月可考

觀謝執政啓有救之無術坐以自慙之語則此爲刻不可緩之設施矣公勇於爲義必當首行之也葺小園於廡北闢隙地爲

亭亭前爲橫池分堂之北廈爲軒牕曲檻俯瞰池上出堂而南爲廊以屬之

堂廊之兩傍各爲一池通府廡所引汧水以注於池種蓮養魚其中

諸案說文汧水

出扶風汧縣西北入渭水經注汧水出汧縣蒲谷鄉弦中谷爾雅釋水汧出不流注云水泉潛出自淳爲汚池也今以公詩不知汧水黃有水濁如泔等

句證之與爾雅甚合而紀曉嵐復爲板橋以達池之北環池雜植桃榴松竹

乃滋意塗抹以供其愉快何也與檉槐爲映帶槐之上野鶴集焉又於亭北蒔牡丹一叢作新葺小園詩

此二詩施註不載查註從續補遺收入續採詩中外集編鳳翔作今據和子

由岐下詩敘補編詩有使君尙許分池綠西鄰幸許庇甘棠諸句蓋廡在府

之東北由府池以導汧水入而爲池右鄰府之後園林木叢茂終南在城北

爲樹所蔽故陳公弼後於園中築凌虛臺升高望之其地與公所葺園僅隔

一垣也園中惟老槐一株又一老榆爲土地廟所障乃遷其廟而出之其他

桃杏松檜三十餘本皆手植未易暢茂而府之高柯喬木則森蔭於其傍故

詩又有去後莫憂人翦伐句謂西鄰則宋選甘棠在焉是亦足以庇斯園也

要知讀此集既已逐篇讀之又當併一部讀之尤當以其事跡之蔓衍於三

年五年三紀兩紀者折出讀之然後遇於逐篇之間而得失自見。二月五日、

詔令郡吏往屬縣減決囚禁。宋史云七年二月己卯朔癸未命官錄被水諸

故公有詩成十三日公受命出府赴寶雞號郿盩屋四縣抵暮宿武城鎮是

夜二鼓寶雞火作相去三十里而見於武城十四日衝曉至寶雞火方熄烟

煤狼籍吏卒尙呀咻也遂自寶雞至號聞太公磻溪石投竿跪餌處膝印猶

在欲往觀非道所經不果行。詔案公奉詔減決至號尙欲至郿磻溪在縣東

歸至號縣公自註甚明此行只賦五排一首故題云作詩五百言以記凡所

經歷者寄子由據詩未至磻溪也其後分詠各題已游磻溪此乃再至之作

分晰甚明施註以前後詩接編查註合註仍之皆不能考明其故是十五日

既作五百言又作分詠各詩非特情事不合且此五百言皆唐捐也過董卓城至郿縣日將晚復自郿起發道過太白山下宿於清秋鎮。詔案詩

旗方睡餅罐小容偷句公自註云山上有湫甚靈以今歲旱方議取之忽然十六日過官竹園至盩屋王事既畢十七日朝謁太平宮因游翊聖將軍殿。



與監宮張泉之泛舟南溪遂留於溪堂。本集與監承事書云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沈里中宜及

今為樂。案此書追述終南舊游及李庠事甚詳以後十八日循終南山而

西縣尉以甲卒為前驅因近官竹園時有虎也。案盤屋縣官竹園在與泉處皆是設司竹監掌之

之同游樓觀訪尹喜授經臺會食於大秦寺而太平宮道士趙宗有者攜琴

來送鼓鹿鳴之章。案樂城集聞子瞻重游南山詩云定邀道士彈鳴鹿誰與溪堂共酒杯自註云彈鳴鹿飲溪堂皆前游終南時事

蓋指張果之趙宗有二人也復西游延生觀自觀後循坡而上富堂幽寂則王真公主遷

跡在焉入黑水谷觀仙游潭宿於中興寺寺有玉女洞飛泉甚甘十九日以

泉二瓶歸至郿。案以樂城集後和子瞻三游南山九首論之則仙游潭南寺北寺馬融石室玉女洞皆聚一處與樓觀五郡大秦延生

不相附麗但此三年中公屢至不可悉數亦從無三游南山之說此乃子由約其詩多者言之而與誥所編往游次敘則大謬不然也并記於此二

十日至府因述凡所經歷者五百言以寄子由遇董傳於二曲因訂交焉。本

上韓魏公書云進士董傳執往茂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書乃熙寧二年己酉京中所作自己酉而逆數七八年則為嘉祐六年壬寅傳

既居二曲、公當於行部識之。也。因載於二曲初歸之後。三月旱、七日微雨而止。公赴鄆、禱於太白山上。清宮作祈雨文。本集鳳翔太白山祈雨祝文云：惟西方挺特英偉之氣，結而以雨天下，而況於一方乎？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爲生者，麥禾而已。今歲不雨，卽爲凶歲，民食不繼，盜賊且起。豈惟守土之臣所任以爲憂，亦非神之所當安坐而熟視也。聖天子在上，所以懷柔之禮，莫不備至，皆以爲今日也。神其鑑之上，以無負聖天子之意。公前作不至磻溪，以王命故也。此行分詠有磻溪詩。自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渠鎮書崇壽院壁。其爲禱雨事，峻繞道往游明矣。是時張橫渠與其弟天祺並已從仕於外，惜公時往來於鄆者三年，而彼此不遇，不知有關係也。逮周燾出公門下，始爲作濂溪詩，如早與二張相接，必有契合，過於他人者。且於洛中亦有氣類之通矣。其後熙寧已酉，還朝，程明道、張天祺在言職，方與王安石齟齬，而公所與游者，則司馬光、劉恕、劉放、李大臨、蘇頌、李常、孫覺、滕甫諸人也。安石嘗奏神宗，謂司馬光、晁補之、劉放、李皆蘇軾輩，似尤於居洛前與洛學尙未有連，故公亦未與之接，而其後所知，則皆洛學矣。凡此後先分合，遇與不遇，中有數在，不可以強而致也。因復游延生觀、玉真堂，遂至仙游潭，登中興寺觀玉女洞，尋馬融讀書石室，還過樓觀，由郾塢入磻溪，觀太公釣石，至石鼻城，並有詩。既歸，和子由所作岐下解宇池亭諸詩。詩查註以敘有至岐



逾月之語編於正月非是此乃自敘葺園之時非和詩之時也考其詩句惟
 桃與牡丹盛開其詠荷云節節臥春水平鋪亂萍葉亦非夏時之狀當定為
 三月作其第一首為北亭得雨之後公榜為喜雨亭者即此亭也此詩不及喜雨之事則諸詩作於三月未雨之前必無誤矣十六日又雨
 父老以為未足詢其故答曰太白山有禱必應近緣封神為侯自此禱不驗
 公考唐會要神封公始悟神以左降不悅亟建復爵議上諸府十八日宋選
 齋戒專使往告於神因迎龍水諸案此條詳卷四總案迎送神詞條下所載
 乃嘉祐七年事特并存之以證查註辛丑十一月十九日公待郊外百姓奔而起
 二月到任時陳希亮為府帥等語之誣也
 者數千人水未至油雲蔚興天日慘變久之而雨不下諸案此節摘錄本集
 神狀後公復入城從宋選禱於真興寺閣作禱雨詩諸案詩有太守親從千
 有專條句明言宋選禱雨而往取湫水也本集既有代宋選乞封太白山神狀及太
 白山神記可考應編詩七年三月乃查註誤編八年六月置出禱礮溪之前
 又引子由賦敘季夏六月公與張琥登寺閣望白雲懷孔明以為是日作詩
 事實合註並從誤紀曉嵐亦以詩與註不類輒將詩亂點了事此乃不熟全
 集故為註所紿也今及自城中還道中雲氣自山中來如羣馬奔突隨歸放
 註明此詩改編於此

之作捷雲篇。

此詩據詩敘亦是日作詩有雲兮汝歸山無使達官怕句乃懼其密雲不雨而卒以成哉故借用木稼語以落之也乃紀

氏點論云結寓牢豎此因專主陳公弼之說故作者胸中空洞而讀者滿腹渣滓有若頑雲俗霧蔽障滿天無非陰霾之氣矣宋選出郊風

霧相纏旗幡飛舞隆隆獵獵若有驅導而龍水適至選迎禱其下宣龍水文

本集禱龍水祝文云雲布多峰日有焚空之勢雨無破塊人懷喝虐之憂雖屢叩於明靈終未懷於通感府主舍人存心爲國俯念與民燃香竊以禱祈

對龍湫而懇望伏願明靈敷感使雨既霽雲化爲雨遂彌四方至二十一日

大雨霽足二麥垂枯立時復起公以北亭爲志喜之所作喜雨亭記本集喜

云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

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

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

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

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

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

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

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

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

而歌之記云越三月乃雨者當作至三月乃雨解方與下文始旱而賜

之兩句相合。如作九十日解。當計至六月以後。是已為大旱矣。又前載得雨諸日。皆本此文。并記於此。為宋選作乞封太白山

神狀。本集代宋選奏乞封太白山神狀云。伏見當府郛縣太白山雄鎮一方。加以濟民之號。自去歲九月不雨。徂冬及春。農民拱手。以待饑饉。粒食將絕。盜賊且興。臣採之道塗。得於父老咸謂此山舊有湫水。試加禱請。必獲響應。尋令擇日齋戒。差官蒞取。臣與百姓數千人待於郊外。風色慘變。從東南來。隆隆獵獵。若有驅導。既至之日。陰威凜然。油雲蔚興。始如車蓋。既日不散。遂彌四方。化為大雨。罔不周飭。破驕陽於鼎盛。起二麥於垂枯。鬼神雖幽。報答甚著。臣竊以為功效至大。封爵未充。使其昔公而今侯。是為自我而左降。於以人意。殊為不安。且此山崇高足亞五岳。若賜公爵。尚虛王稱。校其有功。實未為過。伏乞朝廷更下所司。詳酌可否。特賜指揮。詔案查註於太白山迎送神詞下。引此狀刪去代宋選奏四字。合註仍之。而註其下云。此文代太守宋選作。又以邵註本之續補遺二卷分編於集。而餘二十首未編者。以十九首列入卷四十七。續採詩中。其謝宋漢傑惠李承晏墨一首。可據外集編入。元祐者則刪去之。既抹殺其父。又抹殺其子。此有意顛倒是非。以實邵錄也。合註復收此詩。置十九首後。并引邵椿畫繼註明宋選之子。是既知有太守宋選及其子矣。乃於查註之謬。特扶同隱匿。以成沮辱廢死陳公弼之說。其失也。四月間吳奎拜樞密副使作賀啓。本集賀吳副樞啓云。頃聞休命。擢領上裁。問少通勤。拳以為不久。當有非常之間。是以未敢輕為率爾之賀。逮茲未幾。果已如言。釋府事之喧繁。總兵權於禁密。傳聞四遠。歡喜一詞。伏惟某官。



機畧足以應無方而有朴忠沈厚之量。文華足以表當世而有簡素質直之風。置之於都會則其爲效也速而所及者廉。委之於樞機則其成功也遲而所被者廣。深惟賢者之處世皆以得時爲至難。明公撰**宋選修鳳鳴驛記**。本宜愛此不貲之軀以畢其能事區區之意言不能勝。鳳鳴驛記云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於逆旅。其後六年爲府從事至數日謁客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將去既駕雖馬亦顧其阜而嘶余召館吏而問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白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至逾月而興功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萬六千木以根計竹以竿計瓦甓坯釘各以枚計楮以石計者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聞而心善之其明年縣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事余曰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使之居其所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情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計其所歷而累其勤使無齟齬於世而未嘗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風也視其臆應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傳舍而已事復有小於傳舍者公未嘗不盡心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豈弟者豈非以其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修傳舍誠無足書者以傳舍之修而見公之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則是眞足書也。**詩案**此記作於嘉祐七年壬寅而月無考查註於卷一牛口見月詩已引載鳳鳴驛記丙申舉進士過扶風之語非不見下有今太守宋公辛丑八月到任者乃特抹**得異道子**畫殺之而合註亦扶同其謬特錄此記以證兩註非持平之事云。



四菩薩以獻宮師

本集四菩薩閣記云長安有故藏經舍唐明皇帝所建其

軀廣明之亂為賊所焚有僧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

賊恐不能全遂竅其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版留於是

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獻者獻歸其直而取

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版為甲以隋仁壽宮中

怪石植之喜雨亭北子由為作詩

樂城集子瞻喜雨亭北隋仁壽宮中怪石

與衰換世身猶在南北從人事已輕累石作臺秋蘇上鑿汧通水細渠清三

年此亦非公有空使他年記姓名

詩案隋仁壽宮即唐九成宮也又考本集

詩文不載此事疑已佚去矣

讀開元天寶遺事作詩

詩案此三詩施註原編

今錄子由詩以當紀事云

鳳翔作查註從續補遺改時張琬為法曹

孫全椒人也洎為參知政事性險

編此卷之末今仍附載

諂好攻人短尤貪鄙惟善事內官以病改刑部侍郎死琬養於兄環登第為

鳳翔法曹及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會公與鄭俠獄起琬與李定雜治欲

傳致之死併陷王安國俱坐貶累又劾馮京與俠交通罪王珪為相力引之

元豐四年參知政事五年改中書侍郎神宗命公修國史復有旨起公以本

官知江州並為珪瑛所沮命格不下瑛素性姦邪往往以危機陷人深交舒

宣數起大獄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諂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

能探情變節左右從順各得其歡心哲宗立子由入為右司諫與王觀上殿

言張瑛天資邪佞易以為姦宜以時除去子由復上言曰臣竊惟瑛性極巧

佞遇事圓轉。昔王安石、呂惠卿首加擢用，被以卵翼之恩，收其鷹犬之效。與章惇等並結為死黨。熙寧弊法皆惇等所共成就。今惇仍在重位，與聞大政，其中心未嘗一日無窺伺之邪謀。忘王、呂之故黨也。譬如蛇蝎，遇寒而蟄，盜賊逢晝而止。及春陽發動，暮夜陰闇，故態復作。正姦臣用智，伺便竊發之時，其害必深。會劉摯亦以為言，罷知鄭州，移揚州死。其與公同登真興寺閣，正環為鳳翔法曹時也。今據宋史，事畧長編，樂城集撮其大畧如此。六月

公與琥晚登真興寺閣南望連山如畫山前白鷺十數杳杳飛去五丈原上

白雲如覆釜慨然思孔明之遺跡為書以告子由曰可以賦此子由作登真

興寺樓賦樂城集登真興寺樓賦敘云季夏六月子瞻與張戶曹琥同游真興寺樓賦興寺晚登寺後重閣南望連山如畫山前有白鷺十數杳杳飛去

東南望五丈原原上有白雲如覆釜慨然思孔明之遺跡作書與轅日可以賦此賦曰涉六月之徂暑今邇秦川而遠望樓馮高而遠邁今日將薄乎西方南望連山之參差今奔走相屬而騰驤林阜蔚以扶拱今浩合杳而樓櫓若羣馬之相追逐今忽鬱怒而狂章日將入而山陰兮天黝黝而茫茫淡平雲之凝碧兮白鷺歸以翔翔羽裊裊其彌遠兮聲斷絕而復揚曠羣歸於何所兮徂南澗之泱泱回東望夫修隆兮隱高原曰五丈思古人而不可見兮涕橫流以浪浪雲岫北其不起兮若覆釜而在上嗟一日之所見兮蓋千變以異狀忽已去而莫執兮夫豈勝乎追想強馳詞於千里兮增異日之惆悵非有意於求慕兮徒今世之追賞覽川原而思古今祝亡弓之遺軼諸案賦云季夏六月用明堂位語不詳何年所作查註引此敘載真興寺閣詩題下



以爲詩與敘皆嘉祐癸卯作。合註從。**王頤遺古塔銅龜子**。本集捨銅龜子文誤。今附載此案之末。不以六月論也。**王頤遺古塔銅龜子**。云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子。予無舍利可捨。獨捨盛舍利者。敬爲四恩三有捨之。故人王頤爲武功宰。長安有修古塔者。發舊葬得之以遺予。予以藏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不免。而以藏舍利則可以久存。藏私印或以速壞。貴舍利而賤私印。樂久存而悲速壞。豈有是哉。予其并捨之。**語案**公過蘇州多矣。其作文捨去之時無考。而王頤時爲武功宰。公後詩有我昔識子自武功句。可證正王頤遺銅龜子時也。今附載於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慨然：當作「慨然」，見蘇轍《樂城集》卷一七《登真興寺賦》。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 卷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譏男霖圻覆審

諸案嘉祐七年壬寅

是年八月立英宗爲皇子詔曰人道親親王者之所先

州圍練使曙皇兄濮安懿王之子而朕之猶子也少鞠於宮中而聰智仁賢見於風成向者選於宗子近籍命以治宗正之事使者數至其第乃崇執謙退久不受命朕默然有嘉焉朕承先帝遺緒奉承聖業固敢失墜夫立愛之道自親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風而上以嚴夫宗廟也其以爲皇子九月大享明堂八月中都公提點利州刑獄卒於任州路刑獄嘗行部至閬中民觀者如堵墻其童子皆相率環公揮之不去公曰吾去此二十年矣爾何自識予皆對曰聞父祖道公爲政家有公像祝公復來公至逾年劾城固縣令一人妄殺人者一道震恐嘉祐七年八月乙亥無疾暴卒吏民哭者皆失聲聞人聞之罷市相率爲佛事市中以報享年六十有二官都官郎中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後以二月九月聞訃作祭伯父提刑文嗚呼昔我先祖之後諸子登朝累贈太中大夫父諸姑森如鴈行三十年間死生契闊惟編禮與伯父千里相望宦游東西奔走四海去家如忘至有生子成童而不識者茲言可傷方約退居卜築相與終老逍遙翔翔嗚呼伯父一旦捨去有志弗償辛丑之秋送伯西郊言別於稿屢願以招孰知此行乃隔幽明嗚呼伯父生竟何爲勤苦食辛以律厥



身。知以爲民。不知子孫。誰爲優孟。悲歌叔孫。惟有斯文。以告不泯。**諸案**鳳翔
去利州路甚近。九月必聞訃矣。此文下註。治平元年。乃嘉祐七年之訃也。今
據墓表。**九日。不預府會。獨游普門寺僧閣。寄子由詩。詔封太白山神爲明應**
爲當。**公重新其廟。公親往祀之作太白山封明應公文。****本集**告封太白山明應公
方。俾食於民。以雨以暘。惟公聰明能率其職。民以旱告。應不踰夕。帝謂守臣
予嘉乃功。惟新爵號。往耀其躬。在唐天寶。亦賜今爵。時惟術士探符訪藥。謂
爲公榮實。爲公羞。中原顛覆。神不顧救。今皇神聖。惟民是憂。民
既飽益。皇無禱求。衣衣煌煌。赤舄繡裳。捨舊卽新。以祐我民。**復爲歌迎送**
神司。本集太白山神記云。吾昔爲扶風從事。歲大旱。諭父老境內可禱者云。
神言。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師少卿爲守。奏封山神爲濟民侯。
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書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
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神爲靈應公。吾然
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卽告太守。遣使祝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
湫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幡飛舞。鬚髯若有所見。遂大雨二日。歲大熟。
吾作奏檢具。言其狀。詔封爲明應公。吾復爲文記之。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
鼠長尺餘。墜酒饌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諸案**本集別無
記文。所云復爲文者。或**二十日微雪作懷子由詩**。**諸案**詩有冷官無事屋廬
卽太白山迎送神詞也。**兼府學教授故詩用冷官事者誤。**此因治平甲辰八月。公和園中草木詩。自
註有夜宿府學語附會。此註在王本分類中。無年月可稽。故其謊不破也。據

樂城集和詩有離思隔年之句確爲壬寅作是施註原編不誤而陳公弼未到任卽以公弼論無教授永遠缺官而簽判一兼三年者公在岐下謝張太原送蒲桃詩有冷官門戶日蕭條年年專遣送蒲桃等句必非年年作教授始爲此語也此乃註家知得杜陵有廣文先生官獨冷句必欲賣弄故妄以實之耳今於詩下刪去此註駁正於此又案詩有近買貂裘堪出塞忽思乘傳問西琛句詩因雪作故云近買貂裘既有貂裘不妨出塞此因買裘生出作結相映成趣耳乃紀氏點論云居下僚而不得志憤激而爲立功邊外之思鬱鬱時實有此想所論甚謬又公岐下送崔岐歸二曲馬上作詩本集與監詩意大畧相同與誥所論合足以破妄而雪誣矣

十月同李庠送崔岐歸二曲馬上作詩

當時李庠彭年監宮與之往還甚熟關中後來豪俊爲誰平舊與彭年一詩彭年讀之蓋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廢故多感慨

閨子由得不載查註從外集收入卷四十七續採詩中今補編入集詩有爲閨子由得問南溪李夫子壯心應未逐流年句彭年讀之淚下當卽此詩也

告不赴商州有寄十一月大雪數日抱病未起號令趙薦以詩相屬作和詩

十二月公以歲暮思歸不得有懷子由寄饋歲別歲守歲諸詩嘉祐八年癸卯

公年二十八是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崩英宗卽位不豫皇太后權同正

分軍國事四月立皇后高氏五月富弼樞密使十月仁宗葬永昭陵

正月立春祭勾芒神文

本集祝文云夫帝出乎震神實輔之茲日立春農事之始將平秩於東作先恭授於人時乃出土牛以示



早晚惟神。其祐之。十五日夜過鳳翔東院觀王維畫壁作跋。本集題鳳翔東院王畫

來觀王維摩詰筆時夜已闌殘燈和子由踏青蠶市二詩。詩記歲首鄉俗寄子

瞻二首踏青蠶市此因公度歲有蜀宋選罷鳳翔任。詩宋選罷任無考據

中風俗之作故亦述其歲首者也。正月又據陳公弼傳云軾官鳳翔實從公二年公以治平甲辰十二月罷發

判任計以二年陳公弼當以嘉祐癸卯正月到任合斯飛閣詩觀之正其時

也宋選史不載本案亦無兼傳他人之例獨此以更正註誣之故則考其字

考其地考其氏族考其子考其在朝同官歲月言語考其身後聲望並補全

之登載於策俾昭然復顯於世故曰君子之道雖闇而必彰也并記於此

陳希亮自京東轉運使來代之青神人。中天聖八年進士第始為長沙縣有

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為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寘諸法一縣大獲去

為零都巫覡歲斂民財祭鬼公禁之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

以母老乞歸蜀得劍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為開封府司錄外戚沈氏子

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

及諸掾史公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養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

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公以軍城卒雜山河

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

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為暴或告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

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拜請

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公不可。獨治爲桑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代還執政。欲以爲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乃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柱。至今沿汴皆飛橋。移滑州。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臥不動。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句執濮州通判井淵。上以爲憂。問執政誰可用者。未及對。上曰。吾得之矣。乃以公爲曹州。不逾月。悉禽其黨。淮南饑。壽春王正民不任職。詔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公懼。公益親信之。皆指心誓爲公死。提點刑獄江東。又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兼開折司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卽日輕騎出接。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開和。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旣至。乃斬元以徇。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歐康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羣盜爲之屏息。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司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使之。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畧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公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



人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數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程氏。子四人。忱。今爲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恂。今爲大理寺丞。慤。未仕。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訥。好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然所立有絕人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淮南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沒黯。使公弼端委立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王明清揮麈後錄云。東坡先生平生爲人。碑誌絕少。蓋不妄語可故也。其作陳公弼傳。敘其剛方明敏之業。殆數千言。至比之長孺。然其後無聞。心竊疑焉。比閱孫叔易外制集。載其所行陳簡齋去非爲參知政事封贈三代告詞。始知乃公弼子忱之孫。簡齋出處氣節。翰墨文章。爲中興大臣之冠。善惡之報。時有後先。其可謂無乎。**語案**東都事畧及宋史據公此文立傳。並無異詞。其海印國師交通之權貴。乃章獻明肅皇后家外戚沈氏子。乃沈元吉也。查註引邵博語。合註引張芸叟語。謂此傳爲補過之文。但揮麈錄載兩宋掌故最爲賅博。宋時已擷取其書纂修國史。使邵張二說稍有影響。王明清必習聞之。顧肯漫爲是語乎。查註引東都事畧宋史及本集。可謂繁稱博引。惟陳公弼獨不錄。三書所載三傳之事實。卽揮麈各錄在。查合二註亦多徵引。非不見此條也。今錄陳公弼傳。先正其體。餘分詳於後云。**范晔清勁**

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水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

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
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士爲急語案以上皆本集陳公弼傳原文其來鳳翔也馭下嚴肅
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視時王彭監府諸軍獨侃侃自若未嘗降色詞本集
年哀詞云嘉祐末予從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諸軍時太守
陳公弼馭下嚴甚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視君獨侃侃自若未嘗降色詞公
弼亦敬焉語案嘉祐末乃嘉祐八年也與從公二年之說相合公年少氣盛屢與希亮爭議至形於言色本集
陳公弼傳云公於軾之先君子爲丈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
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爲古之
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語案邵博張芸叟之說即摘此數語以附會
之也公自論其通守錢塘云余方年壯氣甚不安厥官見於海辯真贊至於
自悔之說尤多其與章惇書云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而
軾強狠自用追悔無路凡此種語屢見於集公不諱也查註乃誣以爲致死
陳公弼後在黃州悔之希亮頗不直公至奏劾於朝公亦不顧也本集謝館
始爲作傳補過可乎職啓云一
參賓幕輒蹈危機已嘗名挂於深文不自意全於今日語案公自鳳翔罷還
英宗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韓琦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
得直史館此上執政謝館職啓中語也據此文公弼竟劾之矣要知公弼之
深文與公之謝啓凡宰執自韓琦以下無不見者如歐陽修欲爲沮辱抵死



之謀則此語必不布於執政矣。熙寧中王安石求公過失無有始誣以販私鹽如陳公弼事稍可文致尙俟元豐執政以畀陳季常甘心乎。今先錄本集堂堂正正之文立案大體既明然後與邵博張芸叟辯。因希亮作客位假寐詩。查註云邵氏聞見後錄初握制科簽書判官時吏呼蘇賢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謂入不得見故東坡客次假寐詩不預府燕詩其不堪如此東坡作小文必塗改往反後公弼受他州餽酒從贓坐沮辱抑鬱抵於死或云歐陽憾於公弼有曲折東坡不但望公弼相遇之薄也公弼子季常居黃州元豐初東坡謫黃者執政疑公弼廢死由東坡委於季常甘心焉然東坡季常相得甚歡故東坡爲公弼作傳至比之汲黯合註云張芸叟畫墁集房州修城碑陰記蘇子瞻登制科簽判府事與陳公不相叶竟至上聞其來陳公以鄉里長老自處子瞻少年氣剛不少下子瞻後悔此事不喜人問之於是作陳公弼傳是亦補過之言云。諸客位假寐詩公自註因陳公弼作壬寅九日不預會詩與陳公弼無涉邵博妄牽入之據陳公弼傳問沈氏子事坐廢在爲開封司錄時與知鳳翔相去三十餘年邵博附會以爲鳳翔廢死若謂傳有不實則東都事畧宋史王註載公弼仕至太常少卿卒贈工部侍郎皆同何均無異詞也今考聞見後錄卷二十載一條云東坡謫黃州熙寧執政妄以陳季常任俠家黃之岐亭有世讎使之甘心焉然季常從東坡甚驩也邵博明知其大誣故又明言其妄自爲遮蓋何以查註獨撮敘卷十五歐陽修憾公弼沮辱抵死事特抹去此條不載公嘗謂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而士之負公者時有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歐陽之自處也如此其肯爲人多怨者乎且是時英宗在位首相則韓琦參政則歐陽修趙槩遷爲樞密使者則

富弼、文彥博、內制則范鎮、張方平、言官則呂誨、司馬光、范純仁、呂大防也。君明臣良，一時稱極盛。而歐陽修獨執坐酒之微文，寘府帥於沮辱，抵死是紹聖間。二惇、二蔡之所爲也。公弼乃富弼所薦，弼獨無一言乎。晝境集云：子瞻在岐，與陳公不相叶，竟至上聞。其上聞出之於公，是公發其陰私之酒，而歐陽廢死之，又爲傳以補過。其意顯然矣。芸叟雖無沮辱廢死明文，而合註以其上聞補過之說，接載查註之後，是欲凡讀者必信。兩註之誣也，讀者豈盡知。聞見後錄已自認妄語，而查註引證中有棄取，特避輕就重乎。至張芸叟屢官秦中，何不明載其事於鳳翔，而乃詭託於房州修城之碑陰。此書卷帙太繁，詞多鄙俚，亦恐真贋參雜。芸叟當無此夢夢語。若如邵博、芸叟所載，將使兩文忠爲何等人。公弼史之所許，亦不可加以誣。饒邵伯溫云：歐陽文忠與康節無素，其在執政日，使其子棗赴洛視之。康節具告以平生學術，出處大概，臨別以異日無忘鄙野爲託。後二十年，韓絳尹洛，爲請諡於朝，會棗官太常，遂定諡爲康節。然則伯溫亦不欲詆譏歐陽者。博乃并其父書而忘之矣。今斥其妄，殆亦伯溫之意也。又案客位假寐詩，施註原編倅杭卷中，固誤。查註據邵博語，改編卷三壬寅重九不預會詩後，而自以爲得，亦誤。今改編嘉祐八年癸卯正月，以符公實從二年之說。又諸所引邵博載東坡謫黃州寧執政一條，案熙寧中公未嘗謫黃，邵博亦誤，均應駁正。

二月，公以事至長安，和劉攽題薛周逸老亭詩。
詔案此詩施註原編中隱堂詩前，據中隱堂詩敘與詩，則二題同時所作，原編未誤。查註獨析此詩置之未到鳳翔任前，反誤。合註亦從誤。今改歸原處，餘詳中隱堂條下。

游王紳家園亭作中隱堂詩。
詔案王紳時爲岐山宰，其居第園亭在長安城中。公至長安，紳以書戒其



子弟乞公臨存。因以乞詩。此見於公詩敘者。又其詩第三首云。二月驚梅晚。幽香此地無。依慰遠客。皎皎似吳姝。關中無梅。公廨宇池亭植樹三十餘本。而獨無梅樹。茲忽於二月在長安王紳家見之。不覺驚喜而賦此。故云依慰遠客也。據此則施註同編之逸老亭詩必有所授。信爲嘉祐八年二月至長安。送號令趙薦罷任還蜀。查註續採送號令趙薦詩云。嗟我去國久。得詩也。人稀但恐晤語非。佳。人西方子。佩服具與璣。宛今若處女。未始識戶屏。何必識戶屏。潛玉有光輝。此詩各本不載。查註據外集鳳翔作。收入續採中。今載。三月過寶雞斯飛閣有懷宋選之去作詩。移編卷三終南各題之後。非於案。是詩有誰使愛官輕去國。此身無計老漁樵。句。此因陳公弼之來而感。宋選之去。無可疑者。又此詩爲春日所作。改編於此。確不可易矣。重游終南和子由所寄詩。此詩查註從續補遺移編卷五自清平鎮游南山十云。嬾不作詩。君錯料。是明言此番至終南未有詩也。查註與清平鎮十一首同編。治平元年甲辰。其誤顯然。今考詩意。爲三月作。若以屬之嘉祐七年壬寅三月。亦有游南山各詩。與嬾不作詩之句不合。再和子由寒食。有寒食今年二月晦句。殆公和。記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題畫文殊普賢作。已在三月中也。詩二十九日仁宗崩。宋史云。八年三月辛未。帝崩於福寧殿。遺制皇子四月。即皇帝位。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

一日英宗卽位韓琦爲山陵使

老泉全集上韓昭文論山陵書云四月二十三日將仕郎守霸州文安縣主簿禮院編纂

蘇洵惶恐再拜上書昭文相公執事。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爲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相公將何以處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游觀無所增加幃簿器皿弊陋而不易今一旦棄羣臣而有司乃欲擬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威之以刀劍驅之以笞箠爲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其不欲以山陵遺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爲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而不可復改則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羣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東都事畧方仁宗山陵事從其厚公私駭然洵言於韓琦琦謝之爲省其過甚者朱子晦菴題跋云仁宗皇帝慈儉之德冠見百王而因山之奉煩費若此豈其心哉宜乎老蘇先生有華元樂舉之譏而忠獻韓公不敢辭其責也然此帖所云置司裁損仍是韓公當國時事亦足以驗其悔悟之實矣此其所以爲韓公耶

附錄此文凡千餘言今取事畧所不載者摘出爲公應副山陵所需編木一通朱子所謂韓公悔悟者非是此本非琦之意也



棧竹東下河渭而渭水噴涸挽木不下軼掌王事至於忘食凡五閱月而後

休焉書和子由詩云橋山日月迫府縣煩差抽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

水涸無泥苗堰旋插修對之食不飽餘事更遑求劬勞幸已過朽鈍不任鈹

秋風迫吹帽西阜可縱游據此詩公之行役可見橋山日月迫者謂仁宗以

十月葬永昭陵而差事不可緩也逮八月杪始訖事故云劬勞已過而秋風

吹帽也此數月中公未必安坐府中與陳公弼爭議又夏秋甚旱復於亢中

入山致禱與渭涸無元昊叛後關中並為衙前所困民力億甚公議以官權

水情形皆可互證

與民稍優裕之乃上其事於府由陳希亮聞於朝因上韓琦論場務書本集

魏公論場務書云軾再拜獻書昭文相公執事軾得從宦於西嘗以為當今

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欲而杜隨

壞而補也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強可知也中戶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

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一經元昊之變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

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棄也然而吳賊之遺種其

將永世而臣伏耶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

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

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

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陝西之藝橐也今使有變

則緣邊被兵之郡知嚴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

不散其權故在此兩部也。執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饗盎釜甌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爲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爲王民自饗盎釜甌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爲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焉民之困窮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爲計所謂優輕而可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強惡者願入焉摘發贓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困窮又可知矣。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區區議以官權與民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失錢之以貫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酒而償之於稅得是二萬者未得爲全失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衙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暮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爲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爲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閑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削而大服也。明年之春陛下改元之歲必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冷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幸甚。

附錄

陳公弼所上公原議考本集不載據此則雖與爭議



然亦未嘗不用公言也。查註謂不預府燕，其不堪如此者，尤見其妄。又案此書雖上韓琦，必不能用以公係新進，而琦方持重故也。然當嘉祐之末，關中困憊若此，不數年而行新法，開邊釁，其民益困可知。宣仁簾聽，稍事休息，而章惇、呂惠卿力反。元祐遂復窮兵黷武，史屢言關中大困者，以此蓋舊病不拔，而新疾疊加也。再後康王南奔，悉舉而棄之，關中亦陸沈矣。此有未不治之症，韓琦以陝西兵多乏食，將藉民丁爲義勇，公欲與之休息，而琦方欲役之，是亦策之左者矣。陳希亮於後圃築凌虛臺，以望南山，屬公爲記，公因以諷之。本集臺記云：臺因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粲粲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其土築臺出於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虬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臺，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髻髮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邱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今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語案**此文誠有不滿於公弼以公弼有名桂深文之一事，故此文有人事得喪數語與之對鍼。然公許

以古之遺直又謂其嚴而不殘是公弼亦必有其道者何至結成修怨之事其後賦凌虛臺詩和平特甚則彼此消釋久矣公謂形於言色已而悔之者乃臨事而爭事後而旋悔也若必誣為黃州悔之而後作傳補過此二註之意也

遇陳慥於岐山希亮第四子也慥

從兩騎挾二矢馳騁於長林豐草間與公論用兵法遂訂交焉

本集方山子傳云方山子

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十九年前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

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

諸案

公以元豐庚申遷黃與陳季

常重遇於岐亭此傳作於壬戌數至嘉祐癸卯兄二十載故云十九年前也

季常長公五年時公年二十八季常年三十三矣岐下之事皆其目擊若如

查註合註之說是公弼只此一子在襁褓故在黃時得為傳以給之免其

甘心之禍幸成

七月旱太甚禱於太白不驗出禱磻溪二十四日公至虢縣

補過之文也

二十五日晚自虢縣渡渭宿於僧舍曾閣夜久不寐見壁間有前縣令趙薦

題名作詩

諸案

磻溪求雨諸詩據施註原編似為嘉祐八年作而查註列入

八年者紀年錄載入七年今考七年公有病中大雪觀號令趙薦

以詩相屬一題而此題云前縣令趙薦詩有故人漸遠無消息句是七年冬

間趙薦方任虢縣至八年七月時已罷去則紀年錄所載誤矣公將如終南

太平宮谿堂讀書詩云中間罹旱暵欲學喚雨鳩即指此禱雨事乃八年之

確證也又宿曾閣詩有欲向磻溪問姜叟僕夫屢報斗杓傾句紀氏點論云



問姜叟雖切礪谿卻與禱雨無涉東坡詩往往有疏於律者不得一槩效二之凡紀氏此種謬誤不能歸咎查註疏漏既欲評論何以不讀全集也

十六日五鼓馳赴礪谿宣禱雨文

本集礪谿禱雨祝文云歲秋矣物之幾成者待雨而已稔者已秀待雨而實三日不

雨則稔者不實矣莢者已孕待雨而秀五日不雨則莢者不秀矣野有餘土室有閑民待雨而耕且種七日不雨則餘土不耕閑民不種矣稔者不實莢者不秀餘土不耕而閑民不種則守土之臣將有不任責之誅而山川鬼神將乏其祀茲用不敢寧居齋戒擇日並走羣望而精誠不歆神不顧咎吏民無所請命聞之號有周文武之師太公其可以病告乃用太袞之禮禱而不酬穀梁子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生而為上公投而為神人非公其誰當之詩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遠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公之神且勇計其神靈無所不能為也吏民既以雨望公公亦當任其責敢布腹心公實圖之
國案此并記以詩遂自礪谿文乃開武成王祀典之先者其後將不止而賜之禱矣

往陽平憩於麻田青峰寺之翠麓亭二十七日自陽平入斜谷宿於南山蟠

龍寺二十八日至下馬磧憩於北山僧舍登懷賢閣南望斜谷西眺五丈原

羣山蒼莽縱橫如列陣宛若諸葛公自斜谷擁騎疾馳出屯原上題懷賢閣

諸詩諸案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谷地屬郿縣此則已過斜谷而九月將赴

諸詩入岐山縣境當為二十八日之事題作是日恐傳本有譌也

九月將赴

終南太平宮谿堂讀書和子由詩。諫案詩有秋風迫吹帽句。是此詩作於九月初也。太平宮編觀三

聖遺跡書太宗急就章。本集書太宗急就章云。載近至終南太平宮得觀三聖遺跡。有太宗書急就章一卷。為妙絕。自古英主少有不工書。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至谿堂讀遺藏。作詩。諫案將如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載於書亦云。

由二詩。施註原編谿堂禱雨各詩前。是先九月而後七月也。查註合註仍之。並誤。其讀道藏一詩。施註與竹鴈漢陂魚二詩。雜編於後。蓋不知此即谿堂讀書詩也。查註移編將如終南二詩後。最當。而并編於後云。

禱雨詩前。合註從之。亦誤。今以三詩並編於後云。游南溪真亭公欲還

於斷岸之上。名招隱亭。而力未暇。為詩以記其事。諫案此詩施註原編自清平鎮游樓觀十一詩後。查註因編卷五。合註仍之。據詩題原可類編。但果為同時作。總題當云十二詩。不當獨置此詩於外。其為非同時作。明矣。今改編於此。雖未見其必確究。不至如原編。并於竹上題二詩。十六日。游扶風縣天和寺。題壁夜宿扶風驛舍。之類誤也。

有歌者。其聲悲甚。起問之。蓋貧富。今貧者公為悽然。因飲之以酒。作詩。本集孤村漸雨。逐秋涼。逆旅愁人。怨夜長。不寐相看。惟癡馬。悲歌互答。有寒螢。天寒滯穗。猶橫畝。歲晚空機。任倚牆。勸爾一杯。聊復睡。人間貧富。海茫茫。諫案此詩。公後以舉贈楊著者。施註不載。各本所載。詩題敘互異。王註外集及查註所引。石刻皆作扶風驛舍。合註從邵註。續補遺作長安驛舍。今考此詩。

至如原編。并於竹上題二詩。十六日。游扶風縣天和寺。題壁夜宿扶風驛舍。之類誤也。

有歌者。其聲悲甚。起問之。蓋貧富。今貧者公為悽然。因飲之以酒。作詩。

孤村漸雨。逐秋涼。逆旅愁人。怨夜長。不寐相看。惟癡馬。悲歌互答。有寒螢。天寒滯穗。猶橫畝。歲晚空機。任倚牆。勸爾一杯。聊復睡。人間貧富。海茫茫。

此詩。公後以舉贈楊著者。施註不載。各本所載。詩題敘互異。王註外集及查註所引。石刻皆作扶風驛舍。合註從邵註。續補遺作長安驛舍。今考此詩。

查註所引。石刻皆作扶風驛舍。合註從邵註。續補遺作長安驛舍。今考此詩。



乃深秋時作、而公之過長安、丙申應舉在三四月、丁酉聞訃歸在五六月、辛丑赴鳳翔任在十二月、癸卯以事至在二月、甲辰罷鳳翔任在十二月、戊申還朝亦十二月、在長安度歲凡六過其地、無在八九月者、又己亥南行下峽、丙午奔襄沔、峽皆以水程過夔巫、不經關中、其邵註合註所本長安驛舍作此詩之誤、毋庸置議矣、自應以查註所本之扶風驛舍爲是、但邵註合註題作二十年前見楊髻、而查註引石刻題作三十年前、雨過扶風、又以此詩贈楊髻、編卷五甲辰十二月至華陰詩後、時公年二十九、何由於三十年前未生之先過扶風作詩乎、合註並未駁正、均誤、今據本集與楊髻驪錢帖、其中資髻之人皆黃人也、此髻重見於黃之確據、當卽舉贈此詩之時、改編贈此詩於黃則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之說皆可通矣、其作此詩、既定於扶風驛舍、今載於嘉祐癸卯九月十六日游扶風縣天和寺後、庶有依據、仍錄原詩於案、以備作詩事實、公每於秋日詩至九月、輒稱歲晚、且見此詩、非九月不道也、

公有慨於書社之法、思治論

本集思治論云、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愈不立也、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

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日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摹不先定也此猶適千里不齎糧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於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摹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摹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摹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語錄凡有天下者治久則吏媮吏媮則姦生姦生則俗壞俗壞則法弊千古以來大抵皆然也宋則尤有難者以其都汴而聚重兵守之蓋一日不可無德一日不可無財者也藝祖嘗欲遷都關中去兵而守以形勢太宗以立國甫定頗不然之藝祖云此日苟安然不出百年而財力必竭也迨至真宗以來北則重幣而西則構釁至是而其說驗矣嘉祐之末治安已極勢不能無叢脞之弊然所謂豐財強兵擇吏者必有其道公嘗云拘多補少固自有術何至作害民之事由此而參觀論場務書必先裕民而後裕國審矣惜其志之不申而其說亦不傳於世惜哉此文公自十一月重游二曲謁真

註嘉祐八年作凡二千數百言今但錄其大畧如此

十一月重游二曲謁真



儒藏

君在太山上清宮辭并屬子由同賦

本集上清詞云南山之幽雲冥冥兮孰居此者帝側之神君君胡為乎山

之幽顧宮殿兮久淹留。又易為一朝去此而不顧兮悲此空山之人也來不可得而知兮去固不可得而訊也。君之來兮天門空從千騎兮駕飛龍隸辰星兮役太歲儼晝降兮雷隆隆。朝發軫兮帝庭夕弭節兮山宮。橫有妖兮虐下土精為星兮氣為虹。愛流血之滂沛兮又嗜虐竊與螟蟲。嘯盲風而涕淫雨兮時又吐旱火之熾融。銜帝命以下討兮建千仞之修鋒。乘飛霆而追逸景兮歛毒掃滅而無縱。忽崩播其來會兮走海岳之神公。龍車獸鬼不知其數兮旂纛晦闇而冥蒙。漸俛偃以旅進兮鏘劍佩之相襲。司殺生之必信兮知上帝之不汝容。既約束以反職兮退戰慄而愈恭。澤充塞於四海兮獨澹然其無功。君之去兮天門開款閭闔兮朝玉臺。羣仙迎兮塞雲漢儼前導兮紛後陪。歷玉階兮帝迓君良苦兮馬厯頽閔人世兮迫隘陳下土。今帝所哀返瓊宮之嵯峨兮役萬靈之喧阗。默清淨以無為兮時節狩於斗魁。詣通明而獻黜陟兮軼蕩蕩其無回。忽表裏之煥霍兮光下燭於九垓。時游目以下覽兮五岳為豆四溟為杯。俛故宮之千柱兮若豪端之集埃。來非以為樂去非以為悲。謂神君之既返兮曾顏咫尺之不違。升秘殿以內悸兮魂凜凜而上馳。忽寤寐以有得兮敢沐浴而獻辭。是耶非耶臣不可得而知也。石刻題云嘉祐八年冬軾佐鳳翔幕以事至上清宮屢謁真君敬撰此詞仍邀家弟轍同賦。藥城集上清詞題下自註云宮在太白山同子瞻作。詰案上清詞各本缺南山之幽雲冥冥兮孰居此者帝側之神君十七字。查註收入卷四十八續採中合註從石刻補全。今改載於案據石刻此文作於八年。與魏興叔冬而公方以九月自終南歸。今列十一月後子由上清詞不錄。

與魏興叔

論杜子美逸詩

本集記子美逸詩云。聞惠子過東溪詩云。惠子白驢瘦。歸溪

柴門了無事。黃綺未稱臣。此一篇子與劉斯立得之。於管城人家葉子冊中。

題云杜員外詩集名甫。字東美。其餘諸篇語多不同。如故園楊柳。今搖落安

得愁中。却盡生之類也。鳳翔魏起與叔云天興人掘得此詩。石刻。

與此少異。嚴密松花古村。膠竹葉春。柴門了生事。園綺未稱臣。作稼說送

張琥回京

本集稼說送張琥云。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

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稅而多實。久藏而不

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鉦艾相尋

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

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

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

以至於克。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

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

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

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

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轅子由

者。吾弟也。其見秦州肉驢馬書子美驢馬行。本集書子美驢馬行云。余在岐

亦以是語之。見秦州肉驢馬書子美驢馬行。下見秦州一馬驢如牛。領下垂

胡側立。傾倒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驢馬也。乃知鄧公驢馬行云。肉驢。十二

碩碩連錢動。當作驢。語案自上青宮辭以下四條。月日無考。附載於此。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 卷四

八〇九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卷四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月十四日夜微雪。十五日南谿小酌至晚作詩并錄九月所題竹上二詩以歸。案以上三詩施註原編將罷鳳翔時查註因編治平元年甲辰十二月南谿小酌至晚也。況甲辰九月公未嘗至南谿何由十二月錄其九月所題竹上之詩乎。此乃八年所作因改編作一詩錄二詩於此而書題竹詩於九月則兩處皆合矣。南谿之南竹林中新構菲堂愛其深邃名曰避世堂。案此詩施平鎮游樓觀十一詩前查註因編卷五公註仍之。但果為同時作總題當云十二詩猶之招隱亭詩之置十一詩後則亦誤也。詩有塔前暮雪深句今改為當此并作谿堂詩。案此詩外集編第三卷在鳳翔作查註收入卷四十為當。公以覃恩遷大理寺丞。案此詩有殘雪輕冰之句信是時所作也。今改集。鳳翔覃恩轉大理寺丞。

校記

①甚：當作「盛」，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二二《海月辯公真贊》。

②臺因：當作「國」，見郎晔《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四八。

③迎：此下當脫一「勞」字，見七集本《蘇東坡集》卷一九。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五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譏男霖圻覆較

誥案英宗治平元年甲辰

公年二十九歲是年正月丁酉朔改元五月皇太后歸政閏五月皇長子封賴王十一月籍陝西鄜

丁爲義勇軍十二月吳奎

以父憂罷王疇樞密副使

正月立春日祭勾芒神文

本集祝文云春律既應農事將作爰出土牛以

爲耕候伏願雨暘以時螟螣不作

俾克有年敢忘其

和子由種菜久旱不生

報誥案本集鳳翔任祭勾芒二篇今分載并記於此

和子由種菜久旱不生

誥案樂城集種菜詩云久種春蔬早不生園中汲水

亂瓶嬰據詩意及公題當作早不生園中即南園也

十九日自清平鎮至盤

屋二十日商洛合章惇來謁同游樓觀五郡大秦寺延生觀抵仙游潭潭下

臨絕壁萬仞橫木爲渡惇揖公書壁公不敢書

誥案公於仙游潭詩自註云潭水深不可測以一木爲橋

不敢過其後公與子由同游雲安下峩子由以其路惡

不能進公謂所歷有百倍於此者蓋即指仙游潭也

惇平步過之乘索挽

樹攝衣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蘇軾章惇來既還神采不動公拊

惇背曰子厚他日必能殺人惇曰何也公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

誥案此

係東都



儒藏

事畧不載獨木橋宋史不載惇問答語今以二書兼敘入之。惇題公所跋醉道士圖亦以公不肯渡仙游潭爲據。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微幸。此公與惇之分也。公旣不渡橋至南寺留惇飯於潭上詩有野饋慚微薄村沽慰寂寥句以惇遠來謁故慰藉之。歸類入公南寺紀游詩疑當日作與惇者必因因惇而發無可疑者茲爲補敘入之各註皆疏漏而不知獨紀氏點論云漸字何指讀者必如是眼明手辣一字不輕放過庶幾見到作者地位使紀氏見此定本擴而充之其所惇將游漢陂遂行鄴縣草堂寺石刻云惇自長安發明必有進乎此者矣蘇君軾因與蘇遊樓觀五郡延生大秦仙游旦師孟二君留終南回遂與二君過漢陂漁於蘇君旦之園池晚宿草堂明日宿紫閣惇獨至白閣廢寺還復宿草堂間過高觀題名潭東石上且將宿白塔登南五臺與大湫道華嚴趨長安別二君而惇獨東也甲辰正月二十三日京兆章惇題語案本集總題往返四日不載年月以南寺詩考之如與監宮之張杲之李彭年同游是公爲客而彼皆地主詩意不合信與章惇同游無疑以惇所記月日計之公當以十九日赴終南二十日見惇二十二日回府又查註補編重游終南和子由一詩於諸詩之前旣與總題歧出而詩有今日殘花覆綠苔句亦與時敘不合已公復游北寺至馬融石室愛玉女洞中水旣致兩瓶因破竹爲契使寺僧藏其一以爲往來之信戲謂之調水符二十二日自仙游潭回至



黑水貧民姚氏山亭高絕可愛並有詩與文同遇於岐下遂訂交焉集本

再祭文與可文云我官於岐實始識君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為膏以自濯薰藝學之多蔚如秋蕢脫口成

章榮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紜使我羞歎筆硯為焚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東都事畧云文同字與可梓州梓潼人也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

知陵州又知湖州語案公以熙寧二年己酉與與可重遇於京師正與可為集賢校理時也三年庚戌出知陵州由己酉而逆數五年足則治平元年甲

辰也因載於此岐下為蜀中作文同畫竹贊本集石室先生畫竹贊并敘云孔道其歸其出則不可知矣

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

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語案公與與可相得極厚而晤處之日絕少惟岐下始見及熙寧初在京重聚盡

不及一年也在京所作諸畫跋語尤契厚此則首二月十六日與張杲之李推其所自次敘其道號信為岐下初遇時作也

庠游南谿醉後相與解衣濯足因詠韓公山石之篇作和詩語案此詩查註採者也朱子韓文考異於山石詩下已引公此題作註其為公詩可知但置

之嘉祐八年癸卯與嬾不作詩之說不合則信為治平元年甲辰之詩矣因編入此

三月題大老寺竹間閣子語案此詩查註從續補遺中編入此卷今年中定為三月作考其詩境信出公手氣息皆

是紀氏點論獨不。然此詩殊不可解。王彭既與公善，其子謙亦從公游。彭尤喜公文，每出一篇，輒拊掌歎然，終日或相與譚，不二皆彭發之也。本集王大年哀詞云：太原王君彭字大年，監府諸軍，居相鄰，日相從也。太守陳公弼敬焉。予始異之，問於知君者，皆曰：此故武寧軍節度使諱全斌之曾孫，而武勝軍節度觀察畱後諱凱之子也。少時從父討賊甘陵，搏戰城下，所部斬七十餘級，手射殺二人而奏功不實，或勸君自言，君笑曰：吾爲君父戰，豈爲賞哉？予聞而賢之，始與論交。君博學精練，書無所不通，尤喜予文，每爲出一篇，輒拊掌歎然，終日予始未知佛法，君爲言大畧，皆推見至隱，以自證耳，使人不疑。予尤喜佛書，蓋自君發之，其後君爲將，日有聞乞自試於邊，而韓魏公文潞公皆以爲可用。先帝方欲盡其才，而君以病卒。其子謙以文學議論有聞於世，亦從予游。
案內餘胡允文衝替別公歸河南。本集祭胡執中郎中文云：從事於岐，始識載於此。公重遇允文於華州逆旅，據黃魯。七月游岐山周公廟，觀潤德泉，作詩。諸案直跋當爲河南人詳卷十六總案。七月游岐山周公廟，觀潤德泉，作詩。諸案嵐點論以周公廟題不當，作夢周公典不當用，及凡爲用孔子事者，滋意塗抹。此以元明律問漢唐罪也。本集有周公論孔子論其謁文宣王廟文，亦有論體。樂城集亦有周公論蓋當日所爲程文風尚如此。老泉全集詩文援孔孟者十之四五，而其源則本諸韓歐。如後人生當其時，卽應作此種文也。唐承六朝餘習，凡頌挽文中常以孔墨曾墨比，人不以爲非。至宋而孔老孔孟並論，較唐已密。至於極尊孔子，乃有元特駕理宗之上，此豈北宋所知乎。漢



興開一祭。孔子於曲阜。在漢以爲尊禮至矣。自來帝幸國子監。調孔子舊儀。止於肅揖。至宋慶歷四年。仁宗始再拜。而近臣猶以爲言。今執是以謂漢唐德不及宋。其可同日語哉。又紀氏恒以校後進館閣試帖之法。繩此集事多紕謬。又每譏其經用古訓。如南風長棘心之類。彼時焉得有朱子所定本乎。不及繫正。八月十一日。夜宿府學。路州府軍監並立學。如修學者多。及二百并記於此。

人。以上許更置縣學。然是時郡和子由所記園中草木共得十一詩。縣頗以此擾民。亦一時之弊也。

園中所有十詩分詠。一萱。二竹。三種。蘆。四病。榴。五蒲。桃。六簞。七果。羸。八牽牛。九柏。十葵。公和十詩并作一總起。其詩中所用牽牛葵蓼瓜蘭皆隨手點染。非原作之園中草木也。二答原作蒲桃病榴葵三詩。三答原作柏簞二詩。四答原作萱草牽牛二詩。五答原作種蘆一詩。以上皆與子由作問答之詞。蓋屢檢其詩而屢作也。六從時敘起。因離別而見秋瓜。復因瓜期觸感奮迅直下。而詩爲一變。後四詩皆自述己意。頃刻立就。遂遺原作竹果羸二詩。不復再爲問答。可想見其解衣盤礴。揮灑如風之致也。七詠官舍之叢竹。以至近而寓目者言之。八詠關中所有之蜀芎藭。江南白芷。以至遠而寓目者言之。九因游南山而述鬼神所守。人不可見之菖蒲。十自南山歸而記夢中子由之蟋蟀。悲秋菊句。於是十詩皆畢。而脫換變化之法。亦畧盡矣。復以但記說秋菊句。又以此詩之根在前作。而詩亦一色。不當別列一題。故并爲十一詩也。子由又作兄從南山來夢我南山下一詩。以復和公之第十詩。更作蟋蟀感秋氣夜吟抱菊根一詩。以和公之第十一詩。而原作分詠草木。不可列入。故

以二詩別列一題云和子瞻記夢二首。此公之和園中草木所以多一詩而子由則原作十詩之外又有記夢二詩之原委也。自王註施註邵氏補施註及他本並作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一首。然皆不知其故。未有註明此事者。查註謂子由原作止十首而公和詩十一首。乃譌入記夢一首。遂掣出第十詩而以第十一詩詠蟋蟀者。頂補第十首。和園中草木如子由十首之數。其掣出之第十首。別增記夢二字為題。而以子由和之兄從南山來一首附編其後。以作證。又以子由記夢多蟋蟀感秋氣一首。詩數不符。乃竟乾沒之。以符各十一首之數。此查註折改分編別增詩題之原委也。合註既從其誤矣。又云子由和記夢第二首蟋蟀感秋氣。查氏何以不載。然終亦莫能辨也。紀曉嵐評其頂補第十首之詠蟋蟀悲秋菊一詩云。收得感慨於文為結。到題外於意為結。到題中雖就菊說已隱隱收盡前九首。此詩乃蛩菊交互之作。紀氏但知有菊是不知蛩即蟋蟀也。又欲以此詩收盡前九首。不知何以墮入雲霧。然如中隱堂之第五首云。都城更幾姓。到處有殘碑。岫嶠何須到。韓公浪自悲。此真乃雖就碑說已隱隱收盡前四首者。何不亦以文結題外。意結題中論之。而謂其疏於律耶。又接評其掣出之第十詩。改題為記夢者云。蟋蟀悲秋菊。儘有妙義。可衍不應。艸艸如此。然則蟋蟀悲秋菊詩。甫經點論。即已茫如。又何以始終不見也。似此評註。久播藝林。實為此集之累。可為一慨。今仍刪記夢之題目。還十一詩之舊觀。并分註各詩下。而總論於案。又詩為秋中作。施註原編正月十九日清平鎮十。一首前查註仍時夏八。大舉犯之。編入治平元年甲辰之首。合註踵承其誤。今改編於後云。時夏八。大舉犯邊。寇靜邊。著圍家堡。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八。大



恐聲播三輔。公方有轉餉之役。本集鳳翔到任謝執政啓云。飛芻輓粟西赴邊陲。此簽判所掌也。復觀德於

射圃。和子由善射詩。註案此詩查註從外集補編嘉祐八年癸卯合註從誤。詩有豈信邊隅事執轂句。因夏人犯邊發也。今改編此

中。復以岐陽十五碑寄之。并和子由論書。註案樂城集原題子瞻寄示岐陽十五碑。本集題作次韻子由論書。

施註與和子由踏青蠶市並編查註仍之。編入嘉祐八年癸卯合註從誤。詩有近日從

死。今以詩有爾來又學射力薄愁官符句。因類編此卷中。欲得麗山澄泥

硯詩。註案此詩查註從續補遺改編嘉祐八年癸卯合註從誤。詩有近日從硯言戎疑學班句。以苦寒和子由詩及王仲儀真贊合觀信爲治平元年甲辰所作。因與和善射

論書二詩並編於此。詔以端明殿學士王素移鎮平涼策禦西事。廣習聞素

威名。卽日解去。素至燕勞將佐而已。三輔復安。本集王仲儀真贊敘云。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

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

旗旆精明。鼓角謹亮。虜卽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

如此之捷乎。東都事畧云。王素字仲儀。夏人寇靜邊。若圍童家堡。改端明殿學士。再知渭州。英宗勞遣之。比素至。則虜圍已解。宋史云。治平初。夏人寇靜邊。若素復知渭州。於是三鎮。淳原蕃夷故老皆歡賀。比至。敵解去。拓渭西南城。湑隍三周。積粟支十年。屬羌奉土地來獻。悉增弓箭手。行陣出入之法。身

自督訓其衆領於兩巡檢人莫得自便。素曰：是豈募民兵意耶？聽散耕田里，有警則聚。故士氣威奮精悍，他道莫及。詩案王素爲旦之子，旦在位不許子姪舉進士，以爲與寒士爭進。及旦薨，素猶未官也。嘗兩知渭州，狄青爲副總管，甚畏服之。此其三知渭州也。據此敘合觀史文，始知各詩及邊事者皆確有所指。此皆查註合註失於考訂者也。如不野人獻竹颶，鄠令饋漢陂魚。詩案註明相率以爲與陳公弼不合之憤詞矣。里人獻竹颶，鄠令饋漢陂魚。詩案公自註陂在鄠縣，詩有故人遠饋何以報句，由此推之。太原令送蒲桃並有魚爲鄠令所饋，蓋非有司之力，無以生物遠饋者也。太原令送蒲桃並有寺查註本謝張太原送蒲桃詩云：冷官門戶日蕭條，親舊音書半寂寥。惟有言太原張縣令年年專遣送蒲桃。詩案此詩外集編鳳翔作查註收入續採者也。今十月陳希亮招集凌虛臺相與望南山酌酒射雁爲樂作詩。詩案凌載於案。十月陳希亮招集凌虛臺相與望南山酌酒射雁爲樂作詩。詩案與記迥然不同，作記在相遇之初，誠有不足之語。其作此詩時兩皆消釋久矣。詩中已無形跡之見，興致灑落，人人可辨。乃查註猶以邵博之公弼坐藏抑鬱以沒，至謂東坡致使然等語，爲口實合註從之，皆謬。紀氏點論且不因註，再加上官不合憤激太露之語，是其詩已必不可誣矣。查註又云：此事之未必然者，予於客位假寐詩註中辨之詳矣。其註客位假寐詩云：史稱公弼清勁寡欲，不假人以色，其守鳳翔時年且老矣，所引史稱僅此四句，以下接引邵博聞見後錄。其史之有無沮辱廢死等事，並未分晰一字，亦未引書辨雪其說，謊也。總之此種謗誣，但當聽其自存自滅，引之而辯，卽不當引，況不爲辯耶？又公詩中每於九十月之交已稱歲暮，此十一月詔籍陝西民丁爲詩有是時歲云暮，微雪灑袍班句，今定爲十月作。



義勇從韓琦請也公赴諸縣提舉親行之

東都事畧云琦以陝西戍兵多而食不足請籍民丁爲義勇得十四

萬宋史云十一月乙亥科陝西戶三丁之一刺以爲義勇軍凡十三萬八千

四百六十五人各賜錢二千諫官司馬光累上疏諫之不允本集上神宗皇

帝書云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

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

附案兵食不足而籍民以民不必與食故也此與王安石保甲法兩丁抽一寓兵於農王道矩自青神

者何異琦固自開其端而欲革新法論奏不已宜其無補也

來游本集與楊濟甫書云冬寒遠想起居住佳勝此去替不兩月近得王道矩

書云朝夕一來此相看道矩幾日起發此幹告早及某只在十二月十

七八間離岐下也

附案此書作於十月以去替不久故促道矩早至其來當

在十一月也道矩似爲通義君之兄公嘉祐已亥南行有渝州寄王道矩詩

自後本集不復再有道矩表

緒疑其早故矣俟再詳考

和子由苦寒見寄

附案此詩施註原編和子由踏青驛市詩後當爲嘉祐八

年癸卯查註以詩有一別費三年句改編此處合註駁之云宋制三年爲秩

滿則作預計之詞亦可不必將屈三年方爲此詩也

詒謂此當論其詩之全體如詩無後事透露當從合註爲正乃其詩又云西羌解仇隙猛士憂塞壩

廟謨雖不戰虜意久欺天是顯爲聞警解散之後所作不但查註改編不誤

且必據此詩定爲治平元年甲辰事也虜意久欺天句下查註又云東都事畧嘉祐六年趙諒祚上書慕中國衣冠迎虜使者治平三年復舉兵犯慶州

作詩在治平初其時諒祚尚未渝盟而逆料虜情知其必叛云云此前人註杜陵詩之手段也杜陵詩外無文傳內無事故得在處附會可施之此集乎

其治平三年之寇慶州乃郭達宣撫兼判渭州也亦載事畧查註何不明引王素渭州任內之事而乃暗引郭達渭州任內之事又不引載本集真贊敘此其所以啓合註之駁也今刪去又紀氏點論云此即前乘傳問赴盤屋司深意皆不得意之憤詞其所論無非陳公弼者亦甚厭矣應駁正

竹監燒葦園內召都巡檢柴貽最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炮慶燔苑豪飲而

歸作詩十二月八日書亡伯提刑郎中挽詞續探者也挽詞應作於前此乃

手錄挽詞之月日也和子由木山引水老泉全集木假山記云木之生或蘖

今據此編入集內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之不知其幾百年

則伐不幸而爲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汨沒於滿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

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

而其激射齧食之餘而荒江之漬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

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予家有二峯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感焉中峯魁岸

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二峯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感焉中峯魁岸

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傍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

勢服於中峯而岌然無阿附意吁其可以有所感也夫寄題興州量仲約新開古東池詩公磨勘轉殿

中丞十七日罷簽判任紀年錄公在鳳翔磨勘自鳳翔赴長安訪石蒼舒爲

書學數幅作跋本集書自作字後云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而不可

可知其長大必能名世僕以爲不然知書不在於筆牢浩然



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為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獨以其小
 兒子用意精至、倅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筆、不然、則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
 書也。治平甲辰十二月十七日、自岐下罷過謁石才翁、強使書此數幅。僕豈
 曉書、而君最關中之名書者、幸勿出之、令人笑也。軾書。**誥案**此改本集譌刊
 十月二十七日、據公與楊濟甫書有十二月十七、八間、離岐下語、必無十月
 自岐下罷之事。初疑刊本落去二字、久而細辨、乃倒置二月為月二、遂譌十
 二月十七日也。今據此更正。為王頤跋醉道士圖。本集跋醉道士圖云、僕素不喜
 持耳翁也。及安師文所藏顏魯公書草。本集題顏魯公書草云、昨日長安安
 子瞻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有奇特、信乎自然、動有姿態、乃知瓦注賢於黃金、雖公猶未免也。和董傳畱別詩與陳睦飲於朝
 元閣上作驪山寺。本集送陳睦知潭州詩云、華清縹渺浮高棟、上有縹林藏
 時臥聽風驚鳴、鐵鳳舊游空在、人何處。二十三年真一夢。**誥案**驪山三詩、施
 註原編不載、查註據續補遺移編嘉祐辛丑赴鳳翔任、合註從誤。今考送陳
 睦詩作於元祐元年丙寅、逆數二十三年、為治平元年甲辰。公以是年罷鳳翔、任過長安、始游驪山、作詩、今改編。**至華陰寄子由詩**
 有臘酒送寒催去國、東風吹雪滿征衣。句與胡允文遇於華州逆旅、注雨決
 旬、遂畱度歲。沒車。他人為泣、君樂有餘。**誥案**全文乃公別於岐下、至是復見

也。**治平二年乙巳**

公年三十。是年二月，王疇薨。五月，陳升之樞密副使。七月，

外臣僚並許上賓。

正月，公還朝，與子由同侍宮師於南園。

詔案子由留養在

封言時政闕失。

兄客關中，果贏施吾字。是子由奉宮師於南園也。公**差判登聞鼓院**。

墓誌治

和云：吾歸與汝處，慎勿嗟歲晚。是罷歸同居之證也。

英宗素聞公名，命召入翰林，知制誥。韓琦不可。

本傳云：英宗自藩

罷還判登聞鼓院。

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

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

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

英宗曰：且與修註如何？琦曰：記註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

上貼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耶？琦猶不可。

詔案墓誌：但云宰相限以近例，何史文之冗耶？蓋公既入翰林，必兼講讀。越

兩年，安石挾呂惠卿曾布、謝景溫、李定之流競進，使公在位足以助司馬光

而有為焉。京趙抃在執政，勢亦足以均也。光一長者，斷非惠卿之敵。逮光論

安石，惠卿不聽。舉公為諫官，公不用。光始於進講，日與惠卿苦爭之。使公在

講讀，惠卿不能敵也。再後，京舉公直舍人院，范鎮復舉公為諫官，皆為所沮。

并不能為呂誨、范純仁之助。而安石景溫且因是攻去之。此豈英宗之貽謀

乎？韓琦奏罷青苗法，曾布疏駁之，放行天下。琦遭其侮弄，由是困頓以老。司

馬光且去而宋寢衰矣。其後元祐召還，亦以資淺為朔黨劉摯等所壓，無補

於宣仁之政，而徒供羣小之口舌。凡此皆琦之咎。史不嫌蕪累，特書之者，蓋



微詞也。詰既定此案。後見葉水心讀公上神宗書。著論所見畧同。并錄於後。
葉適曰。英宗欲以唐故事召試翰林韓琦。但用近例入館而已。使試已列待。
從與安石較其輕重。宜不止此。琦號名宰相。乃使後傑異能之人計尋。
常抱尺寸以爲苟賤委身之地。與絳灌馮敬忌賈誼名異而實同也。二月。

召試學士院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

本集歷陳仕跡狀云。臣昔自鳳翔。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詔案本。

集學士院試題一爲孔子從先進論。一爲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說。墓誌本傳。
所謂試二論者此也。文繁不錄。續通鑑長。作計館職啓。本集謝館職啓云。國。
編三年二月乙酉。殿中丞蘇軾直史館。家取士之門至多。而。

作計館職啓

本集謝館職啓云。國。

制舉號爲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最高。觀其所以待之。蓋亦可謂。
至矣。恭惟先帝臨御以來。四十二載。所擢賢良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其志莫。
不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固。大則欲興禮樂。
以範來世。小則欲操術數以馭四夷。或已踐廟堂之崇。或已登侍從之列。或。
反流落於遠郡。或尙滯畱於小官。或死生之乖違。已爲陳跡。或擯斥於罪吏。
僅齒齊民。雖曰功名富貴所由之塗。亦爲毀譽得喪必爭之地。名重則於實。
難副。論高則與世常疏。故雖絕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懼。軾之內顧。豈不自知。
性任己以直前。學師心而無法。自始操筆。知不適時。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
之廢弊。擢居異等。以風四方。不知滿溢之憂。復玷良能之舉。負賢者所難之。
任。爭四海欲得之求。其爲愚。可爲危懼。是以一參賓幕。輒蹈危機。已嘗名。
挂於深文。不自意全於今日。而乃度越賢豪。曲收微賤。致此忝冒。有與王益。
踰等倫。詔案此文歷敘兩科登進名高爲累。今授館職。又復曲收也。與王益。

柔杜介李師中共事。

詰案公後與王益柔詩云論詩曾伴直話舊已亡年與杜介詩云當年帷幄幾人在回首孤稜一夢中皆指此

時也李師中詳後條

夜直秘閣呈王敏甫謝蘇自之惠酒詩。三月子由出為大名府推

官。

樂城集王君貺宣徽挽詞自註云轍佐公於大名公第一人及第穎濱遺老傳云先君被命修禮書轍奏乞養親三年子瞻解還轍始求為大名府

推官逾年先君捐館舍詰案宮師卒於治平三年四月而子由到官逾年是以治平二年乙巳三月赴官也

五月二十八日通義

君卒宮師曰婦從汝於艱難他日汝必葬之其姑之側公敬諾六月六日殯

於京城之西。

本集亡妻王氏墓誌銘云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於京師六月甲午殯於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

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於軾有子邁君

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於艱難他日汝必葬之其姑之側未替年而

先君沒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君得從先夫人於九原余不能鳴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為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來質。

詰案王震字子發後以龍圖閣待制知遇休沐日訪懷璉於淨因院集

宸奎閣碑云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賜號大覺禪師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屢滿矣

八月京城大雨過蔡茂先并作入館詩

詔案以上二詩施註原編不載外集

編治平三年丙午

公年三十一。是年正月皇太后手書濮安懿王宜令皇帝

克當且欲以塋爲園即園立廟既而御史呂誨等言濮王典禮未正議遂寢

三月上以雨潦詔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體諒刑獄冤滯民間疾苦及加賑

卹如事稍重卽具聞奏四月胡宿罷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九月夏人寇慶

州十月郭逵宣撫陝西兼權判渭州十一月皇帝不豫十二月立皇長子穎

王爲皇太子送懷璉赴金山本集宸奎閣碑云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

大赦天下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於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

之阿育王山廣利寺詔案子由熙寧二年己酉還朝寄懷璉詩時向在金山

及公倅杭而璉已歸四明矣自是不復再見其後公守杭與懷璉書云奉別

二十五年幾一世矣會見無時此懷可知蓋卽指此時別去也餘詳卷三十

一總與范純禮遇於京師本集范文正公文集敘云始見其叔彞叟京師又

案十年丁巳守徐由丁巳逆數四月宮師編禮書成奏上之作易傳未完疾革

治平三年丙午正十一年也

命公述其志又以兄濟早亡子孫未立爲囑公泣受命二十五日卒年五十

八墓誌云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父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哀順之情以觀其

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伯父太白早亡



子孫未立先君沒有遺言及當事聞英宗哀之詔賜銀絹公辭賜求贈官六

月九日特贈光祿寺丞又特勅有司具舟載喪歸蜀東都事畧云禮書既成

英宗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續通鑑長編是年六月壬辰贈蘇洵光祿寺丞所修書方奏未報而洵卒贈其家銀絹一百兩匹其子軾辭所賜求贈官

既從之又特勅有司時范鎮在陳夢宮師來別本集祭范蜀公文云先君之具舟載其喪歸蜀

計與韓琦歐陽修致厚賻辭不受續通鑑長編云范鎮言蘇軾治平中父死

不琦作挽詞送之本集祭魏國韓令公文云昔我先子沒於東京公爲二

與子由扶護出都自汴入淮沂江而上抵江陵初識劉摯詩云江陵昔相遇

幕府稱上賓時摯爲復道遇李師中續通鑑長編云命天章閣待制李師中

江陵府觀察推官供析照驗見軾妄冒差借兵卒事實以

聞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溫劾奏故也東都事畧云李師中字誠之提點廣南

西路刑獄還轉運使直史館知鳳翔府神諤取綏州師中言西夏方入貢彼

得藉口徒啓釁端謂師中落落有氣節公警不置口然本集無相遇之蹤

跡惟長編載謝景溫設奏載喪歸蜀事牽引作證其事雖妄而相遇則確也

熙寧初事則師中自廣南還直史館正在治平中公方與之共事特集無所



見耳。及奉喪以歸師中亦出守鳳翔又相值於途中。故治平四年丁未公年三十景溫誣奏使之作證也。今特詳考其事補列師中於案。
 二。是年正月八日英宗崩神宗即位尊曹太后曰太皇太后母高后曰皇太后。吳奎樞密副使韓琦以司空兼侍中。三月歐陽修罷吳奎參知政事。八月京師地震二十七日英宗葬永厚陵九月韓琦吳奎陳升之罷呂公弼樞密使張方平趙抃參知政事韓絳邵亢樞密副使郭達罷十月張方平以父憂罷種諤率正月八日英宗崩神宗即位二十日與子由侃師游雲安下崑題兵取綏州。
 名。本集題雲安下崑云子瞻子由與侃師至此僧舍以路惡見記杜子美雲止不知僕之所歷有百倍於此者矣。丁未正月二十日書。
 安詩。本集書杜子美雲安詩云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過仙都觀讀陰長此老杜雲安縣詩也非親到其處不知此詩之工。
 生石刻金丹訣。查註百川學海治平末東坡游峽泊舟仙都觀下道士持陰以請久久自有知之者。諸案此條乃治平四年歸蜀事故曰治平末又曰游峽所載甚明乃查註引載嘉祐四年已亥南行集之畱題仙都觀反謂公時在鳳翔焉得泊舟觀下或誤以嘉祐為治平云云其說轉誤。且嘉祐已亥乃下峽非拆峽也今刪去題註改載於此。
 四月公與子由護喪還家偶閱家中書見官師疏錄宮傳事跡數紙似欲為行狀未成者知官師意未嘗不在此也。因粗加整齊為蘇廷評行狀。
 序。本集蘇廷評行狀云公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山人其

先蓋趙郡欒城人也。曾祖諱鉞、祖諱祐、父諱杲。三世不仕。皆有隱德。自皇考行。義好施。始有聞於鄉里。至公而益著。公幼疏達。不羈諸書。畧知大義。卽棄去。謙而好施。急人患難。甚於爲己。衣食稍有餘。輒費用。或以予人。立盡。以此窮困。厄於饑寒者數矣。然終不悔。凶年鬻其田以濟饑者。旣豐人。將償之。公曰。吾固自有以償之。非爾故也。人不問。知與不知。徑與歡笑。造極輪發。府藏。小人或侮欺之。公卒不愠。人亦莫能測也。李順反。攻圍眉州。公年二十有二。日操兵乘城。會皇考病沒。而賊圍愈急。居人相視涕泣。無復生意。而公獨治喪。執禮盡哀。如平日。太夫人憂甚。公強施。施解之曰。朝廷終不棄蜀。賊行破矣。慶歷中。始有詔州郡立學。士驩言朝廷且以此取人。爭願效職。學中公戒子孫無與人爭入學。郡吏素暴苛。緣是大擾。公作詩譏之。以子渙登朝。授大理評事。慶歷七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五。以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累贈職方員外郎。娶史氏。先公十五年卒。追封蓬萊縣太君。生三子。長曰澹。不仕。亦先公卒。次曰渙。以進士終於都官郎中。利州路提點刑獄。季則軾之先人諱洵。終於霸州文安縣主簿。女二人。長適杜垂裕。幼適石楊言。孫七人。位份不欺。不疑。不危。軾轍聞之。自五代崩亂。蜀之學者衰少。又皆懷慕親戚鄉黨。不肯出仕。公始命其子渙就學。所以勸導成就者。無所不至。及渙以進士得官。西歸。父老縱觀。以爲榮。教其子孫者。皆法蘇氏。自是眉之學者日益至千餘人。然軾之先人少時獨不學。已壯猶不知書。公未嘗問。或以爲言。公不答。久之曰。吾兒當憂其不學耶。旣而果自憤發。立學。卒顯於世。公之精誠遠量。施於家。聞於鄉閭者如此。使少獲從事於世者。其功名豈少哉。不幸汨沒老死。無聞於時。非獨其僻遠自放。終身亦其子孫不以告人之過也。故條錄其始終行事大畧。以告當世之君子。



謹狀。語案本集書牘中凡稱文序為文引、樂城集亦如之。今本集中銘贊連

小序者猶稱并引而各文引皆作文序此非公之舊也。今本案引用槩作敘

字以符畫一。狀既成錄本授鄧文約以告於曾輩作求墓碣書。本集與曾子

附記於此。頭泣血言。軾負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竄輒通書問於朋友故舊之門者

伏念軾逮事祖父祖父之沒軾年十二矣尚能記憶其為人又嘗見先君欲

求人為撰墓碣雖不指言所屬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京師人事擾

擾而先君亦不自料止於此。嗚呼軾尚忍言之。今年四月軾既護喪還家未

葬偶與弟轍閱家中舊書見先君子自疏錄祖父事迹數紙似欲為行狀未

成者知其意未嘗不在此也。因自念恐亦一旦卒然則先君之意永已不遂

謹即其遺書粗加整齊為行狀以授同年兄鄧君文約以告於下執事伏惟

哀憐而幸納之。豈惟罪逆遺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實寵綏之軾不任哀祈懇

切之至。語案曾南豐集有職方員外蘇君墓誌即公所求文也。公以治平三

年六月奉勅有司具舟載喪歸蜀而此書云四月護喪還家是以治平四年

丁未四月始到蜀也。年譜紀年錄。年表皆不知合註亦失考。八月合葬宮師於安鎮山老翁泉側遵治命

也。老泉全集祭亡妻文云安鎮之鄉里名可龍隸武陽縣在州北東有蟠其

邱。惟子之墳鑿為二室期與子同。又老翁井銘敘云卜葬亡妻武陽安鎮

之山。本集亡妻王氏墓誌銘云葬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

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年表八月王辰葬老蘇公於眉州墓頤山之東二十

餘里地名老翁泉。語案宋史治平四年正月庚戌朔三月遇閏八月丁未朔

以上連閏祇三月小盡是史家書朔未誤則壬辰在七月十六日八月無壬

王

辰也。且是年正月八日丁巳，英宗崩。八月二十七日癸酉，葬永厚陵。此最易考之月與日也。不知查註何處引此謬說，應駁正。安鎮之鄉，安鎮之山，名稱不一，其實卽墓頤山也。武陽卽彭山縣之別稱，以諸說互異，滙考於此。又公送賈訥倅眉詩云：「老翁山下玉淵回，手植青松三萬栽。」正指此經營窀穸時也。熙寧七年，宮師贈太常博士。十年，贈都官員外郎。元祐中，子由執政，贈太子太師，賜墳寺爲旌善廣福，許度僧以薦先福。此執政恩例也。樂城集東塋老翁井齋僧疏云：「降授朝請大夫、護軍，賜紫金魚袋，蘇轍伏爲東塋老翁井近歲以來，泉源耗竭，人失烹飪，田失灌種，先隴攸託，中情惕然。今因姪孫新授廣都主簿，元老西歸，謹請戒律僧就墳側晨設齋，轉經夜設水陸道場，以祈其應，謹具疏如後。」又墳院記云：「旌善廣福禪院者，先公文安府君贈司徒夫人程氏追封蜀國太夫人墳側精舍也。軾轍方少時，先公先夫人皆曰：『吾嘗有志茲世，今老矣，二子其尙成吾志。』軾轍兄弟雖少，而仕亦流落不偶，年幾五十，乃始還朝。兄氣剛寡合，已入復出。軾碌碌無能，輕重五年而至尙書右丞，與聞國政，以故事得於墳側建剎度僧，以薦先福。墳東南四里有故伽藍，陵阜相拱，松竹深茂。軾以請於朝，改賜今勝。時元祐六年也。旣三年，兄弟皆以罪廢，南遷海上。又六年，蒙恩北歸。兄至毗陵，以病沒。軾中止潁川，不能歸。又五年，前執政以黜去者，皆奪墳上剎。又二年，上哀矜舊臣，手詔復還畀之。軾聞之，遡闕而拜，以膺上賜。久之，乃爲之記，使世世子孫知茲剎廢興所自，以無忘朝廷之德。政和二年壬辰九月乙卯朔六日庚申，中奉大夫護軍樂城縣開國伯賜紫金魚袋蘇轍記。」**歸業**公自此還朝，始嬰世故，初遷黃汝卒，置瓊儋，逮乎賜環北渡，而彭老遽青。此其霜露之感，棄捐中道者也。若子由者，閉門卻軌十年，不一至湖上，鄉人過客終歲守之而不可一面，遠嫌若此。



胡弗遄歸。范鎮既以攻新法致仕。一朝思鄉里。遂徑行入蜀。至成都期歲。乃還。此其范二丈事也。曷不踵行之乎。黃魯直自戎州放還。不復與公相見。乃一意孤行。親至眉山。展拜老泉墓下。致其嚮往之意。然則魯直亦有過人者矣。子由之爲墳院記也。距公之沒十有二載。而子由年七十有四矣。今以公再出不能復歸。因合二集。趙成伯罷丹稜。合訪公於眉。本集密州通判廳題。所有東塋之事。滙載於此。趙成伯罷丹稜。訪公於眉。名記云。君既罷丹稜。而余適還眉。九月。惟簡自成。都來。得子由河朔蘭亭本。將持歸入石。十五日。於是始識君。作蘭亭跋。本集書摹本蘭亭後云。舊說此文字有重者。皆構別體而之。字最放曠。自得不。及此本遠矣。子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簡。再爲惟簡作中。請其本。合左綿僧意。祖摹刻於石。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和勝相院記。本集中。和勝相院記云。佛道之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以肉飼虎豹鳥。鳥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億年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絕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冀除暮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畧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門比邱。雖名爲不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於農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棄家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所謂戒者。爲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爲剗其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攝衣升坐。問答自若。謂之長老。

吾嘗究其語矣。大抵務為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湜湜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見輒反覆折困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已為是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惟簡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為文記。豈不謬哉。然惟簡精敏過人。學佛齊衆。謹嚴如官府。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畫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強為記之。**神宗**

寧元年戊申

公年三十三。是年正月甲戌朔。改元。日有食之。趙槩罷。唐介參

上尊號。司馬光入直。因言上尊號非先王令典。上用光言。終身不受尊號。京師地震。是夕月有食之。京師地再震。八月。京師地震。詔封太祖之後為王。九月。從式封安定郡王。十月。正。月。一。日。改元。日有食之。四月二日。王安石進。

諸案

石之進。非消長迭興之比也。自行新法。引用呂惠卿。曾布。章惇。蔡卞。蔡京。結成黨禍。元祐更化。僅如一日之暴復。為此曹覆助。至蔡京獨相。不分黨矣。而黨禍日甚。循致靖康之難。流入南渡。朋黨復起。駕名偽學。如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之徒。皆借為攻擊進取之術。實則本諸布惇。京卞諸人也。故自王安石開端。其禍甚烈。天心仁愛。特示警於改元之始耳。時有老尼者。素為韓琦敬信。一日語琦曰。天下從此不好。相公莫管閑事可也。如此尼者。亦可謂恢詭矣。**七月公除喪為姑營窆。遵遺命也。**墓誌云。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王箴

以文來質公稱於侯溥

斜川集王元直墓碑云公諱箴字元直眉山人徙居

於賢良侯元叔時爲成都學官見而奇之召致門下舉進士不調元叔閱其

程文曰尺度同於人而中否異命也以詩勉之公遂不復事科舉專心讀書

學古文里中諸父耆儒皆降意與之游爲忘年交自錢塘歸得先君詩文滿

篋又以詫於里人曰海內士吾得交於黃魯直秦少游王定國劉景文之流

足矣建中靖國元年春二月二十有八日以病卒於夔州之傳舍享

年五十三

日與侯溥會食嘉祐寺觀佛牙作油公頌

本集油公頌敘云熙寧元年七月

觀佛牙趙郡蘇軾爲之頌侯溥跋云僕嘗與子瞻學士會食於嘉祐寺長老

公之丈室子瞻誦其行於壁又書水去真定之喻十二言於其所寶去矣我將寶其

紀曰壁有時以圯版有時以蠹不幸而及於此則吾之所寶去矣我將寶其

真筆而摹其字於石垂之縣縣使觀者知大賢之所存熙寧四年八月九日

河南侯溥書孫朴宋壽遇華陰老嫗本集書華陰老嫗云眉之彭山進士宋

元叔題

至華陰大雪天未明過華山有埤堦云毛女峯者見一老嫗坐堦下鬢如雪

而無寒色時道上未有行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亦無足跡與宋相去數百

步宋先過之未怪其異而莫之顧獨孫留連與語有數百錢掛鞍盡以予之

既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復還求之已無所見是歲孫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死

無成此事蜀人多知之者

諸案孫朴事跡詳卷二總案中郡公條下考本集

以夢得爲名號者孫夢得呂夢得張夢得馬夢得高夢得范夢得趙夢得又



各註引石林錄話二。記任介郭震李旼不羈及震赴京聞變事。本集記郭震

書撰人則葉夢得也。介郭震李旼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爲莫逆之交。游蕩不羈禮法之士鄙

之然皆才識過人。李順之將亂震游成都東郊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郊

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教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明年其言

乃効震竟不仕。介爲陝西一幕官而死。旼稍達仕至尙書郎震將死其友往

問之側臥歛枕而言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替名哉。雖平生談

諸之餘習亦足以見其臨死而不亂也。詩案郭震已託公此文入隱逸傳矣。

聞李士寧與章警游青城事錄其詩。本集書章警詩云章警字隱之本閩人

素薦賜號冲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云東嶽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

寧游青城濯足水中。哈謂士寧曰脚踏西溪流水去。士寧答曰手持東嶽送

來書。警大驚不知其所自也。未幾警死。詩案爾朱道士至白石化。本集記符

李士寧事跡已見卷一。總案張師厚條下。爾朱道士至白石化。陵丹砂云

爾朱道士晚客於眉山。自言受記於師云汝後遇白石浮當飛仙去。爾朱雖

以此語人亦莫識所謂。後去眉山乃客於涪州愛其產丹砂雖瑣碎而皆矢

鏃狀瑩徹不雜土石。遂止鍊丹數年竟於涪之白石縣仙去。乃知師所言不

謬。本草言丹砂出符陵而陶隱居云符陵是涪州吾聞熟於涪者云採藥者

時復遇張永徽老能超逸澗谷。本集記張永徽老健云蜀人張宗諤永徽年

得之。遇張永徽老能超逸澗谷。六十七鬚髮不甚白而精爽緊健超逸澗谷

上下如飛此必有所得。相逢數日但飲酒嘯歌而已恨不任達見池魚騰拔

款曲問其所行。方罷官歸陽翟意思豁然非世俗間人也。任達見池魚騰拔



杜處士家藏戴嵩畫牛

本集書戴嵩畫牛云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

本集記池魚白達云眉州人任達爲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池以塼甃四周皆有屋舍環繞方丈間三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晴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涌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爲蛟龍所取此殆是耳余以謂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意精意不衰久矣朱文及夜過豬母泉本集記豬母佛云此地舊爲靈異青而自達理自然耳朱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髮而負琴邀至室文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劫殺賊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者文及亦不免矣泉在石仙鎮南費孝先游老人村得卦影本集記費孝先卦影云至和二年成都五里許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牀孝先謝不敏且欲償之老人笑曰子視其上字字云此牀以某年某月造某年某月爲孝先所壞自其數耳何以償爲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軌甲卦影之術前此未有知此學者也後五年孝先名聞天下王公大人皆不遠千里以金錢求其卦影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者皆自託於孝先真偽特單驤以醫術進本集記單驤二未可知也聊復記之使後世知卦影所自中然未能十全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驤入侍有閒賞賚不貲已而大漸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此記公在黃州因龐醫并作記今但摘其前事所稱皇帝蓋英宗也後元豐間單驤爲朝官亦見記中

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鬪牛也牛鬪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鬪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論黃筌畫雀。本集書黃筌畫雀云黃筌畫飛鳥頸足皆展或曰飛鳥縮

審者雖畫師且不能況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務學而好問也又畫水記云唐廣明中孫位始出新意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

筆法跋趙雲子道像。本集跋趙雲子畫云趙雲子畫筆畧到而意已具工者不

玩世滑稽之雄乎或曰雲子蓋度世者蜀人謂狂雲猶曰風雲耳夏文彥圖繪寶鑑云隱士趙雲子善畫道像於青城丈人觀畫諸仙奇絕。考今

宗法邱文播山水人物竹石。本集與國寺浴室院六祖畫贊敘云蜀僧令宗

筆畫相似殆不可辨曰宗豈師播者耶已而問諸蜀父老曰文播漢州人弟

曰文曉而令宗其異父弟或曰其表弟也皆善畫山水人物竹石在黃筌句

龍爽之間而文播之子仁慶尤長於花實羽毛蜀人趙昌所師者。以上

自書孫朴宋籌起至此凡十三條內惟記單驤醫作於元豐壬戌及令宗畫

贊作於元祐丙寅有年可考餘亦不皆作於蜀中并無歲月可考其間或異

其人或善其事一鱗片又若蜀乘然今以其地類載之終公補亡之志也。

十月二十六日以載歸吳道子畫四菩薩施惟簡度爲大閣以藏之且畫宮

師像其上爲作四菩薩閣記。本集四菩薩閣記云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

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書弟子門人無以悅



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爲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所建。皆吳道子畫。陽爲菩薩。陰爲天王。廣明之亂。有僧拔其四版以逃。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版畱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版爲甲。治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汴於江。載是四版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敎軾爲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於余乎。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斷。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又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與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與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將必取之。然後爲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難矣。而況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爲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爲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記。諸案宮師沒於治平三年。此云四年者。一氣并敘。至載是四版以歸。句止。謂以四年到蜀也。又題卓錫泉云。予頃自汴入淮。泛江。泝峽。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既至。覺井水腥澀。百餘日。然後安之。此治平三年六月後出京。四年四月到蜀之明證。以合與會子。同安君來歸王介幼女也。本集阿固書中四月到家之語。是江行正一年也。

贊敘云、王氏名閨之、字季璋、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又祭文云、致奠亡妻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之靈、嗚呼、昔通義君沒不待年、嗣爲兄弟、莫如君賢。又祭王君錫丈人文云、軾始婚媾、公之猶子。惟公幼女、嗣執壻、斜川集云、君錫名介。諸案君生於慶歷八年戊子、至是熙寧元年戊申、年二十一、乃通義君堂妹也。其弟名箴、字元直、已詳前註。年譜皆不載、今備考於此。公續娶年月未詳、然不出十月後也。十二月公與子由還朝、挈家累去、以墳隴田宅灑掃支納戚部弔祭酬卹各事、交付比鄰之總角交楊五濟甫者掌之。又屬堂兄子安董其成焉。本集與子安兄書云、東塋書云、東塋焚松、甚煩照管。如更合焚、間告兄與楊五哥畧往觀、當分明點數根槎、交付佃戶、免致接便偷砍也。不然、與出榜立賞、召人告偷斫者、亦佳。一切告畱意相度。又書云、五郎六郎乍失母、毀痛難堪。吾兄清貧、遭此固不易處。某亦爲一年兩喪、困於醫藥、殯歛未有以相助。且只令楊濟甫送二千爲一奠、餘俟少暇也。又與楊濟甫書云、惟聞墳墓安靖、非濟甫風義之篤、何以得此、感荷不可言。諸案中、都公三子、惟幼子不危、字子安者、家居不仕、公之堂兄也。故家事之大者、皆取決於子安。公出蜀、王淮奇、蔡襄、楊宗文來送、褒二十七年、而子安沒、後惟楊濟甫始終其事云。王淮奇、蔡襄、楊宗文來送、褒爲種荔枝、以期公歸。本集元祐四年寄蔡子華詩云、故人送我東來時、手栽已越二十二年、在公帥杭時也。王字慶源、蔡字子華、楊字君素、皆公父執。王又同安君之叔也。公謂之三老、故并記之。餘詳卷一總案、過青神條下。往

視正信疾遂行。本集正信和尚塔銘跋云表公行解超然晚以靜覺與吾先

朝表公適臥病入室告別霜髮寸餘目光瞭然骨盡出如畫須苦提像可畏

也軾盤桓不忍去表曰行矣何處不相見軾曰公能不遠千里相從乎表笑

曰佛言生正信家千里從公無不可者然吾蓋未也巳而果無恙至六年乃

寂是歲軾在錢塘夢表若告別者又十五年其徒法用以其所作偈頌及塔

記相示乃過成都至中和勝相院惟度已化去矣惟簡作僧統為畱旬曰本

書其末中和勝相院記云始居此者京兆人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同惟簡過壽

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寧院觀孫知微所畫四堵湖灘水石屬蒲永昇臨之

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孫知微

得其筆法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一

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

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

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

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

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立永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

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

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又勝相院經藏記云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

名勝相詔案中和院壽寧院並在大慈寺中皆惟簡所主也公後以永昇水

四幅遺鞠持正又以四幅遺趙晦之並見書中。紀年錄以此記為黃州作今載其事跡於此。讀賀遂亮成都學館記書遂

亮詩。本集書賀遂亮詩云意氣百年內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虛

葉下楓林。若上南登岸希訪北山岑。此賀遂亮贈韓思彥詩也。成都學館記

遂亮撰頗有意書。書詞皆奇雅有法。嘗思不見遂亮他文。偶因讀國史補得

此詩乃遂自閬中至鳳翔不及游二曲使人問訊董傳。謂正月過岐下使人

為錄之。遂自閬中至鳳翔不及游二曲使人問訊董傳。謂正月過岐下使人

問訊其家者乃并敘董傳事也是年。因趨長安二十九日與范純仁王頤子

在長安度歲其十二月過岐下明矣。由會於母清臣家頤出觀公所跋醉道士圖則章惇繼其後矣。本集載章惇

道士圖展卷末諸君題名至。為之大噱再題其後。寧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子瞻所題發噱絕倒。子厚書。再過長安會正父於母清臣家再觀醉士圖見子厚所題知其為予噱也持

耳翁余固畏之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得者他日再見當復一噱時與清臣

堯夫子由同觀子瞻書。歸東都事畧范純仁因諫濮議請外歷京西過陳

提點刑獄陝西轉運副使召還公至長安純仁正官陝西轉運時也。過陳

漢卿家觀所藏吳道子畫釋迦佛。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畫佛碎爛可惜其後

十餘年復見之於鮮于子駿家則已裝背完好。子駿以見遺作詩謝之其詩

云昔我長安見此畫歎息至寶空消然素絲斷續不忍看已作蝴蝶飛聯翩

此指長安見畫時也。公以熙寧元年戊申過長安見此畫。越十一年而得之。始作詩。餘詳卷二十一。總案米黻館於雪堂觀畫條下。三十日韓琦座上觀王頤石蒼筤書。琦曰：二子一似向馬行頭吹笛也。公退而記之。本集書王石草書云：王正父石才翁對韓公草書。公言二子一似向馬行頭吹笛。座客皆不曉。公爲解之。若非妙手不敢向馬行頭吹也。熙寧元年十二月晦書。東都事畧琦奉詔立神宗。拜司空兼侍中。爲英宗山陵使。既復土。琦累辭位。拜鎮安武勝等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辭兩鎮。改淮南節度使。判永興軍。詔案公至長安。正琦作鎮時也。此條初不解。所謂久而審辨。乃知記韓琦語。信爲是時所作矣。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五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內：當作「因」，見《施注蘇詩》卷二詩題。

②待：當作「侍」，見葉適《習學記言》卷四九。

③立：當作「力」，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一六《蘇廷評行狀》。

④念：當作「思念」，見《東坡全集》卷七二《與曾子固書》。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六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譏男霖圻覆較

熙寧二年己酉

公年三十四。是年二月，富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安石同制置三司條例。四月，唐

介薨。遣使八人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十月，富弼罷。陳升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韓絳同置三司條例。閏十一月，置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行青苗法。應郡縣每歲春秋未熟，正月，公在長安。董傳自二曲來謁，據民等第以常平及廣惠倉錢斂散取息。

會於傳舍

本集上韓魏公書云：軾往歲官岐下，始記董傳論詩。本集記與董

人董傳善論詩。子嘗云：杜子美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耶？傳笑曰：此句殆為君發。凡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

為獨苦

過薛紹彭家作杜甫所題曹將軍九馬圖贊

本集九馬圖贊敘云：長安

馬圖。杜子美所為作詩者也。牽毛師子二駿在焉，作九馬贊。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為作誦。偉哉九馬，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羣英，我思開

元。今為幾日，筋骨應圖。至三萬疋，云何寂寥。跬步山川，負鹽挽磨。淚濕九泉，牝牡驪黃。自以為至，駁其一毛。棄我千里，蹠齧是乘。脂蠟其鞭，道阻且長。喟

其永歎

二月還朝，註官仍居南園。王安石已專政，呂惠卿曾布疊為謀主，盡變

宋成法以亂天下。正僥少競進之日。羣少得志之秋也。東都事畧云。王安石

也。舉進士。召試館職。固辭。知鄞縣。安石好讀書。三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於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不次進用。可以激奔競之風。尋再召試。又固辭。由是名重天下。神宗卽位。召爲翰林學士。未幾除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安石旣執政。神宗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不可經世務。呂誨毀卿時事。不通趙抃。唐介數以言扞塞。惟恐卿進用。卿當立變此風俗。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陳升之同領之。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繼興矣。常平倉。法以豐歲穀賤。傷農。故增價收糶。使蓄積之家無由抑塞農夫。須令賤糶。凶歲穀貴。傷民。故減價出糶。使蓄積之家無由邀勒貧民。須令貴糶。物價常平。公私兩利也。安石以常平法爲不善。更將糶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置提舉官以督之。古者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安石以爲百姓惟苦差役破產。不憚增稅。乃請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嚮者役人皆上等戶得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安石乃使之一槩輸錢。於是賦斂愈重。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貨財。以田宅或以金帛爲抵當。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什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甲之法。始因戎狄驕傲。侵據漢唐故地。有征伐開拓之志。故置保甲。乃藉鄉村之民。二丁取一。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又令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教閱。每一丁教閱一丁。及諸縣弓手亦皆易以保甲。其保甲習於游惰。不復務農。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任比監司。自是四方爭



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立賒貸之法。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於臨洺州縣。以備饋運。而天下騷然矣。自安石變法以來。士夫沸騰。黎民騷動。安石爲神宗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流俗相爲輕重。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爲。此所以紛紛也。神宗以爲然。熙寧三年。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六年。命知制誥呂惠卿修撰經義。以安石提舉。而以子雱兼同修撰。王韶取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安石率羣臣入賀。神宗解玉帶賜之。以旌其功。慈聖光獻皇后宣仁聖烈皇后。開見神宗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亂天下。神宗亦流涕。退命安石裁損之。安石重爲解。乃已。又呂惠卿傳熙寧二年。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皆呂惠卿發之。又曾布傳王安石薦之。新法青苗助役。皆布與呂惠卿建議。安石嘗曰。法之初行。異論紛紛。始終以爲可行者。呂惠卿曾布也。呂惠卿王安石初無知者。始因曾布游於歐陽修之門。修嘗薦以諫官。意弗滿也。安石素微陋。求知中朝巨族。以取重。日奔走於相門。呂夷簡之子公著。韓億之子維。交稱揚之。於是富弼。文彥博。韓琦。皆爲所愚。而司馬光亦與厚善。視若聖人之復出。神宗在穎邸。每聽韓維講說。稱善。維輒曰。此維友安石之說。又嘗薦以自代。及其卽位。驟進此。乃腹心之疾。內潰而出。無藥可治。公著維之罪。可謂上通於天矣。安石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云。晦叔作相。吾輩可以言仕。其交相推重如此。及安石得政。以八元八凱薦之。俾爲中丞。而公著迫於天下。公議亦言新法不便。安石復以驪兜共工彈之。遂逐去。此豈君子之交耶。公著既退。居洛中。



謂邵康節曰民不堪命矣。康節曰安石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向何言。因答曰此公著之罪。若盡據其美傳則失實矣。在朝大臣中知安石之姦者惟張方平一人。安石亦甚懼之。以方平每錯磨之耳。方平已為執政。惜以憂去。安石遂進。使其立朝。尚可收正公著輩之下毒。而呂誨之流猶足有立也。其後老臣皆逐。富弼嘗至南都。見方平浩然長歎。以為人之難知。方平曰不難知。蓋其氣足以吞安石。而有為識高諸人遠矣。至元祐中呂公著當國。召用老臣。獨於方平則遏抑之。一切恩禮皆不行。又奪其神宗所授之宣徽使。如其父夷簡之擯棄。范仲淹一轍。公嘗奏請加禮存問。亦不報。豈從古社稷臣皆若此哉。其安石以後事及呂惠卿曾布事實並詳卷十二總案。王荅董卓題下。安石素惡公。議論異已。仍以殿中丞直史館抑置官告院。宋史本傳云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已。以判官告院。而以子由為制置三司條例之屬。樂城集類遺老傳云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轍三司條例。上以轍為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於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為之謀。主轍議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箠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有賤必糴。有貴必糶。安用貸為。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矣。介甫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曾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

召議事。廣康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爲本錢行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介甫意合卽請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熙寧三年論則史傳槩不合矣。至其所議不合而去事在熙寧三年而子由卽從嗣位三年一直敘下其四月聞董傳訃爲經紀其喪上韓琦書。本集上自爲作傳轆轤如此何也。書云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文字有出塵之姿詩與楚詞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飢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皆公之賜軾旣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贖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公若猶憐之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若有以賜之軾且斂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能相判不與軍故公爲此書也查註旣誤編和董傳詩又前編楊耆詩云公宦蹟自後不復入秦者尤誤蓋眉山陸行必經成都出閬中由鳳翔以達長



安然後送任。任倅黃州兼寄其兄孜。謂子由送任師中通判黃州詩云一

至京也。送任倅黃州兼寄其兄孜。別都門今五年。子由以治平二年乙巳

為大名推官。至是熙寧二年己酉。本堂來訪為題秀州淨照堂詩。謂子由

正五年也。公此詩亦同時所作。照堂詩云有僧訪我攜詩卷自說。八月作李育哀詞。本集李仲蒙哀詞云河

初成淨照堂以是知本堂在京也。而歸十月丙申葬於緱氏伯山山西其孤頌使來告軾曰嗚呼吾先君友人

也哭之其可無詞君始舉進士甲科為臺卿邪三郡職官後為應天府錄曹

勤力趨事長吏有不喜者欲以事困之而不能既為博士議禮據正不屈晚

入岐府以經術輔道篤實不阿其言多驗於後君諱育沒時年五十詞曰中

心樂易氣淑均兮學詩達禮敏而文兮翔翔王藩仕弗振兮宜壽黃耆隕中

身兮我懷先君涕酸辛兮顧嗟眾人誕失真兮矯矯華寄題石蒼舒醉墨堂

詩。謂子由題此詩亦編京翰林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司馬光薦公為諫

官。東都事畧云神宗曰諫官難得卿為朕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王元

南國是頤已於是年至京註官以去。王肇來學。本集辯舉王肇劄子云。肇與當在冬中也。公詩亦此時作無疑。

為羣跋藏真書。本集跋王肇所收藏真書云。僧藏真書七紙。開封王君肇所世又獲其三。雖所從分異者不可考。然筆勢奕奕。七紙意相屬也。君劄公外孫而與當世相善。乃得而合之。然其為人儻蕩。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沒人之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却萬變而舉止自若。其近於有道者耶。

作張士遜硯銘。本集鄧公硯銘敘云。王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求銘於軾。銘曰。鄧公之硯。魏公之孫。允也。其物熙寧三年庚戌。公年三十五。是年正月。詔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以惠展也。其人思我魏公文而厚。思我鄧公德而壽。三復吾銘。以究令名。

三年庚戌。公年三十五。是年正月。詔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以惠優其令。諸路提點刑獄官體量覺察違者。立以名聞。敢沮抑願請者。按罰亦如之。二月。司馬光樞密副使。辭不拜。三月。廷試進士。始用策。四月。趙抃罷。韓絳參知政事。五月。罷條例司。七月。呂公弼罷。馮京樞密副使。九月。夏人寇慶州。韓絳宣撫陝西。曾公亮罷。馮京參知政事。吳充樞密副使。作東西府。以居執政。十月。夏人寇環慶。陳升之以憂罷。十一月。韓絳為陝西河東宣撫使。十二月。行保甲法。韓絳王安石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行更戌法。

正月。和楊褒早春詩。考其詩意。乃早春時。公到楊褒家。和之。情境如繪。必非過頌。及赴杭。寄和之詩也。又案樂城集。有和楊褒直講攬鏡一詩。編送錢藻出守婺州。詩前時褒方官於都中。而錢藻守婺。乃三年三月事。今據此改。

藻出守婺州。詩前時褒方官於都中。而錢藻守婺。乃三年三月事。今據此改。



編三年正月為當。查註以楊褒於治平間通判潁州，疑為過潁所作。考治平初元，至公赴杭，已越八年，難以懸斷。而合註謂劉貢父彭城集亦有和楊褒早春詩時貢父正在京信為同。二月和柳瑾所寄詩。前當為二月。藥城集同。時和作於誥之說為益信也。考熙寧二年正月，子由力詆新法，安石怒將公與子由並在長安，則兩公之詩皆三年所作也。子由力詆新法，安石怒將加以罪，陳升之解之。術不同。介甫所唱陽叔介甫共事，操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為學官以去。有初到陳州詩。叔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怒，將加以罪。陽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會張文定知淮陽，以學官見辟，從之。安道於熙寧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判都省，神宗留之百方，皆力辭，遂知陳州。神宗問曰：「能復少留乎？」對曰：「退即行矣。」蓋安道是時惟恐去之不速，其子由應辟以去，亦必在二月也。公與孫立節定交，安石使代子由為條例司屬官，立節不可。本集剛說云：「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當得開敏如子者。」若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諸案公為孫介夫作剛說，乃北歸事，詳卷四十五總案。三月，呂惠卿知舉，公為編排官。舉子希合，爭言成法非是，葉祖洽試策案。言祖宗法度苟簡，因循當與忠智豪傑之臣合謀而鼎新之。呂惠卿置三等。

公奏黜之。葉祖洽竟以第一人及第。

本集元祐二年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云。據初考官呂惠卿等定為第三等中。

合在甲科。覆考官宋敏求等定為第五等中。合是黜落。臣曾具事由聞奏。乞行黜落。又貼黃云。葉祖洽及第日。臣軾係編排官。謂宋制以三等為上。考

制科尤難。惟吳育與公得列三等。公憤甚。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上之。本集擬等。蓋至是而科舉之法掃地矣。

御試策引狀云。右臣準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而所試舉人不能

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為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卒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

所繫。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棄者天下。莫不以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為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

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諛諛得之。臣恐自今以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

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

將以開示四方。使陛下不諱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

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

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天下以為害。陛下以為仁。天下以為貪。陛



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文書以曉告四方之人。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數眩之哉。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行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責宰相救之。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責宰相救之不可。東都事畧曾公亮陰助安石置條例司更張衆事御史至中書爭論送錢藻守婺州。詔案施註錢藻以熙寧四年三月出守婺州。劉攽倅泰州曾鞏倅越州並有詩。詔案錄三年三月送劉攽倅海陵曾鞏倅越以上四月參知政事趙抃以諫青苗三詩施註查註編次前後不一今檢出類編。四月參知政事趙抃以諫青苗不聽求去除知杭州為鄉人梁處士求題綠筠亭詩。詔案公自跋此詩云清日此吾鄉人梁處士之居也。後二十五年乃書此本。紹聖二年四月十三日此查註據以為熙寧四年所作者但公題跋所扣年限不一有僅按年扣者亦有扣足年月者率多一年如此跋即當以二十六年為二十五年也。據公所作趙清獻公神道碑是年四月知杭到杭即徙青州及公赴杭倅任而趙即移知成都自此更遠矣。今據跋送安惇失解西歸作詩。東都事畧云安惇改編趙抃罷政之日庶幾為當。

也。以上舍釋褐。紹聖初，召爲國子司業，遷右諫議大夫。惇黨附章惇，而與蔡京比，遂同奏元豐末司馬光、劉摯、呂大防交通中人，陳衍於輔立之際，陰懷異志，衍坐誅。元符初，爲御史中丞。惇與蹇序辰看詳元祐訴理所公案，惇奏凡得罪於元豐之間，乞特出睿斷，以勸沮天下。由是復施行者千餘人。又以文及甫與邢恕書授蔡渭使，訟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害其父確，謀危宗社，奪其子孫恩澤，存者正反坐之法，投之嶺外。又奏元祐初置訴理所，將熙豐以來斷過刑名，輒行奏雪，訕謗先朝，歸怨君父。其元看詳官劉摯、孫覺、胡宗愈、傅堯俞等乞加罪，悉皆坐謫。徽宗召還鄒浩，惇乃言：「浩先朝所棄，不可復用。」國是所係，不可輕改。於是左正言陳瓘論其罪惡，以寶文閣待制知潭州，尋褫職，瓘復論訴理事與序辰並除名，放歸田里。以郊赦復官，提舉太平觀，知滁州，召爲工部侍郎。既至，遷兵部尚書。宗寧二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卒，年六十三。贈持進，惇有子郊、邦、郊嘗指斥乘輿，爲其族人所告，坐棄市。邦勒停，涪州編管。惇追貶。案安惇晚遇，一旦得章惇引進，遂逞其姦凶。二惇幾於無所辨別，故傳亦詳章惇，不更詳安惇也。二惇傳須合看，前註不詳載。

與文同游淨因院爲道臻作畫記。本集淨因院畫記：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士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孳拳瘠蹙，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



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又畫兩竹稍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爲記之

十一日作文同墨竹跋

本集跋文與可墨竹云昔時與可墨竹見精練良紙惜後來見人設置筆研即逡巡避去人就求索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與

可曰吾乃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遣之故一發於墨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觀之與可之病亦未得爲已也獨不容有不發乎余將伺其發而掩取之彼方以爲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熙寧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記李元直篆本集記李通叔云李元直長安人其先出於唐瞻書通叔篆記李元直篆讓帝學篆書數十年覃思甚苦曉字法得古意用銛鋒筆縱手疾書初不省度見余所藏與可墨竹求題其後因戲書此通叔其字云九月二十日送章衡出守鄭州

會於觀音院相與賦詩燕飲作子平詩敘

本集送章子平詩敘云觀進士登科錄自天聖初訖於嘉祐之末凡

四千五百一十有七人其貴且賢以名聞於世者蓋不可勝數可謂盛矣其在位之三十五年進士蓋十舉矣而得吾子平以爲首子平以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謙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雖微舉首其孰能加之然且困蹟而不信十年於此矣意者任重道遠必老而後大成歟不然我仁祖之明而天相之遺之人以任其事而豈徒然哉熙寧三年冬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九月丁

未曾於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之。**諸案**熙寧三年九月戊子朔丁未乃九月二十日也。本集譌作十月丁未已更正。又章惇之子援字致平公元祐三年知舉所得士也。本集亦譌作章子平。其十月一日觀文同草聖并記劉後本案引章致平事亦皆更正并記於此。

放論李常作草。本集跋文與可草書云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對曰可謂秦吉了矣。與可聞之大笑是日坐人爭索與可草書落筆如風初不經意。劉意謂鸚哥之於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十月一日和王誨

夜坐送蔡冠卿出守饒州。**諸案**此詩施註原編倅杭之前查註移編倅杭之事。公此詩自當作於京中。今**過宋道家聽琵琶並有詩**。**諸案**宋道字叔達家改編於此餘詳題下註中。

過宋道家聽琵琶並有詩。**諸案**宋道字叔達家選之弟兄也。此詩施註原編倅杭卷中查註仍之毫無依據。台註以為未出京以前作。大抵此詩不作於洛即作於京以宋叔達方仕於朝故也。本集雖無至洛明文然作別子由詩跋有其後雖不過洛之語題盧鴻草堂圖詩亦有過洛之跡是公未嘗不至洛也。西京乃原廟所在差事旁午經旬往復無可稽考謂公必不至洛者獨查註耳。今**送文同出守陵州并作玉堂硯銘**。本附編於此作於洛作於京則聽之而已。

送文同出守陵州并作玉堂硯銘。本玉堂硯銘敘云文同與可將赴陵州孫洙巨源以玉堂大硯贈之與可屬子瞻為之銘曰坡陀彌漫天濶海淺巨源之硯淋漓蕩潏神沒鬼出與可之筆燼南山之松為煤無餘涸陵陽之水維以濡之。公自註為王安國作硯銘。本硯大如四磚許而陵州在高山山至難得水故以戲之。



王平甫硯銘云玉德金聲而寓於斯中和所熏不水而滋正直所冰不寒而漸平甫之硯而軾銘之東都事畧云王安石弟安國字平甫自少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文語皆驚人神宗卽位近臣薦其才行教授西京國子監召對問安石秉政物議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神宗默然除著作佐郎秘閣校理呂惠卿諂事安石安國惡之一日安石與惠卿論新法於其第安國好吹笛安石諭之曰宜放鄭聲安國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深銜之乃因鄭俠獄陷安國坐非毀其兄放歸歲餘卒子旂諸案元祐中公有薦鄭俠王旂狀詳卷二十八總案此銘雖數語其予安國也至矣爲趙

帆作文同畫竹跋本集題趙帆屏風與可竹云與可所至詩在口竹在手來思之其面目嚴冷可使靜險躁厚鄙薄今相去數千里其詩可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靜厚者不可致此予所以見竹而歎也諸案與可以熙寧三年至京補官數月議事不合得小參處遂請遠郡以去公與之**中子迨生**諸案迨字極厚然自是不復見矣趙帆乃閑道之次子時官京師

熙寧四年辛亥公年三十六是年二月罷詩賦及明經總案長子邁條下諸科以經議論策試進士置學官使之教導夏人犯延州慶州軍亂三月韓絳罷六月歐陽修罷蔡州以太子少師致仕富弼判亳州坐格青苗法徙汝州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遂致仕八月置洮河

正月樞密副使馮京薦公直舍人院續通鑑長編云熙寧四年正月上欲用張琬直舍人院馮京復薦劉放曾鞏蘇軾上不容諸案長編以罷府推判杭皆作三年誤本集權府推乃四年事本傳亦作四年今更正

王安

石欲變亂科舉與學校詔兩制三館議之公以爲變改無益徒爲紛亂以患

苦天下上議學校貢舉狀

本集狀云熙寧四年正月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

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爲力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歷之間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樸學不貼墨而攷大義此數者臣請言之夫欲興德行在人君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幣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



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畧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以易學之士，付難攷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至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諸科舉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騁，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疎矣。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畧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議上神宗，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

悟曰：吾固疑此得軼議意釋然矣。卽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既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

邵伯溫聞見錄云：神宗欲以子瞻爲同修起居注，介甫難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曉吏事，故用爲開封府推官，以

困之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

諸案

以上皆宋史本傳所載熙寧四年原

自權府推始有買燈之諫及兩上神宗書。本集各書狀載熙寧四年及各銜位甚明。又元符三年庚辰公和韶倅李通直詩自註云僕昔爲開封幕先公爲赤令。今三十年而見君曲江自熙寧四年辛亥數至元符三年庚辰正三十年也。其可證者如此。至上神宗書安石使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通判杭州各事宋史本傳墓誌並載四年一一符合。惟續通鑑長編以謝景溫論奏通判杭州俱載三年。又云明年夏末秋初出都是公以抗倅在京閒住葺年而權府推上神宗書乃景溫論奏之所由悉移入三年矣。考本紀熙寧四年夏五月行免役法其坊郭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官品之家舊無身役亦令出助役錢而書上四年二月故極攻役法凡公卿大戶單丁女戶皆詳論之若移三年二月公何由知君相必行而乃預言之乎。長編之誤初與本集無涉可置弗議緣合註已引載其說又斷云以上皆三年事。今依年譜附載四年。既來亂集日後勢必亂案此則不能已於言也。特駁正。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勅府市浙燈且令損價遂上諫買浙燈狀。本集熙寧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狀奏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司市買浙燈四千餘蓋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爲陛下惜此舉動也。賣燈之民例非豪戶舉債出息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惟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



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近日小人妄造
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
此數事朝廷所無亦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
民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
約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犬亮不可明皇遣使往江南
採鴻鵠江州刺史倪若水反其使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
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盃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
裕上疏論罷使陛下臺諫有此數人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有司有此數人
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臣忝備府寮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及奏上即詔罷之公既承治亂無隱之命
復聞買燈停罷驚喜過望至於感泣以為有君如此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
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而王安石創行新法實治亂之機也二月上神宗書
本集上神宗皇帝書云熙寧四年二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
府推官臣蘇軾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
矣固將有待而後言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
人主之所恃者人心人心之於人主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之
有田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稿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饑商賈
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也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
使副判官百年未嘗闕事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
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

奇吏皆惶惑。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雖人言未必皆然而疑似有以致謗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則何苦而不罷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問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遺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徧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於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畧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追收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指業冒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



必用五穀。或有他物充代。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徒聞江浙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兩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雇人。若有逃者。罪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之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出科名哉。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所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其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戌。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尙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木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

是空文。縱使果不抑配，計其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邦自足，無操瓢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商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今者此論復興，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獎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



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篡弑。衛至弱也。季札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風。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用兵十出而九敗。府庫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先有三百餘人。占闕致常調者。待次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

有大國問鼎之憂。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然而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謫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至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爲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狗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君子知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同。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之三言，陛下安可不察。方勻泊宅編云：舒王一日與葉濤坐，蔣山本府一牙校來參言：昨夕夢至陰府，見待制帶鐵枷，良苦。令某白相公，但說某時某處所議之事。今坐此，備受慘毒。公悟其事，不覺大慟。公既卒，有武弁死而復甦，言王氏父子皆鐵枷，竊問何罪。曰：緣曾議復肉刑，致此。乃與前校之夢畧同。諸宋王



安石親見其子雱。荷枷鎖冥中。因捨半山園宅爲寺。以薦雱福。宋人記此事者甚多。非夢幻也。安石又嘗騎驢自鍾山歸。道遇婦人投狀。令赴有司。不可使老兵。彊受之。及歸。檢視則一塵。竄敗紙微有字跡。皆隱約不可辨。安石中夜遂卒。如問其飾。終之榮。則位躋大藩。而從祀廟廷。且班壓孟子。上其奈孽鏡臺前。懲其既往。有情到不堪迴首者乎。公上此書。雖不見聽。而甚者。三月。欲復肉刑。一語逆折。奸萌卒以化消。其有裨於世道人心。詎不偉哉。三月。詔使監司體量抑配。又將先試三路。因再上神宗書。本集再上神宗皇帝書。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推官臣蘇軾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之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臣愚意不識忌諱。乃者上疏論之。詳矣。近者中外謠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業大寶。寶望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爲。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絨。而姑勸以徐知鄰難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爲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遂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

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閒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悵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以失業而亡所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一旦有急。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爲陛下收板蕩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既行青苗錢。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臣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所以憤懣而太息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以望維新之化。而馮統之徒相告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於是謀充復畱。而成晉氏之亂。自古惟小人爲難去。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爲進退之決矣。陸游放翁題跋東坡諫草云。天下自有公論。非愛憎異同能奪也。如東坡之論時事。豈獨天下服其忠高其辯。使荆公見之。其有不撫几太息者乎。東坡自黃州歸。見荆公於半山。劇談累日。不厭至約卜鄰。



以老焉。公論之不可掩如此。此疏藏馮氏三世八十年矣。真可寶哉。嘉泰壬戌二月七日。笠澤陸游謹書。前書僅論新法之不可行。此書發其已行之驗。則人心解體而土崩可懼。且諷神宗以務去王呂。會諸人矣。神宗固嘗喜公文者。萬有一日感動。則羣小之去。將不旋踵。此其勢遂不兩立。而公之禍福進退。亦自決於此書也。故此書既上。遂偏出謝景。奏上皆不報。公見王溫之誣劾。為羣小計。固當謀之。朝久不遑寢食者矣。

安石為政。每贊人主以獨斷。神宗專信任之。因考試開封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公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為問安石滋怒。諸案本傳載此為試進士發策之文。年東都事畧載此為考試開封進士發策之文。而列於議學校各書之前。即為三年。若以考試開封論。則當為四年事。方與本傳合。惟本傳不言試開封耳。事畧又補敘三年發策事於四年。請外之前。自為牽混。然分別殿試發策。開封發策為兩事。則事畧為獨明也。子由墓誌僅載殿前策。進士擬答於四年。為本傳之所本。但墓誌不載策文。兩事皆可牽混。本傳實以策文以致彼此皆誤。本集只載三年殿前策。進士擬答全文不載。開封發策之文。故無晉武苻堅齊桓燕噲之語。可考。今誥已將本集考官擬答載於三年矣。又據宋史本傳。仍載策文於此。并載明此乃開封發策。以正事畧。墓誌本傳各有所誤。否則讀者合本集事畧墓誌本傳四書觀之。見其互異而不喻其故。勢必疑本案亦有牽誤矣。

會詔舉諫官翰林學士兼

侍讀范鎮應詔舉公。

本集范景仁墓誌云。曾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詔案舉諫官。乃四年事。年譜

入三年。

安石懼疾。使謝景溫力排之。

皇宋治述統類云。謝景溫恐軾誣奏公。亦誤。

過安石窮治無所得。

續通鑑長編云。詔江淮發運湖北運使體量殿中丞直史館蘇軾居喪服除。往復賈販。及命天章閣待制李師

中供析照驗。見軾妄冒。差借兵卒。事實以聞。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溫劾奏。故也。景溫與安石連姻。安石使之窮治。卒無所得。

謂案此四年事。長編載三年。

范鎮為上疏辯誣。且攻安石。詔鎮致仕。

續通鑑長編云。范鎮言。蘇軾治平中。父死。韓琦與之銀三百兩。歐陽

修與銀二百兩。皆辭不受。今言者以為多差人。船販私鹽。是厚誣也。詔鎮致仕。本集范景仁墓誌云。公以軾應詔。又舉孔文仲為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

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即上疏爭之。不報。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

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之。洛翰林學士遂致仕。

端明殿學士判西京

御史臺司馬光奏對垂拱殿。神宗諭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光曰。安石素

惡軾。陛下豈不知安石以姻家謝景溫為鷹犬。使攻之。且軾雖不佳。豈不賢

於李定。雖禽獸之不若乎。

續通鑑長編云。司馬光奏對垂拱殿。上謂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于侁在遠。軾以奏稿傳之。韓琦贈



銀三百兩不受乃販鹽及蘇木莞器。光曰責人當察其情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溫為鷹犬使攻之且軾雖不佳豈不賢於李定之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詩案**謝景溫未得仕中朝結好安石以妹嫁安禮得驟擢侍御史又代李定辨母喪後章惇用其言罪元祐大臣徒知河陽死李定少學安石以孫覺薦至京力言民喜青苗法於是言不便者皆不聽立拜御史宋敏求蘇頌李大臨以封還詞頭皆罷陳薦因疏定匿母喪曾公亮請追服安石不許。**公不辯但乞補外六月以太常博士直史館通判杭州**續通鑑長編云軾不敢自明久之乞補外上批出與知州因和子由初到陳差遣中書不可疑令通判領州上又批出改通判杭州。**州韻以寄之****詩案**次韻子由初到陳川二首施註原編在綠筠堂送劉放倅以熙寧二年已酉自蜀還朝至是四年辛亥為三年之別又有那更治刑名句謂不合作杭倅也。又有還來送別處雙溪寄南州句謂在京送別子由之處作詩以寄此乃四年六月倅杭命下之後用子由舊韻以寄無疑。**既上謁**若謂題和子由初到陳州即以為三年作則詩意全誤今改編於此。**辛遇趙成伯於殿門外**本集密州通判廳題名記云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胡允文掾計省亦相遇於都門然公已瀕行矣**本集祭胡執中文云其後七逾頃。**詩案**公以治平二年乙巳與執中遇於華州逆旅。**聞歐陽修致仕作啓**至是熙寧四年辛亥執中至都而公已將去正七年也。

本集賀歐陽少師致仕啓云。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廡。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幾於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才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送劉恕齋覲南康作詩。附案此詩施註原編於伏冀爲時自重。少樹輿情。前是時公將出京。乃熙寧四年作也。先是治平中。司馬光奉命編次通鑑。辟劉道原爲局僚。逮安石專政。欲引真條例司。道原不可。至面刺其過。安石怒甚。遂絕交。光出知永興軍。道原以親老求爲南康軍監酒。以歸。過公言別。因贈此詩。詩有交朋翩翩去。畧盡惟吾與。子猶傍徨句。是道原與公之出最後。可爲四年確證。又子由劉疑之哀辭述其子道原云。君得請以歸。養其親。三年得疾不起。考公以四年至杭倅任。七年春中在潤州。道原相約來會。似道原已罷酒官。故出游也。是時距公出京已幾及三年。約道原之卒。卽在七八兩年之間。子由紀年。槩用約畧之詞。故云三年。而以熙寧四年請歸。無可疑也。續通鑑長編熙寧三年九月。司馬光知永興軍。合註已引註此題之下。據此則光出在前一年。與兩集詩文皆可合。又前載司馬光奏對垂拱殿一條。

長編亦載三年今已列入四年。考宋史司馬光權判西京留臺在四年四月此乃光過闕上殿因奏對及之亦四年事。長編槩入三年誤矣。七月

將發往簡王素於佚老堂飲酒至暮論當世事素曰吾老矣子厚自愛本集

儀真贊云熙寧四年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暮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出都赴陳州舟

中和蛙鳴青草泊諸詩至陳與子由同遊柳湖觀鐵墓入厄臺寺考其跡本集

記鐵墓厄臺云舊遊陳州留七十餘日近城可遊觀者無不到。柳湖傍有邱俗謂之鐵墓云陳胡公墓也。城淶水注嚙其趾見其有鐵錮之。又有寺曰厄

臺云孔^①厄於陳蔡所居者其說荒唐不可信。或曰和子由柳湖感物詩案

東漢陳思王寵教弩臺以控扼黃巾者斯說爲近之。和子由柳湖感物詩案

此詩施註原編初到杭州詩前查和張方平讀杜八月作送方平赴南都留註合註從之今改編於此爲當

臺詩子由在陳多與李簡夫倡和及公往訪而簡夫病不可見本集跋李簡

公簡夫以文學政事有聞天聖以來而謝事退居於嘉祐之末平生不炫於聲利不戚於窮約安於所遇而樂之終身者庶幾乎淵明之真也熙寧四年

軾始過陳欲求見公而公病矣後十年得其手錄詩七初與崔度張耒遇於

十篇於其孫公輔讀之太息曰君子哉若人今亡矣夫。初與崔度張耒遇於

陳州本集與歐陽仲純書云崔度者頃年在陳與之甚熟今作過海之行妻

子由仍在陳學幸畧與垂顧張耒時從學於子由故論者以爲少公

客也。後元祐中公在翰林。拔置館職。未始為門人。十日夜與子由崔度飲月下。諸案明年此夜公有

年舉君苜蓿盤。夜傾閩酒。赤如丹。今年還看。寄題傅堯俞濟源草堂。作陸詵

挽詞。諸案濟源草堂。陸詵挽詞二首。樂城集亦九月公行子由送至潁州。集

與寶月大師書云。蒙恩除杭倅。旦夕因同謁歐陽修於里第。為賦所蓄石屏

陪燕西湖。并作潁州初別子由詩。諸案施註原編潁州初別子由二詩。列歐

仍之。合註謂查註不應編歐陽二詩之前者。誤。又據烏臺詩案。當編十一月

到杭州。任後尤非。但詩案乃查註所引。自為矛盾。此合註所以捨施而問查

也。今考樂城集題云。次韻子瞻潁州留別二首。是兩集之題。皆作於潁州也。

其詩云。念兄適吳越。霜降水初冷。是別於九月下旬也。然尚可以追憶解之。

其下云。平明知當發。中夜抱虛警。此則作於未發潁州之前。一夜已坐寘時。

猶未發也。因以證公之起句云。征帆挂西風。別淚滴清潁。留連知無益。惜此

須臾景。歐陽公四子。是時惟次子仲純在侍下。有據則本集有往者見君。賴

水之上。之明文也。由是考詩乃公與諸子亦別挂帆將去之時。始於夜間與

子由舟中話別。作詩乃同此一夜事。故有雷連須臾等句。與和詩平明當發

對鐵情。顯然矣。但似此考定。則歐陽少師令賦石屏及陪燕西湖二詩。必非

後作情事。計公九月留潁。約兩旬有餘。施編與樂城集之誤。不問可知。今移

二詩於初別。子由詩前。刪去查註所引詩案十一月作詩誤句。則永無歧說。

矣。十月二日抵渦口、遇風出潁口、初見淮山、至壽州、李定出餞城東龍潭上。

並有詩。

謂案此李定即烏臺詩案承受無譏諷文字之李定當即指此詩也。其不服母喪之李定薦為御史裏行。又李定為晏元獻之甥者考晏

殊為相在仁宗慶歷三年似其甥年齒至是亦稍長後其孫彭註本集詩查註既引揮塵前錄之三李定烏臺詩案之兩李定輒云未詳孰是合註亦無

一詞此不難分別也。過濠州游塗山彭錢廟莊周祠觀魚臺虞姬墓四望亭浮山洞諸

勝作詩過臨淮趙成伯餞別於先春亭上。

本集密州通判題名記云余出官於杭君亦通守臨淮已而見君於

臨淮劇飲大醉

作泗州僧伽塔及龜山詩。

查註云前篇有我昔今我二語後於先春亭上。

詩也。初赴倅杭有過口遇風洪澤遇風二題故此云我昔南行舟繫汴逆風三日沙吹面也。又自甲寅秋移自杭守密至己未自徐移湖是為歲五周矣。

故下首云再過龜山歲五周施編倅杭謫今皆改編自徐移湖卷中。謂案我昔今我只有二層如增一層即未來我也查註分出倅杭守密移湖三層即

辛亥甲寅己未三過泗州其僧伽塔詩之我昔既已註明倅杭遇風之事則詩之今我即守密再過之詞詩當編甲寅又復改編己未移湖此即未來之

我不能牽入今我也如謂此今我即指移湖則前之我昔當指守密而渦口洪澤遇風之詩須編甲寅其說方合。若仍以倅杭註我昔又以守密移湖胡

混今我此查註本意但我昔今我之詩只一首或作於守密或作於移湖中

間相距五年公固不能兼稱今我詩亦只能着落一處也。計公自辛亥倅杭



至己未移湖凡歷九年查註以其年數與下首再過龜山歲五周之句不符
又欲並改己未移湖以示異故於下首則增出甲寅守密以合歲五周之句
於上首又欲抹去甲寅守密以混今我之句謂皆己未移湖所作但甲寅守
密公由江淮取道海州後自宜興起知登州亦出此道皆不過泗州今必坐
實守密過泗查註始得於甲寅起限扣足歲五周卽如其說詩當云三過龜
山與再過不合也此二詩如去無所逐飄蕩何求等句明寓上言被出之感
若入移湖卷中氣局全別其再過五周句合註已發洪澤湖遇大風十六日
引丙午載喪過淮至是五年爲據今復施註原編

至山陽風雷冰雪陡作已而復晴赴楚守飲記詩抵揚州與劉攽孫洙劉摯

會於錢公輔座上作三同舍詩

錢公輔字君倚武進人時爲廣陵守餘詳卷十一總案錢公輔哀詞條下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六終

武林韻山堂主氏藏版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 卷六

校記

①同置：當作「同制置」，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一〇、《宋史》卷三一五《韓絳傳》。

②數：當作「小數」，見郎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③勻：當作「勺」。

④陳思王：當作「陳愍王」，見《蘇文忠公全集》卷六六《記鐵墓厄臺》。陳愍王寵善弩事，見《太平御覽》卷三四八引華嶠《後漢書》。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九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页数=878
SS号=12365576
DX号=000007507345
出版日期=2007. 04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